

●上官鼎经典作品集●

狂侠一剑



●珍藏版●

内容提要

号称迴天剑客的石砥中，是大汉金城公主，金城內藏有万宝，特别是铁树开花，能医不治之症，不少武林英雄都想得到它。武林败类，幽灵大帝西门熊父子，网罗天下高手与金鹏墨剑主人迴天剑客石砥中、东方刚、东方萍武林正义豪杰展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恶战，迴天剑石砥中以断银手，达摩三剑大战房玄龄，力劈西琦，战死房小虹等英雄之举，粉碎了幽灵大帝西门熊的野心，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实属一部少见佳作。

一九九八年三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狂侠一剑（上）

上官鼎经典作品集

狂侠一剑

多事的江湖又起了一阵新的波动。

自从鹏城初现之后，石砥中就神奇的失了踪，有的说他死了，有的说他和东方萍相偕退隐了，于是纷纷猜测着……

也有人说他俩都死了，否则新任武林盟主西门琦绝不敢那样猖獗，目空四海，任意非为……

相隔的时间大约有一年。

海外突然崛起一个新的宗派，传闻是由一个神秘女子所统驭，浩荡的进军中原。

这女子是谁？没有人能够知道，唯有她敢与西门琦的幽灵宫相抗衡，也唯有西门琦知道她是谁。

神秘的鹏城始终迷惑着江湖，传言鹏城在大漠里出现过一次，并且有一个绝世的高手进入鹏城里面，可是谁也没有看见过，那只是流言……

纷扰的江湖正酝酿着绝大的变动。

而各派的新人辈出，纷纷进入了江湖，使江湖上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

x x x x

春日明媚，处处鸟语花香，桃李争光，群芳吐艳。初春的阳光柔软的洒了下来，透过树梢，投落在地上，摇曳的树影投射在一块斜坡。

晨风卷起几片枯叶，飘落在那绿色的草坪上。

翠绿的青草上挂着晶莹的露珠，迎着柔和的阳光泛现着金黄的艳光，一股春泥的气息塞于空际……

“唉！”

这声低低的轻叹，自林后传了过来，这感人肺腑的轻叹，含有多少幽？多少怨？多少恨……

这声叹息方逝，斜斜的山坡上缓缓走来一个白素罗衣的少女，这少女论年龄不过二十许。

论姿色算得上风华绝代，盖世无双，可是她黛眉深锁，鬓发如霜，雪白有如银丝，端顶眉似春山难尽，鬓发行云更浓！

她幽幽的一叹，自那黑溜溜的双眸里，淌下了二行晶莹的泪珠。

茫然的望着穹空里几片浮云，一缕空虚涌进了胸头，使得她发出一声苍凉的大笑，笑得连枝叶都震颤了……

她笑意渐逝，突然凄怆的自语道：“又是一年春天，这美好的春日虽然给予一种新的希望，可是我的心却冻结在寒冷的冬天里……唉！砥中，砥中，你若活着就该给我一个音信，你若死了也当给我一个征兆，何必要让我永远活在美丽的回忆里呢？我每夜相思梦里，沉迷于无涯的往事，而今……唉！”

冷寒的震风拂乱了她那雪白的发丝，飘起了罗衫的衣袖，她任那清风扑面，只是轻轻理拂着额前的二绺银白发丝。

流不完的泪，填不尽的空虚，在那皎洁如月的脸上浮现着一层幽怨的神色，双眸深深凝视着天边的白云。

空虚自她心里悄悄的溜去了，换来的甜蜜回忆。

刹时充满了她的心头，使她脸上展露出一丝真挚的笑意……

“萍萍！”

东方萍正沉缅于无涯的往事里，突然被这铿锵的呼声震醒了过来，她急

忙拭着眼角的泪痕，脸上变得十分冷漠，移动着莲步缓缓往山坡下行去。

茂密而浓郁的丛林里，有一栋小小的竹屋，这竹屋依林而建，屋前有一泓清澈的池水，池畔植满了奇花异卉。

东方萍轻轻推门而入，只见屋里摆设简陋，却给予人一种宁静的感觉，使她紊乱的思绪立时舒展了不少。

四方的客厅里坐着一个白发矍铄的老妪，一根黑漆发亮的拐杖，斜斜靠在这老妪的身上。

东方萍轻轻叫了一声：“赵大娘！”

那白发老妪一双锐利的目光在东方萍的脸上略略一扫，鼻子里突地发出一声冷哼，只听她冷冷的道：“你又哭了！”

东方萍惊颤的全身直摇，凄然的道：“没……没有，我只是想起他……”

赵大娘脸上冷漠至极的说道：“你要做摩西湖的主人就得放弃七情六欲，我当初找着你是因为你未老先白头，正是我主人当年所形容的那人，赵大娘三十白发，蒙先主青睐，传了摩西派的武功，但这种武功是要心静如死，才能练到极限，而你……”

东方萍惶然说道：“我知道，大娘！”

赵大娘见东方萍那种凄苦的样子，轻叹了一口气道：“我知道你的心迹恶劣，始终挥不掉石砥中的影子，其实男女间的情爱原是人生旅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只是望你以事业为重，不可为情所牵，要知摩西派的武功天下无双，只是鲜为江湖上所知而已……”

语声未落，身形突然疾电射起，沉声喝道：“外面是谁？”

她身形才起，窗外已传来一声大笑：“大娘，是老夫柴伦和金羽庄镛拜谒……”

只见人影闪处，七绝神君柴伦和金羽君庄镛自外面转进屋来。

他俩态度甚恭，忙向赵大娘行礼。

赵大娘又坐回原地，冷冷的道：“江湖上情形怎样，有没有石砥中的消息？”

七绝神君柴伦不知怎的对赵大娘特别恭谨，他恍如是个晚辈似的，以前的那种狂傲尽敛，只见他微笑道：“石砥中消息倒没有，可是赠予他的那匹汗血宝马却现了踪迹，听说是由一个罗姓少年骑着，每天在大漠里奔驰……”

东方萍一听石砥中毫无音讯，不禁感到十分的失望，她泪珠颗颗迸落，恍似失去了灵魂僵立在那里。

赵大娘横了她一眼，冷冷地说道：“你先不要难过，他的马既现了踪迹，大娘就有办法找到着他，女孩家知道哭有什么用……”

东方萍摇摇头，凄笑道：“大娘，我不要做什么派主，我只要找着他……”

赵大娘把眼睛一瞪，叱道：“胡说，摩西派已七十年没现江湖，你是一派之主怎可这般轻易舍去，石砥中只要不死，我有方法逼他现身，但他若是个忘恩负义之徒，我可要先杀了他……”

语音一顿，突然又慈爱的道：“萍萍，你也许累了，先去歇歇吧，我要和他们两位谈谈……”

东方萍突然跪在赵大娘的身前，泣道：“大娘，让我去找石砥中……”

赵大娘摸着她的发丝，道：“大娘会给你做主，你去吧……”

东方萍的面上绽现出一丝凄凉的笑意。

她挥起罗袖轻拭着眸子里盈满的泪水，深深望了赵大娘一眼，才缓缓的

离去。

赵大娘望着她离去的背影，自那苍老的面上涌现着一层特异的神色，双目也禁不住被泪水所润湿。

金羽君主庄镞趋上前去，轻声的道：“大娘，你告诉她啦。”

赵大娘摇摇头，道：“没有，这种事还是不告诉她的好……”

七绝神君柴伦急急的道：“大娘，你该告诉她，这种事瞒她有什么好处呢？你是她的外婆，总不能让她连自己的婆婆都不认……”

赵大娘摇摇头叹道：“这孩子用情太专，一年来我始终冰冷的待她，她还是挥不掉石砥中的影子……我看见她便想起了她妈，当年她妈就是这样子，夜夜都唤着东方刚的名字……”

她忽然发觉自己把心里多年的隐密无形的抖露了出来，急忙的收住口，脸上又变得十分冷漠。

赵大娘斜睨了七绝神君和金羽君一眼，道：“我现在把她交给你俩，希望你俩好好的照顾她，我知道我留不住她，石砥中的事也全交给你们了……”

七绝神君肃然道：“大娘放心，我俩的残命是你救活的，拚了命也不敢让她吃一点亏，她现是摩西派主，我俩自当效劳……”

赵大娘脸上现出欣喜之色，笑道：“这样便劳二位了……”

笑声传出了屋外。

江湖上因这几人的谈话，又掀起了惊涛骇浪，使整个江湖都震颤起来。

× × × ×

苍穹有几朵白云悠悠飘过，大风自沙漠彼端吹来，扬起蒙蒙的尘沙，这是黄沙漫天的世界。

无止尽的沙漠，无可减的沙丘，茫茫的黄沙中，一匹血红色的健马，凝立在黄沙里。

发着高亢入云的悲鸣。

它身上血汗淋漓，嘴里吐着白沫，不时扬起前蹄扒飞沙泥，使得沙影四射。

地上现出一个深深的大坑。

马也通灵，这匹罕世名驹因遍寻主人不着，竟欲捣翻整个的大漠，急得它日夜奔驰，始终浪迹在沙野里。离血汗马不及丈余之处。

一个剑眉飞鬓的少年，斜插着长剑，浴着烈日凝立在沙丘中，双目不瞬的盯着这匹宝马，似是守着它……

它也许累极了，悲鸣数声后，庞大的马躯忽然倒卧在沙堆里，四蹄划动，急促的喘息着……

那少年摇头一叹，自身边拿起一个水袋，缓缓走至它的身前，怜爱的抚摸着它的鬃毛，向它嘴里倒着水……

它也怪了，那长长的马首，居然左右摆晃着，好似不愿意接受他的恩施，连一滴水也不肯喝进去。

那少年双眉一蹙，不由叹道：“你这是何苦，几天来滴水不进，想不到一个畜牲也有这样的忠义……石砥中，石砥中，你难道真的死了？”

他的声音极大。

立时传遍了漠野，那宝马也真灵通，恍如听懂了他的话，悲啸一声。

忽然竖起了耳朵，凝神的听了一阵。

渐渐那少年也发觉情形异样了。

只听沙漠里荡起了一片驼铃的声音，那铃声越来越近，不久，大漠尽处现出三点黑影，缓缓向这里移动。

这三点黑影虽然移动的缓慢，但在耀眼的阳光下却很清楚地可看出是三匹骆驼，驮着两个苍老者和一个明丽银发的少女。

那少年见了不禁一惊，疾忖道：“怎么七绝神君和金羽君也来大漠了，那个银发少女是谁？我好象是在哪里见过……”

他不知东方萍已经苦思索银，乍睹她那熟悉的脸庞和白发，思索着她的来历，苦于一时没有想到。

七绝神君在双峰驼下，一见自己那匹输给石砥中的汗血宝马倒仰于沙里，心里立时紧张起来。

“大红！”

汗血宝马骤闻这声熟悉的长啸，立即知道是谁来了，此马最是认主。

它发出一声高亢的悲嘶，身形立时射了起来，撒开四蹄，往七绝神君扑去。

那少年身形急急一掠，斜拦马身前，喝道：“不准去！”

那宝竟理也不理，整个身躯撞了过去。

那少年冷哼一声：“我罗戟为了你这畜牲整整耽误了六天行程，现在你看见有人来了，竟敢忘记我怎么救你的……”

说着，身形斜斜一移，左手电疾般地切了过去，他手法奥秘至极，只见他掌影一闪。

抓住了宝的缰索。

那宝马悲鸣连嘶，身形倏地往后一拉，前蹄立起照着罗戟的小腹之处踢了过去。

势快劲猛，迅速异常。

罗戟怒叱一声，身躯斜移，顺势往前一带，突然飞起身形掠了起来，整个身子落在马背之上。

七绝神君厉叱一声喝道：“小子，你敢动我宝马的主意……”

他单掌斜按双峰驼身上，整个身躯笔直的射了过来，身形未至，已遥空一掌往罗戟跃在空中的身形击来。

罗戟身形尚未飘落。

骤觉一股无形的气体当胸撞了过来，他不敢硬接，急然一挫身形，落在地上。

血汗马乘着这个机会一蹬，恍如疾电一闪便落在七绝神君的身前，翻卷着舌头舔着七绝神君的脸上。

这一人一马恍如是多年未见的挚友，互相扶慰，七绝神君感情激动，双目里涌现着闪闪的泪影。

他轻轻摸着宝马的身上，感叹的道：“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

罗戟冷哼一声，嘴角里扬起一丝傲然的笑意，他急跨数步，上前道：“阁下大概就是七绝神君吧！”

七绝神君扬声一笑，道：“不错，小子你大概活的不耐烦了！”

罗戟冷哼一声缓缓的自背上拔出一柄寒芒四射的长剑，轻轻一抖，颤起了数个剑浪横空而过。

他横剑而立，冷冷的一笑道：“阁下是不是为石砥中来大漠七绝神君见

罗戟斜剑直指上空，那剑式怪异，一点都不象中原各派。

尤其那份沉稳的样子，真如一个名家风度，他看得心惊，暗暗折服，不由加倍留意起来。

他傲然的捋须笑道：“不但是为石砥中，还是为了汗血宝马……”

“好，小子你死定了！”

罗戟斜跨一步，大喝道：“单凭石砥中三字，我就该杀了你！”

“你……”，你字一完，一道青色光芒，经天而起，半空之中，那枝长剑斜斜而起。

“呛”地一声轻响，无数剑芒侧洒而下。

七绝神君突觉当空一道寒光闪烁而来。

骤然一股重于泰山的压力，罩满了他的身躯，使他喘不过气来。

他大喝一声，掌臂斜斜一举，指掌所指之处，那无比压力分向两边而去，罗戟急地面剑暴退。

罗戟想不到七绝神君会有这般高的功力？

非但能把自己发出的剑气逼了开去，还能乘隙撩指点向自己身上。

他暗暗心颤，抖剑大喝道：“你再接我一剑试试！”

那知他身形尚未移动，剑未发出之际。

一眼瞥见凝坐在双峰驼头上的东方萍，这时忽然向七绝神君招手。

七绝神君身形急退，走至东方萍的身前，道：“有什么事吗？”

东方萍轻轻拂理飘乱的发丝，道：“让我问他几句话。”

罗戟站得远远的，骤听这恍若莺啼的语声不禁有点呆了。他凝目望了她一眼，但见东方萍朝他微微一笑，那笑中蕴藏着的一抹哀愁，使他的心弦都不由一跳。

“象她这样的笑容，得是扣人心弦，我若非是年纪太小，当真会克制不住自己被她笑容所迷……”

这时东方萍满头的银丝白发，连罗戟误以为她年纪一定是很大了。

但当他的视线凝视于东方萍的脸上时，他的想法又立刻被否定了。

那是一张白脂如玉，丰朗透逸的脸庞，黑白分明的眸子，红红的薄唇，微微上翘，虽然脸上薄罩愁云，但也掩不住那丽质天生，国色天香的美艳。

罗戟脑海思绪飞转，由东方萍那美丽的笑靥，想到自己失踪的姊姊罗盈，她不是也这样美么。

东方萍落下身来，移动着步子向罗戟走来，笑道：“你遇见石砥中了没有？”

罗戟摇摇头，道：“没有！”

东方萍失望的轻叹了一口气，双目之中立时涌现着一片失意。使罗戟看得心神一颤，不觉也有一股难以形容的遗憾，浓浓的罩满了他的心潮。

东方萍似是迷途羔羊，她痛苦的喃喃说道：“砥中，砥中，你到底在那里？”

娇柔如铃的细语，深深打动了罗戟的心户，他的血液随着话声而沸腾，他莫名的嫉妒着石砥中。

罗戟暗暗着急，他几乎要大叫出来，却因自己也不知石砥中流落何处。使他不知该从何说起。

东方萍似是泥塑木雕的菩萨一样，凝立在地上被那风沙吹袭，仰首望着天边的残云，眸子里润湿了一片……

晶莹的泪珠，一颗颗坠落下来，滚落在她的斗篷上，然后溅落在泥沙里，使得松沙凝成一颗颗沙珠。

罗戟难过无比，他以往从未见过一个这样美丽的女孩子在他面前哭过，那纯真的泪珠。连他都替东方萍难过起来。

金羽君走至东方萍的跟前，爱怜的道：“萍萍，你不要难过，我们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

语声一敛，双目突盯在罗戟的身上，冷冷地道：“你说没见着石砥中，那汗血宝马你是哪里得来的？你若不说清楚，老夫可要不客气了！”

罗戟闻言一怔，旋即怒道：“这个你管不着！”

金羽君正要发作，东方萍忽然凄凉一笑道：“你不要对他这么凶，让他慢慢说。”

罗戟经她轻描淡写两句话，说得心里舒服异常，使他原有的那股怒气顿时烟消云散，一丝也发作不起来。

他轻轻一叹道：“姑娘明察，在下确实没有遇着过石砥中。”

东方萍一怔，薄怒道：“你这就不该了，我好意向你探听石砥中的消息，你又何必要瞒我呢？”

唉！你这也真不老实……”

罗戟心急了，这一急却给他急出一点眉目来，你突然发现这个少女酷似石砥中的爱人东方萍，但他却奇怪东方萍何以会突然白了头发。

他急得手心沁汗，忙道：“不瞒姑娘，在下远来大漠也是找石砥中，数天前，我万里孤马独骑大漠，便发现血汗实为独驰荒漠时，我因为认识这匹神骑，所以就追到了这里……”

七绝神君一惊道：“这么说石砥中果然是在大漠里失踪的了。”

金羽君嗯了一声道：“看来一丝不假，他果然是在这里出事了。”

东方萍听得伤心透顶，粉面骤然变色，颗颗泪水纷纷自她腮颊上流了下来，那真是梨花里带雨，惹人怜爱，令人失意……

东方萍凄然长笑道：“完了，完了，他不是被流沙吞噬了，便是千渴而死，或者是因到大漠，遭龙卷风刮走了……”

罗戟这时忽然大声一吼道：“不会，迴天剑客石砥中，一身出萃拔类的武功天下无敌，决不可能这样而死……”

这本是一时口急自我安慰之话，东方萍却听得精神一振，脑海里立时又升起一丝新的希望。

她沧凉的一笑道：“对呀，迴天剑客不会这样死去的，他还有他的英雄岁月，他还有未完的使命，一切都等着他呢。”

“哼——”

罗戟鼻中重重一声冷哼道：“英雄！他若真是英雄就不应该隐藏着不敢出来！”

“胡说！”

七绝神君满脸怒容的叱道：“石砥中岂是那种胆小之人。”

罗戟一扬手中长剑，叱道：“七绝神君，你不要以为我怕你，我只不过是尊你是个武林前辈而已，假使你再帮石砥中说话，我就……”

东方萍幽怨的道：“刚才你还很敬重石砥中，怎么现在又恨起他来了呢？”

罗戟冷笑道：“以前我确曾把他看成天地间奇男子，现在他在我心目里

连个猪狗都不如，跟那些下三流小人无异。”

东方萍面上倏然掠过一层寒霜，她冷冷地道：“你也是一个少年英雄，怎可这般的背后伤人……”

罗戟冷笑道：“你不知他如何可恶，我姊姊罗盈爱他有如金石，谁知他非但不珍惜这份感情，并且还下毒手杀了她，我这次来大漠，便是要替我姊姊报仇……”

东方萍惊得脸色苍白，颤道：“你说什么……”

他杀了罗盈，不会……”

罗戟气极而笑道：“不会？哈……有人亲眼看见难道还会错了。”

七绝神君对石砥中待人处事最清楚不过，他深信石砥中不是那种人，闻言之下，立时大怒。

他怒喝道：“小子，你再胡说八道，老夫就毁了了你。”

罗戟怒瞪了他一眼，道：“我胡说八道，你看了我姊姊的尸体就知道了。”

七绝神君怒笑道：“谁告诉你的。”

罗戟一怔，道：“西门琦。”

七绝神君怒骂道：“瞎了狗眼的东西……”

罗戟年少气旺，一听七绝神君叱骂自己，顿时大怒，他一撩长剑，急步跨了过来。

怒笑道：“你骂谁瞎了狗眼？”

“我骂你……”

铮然一声沉吟自罗戟手中长剑发了出来，他手腕略颤，斗然划起一道大弧，朝七绝神君的腹结之处刺来。

七绝神君怒声一笑，左掌往外一兜，将剑芒挡出六尺之外，右手疾抓而下。

罗戟此时身兼海外剑术数家之长，脸色凝重的刺出一剑，突然斜斜翻腕劈了过来，发出一剑使人摸不着路子，他再也不敢轻敌，忙凝神意志的对付七绝神君。

他沉声大喝一声，斗然当胸击去一掌，澎湃的掌风气旋劲激，丝丝缕缕的涌至罗戟身上。

罗戟只觉这一掌刚猛有力，那击落的一剑遭受着一层无形的压力阻挡，使得剑式发不出去。

他心里一急，疾速的掌风已当胸推来，这时变势已是无及，只得翻起左掌迎了上去，“嘭……”

罗戟只觉胸口一紧，那奔放四溢的全身倏然翻流全身的经脉，他心里大骇，忙不迭的回身而退。

他深吸一口气，身形一斜，弓身跃了开去，踉跄地立稳了身势，左掌紧紧地按住自己的前胸。

他即怒视了七绝神君一眼，道：“七绝神君，这个仇非报不可。”

七绝神君哈哈的笑道：“好老夫随时给你机会。”

罗戟一语不发，大步走了过去，他行至东方萍的身旁，深深的盯了一眼，冷笑而去。

东方萍茫然的望着罗戟的身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轻叹一口气，道：“罗戟！”

罗戟回首冷冷的道：“你还有什么事么？”

东方萍道：“你不要再恨石砥中了，他可能已死了，你若必须替你妹妹报仇，你干脆找我好了！”

罗戟没有说话，站了很久才离去。

晓雾朦胧，月影更移，夜空尚有几颗闪闪的星光。

塞外的夜，冷如凉水，沧凉的漠野上，黄沙无垠，远处天地混沌一片，漠野静谧得没有一丝声音。

这时已是拂晓之前，远处的沙石里，现出了两条孤寂的骑影，在星光下缓缓驰了过来。

只听马上那个青年道：“爹，你真能找着鹏城的位置？”

那白髯微拂的老者嘿嘿一笑道：“琦儿，自鹏城初现之后，爹爹不是告诉过你好几次么，石砥中在这里进出鹏城，鹏城自然就在这地底下，只是爹始终想不通鹏城何以会浮现出来……”

西门琦嗯了一声道：“爹，石砥中当真会死在鹏城里面么？”

西门熊笑道：“鹏城里面机关密布，单单那几个厉害的阵法已够阻止他出来的，何况他又被埋进了地底里面呢……”

西门琦放心的道：“爹爹，你说要利用石砥中，一个死人有什么价值，我实想不通这个道理……”

西门熊嘿嘿笑道：“死了一个石砥中，我们不能再造一个石砥中么？孩子，你年纪太轻，江湖的阅历实在差得太远，以后要多多学习……”

“我还是不懂。”

西门熊斜睨了爱子一眼，摇头道：“我问你，我两个月前潜进中原是做什么？”

西门琦睁大眼睛，道：“你不是说要使天下人心服，必须要给各派一点恩惠！”

西门熊诡异的一笑道：“这不就结了么！”

这次爹爹潜入各派把他们的武功秘笈盗了过来，正是要给他们天大的恩惠，使他们永远听命于我，这样不但利用了石砥中，而且……哈哈。”

西门琦几乎惊叫出来，道：“什么，爹把各派的武功密笈盗过来了，那江湖上岂不又要大大的震动了，怎么我还从未听说过……”

西门熊嘿嘿笑道：“你想想，谁愿意把自己的丑事说出来，尤其这种不体面的事情，眼下江湖各派都是死要面子的人，他们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往肚子里吞……”

西门琦想了甚久，还是有许多事不明白，终究耐不住心里的疑团，沉思了良久，讪讪的笑道：“爹，这事我还是弄不明白，你还是从头说给我听听，好让孩子增长一点见识。”

西门熊嘿嘿地笑道：“这事我暂时不宣布，总而言之，等会儿各派必须通通赶来，还有许多事都是你想不到的。”

说至此处，西门熊的目光忽然凝视于前方五丈之外，只见在空旷的漠野里闪着八九条人影，这些人影各自躲在隆起的沙丘后面，凝目前方。

“他们恍如在企待着什么？”

西门熊微微一笑道：“孩子，待会你可不要吃惊，这都是爹爹安排好的。”

说着和西门琦飘然而落，缓缓往那些人移去。

黑暗里，有人问道：“前面是老前辈么？贫道悟虚恭候多时了。”

西门熊压低了声音道：“道长勿惊，今夜西门熊定当替各位一劳……”

这些人见西门熊父子出现，各自出来见礼，他们有的来自武当，也有来自华山的，一时九派除了少林和昆仑外，各派都有弟子参加。

悟虚道长趋上前来，道：“老前辈，这些人够么？”

西门熊拍胸，道：“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你们就是不派弟子来，我也要替你们从石砥中的手里抢回来，我身为武林中人，江湖上居然有这等大事发生，我能不管么？”

他说得义正词严，博得各派远来大漠的江湖高手同声一赞，使得他们心悦诚服，感激得几乎零涕。突然，西门熊脸色一凝，道：“各位注意了，石砥中已经来了。”

各派高手一听立刻紧张起来了，借着星稀的星光，只见漠野里空荡的没有半丝人迹，这些人看得一愣，俱露出迷惘的神色。

“哈……”

这笑声来的突然，使得大漠里空气立时冻结起来，各派高手闻声同时猛地回头，只觉一个戴着低低帽子的人影，凝立在一个沙丘上面。

这个人脸上冷漠得没有一丝表情，但那双冷酷的目中却射泛着窒人心息的寒意，使得这些人冷颤不已。

这个人正是当年石砥中的形象，这些武林高手一见顿时激动不已，有的人已缓缓的拔出了长剑。

这时，自沙丘后面冒起一个虬须大汉，喝道：“石砥中，你私盗敝派的无上剑谱，到底是居心何在？是不是把我们各派没放在眼里……”

石砥中突然一笑道：“阁下是谁？”

那虬须汉子冷喝道：“在下崆峒张力夫，阁下也该有个耳闻吧……”

石砥中冷冷地道：“久仰，久仰，等会儿死的第一个是你。”

他说得冰冷至极，有若冰山里刮来的冷风，那崆峒张力夫虽然天生神胆，也不觉的倒退了三步。

“嘿……”这时自人影里走出一个独臂的中年汉子，他陡然拔出了悬于腰际的长剑，沉声道：“各位还等什么，上呀！”

这人是华山派的单臂神剑严和光，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气，他右臂一振，剑光握颤闪烁黠了过来。

石砥中望着急射而来的长剑连眼都不抬一下，他等那剑尖离自己身前不及五寸地方之时，忽然斜伸一指，疾快的点了过去！

“叮……”

单臂神剑严和光全身一颤，一股真力自剑上透了过来，逼得他身形踉跄地连退了五六步。

他身形未稳，张口喷出一道血剑，脸上神色立时变得苍白，再没有办法握得住长剑，斜斜的落在地上。

他在华山派中是后辈之中第一把高手，那知自己仅有一个照面，便受伤掷剑，直气得他通体抖颤。

他一抹嘴角上的血迹大喝道：“石砥中，从今以后华山派和你势不两立！”

石砥中淡淡的一笑道：“回去告诉你的掌门，赶快解散华山派，否则，哼！我迴天剑客的手段你应该晓得……”

他轻松悠闲的击败了华山派后起之秀单臂神剑严和光的那手神技，刹时震慑住了全场，各派自认都有一身绝技的代表们，通通知道自己的能耐于来

人差的太远。

石砥中的眼光略略向场中一瞥，忽然看见西门熊父子也插在群雄之间，他目光一冷，嘿嘿笑道：“我石砥中盗苕留笈上说得明白，各派仅能遣最年青的好手参加夺苕大会，并仅限于一人应约，现在我突然发现有事无干的人来这里，而且来得还是一对父子……”

“……嘿！你们以为请了西门熊父子替你们出头便能索回各派的东西么，那是做……梦……”

西门熊冷哼一声，走上前道：“石砥中，你这武林败类公然盗取各派武功密苕，还私自挑起江湖上的血腥风，老夫身为江湖武林里的一分子，自然不能坐视你这样无法无天……”

石砥中冷漠的一笑，仰首望着天际的寒星，笑道：“我说得明白，这里只要有一个不是我欢迎的人参与此事，在下便要撒手一走，让你们空跑一趟……”

各路高手一见他要离去，刹时间惶乱起来，要知这次赶赴大漠，便是要夺回他们派中的无上的武功剑谱，石砥中若是脱身离去，这趟夺苕之会便要化成泡影了。

崆峒派张力夫一时急了，沉声喝道：“石砥中，你若这样不要脸，我便要骂你十八代祖宗……”

他和其他人同一心思，身形一晃，便舍身往石砥中的身前扑来，此时高手环伺，石砥中身形未动，四面八方已涌来了人影。

石砥中冷漠朝四周略略一扫，淡淡的道：“谁敢动手我就把你们的拳经剑录震毁……”

只见他朝怀里一摸，但见手里抓着数本黄绸册子，他轻轻托在掌心，向四周各派高手示咸。

各派高手见他抓的正是自己派里轻易不露的拳谱剑苕，纷纷露出了紧张的神色，数十道寒冷的目光全投落在石砥中的身上，立时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崆峒派张力夫手里紧张的泛现出汗水，他瞪眼喝道：“石砥中，你算那路子英雄，你有种盗取各派的秘苕，就该有种承担一切责任……”

石砥中向他一望，冷冷的道：“我有种偷，你们就要有种夺，来呀，东西都在这里。”

这一群年青的高手纷纷被石砥中的豪气慑住了，他们涵养功夫到底是差，闻言之下，各自暴怒起来，但他们却不敢轻易的出手，因为石砥中刚才露出那一手天下罕见的工夫，在他们心里尚留下深深的阴影。

崆峒派张力夫气得虬须一颤，大喝道：“石砥中，我跟你拼了！”

这时他气得脸色铁青，大喝一声，身躯迅捷的往前飘了过来，双掌奇快的一闪，朝石砥中劈来。

石砥中面上露出一丝诡异凶狠的笑意，嘴角微洒不屑的扬声一阵震彻穹空的大笑，掌轻轻一挥，便有一股浩涛如浪的暗劲直撞而至。

“嘭……”

崆峒派张力夫身躯一抖，登时发出有如狼嗥的惨哼，整个身子斜抛而去，叭地一声，摔落地上泥沙里。

他面上一阵抽搐，痛苦地惨笑一声，指着石砥中沙哑的颤道：“你……好……毒……的……手……段。”

石砥中冷漠的道：“我说过今夜死的你是第一个……万里迢迢的漠野里又增加了一个孤魂野鬼，哈哈……”

他的笑声冰冷得没有一丝人情味，这种笑声，这种毒辣的手段，使各派的一干高手都吓得面无血色，但也激起他们敌忾同心的怒意，各自暗暗的准备猝然一击。

崆峒派张力夫目中泛射着怨毒的神色，他额前汗珠迸落，自嘴角里喷出了血渍，他奋起了体内残余的力道，缓缓的扒动着沙泥往悟虚道长的身前移去。

他企求的抬起头，抓住悟虚道长的脚，颤声的道：“道长，请你转告敝派替我报仇……”

他声音略略抖嗦，说至这里通体一颤，便气绝身死，那临死前的神色，使漠野里染上一层哀愁……

悟虚道长脸上掠过一层阴影，悲愤的瞪了石砥中一眼，他仰天一声激励的大笑，颤道：“好，好，石砥中，贫道倒要领教！”

说着一抽身上斜挂的长剑，大步往石砥中身前走了过去。

西门熊眼看着华山派单臂神剑严和光受伤，又眼看着崆峒峨眉派张力夫死去，也眼看着武当悟虚扬剑走了出去，他似是有意看他们受伤与死去，自始至终都冷漠的看着这幕惨事的续演，令人怀疑，这武林公认的魔头到底是存了何种心思。

一丝隐藏于西门熊脸上的笑意，终于淡淡的浮现了出来，他想时机已至，不能再耗时光了，当下向前移动了过去。

他干笑一声，上前抓住悟虚道长的肩头，道：“道长，这时由老夫来吧……”

悟虚道长激动的道：“老前辈，我们不能再忍受了……”

西门熊淡淡一笑道：“还是由老夫来吧，道长暂请退下，倘若老夫接待不下，这最后的责任可要交给道长了。”

石砥中冷冷一哼道：“西门熊，你敢与我对敌……”

西门熊冷冷的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对老夫说这种话？”

石砥中似是暴怒异常，斜掌一推喝道：“去你的！”

一股暗劲有发无形，飘然的袭了过来，西门熊单掌一撩，微微上举也是一股暗劲迎了上去。

两人身形同时一晃，各自退了两步，石砥中面上流露出一种至为奇特的神色，怒视着西门熊。

他厉声喝道：“西门熊，石砥中非把你这幽灵官拆了不可……”

西门熊脸色骤变，叱道：“狂徒拿命来！”

他身形骤然的激射起来，有如一只大鹰似的在空中旋转一匝，而双手掌当空向石砥中击了下去。

石砥中神色凝重，沉声大喝一声，右掌斜举，对着自空中飞落的西门熊身躯迎了一去。

“嘭……”

轟然一声巨响过后，石砥中身形剧烈的一晃，脸上立时掠过一丝痛苦的样子，他步下踉跄每退一步，足下深深陷于沙泥之中，深入足踝。

他硬接一掌之后，那左手紧握着的各派武功秘笈纷纷飘落于地上，各派高手一见脸上俱露出一种激动的神情，各自收回自己本门中的拳经剑谱。

石砥中一抹嘴角上流下来的鲜血，厉喝道：“西门熊，这笔血仇我唯你是问了。”

西门熊哈哈笑道：“好说，好说，阁下若有兴趣不妨把所有的罪加诸在老夫的身上，老夫一切都承担了……”

西门琦这时脸上露出一种惶急的样子，他上前急道：“爹，你……”

西门熊嘿嘿一笑道：“孩子，你是他们的盟主，当该以他们的事为你自己的事，爹爹此举完全是本着江湖道义……”

语音未落，穹空里突然传来一阵细碎的银铃响声，这铃声“叮当！”的响着，黑夜里非常悦耳动听。

各派高手这时目光全骤集在石砥中身上，谁也没有去理会这一连串的铃音，但是西门熊却注意了，他的脸上渐渐变得露出不自然的样子。

华山派单臂剑严和光身上负伤甚重，此刻见自己派的剑谱已追归回来，不禁恼恨着石砥中。

他身形歪斜的走了几步，道：“老前辈，好事做到底，你千万不能放了石砥中。”

西门熊略略一扫石砥中，道：“我辈武人讲究的是义气二字，石砥中虽然罪无可数，但我等也不该赶尽杀绝，看在老夫的薄面上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石砥中怒喝道：“西门熊，我没有要你替我留命……”

西门熊回首冷冷地道：“阁下自信今夜能活着离开这里么？”

石砥中脸上神情很是难看，他好象似知道自己受伤极重，当时他牵强的一笑，冷冷地道：“迴天剑客至今还未遭栽在人家手里，不过栽在你的手里也不算丢人。我们后会有期……”

各派高手见石砥中口气忽然软了起来，当时全都怔住了，传闻迴天剑客石砥中是天地间的奇男人，有名的年青英雄，那知他这时忽然软弱起来，与传言的那种勇敌万人气概完全是两回事。

悟虚道长有些惹疑之色，道：“老前辈，你真放了他……”

西门琦只是微笑不语，各派高手知道事已完了，纷纷向西门熊道谢离去，刹时这些人走得一干二净。

西门熊望着各派高手逝去的身影，脸上流露出一种神秘的笑意，他哈哈大笑一阵，只见石砥中自沙丘里转悠了过来。

石砥中上前恭身的道：“宫主，我扮得如何？”

西门熊笑道：“一切都象极了，只是声音太粗，还好来的是些晚辈，若是他们的师傅来此，准得出乱子……”

“铃……”连串如雨的驼铃声，愈来愈近，这阵铃声来得瞬快无比，只见夜光里显现出一道骑影，在那匹马后尾随着二头双峰驼。

这时夜暗星稀，使人极难发现来的是些什么人，西门琦以眉紧蹙，神色渐渐凝重起来。

他极目远眺良久，沉思道：“那是谁？怎么骑的是……”

正在沉思之间，东方萍已急驰而来，但谁也没有联想到那匹旷世神驹会突然呈现他们眼前，尤其那红红的鬃毛确实使西门熊父亲和石砥中吓了一跳。

石砥中脸上神情大变，欲避业已不及，西门琦连连向他施个眼色，他只得冷漠的站在那里。

东方萍骤见石砥中站在星光下，几乎认为自己的眼睛产生了幻觉，她揉了揉眼睛，登时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自她心田升了起来。

他激动的愣了一愣，颗颗的泪珠如泉般的自眼眶里涌了出来，凝视了良久，她轻轻的饮泣着……

这是久别重逢的泪水，她欣欣的自马上翻落在地上，嘴唇蠕动着都说不出一句，一时千言万语情难尽，相思重逢两心知，她只是流着欣然的泪水……

东方萍泪水蒙蒙，振开了双臂欢呼道：“砥中，砥中……”

她有如一小鹿般的扭动着身体，星眸噙着热泪，如云的银发，丝丝的自肩后流泻下去，她无法克制住激动奔放的情感，飞奔着往石砥中的身上扑去。

这一刹那，她骤然觉得自己生命又开始充实起来，她的芳心自寒冷的冬天里又回到了温暖的春天里，那鸟鸣，那花香，使东方萍轻柔的盖上了星眸……

她需要那沉猛有力的双臂搂着她，她更需要爱情融合，这刹那的希望使她跌进了幸福的被褥上……

突然，一声冰冷的喝声自她耳边响起，只见石砥中轻轻一闪，东方萍顿时扑了一个空，神智也清醒了过来。

石砥中冷哼道：“你是谁？”

东方萍的心剧烈的震撼着，有似一柄穿心的箭锐利的刺伤了她，她觉得整个的心，片片的在碎裂着，自她脸上浮现着一层难以形容的痛苦样子，泛起了阵阵轻微的抽搐，泣声随着泪水丝丝缕缕钻进了各人的心思。

她悲笑一声，颤然的道：“砥中，你连我都不认了……”

石砥中冷哼一声，道：“天下女子何其多，我那能一一认识……”

这阵语声粗得极为苍老，东方萍和石砥中深爱相处，他的音容举动都熟悉得可以背出来，她闻声一怔，急忙的拭抹着泪水，仰首望去。

她的脸色一变，喝道：“你不是石砥中，你到底是谁？”

傍立的西门琦这时和东方萍的目光一接，顿时全身一颤，那美丽娇柔，面靥又显现在他的眼前，东方萍的一颦一笑，在他脑海里印象特深，当他看清这女子是谁时，那隐藏于心底的情焰不觉又触发了出来。

他双目平直的喃喃的道：“萍萍！萍萍！是她！”

他走上前去，目中一片柔和的爱意，轻声的道：“萍妹！”

东方萍回眸冷冷的道：“阁下鸿运当头是武林新任盟主，还会认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么？”

西门琦一时口急，竟不知如何答话。

西门熊见东方萍，七绝神君和金羽君同时出现之后，他脸色微变，暗地里已捏了一把汗，脑中电快的一转，顿时计上心来。

七绝神君和金羽君缓驰而来，一见石砥中面流露着一丝惊惶之色，两人心里顿时一愣，竟猜不透他何以连他俩人都不认识。

七绝神君急飘下来，哈哈笑道：“砥中，你连本君都不认识了么？”

东方萍回首凄笑道：“他根本不是石砥中。”

说也奇怪，神勇不可一世的迴天剑客，在东方萍面前居然涌出了汗水，身上的衣衫也润湿了一大片。

幸好他久经苦战，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人会想到这汗是急出来的，但却瞒不过西门琦父子的眼睛。

西门熊嘿地一笑，上前道：“萍萍，你怎么知道他是假的……”

说着暗暗向石砥中施着眼色，自己却一闪身形挡住了七绝神君和金羽君，暗蓄功力连于双掌之间。

石砥中目光一冷，乘着东方萍回眸流转之际，骤然大喝一声，双掌电疾的往东方萍身上劈来。

七绝神君一见大寒，急喝道：“萍萍小心！”

东方萍一怔之间，一股寒冷的掌风迫面推劈而至，她急挫身形，扬掌斜斜推了上去，两股浑厚的掌风在空际一交，顿时发出一声巨响，激扬于漠野里。

石砥中却乘两掌相交的反震之力，身躯倏然的射了出去，整个身子在空中一翻，往黑夜里逝去。

东方萍身形疾晃，追了过去。

七绝神君一掠身形喝道：“鼠辈那里走！”

那知他身形才动，静待于一侧的西门熊突然抡起一掌朝他的身前劈来，西门熊嘴里却大声的喝道：“柴伦，有种接我一掌。”

七绝神君刹身形闪了过去，他气得脸色铁青，凝首一望，只见东方萍和金羽君连袂的追了上去，眼见两人的身形就要消逝于黑夜里了。

七绝神君心里大急，道：“西门熊，本君改天再同你清算……”

他唯恐西门熊有意拖着，喝声甫落斜掌击拍而出，身子却拔高数丈往东方萍的背后追踪而去。

夜，渐渐褪逝，东方露出了鱼白色的曙光。

二

虽然已是仲春，大漠里的草原仍是枯黄一片，那强烈的阳焰仍是酷热的蒸晒着地上，风依然刮着……

仆仆征尘中，自那沙影漫天的光雾里，一个蓬乱的汉子，浴着烈日在大漠里踽踽的独行着。

他望了望高挂穹空的烈日，那金霞万道的强光，使双目几乎难以睁得开来，他的嘴唇干涩的动了数次，伸出舌头舔舔干燥欲裂的双唇，抡着手掌摆荡着激射在脸上的沙砾，孤独的行着……

他的思绪随着空际盘激的风沙而转动着，使他想起了若干的往事，那过去的影子又重新显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茫然的移动着身子，自语的道：“我终于又重见天日了，自从我进入鹏城之后，我若隔世之人，自己如何的来到这个世界都差点忘了……”

他并非慨叹旅途艰苦，而是感慨岁月易逝，仿佛恍然一梦间，他由青年而踏进了中年。

他如一个孤独的旅人，抬首遥望着远处黄沙，不禁摇头感慨着自己的遭遇，那是极富于传奇性的。

他低喟的叹道：“唉，又是春天了，江湖上不知变了什么样子了，我石砥中也早已被他淡忘了，或者人家都认为我已死了……其实我活着与死了差不多，因我的心已不再热衷名利，而淡薄的象个苦修的行僧，过去的英雄事迹我再也不留恋它，因为我骤然的了解了人生，欲使未来的生命更充实，只有离开江湖远远的……”

他的思绪有如车轮般的转着，那幕幕重重的往事电快的在他脑海里闪过。

但却没有一桩事情能激发起他往昔般的豪情，这些事情仅能增加了他的无穷回忆……

仅有一桩事情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那便是东方萍，虽然他的豪情敛逝，但是他的爱却随着时日而增进，在他心底里隐藏着的情焰反而越来越浓厚……

是什么事情使一个豪勇不可一世的迴天剑客变得这个样子，连往昔那股争强斗胜的豪气都消逝殆尽，无疑的，这必是与鹏城的秘密有关。

他苦涩的一笑，摸了摸斜挂于腰间的那个长长的布包，苦笑道：“我虽然不会再在江湖上争雄扬名，但，墨剑是天下第一柄凶剑，我不会让这种凶器再现江湖，我要它永远伴随着孤独的我，况且剑客与宝剑永远是分不开的，我现在虽然欲避开江湖，可是我爱剑之心却丝毫未减……”

突然，自他视线里出现了一连串枯黄的树影，那零星的颗颗枯树，已脱落的没有一片树叶，那稀落的几株枯树之间，有一泓混沌的浅水。

石砥中双目里冷射着欣然的神光，他欣然的道：“啊！绿洲，沙漠里的泉源，我终找着了！……”

他三步并作两步电快的扑自湖畔的旁边，伸出两支干秽的手掏起了混浊的湖水喝了数口。

刹时一股清凉沁心的快意使得他精神一振，旅途的劳累此刻俱都恢复过来。

那浅浅的湖水里，一个蓬发长毛的影子立时使石砥中怔住了。

只见水里显现出一个两鬓飞髯，斜眉深卷，脸现淡纹的影象，从前的那股英飒的俊脸，在他脸上再也找不出一丝痕迹了。

他低首看了看身上褴褛的衣衫，失笑道：“江湖上再也认不出我来了，就凭我这种样子连萍萍都不会想到是我，因为石砥中那会这种扮像呢……”

石砥中抹了抹嘴脸上的水渍，再望了望万里无限的大漠，他忧郁的低声一叹，迈移着身子依在一株树上轻轻的闭上了眼睛。

朦胧中，他恍如觉得有极轻微的细碎步声向他行来，他轻轻睁开眼睛，只见此时夕阳西下，枯涩的强风卷起残阵沙尘扑落在他的身上，他略略一瞥见在他身前凝立了两个魁梧的汉子。

那两个彪悍的汉子俱露出诧异的样子，以一种极令人厌恶的目光深深的盯着他，不住的朝他身上打量着……

石砥中只是淡淡的一笑，没有理会这两个汉子。

右方的汉子轻轻推了他一下，道：“喂，朋友，你是那里来的。”

石砥中脑里疾快的忖思道：“看他们两个人身上皆配有兵刃定是武林中人，我现在厌倦江湖之心越来越炽，还是不理睬他们……”

他一念及此，淡淡的笑道：“我只是个过路来这里避避风……”

在他想象中这样说，必会失去这两个汉子的疑心，那知他的话音刚逝，那两个汉子便是冷冷地一哼。

刚才发话的汉子冷笑道：“朋友，你是装孙子还是瞎了眼睛，这里已是海神旅的地方，难道你没有看见树上的标记……”

石砥中可从未听过“海神旅”这个陌生的名字，他这时不愿招惹是非。

斜睨了他依靠的树上一眼，果然树上刻有一个狰狞可怖的怪兽，它左手握锤，右手执剑真似一个恶神似的。

石砥中淡淡的道：“二位兄台请了，区区一时没有看见，不知道是贵旅的地方，得罪之处请二位多多的包涵……”

左边的汉子嘴角微晒，道：“古军，这小子莫非是来卧底的，先干了他再回告主人……”

右方的古军冷冷地道：“不行，主人有命，还是把这小子让主人发落……”

说着，在右轻抖，电快的往石砥中臂上抓来。

石砥中见这汉子的手法怪异，和中原的擒拿手法殊归二途，顿时迷惑不已，他不愿在他们面前显示自己会武，只觉手臂一紧，有如一道铁钢般五指扣住了他的臂上。

他脸色微微温怒道：“二位这是什么意思？”

古军抓着他冷冷地道：“少噜嗦，见主人去！”

石砥中暗暗一叹道：“我以为真能脱离江湖，那知半途缠上这种事，这两人已不可不理睬，只有见着他们主人再说吧……”

他这时尘念已息，当真不愿再沾惹上江湖的事了，可是他既然踏人江湖，江湖决不会容他再退回去了。

石砥中任由两人挟着朝前走去，转过这混浊的湖面前，便见一个高高土丘横斜而立，上面青黄一片，竟有着稀疏的枯草。

他过了土丘，只见一行二十骑俱倒在地上避着斜吹而来的风沙，在那些骑士的中间，搭起一个高高的篷帐，布帘低垂，不知里面住了什么人？

篷幕的外面站着两个黑衣的汉子，斜配弯刀有如木偶，显得甚是威猛，见他们三人走来理都不理。

古军趋上前去在两人耳边叽哩咕嘈的说了一阵，便见守卫的汉子进去了一个，不多时又出来了。

古军朝里面一指，沉声道：“进去！”

石砥中冷冷一笑，掀帘走了进去，这一去他突然一愣，只见一个面罩黑纱中的女子孤寂的坐在里面。

这是一支明丽又冷酷的眸子，在那双星眸里含有一层忧郁之色，石砥中虽然不知道这女子是谁，但在那双眸子里却勾起了一丝回忆……

他可清晰的看到那女子的眸子里含有一泡沫拭干的泪水，恍如刚才哭过一般，他无法思索出这女子来历，因为除了一双忧郁的眼睛外，他仅能看到那蓬隆的满头乌发。

那女子骤见一个蓬发褴褛的汉子进来，似是极感意外，那双冰冷无情的眼睛在石砥中身上一扫，冷涩的道：“你是谁？”

石砥中淡淡道：“我只是过路人……”

那女子不容他说下去的机会，突然冷喝道：“你不需要瞒我，我从你步子上已看出你的武功不错，告诉我，你是谁，否则当心你的命……”

石砥中急得逼出冷汗，他不是惊颤对方的威胁，而是对这女子锐敏的目光有所敬佩，他觉得这女子迥非寻常之辈，渐渐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

他讪讪一笑道：“姑娘请了，在下路过此处决没有他意。”

突然，那少女的目光凝聚在石砥中的脸上，连动也没动一下。

她恍如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轮廓，那弯弯的浓眉，薄薄的嘴唇，炯炯有神的眼睛，却酷似着她心里那个人的影子，她突然扬声大笑……

石砥中不敢和她目光相接，急忙的低下头了。

那女子倏地扯下了黑中，道：“你看看我是谁？”

石砥中全身一震，讶道：“何小缓，是你！”

当他由于吃惊而呼出何小缓的名字时，他后悔极了，他发现自己心离江湖身子仍然脱离不了江湖，他的形藏终于又暴露了出来。

何小缓骤然证实了自己的猜疑，她的身上一阵颤抖，颓然跌坐在靠椅上，两眼惶惑地望着他、一串晶莹的泪珠滚落了下来。

石砥中心里突然的激动起来，何小缓给予他的情意刹时泛上了心头，他想缓和一下双方的情绪，道：“何姑娘，我很后悔，我们似乎是不该再遇到的……”

何小缓颤悚的道：“命运的安排，谁又能违抗？”

那种绝望混合着凄怆的声音，刹时绕缭在石砥中的脑际历久不散，使他觉得自己心灵的负担突然加重了……

他暗自一叹，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

何小缓自第一眼遇着石砥中的时候，她的心便属于这个年青人了，她把全部的感情通通倾注在他的身上，换回来的是无穷的失望。

那些消逝的岁月里，有爱，有恨，有醇厚的恋情，有冷酷的遗弃……她想得太多太多，纷杂的思绪，象浪潮在冲击着堤岸，激拍起澎湃的浪花，一次……两次……她陷于极端的痛苦里……

她忽然有一股莫明的冲动，难以抑止的情感，使她又想占有了他，她突然扑至石砥中的怀里，双臂紧紧的搂住他的脖子，唯恐她又失去了那追寻已久的爱……

她星眸轻闭，喃喃的道：“砥中，我爱，告诉我这不是梦……”

“

石砥中的心弦震颤了一下，他的心只有一个东方萍，他的爱也只献给了东方萍，那怕是一丝一毫都不容许给别人占有，这就是真正的爱.....

他冷冷的推开了她的身躯，道：“何姑娘，你冷静一点，这是不可能的.....”

何小缓满腔的爱火骤然被浇上了一盆冷水，她想不到石砥中当真是铁石心肠，竟这般的淡漠自己，她霍然的被推了开去，燃烧的爱意通通化为妒恨。

她凄厉一笑，陡然的撩起了衣襟，赫然在那白脂如玉的大腿上，有一片片的疤痕，她恨恨的道：“石砥中，这些伤痕代表了我的心，只要一日得不到你，我一日不会罢休.....我宁愿你即刻死去，得到一个尸体，也不让你落在东方萍的手里.....”

最毒莫如妇人心，何小缓因爱产生了恨意，她眸中泛现着一层煞然的寒意，嘴角上泛出一种冷酷弧线。

石砥中黯然一叹，艰苦的道：“.....爱是不能勉强的，何姑娘，你这样做只有毁了你自已，你冷静的想一下，我们何不.....”

“住嘴.....”

何小缓泪珠迸溅，冷喝道：“你以为我现在才毁了么，石砥中，我告诉你何小缓已经是毁在你的手里了，我为了报复你给我的打击，已经.....唉.....”

她哽咽的说不下去，一声长叹，竟然轻泣了起来，那失身换技的一幕，又复盘绕在她的脑海里。

石砥中不知她叹息什么，由这一刻他忽然觉得何小缓痴情的有些可怜，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使这个寂寞的少女改变心意，只好轻叹道：“何姑娘，你歇歇吧，我要走了.....”

何小缓目中闪过一丝幽怨之色，她冷哼一声道：“我知道留不住你，我虽然留不住你的心，但可留下你的人，从今天起你不准离开我一步.....”

石砥中一怔，脸上闪过一丝困难的颜色，道：“这不可能.....”

何小缓扬起粉拳，咬牙切齿的道：“能！这就是力量.....”

石砥中摇摇头道：“我知道你现在是海神旅的首领，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我，可是你没有想到我有两条腿，谁也留不住我.....”

何小缓哈哈一声厉笑道：“只要你伴随着我，我可解散海神旅.....”

“何姑娘！”

石砥中厉色的道：“你不要这样牺牲.....”

何小缓目中凶光陡盛，怒喝道：“你还是要走.....”

石砥中神光一逼，凛然的颌首一笑，那丝笑意里含有几分苦涩，使何小缓看得一愣.....

何小缓的心骤然一痛，叱道：“好，石砥中，我算认识你了.....”

语声一落，她的手掌忽然摔起，掌影一晃，迅捷如电的袭向石砥中的胸前，一晃而至。

来掌飘忽，却毒辣无比的指向他的“锁心”大穴。

石砥中脸色骤然一变，在指掌刚刚触及衣衫之际，飘身跃起，似一片飞絮，轻灵的退了开去。

他痛苦的一笑道：“何姑娘，请不要逼我动手，因我不愿再涉身江湖上的是非.....”

何小缓脸色一变，吐气开声，掌式变幻，片片掌影洒出，凌厉的逼向石砥中的身上。

石砥中长衫飘起，身形迴空旋了大弧，落在蓬幕里的一偶，双目神光甚然，目注何小缓来的身形。

他急急喝道：“何姑娘……”

何小缓厉声一笑道：“你动手呀，你怎么不敢杀了我呢。”

她身形如急矢跃来，带起一片掌影，沉猛犀利的射了过来，一股阴寒的掌风直袭而至……

石砥中伤心的一叹忖道：“我怎么办？难道我真离不开江湖……”

这时那股阴寒的掌风，气旋劲激的泛体而来，时间已不容许他有再遐思的余地，一种求生的本能，使得他急翻右掌迎了上去！

“嘭……”

何小缓身子一震，倏然的倒翻了出去，轰然一声中，那个蓬布哗啦的撕下一大片来，强风急袭而来。

何小缓脸色苍白，目中的凶光陡然大炽，她轻理着额前紊乱的发丝潜然的又滴下了泪水。

石砥中长吁了一口气，有一股懊悔的思潮泛过脑海，他脸上有一种悲伤的神情，凝望着自己的双手，这一刹那，他骤然悟解“江湖子弟江湖老！”这句话的意义，他要想脱离江湖的苦海，殊非是件容易的事情。

他顿足一声长叹，道：“你为什么这样呢？你不能放过我吗？”

何小缓脸上浮现着寂寞悲伤的笑容，突然那丝笑意象落叶般的褪落，变得冰冷的好似一块冰石。

她哼了一声道：“不能，我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施出什么样的手段，我都不能放过你，因为我的心通通给了你……”

“你深情的爱意我是深深的体会出来了，但是我只有一个心不能同时给两个人，何姑娘，你应当了解我……”

何小缓轻拭眼角的泪水，道：“没有爱情的生命永远是干涩的，自从你失踪大漠的消息传出后，我就决心到大漠来了……我曾发过誓，不管任何困难也要找着你的尸骨，那怕翻遍了整个大漠，我都不会放弃来寻你……”

石砥中感动的道：“你太痴情了！”

“痴情女子负心汉，你给的是什么？”

石砥中一愕，呐呐的说不出话来。

突然，自幕之外传来一阵密密的蹄声，这蹄声来时迅速，到了这里戛然而止，接着幕外已传来吵杂的人声，恍是这里的骑士告诉来人蓬幕里出了事情……

何小缓凝目听了一阵，冷冷地道：“我的人回来了，石砥中我虽恨你但更爱你，可是却有人日夜咒咀你……”

你以为能逍遥的遁离江湖么？告诉你，现在你的仇家就有一个在这里……”

石砥中一怔，道：“谁？在那里……？”

他在江湖上得罪不少，一时想不出有那一个仇家放不过他，他脑海里疾快的转动着，但却想不出是谁？

何小缓低笑道：“你再想想，有谁会这样恨你……”

语声未逝，幕蓬外的细碎步足已清晰可闻，何小缓脸色微变，神情突然

变得十分奇特，使人不易捉摸出她倒底在想什么？

但闻幕外脚步声渐止，一个声音已自响起，道：“首领！”

何小缓轻声的道：“是罗戟回来了么，请进来！”

那布帘启处，只见钻进了一神俊异常的秀逸少年，他双目神光有如朗星，斜瞥了石砥中一眼，脸上淡漠的没有丝毫讶异之色，恍如已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

石砥中骤然见这样一个美少年进来，心里确实剧烈的一震，他脑海里一转，顿时苦思着一件事情……

那少年道：“首领，这人是谁？”

何小缓沉思了一会，道：“你一定要问么？”

那少年犹豫了一阵，嚅嚅的道：“首领不说，在下自然不敢问。”

这少年嘴里说得十分淡漠，但那双目光却有些不放心的直望着石砥中，冷寒的目光使石砥中心里一颤，在那目光里，他突然发现了另一个女人的影子……

何小缓突然扬声格格一阵淒厉的大笑……

笑声淒厉，使石砥中和那少年都觉十分奇怪，四道目光通通视注在她那摇头的身上。

何小缓一收笑声，道：“罗戟，你来大漠为的是谁？”

罗戟目中闪过一丝仇恨的目光道：“找石砥中！”

何小缓手一指石砥中，道：“那么我告诉你，眼前就是你要找的人！”

罗戟犹豫的目光一寒，冷喝道：“你是迴天剑客石砥中！”

石砥中摇首笑道：“过去都随着时光而逝去，往事不堪怀想，罗副首领，有什么使你这般的愤怒……”

罗戟心里突然一阵冲动，他只觉得全身血液在沸腾，恍似在他眼前现出姊姊惨死剑上的情景，他双目仇恨如火，愈燃愈旺了……

他骤然一声大笑道：“石砥中，我终于找着你了……”

悲愤高亢的笑声，扣得石砥中心弦陡然一紧，他看见罗戟的脸上布满了一层肃煞之色，那仇恨的烈焰深深烧进在他的心里。

“呛……”一道寒光如冰的剑光自罗戟手里抖了出来。

呛然一声，罗戟电快的拔出了斜插于背的长剑，领剑诀，锋刃泛起淡青的流霞，剑尖射出一股灿灿的剑芒，伸吐间，分外冷寒，凜人心神。

他脸上煞气毕露，恨恨的道：

“石砥中，拔出你的剑来！”

当他的目光聚落在石砥中身上那个长长的布包之后，他已猜出那里面必定是藏着兵刃，罗戟这时盛怒填胸，只觉得自己该痛痛快快的和石砥中拼个死活，方能倾注出胸头那股积淤已久的恨意。

石砥中骤见罗戟那种愤怒的神色，暗中不禁一叹，他感叹着岁月催人，这罗戟这样的公然叫阵，都无法激起自己当年那股豪迈的雄心，他觉得英雄岁月逐波而去，在他心湖中是永远填不满的空虚……

他摇摇头，道：

“罗戟，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又何必急在一时？只要罗盈确实是我杀的，我这颗颈上人头，你随时都可来取。”

石砥中婉转的解释着这个误会，罗戟非但未能释然心里的疑团，更增加了胸中燃烧的怒火。他脸上流露着一层不屑的笑意，道：

“想不到昔年迴天剑豪气干云，而现在却这样的龟孙，真替你师门丢人……”

石砥中脸色一变，冷冷地道：“呸，你若自命为英雄，也不会这般盛气凌人了，你心气太浮，天生英雄的气魄不够，永远不能成大器……”

罗戟狂怒地吼了一声，身形一长，便跃身过来。

陡地，蓬幕里的一笑声，冰冷的道：

“罗戟，迴天剑客既然不和你斗，那就等以后好了。”

罗戟好似甚是畏惧何小媛，闻声没有立时反驳，默然的退了一步，双目深深投落在石砥中的身上。

他脸上痛苦的一阵抽搐，突然大吼一声，道：

“首领不行，我不能不替我姊姊报仇，请你不要拦我，我今天和他不死不休……”

说到这里，罗戟突然放声哭泣起来，目中泪水流泉似的涌了出来，他声音哽咽，有若中年丧子那样的悲痛声音。

要知罗戟自小和罗盈相依为命，姊弟间感情浑厚，深情超越手足，而且罗戟从小是姊姊抚养长大的，视罗盈有若母亲的化身，当真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

他本性流露，令石砥中都觉得心酸，他了解罗戟此时心境情绪极劣，他低低一声叹息，心情沉重的走到罗戟的身旁。

“罗戟以手掩面不停的低泣……”

石砥中轻轻的拍着他的肩头道：

“你不要悲伤了，令姊之死我比你还要难过，她死时我正在场，还亲手把她……”

他本想说“亲手把她埋藏起来……”知哪罗戟闻言误会更深，狂吼一声，突然仰首一阵凄厉的大笑……

罗戟身形摇晃，指着石砥中厉声的喝道：

“你不但在场，还亲手把她杀了是不是？石砥中，石砥中，你不要假仁假义了，今天我若不杀你，天下哪有公道……”

他一抹腮上泪水，手中那柄精芒四射的长剑缓缓伸展斜举入空，罗戟虽然在愤怒悲伤之时，还能强压住浑身的忧郁，摆出了一个武式，显然他已得了剑道的精髓。

罗戟知道石砥中功修为已达天人交合之间，当他真要和名倾天下的迴天剑客交手之时，忙凝神一志，目注对方，深深的觑定了对方那移动的身子。

石砥中乍睹罗戟那剑式的起手式，心中陡然的一震，脑中尽快的忖思道：

“这是罗公岛的罗剑法，那柄剑是白冷剑，想不到罗戟已得白冷剑，那海外三大岛的剑法必然都传给他了……”

这个意念未了，他的脑海里陡地又掠过另一个念头，忖道：

“这下误会愈来愈深，我该如何洗清这件事呢，罗戟口口声声指着自已杀了罗盈，这里面显然是有人诬陷自己，我虽然决心脱离江湖，可不能背个不仁不义的罪名……”

石砥中自进了鹏城之后又经历过许多变乱，整个人都变了，不同于往日那种刚正不折的个性，对于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会发生怀疑，总是想法子思量出其中的真正原因！

这些纷杂的意念一闪而逝，使他对于人生的看法又有一层新的认识，他

不愿再莽撞的去做一件事情，就如罗戟此时要和他动手一般，他是不容易出手的。

石砥中缓缓的退了二步，痛苦的道：

“罗戟，你且冷静一下，我想和你谈谈……”

罗戟哼了一声，一抖长剑划过一道银虹，喝道：

“有什么好谈的，你杀了我姊姊，我杀了你，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说着一道淡淡的剑光闪过，剑刃森寒刺骨，青蒙蒙的剑气“叟”的一声，当空划向石砥中的身上。

石砥中骤见剑气弥空，一股冷寒的剑气直削而来，逼得他只得飞身跃了开去，肩头微晃，避过一剑。

罗戟一剑发出，石砥中身形乍闪，就轻易的避了开去，看得他心里大惊，剑眉一扬疾快的忖道：

“我这一剑则是罗公剑法的“弯月摘星”，是极具有威力的一招，哪知他竟然避了开去……”

这个意志有如电光火石掠过，罗戟大喝一声，他一剑划出，光华烁烁，犹如骤雷奔发，剑气四散开来。

石砥中见罗戟剑法凌厉，节节的逼了过来，他此时心情大变，再也不故意的施展出武功，但这时剑气直罩而落，他又不能不退避。

他略略激动的喝道：

“罗戟，你再不停手，休怪我不客气了！”

语声甫逝，弓身一跃，有似箭矢脱弦，急射而出。

罗戟连翻二次出手，变幻了两个剑式都未能伤着对方身上分毫，气得他全身一颤，厉声的大喝道：

“还手呀，你是个英雄就应还手……”

石砥中黯然的一叹，淡淡的道：

“我不能和你动手，我必须脱离江湖的旋涡……”

虽然他这时心底里已泛出了怒气，可是由于心境的悲怆，落寞的心弦，把他当年的豪勇都剥蚀殆尽。

诡谲波许多变的江湖，犹如一个泥沼似的，当你一脚踏进里面，要想拔出来就非容易的事了。

何小媛目睹石砥中忧纷颓伤，那种尽力抑制住自己情绪的波动的神色，她骤然觉得环境改造了石砥中，倒底他遇上了什么事情？

会使整个的人生观都随着转变。

她脸色一动，幽幽的一叹，道：“石砥中，你认为自己真能堪破观念，脱离江湖么？”

石砥中一怔，道：

“江湖是非江湖人，我只要抱定心志谁也没有办法把我再拖下水去，除非是……”

何小媛冷哼一声道：

“你若真是厌倦江湖，何以又盗取各派武功秘笈掀起江湖上耸动只闻的大事，使整个江湖都谈论着你……”

石砥中闻言一愣，脑中思绪流转，尽快的想思索出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使他感到迷惑又震惊……

他楞了一楞，道：

“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

罗戟斜举白冷剑，满脸不屑的笑道：

“迴天剑客果然是个无胆的鼠辈，自己做的事都不敢承认，你约九派弟子于大漠，败于西门熊手里，怀恨之下，又追杀客派的弟子，这些事难道都是假的……”

他说得历历如绘，恍如这些事情就发生在眼前似的，石砥中越听越惊，再也料不到江湖连着发生这多骇人听闻的大事。

而这些事情都与他有关连的，看来他欲跳出这些恩怨的纠缠似乎太不可能了。

石砥中心底里又复燃起了激动的情绪，一股莫名的烦恼涌进他的心湖里，他总觉得天地虽大，却都是那些奸邪的小人在作祟，他陡然感到自己只有再出江湖澄清这些事情了。

他脸上洋溢着一层怒色道：

“我心与天地共鉴，罗戟，你可不能胡说……”

罗戟飞身跃了过来，叱道：

“江湖败类，今天容你不得……”

他长剑一斜，一式“白云出岫”一道虹光宛如一面扇子样的布起，罩满了石砥中身躯的四周。

石砥中屈伸了一指弹了出去，“嗡嗡”剑刃被他指力一弹，响起一阵有似龙吟虎啸的声音，罗戟只觉手腕一颤，白冷剑突然震颤的跳了起来。

石砥中冷漠的一笑道：

“你剑术虽已大进，但老实说来尚不是我的对手，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杀你，因为我若要杀你，不必等到现在！”

罗戟气得默默无声，两只眼睛紧盯着石砥中，自里面喷出一股愤怒的火焰，随着脚步的缓缓移动，剑尖已绕着石砥中转了一匝。

石砥中嘴角浮现着一层淡淡的笑意，恍如未觉得凝身立在地上，只是双目却随着对方的剑尖而转动。

罗戟映在地上的影子渐渐缩短，随着身形的移动，他知道此刻已将至正午，也就是日光最强的时候。

他天上待出手之际，一声大喝传了过来，人影横空飞跃过来。

他的神情一怔，随即冷哼一声，退了开去。

这原已绷得紧紧犹如弓弦的情势，因为这声娇喝而转变，使一触即发的战火立时缓松了不少。

罗戟看到奔来的是何小媛，问道：

“首领，做什么？”

何小媛目中忧怨之色陡盛，冷冷地道：

“你不是他的对手，他说的一点都不错……”

这一着立时激怒了罗戟，他恍如受了极大的羞辱似的，仰天一声厉笑，煞意愈来愈浓，深深地布满脸上……

罗戟一收笑声，恭身的道：

“首领请恕属下之罪，但是杀姊之仇不共戴天，他与属下仇恨似海，此仇不报，耿耿于心，请首领鉴谅。”

何小媛双眉一竖，道：

“杀孽已及于天下，难道你还怕他不受天下武林的合击而亡，又何必争在这一时候呢……”

她深情的瞥了石砥中一眼，但见他脸上冷漠异常，恍如在沉思着什么事情，那舒长的浓眉，嘴角的笑意，陡然使她藏在于心度的爱意又燃烧起来。

这时何小媛心里矛盾至极，她心中仿佛若有所得，又仿佛若有所失的思绪在她脑海里流转，她不愿石砥中和罗戟发生死拼，一时爱恨交加，重重的困惑着她……

罗戟双目中的凶光怔怔的移到何小媛的脸上，他看到她眸子里闪着泪光，心中犹如刀割，痛苦异常。

他左掌一甩，恨声的道：

“属下非手刃仇人不可。”

罗戟决绝的口吻，使何小媛心神剧烈的一震，她脸上突然一冷，罩满了一抹薄薄的怒意。

她怒气的冷哼道：

“我们海神旅是要在武林中争一席之地，难道你自量是迴天剑客的敌手，连首领的话都不听了……”

罗戟目中凶光毕露，狠声道：

“这是我个人的恩怨，属下决不用海神旅的任何一个人帮忙。属下虽因此而死，但心中并无怨言，大丈夫要轰轰烈烈的死，岂能窝窝囊囊的活着，受着天下的耻笑……”

何小媛怒叱道：

“胡说，你身为海神旅的一员，你的事情就是海神旅的事情，怎能说与我没有关系呢……”

罗戟就恭身受教，抱剑一揖，激动的道：

“首领教言甚是，属下报仇心切，也顾不了许多了，这次属下只要不死，再接受首领的责罚……”

他心念强致异常，环剑一挥，对着石砥中道：

“石砥中，罗戟要出手了！”

他见石砥中双手负于背后，两只眼睛直楞楞的望着蓬幕的顶尖，一丝防备的样子都没有，虽然这样他可一剑刺出伤了石砥中。

但是他身受海外三岛剑术之溶纳，无形中养成名家的气度，是故招呼了一声。

石砥中脑海中尽是流转着江湖上发生的动态，一时想不透是何人冒自己的名子，故意掀起江湖的杀伐，加罪于他的身上。

他一时思绪转变，始终未探出一丝倪端，不觉一股忧愤积压于心底，使他觉得血液沸腾，有一道无形压力深深的罩着他的心田。

他无法抒发出内心积压的忧闷，一时气血上冲，突然仰天一声高亢入云的大笑，单臂一抬，自掌心里发出一股劲猛无俦的力道，朝蓬幕顶上撞去。

“嘭……”

一声震耳大响，那蓬幕骤受这股大力的冲撞，突然脱空飞了出去，摔出了数丈之外。

蒙蒙的沙尘里，四处发出一阵惊惧的呼声，沙石飞溅里，那些凝立于蓬幕外的海神旅高手通通瞪大了眼睛，望着当中三个人的身上。

何小媛和罗戟绝没有想到迴天剑客石砥中会有这亘古未见的至高功力，

轻轻一挥便有这大的威力。

俩人一时也惊愕住了，四只眼睛齐投落在石砥中的身上。

石砥中经蓬幕外的冷风一吹，心中立觉舒畅了不少，深深的一叹，突然觉得一缕孤独的寒风又袭上了心头。他落寞的叹息着，喃喃的道：

“我生是江湖人，死为江湖曳，那无穷无尽的恩怨时时缠绕着我，看来我非终老江湖不行了……”

低低的自语，抒发出心里的落寞，漫天黄尘慢慢地消失，他的雄心在心底里滋长起来，渐渐的……

他的神线缓缓自天边收了回来，冷漠的望了斜伸长剑的罗戟一眼，视线缓缓移过，又落在何小媛的脸上。

何小媛聚然和他那冷漠的目光相接，心神莫明的一颤，急忙的低下头去，把手中的黑面沙罩又蒙回脸上。

石砥中轻轻的一叹，朝罗戟一笑道：

“你还要动手么？”

罗戟目中闪过一丝怨毒的神色，冷冷地道：

“我必须杀了你！”

石砥中望见这个少年人脸上流露出来的坚毅的神情，心里回荡着自己当年力战幽灵大帝时的情景，他不禁暗暗被罗戟的豪情所折，深深喜爱这个少年人。

他漠然的道：

“你动手吧！”

罗戟适才被石砥中那振臂一挥所震服，心里着实有一丝惧意，所以迟迟未敢动手，眼下势不容缓，他默默的祝祷了一番，剑式缓缓转动。

他大喝一声，“刷”地一剑击出，狠辣而致极。

石砥中咦了一声，上身一侧，左掌微掩已封注来式，右手并掌如刀，斜斜的劈将出去。

罗戟脚下步形一转，曲肘弓背，酥腕抖动之际，已施出海外三岛的绝学罗公剑法的“行空展云”的绝技。

剑风呼呼，剑式闪动之际，朵朵浪花飞起。

石砥中哼了一声道：

“较以前可真进步多了！”

他嘴里虽然是在说着话，但手可不闲，只见他右手屈伸于背后，在臂并指如戟，时而点穴，时而擒拿，仅凭一臂对敌，攻势凌厉，奇招百出，神妙无比，甚是厉害。

罗戟见石砥中只是单臂只手与自己对敌而且还是空手，而自己竟还不能胜得对方，心中羞愧无比，怒喝一声，收回剑式，双目紧紧的逼落在迥天剑客石砥中的身上。

他深吸一口气，急急跨出三步，剑身自周围幻起一蓬细微的光影，然后向中宫攻出一招，剑式沉重，隐隐里有一种风雷迸发的声音，自剑圈中波颤的响了起来。

石砥中双眉轩起，诧异的咦了一声，疾快的忖道：

“怎么他竟把海外三大岛的剑术文差施用，变成一套威力绝大的剑术……”

一念有如电光闪过脑际，他这时豪情激发，自心底里又是升起那股气壮山河的豪迈，雄心顿时又起。

他轻啸一声，左掌一扬，上臂冲得笔直如剑，斜掌拍出一招，旋激的气劲使得声势惊人无比，威猛异常。

罗戟此刻见自己一剑劈出竟使对方发出惊诧之声，他精神一振，凌厉狠猛的剑招使将出来，更具威力，只见剑光霍霍，风雷之声大作，抡起一道青色的剑幕。

石砥中朗笑一声，左臂自对方剑影里伸缩闪腾，转眼之间便已施出两记绝招，挥洒涌将出去。

罗戟自和罗盈分手回转罗公岛后，苦练剑法，后来复遇崎石和海南二岛岛主的垂青，得到三派剑术的相授，使他一身兼三家之长，跃身为一流的高手。

虽然他这三套海外剑派神妙绝伦，但是石砥中功力深厚，剑法通神，几可成为武林第一奇人，依然无法奈何了他。

况且石砥中左臂挥动当剑，掌式凌厉威力不灭丝毫。

罗戟一见石砥中朗吟一声，只觉眼前一花，自他眼前幻出数十个人影将他围住，浑厚的劲道自四面八方围了起来，往他身上逼到。

幌动的掌影，此刻都如一枝长剑划出过来。

罗戟心里一慌手上一晃，白冷剑已经脱手飞出，随着剑柄上传来一股沉重如山的力道，使得他闷哼一声，跌出六尺开外，一跤坐在地上，脸色立时变得苍白无色。

他痛苦的低吼一声，颤道：

“啊！白冷剑……”

那支罗公岛的镇岛宝剑——白冷剑散飞在空中，变成六截落在地上，断刃洒在细沙上，映着白光闪起片片光羽。

石砥中将全身浑厚的劲力蓄运于左掌之上，刹那间逼了出来，快速超过对方变招之速，所以手掌完全拍在对方剑身之上。力道重逾万钧，硬生生的将长剑片片震断。

这一手使来神化之极，尤其那截断的剑刃，落地之后，深深嵌入地上三寸之厚，这种威力更是夺人心魄。

惊呼之声随着长剑的迸裂声传了过来，周围人影幌动，海神旅的高手纷纷朝石砥中的身前扑来。

何小媛奔了过来，眸子里闪过一丝惊讶的颜色，她急忙的扶起罗戟，在他身上溜了一眼，道：

“你没怎样吧！”

罗戟巷痛的一声大笑，歪歪斜斜的站了起来，他斜睨了四周海神旅的高手，突然一挥手，道：

“你们退下！”

海神旅的群雄只好默默的又退了回来，但他们并没有离开，虎视眈眈的围在石砥中的身前身后。

罗戟语音一落，突然一股气血翻腾了上来，他嘴里一张，洒出一蓬血雨，落在黄澄澄的沙地里。

他一抹嘴角上的血渍，痛苦的道：

“石砥中，我败了，由你摆布吧。”

石砥中愣了一下，道：

“你也不须要伤心的若非你功力较浅，也不会这么快便败于我的手里……”

语声一顿，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愁，轻叹道：

“你我并无不解的深仇大恨，我怎会摆布你？今日原非出于我的本意，罗兄是聪明人，该知道我现在的心已远非昔日……”

他这话说来沉重至极，几乎每个人都感受到语气里有一种老年暮日的悲凉气息，因而场中顿时默然无声。

罗戟脸上映过一丝黯然的神色，他心里抖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悲伤涌荡起来。

他只觉得自己功力浅薄，较迴天剑客差得太多，原先踏入大漠的勇气顿时全泄了下来。

最令他感到痛心的是那枝罗公岛的镇岛宝物，白冷剑的折毁，它象征着海外三岛的神圣，哪知传至自己手里竟然数月不到便损毁了。

他伤心之下，恨意更浓，怒冲冲地道：

“石砥中，你不杀我，我并不会感激你，日后海外三岛的人都会找你报仇……”

石砥中道：

“这个我倒不放在心上，只是我在奇怪你怎会一口咬定罗盈是我杀的，这倒底是谁告诉你的……”

何小媛移步过来，道：

“是当今武林盟主西门琦……”

这又是一件震人心弦的事情，石砥中没想到在短短的一年之中西门琦已跃登为武林的盟主，他一听“西门琦”三字，心里顿时泛起一股怒意，双眉忽地罩满煞气。他冷笑了一声，道：

“西门琦，他满嘴胡说八道……这个可恶的东西，他杀了罗盈反而移祸到我的头上……”

罗戟这时双目睁得极大，道：

“你说什么？我姊是凡在西门琦手里……”他斜步往前一跨，冷冷地道：

“你的话有谁能够相信？”

石砥中冷笑道：

“我只要问心无愧，何需要别人相信。”

话语一落，他孤怆的低低一叹，脑中又掠过一個念头，飞快的转忖道：

“人生变幻无掌常，缠绕不息，天下岂有真正讲道理之人？我一生中终日奔波江湖，处处都有恩怨追缠着我，使我结仇遍天下，但是鹏城幽禁虽使我修成绝艺，却依然未成大道……刚才我瞑目沉思，突地觉得己身已与天地相通，神游太虚之中，往事全然了悟，因而觉得不应和罗戟动手，谁知，哪一点道心还是难克私欲，又使我涉身于恩怨之中，西门琦害我非浅，我得上幽冥宫去找他理论，澄清天下人对我的误会……”

石砥中漠视了罗戟一眼，返身往外行去。

何小媛眸眶里泪水一涌，凄然的道：

“你真这么无情？”

石砥中一怔，回身冷笑道：

“ 我不懂你的意思？ ”

说着大步朝前跨去。

静立于四处的海神旅高手见他行来，纷纷拔出了兵刀，组合成一道剑幕，挡住了石砥中的去路。

石砥中目光一睁，自双目里射出一股冷寒的神光，海神旅的高手和他的目光一接，吓得纷纷后退了开来，闪出一条路来。

何小媛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逐渐消逝于重重的沙影里，发出一声悲凉的叹息，眸子里居然淌下了泪珠。

三

穹空里闪现着银色的月辉，夜色深浓的罩住了大漠，冷寒的风呼呼的刮着，星星也眨着眼睛……”

凄凉月夜，孤独人儿……

云，正飘过……

深邃的夜空里，石砥中孤寂的踏着缓缓的移动着的身躯，朝幽灵宫的方向走着……

他清晰的记得临去之时，何小媛无语的瞅着他的背影，他可以看到她眼眶里有湿润的泪水，这使他心里感到深深的惆怅，那股突来的惆怅袭过心头，使他茫然的将视线投向穹苍。

那拂动的云正缓缓的飘过，他收回视线，心头的惆怅象那云似的飘了过去，空虚的心灵更加寂寞了……

“冬冬冬！”

“当当当！”

一阵阵梵贝的声音与低沉的木鱼声在夜里传了过来，这低沉又凄凉的声音，使得石砥中心里突然掠过一缕幽思的悲伤，他觉得他的心与那木鱼一样的低沉……

他骤闻此声不禁一愣，忖思道：

“奇怪，大漠何以会有这种声音！”

黑暗的漠野里渐渐透出一缕灯光，摇曳的风灯与燃烧的火堆，逐渐显现出来，愈来愈明亮……

火光熊熊的腾跃着跳动的焰火，地上倒映着十余个修长的人影，全都默然无声的凝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喃喃的木鱼声深深扣紧了每个人的心弦，连悄悄行去的石砥中，都觉得这个情景很是凄凉。

跳动的光影，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只见这些服色各异的人脸上，都挂着悲伤怒愤的神情，甚至于有的人还在眼角里挂着两滴莹晶的泪珠。

石砥中斜眼睨了场中一眼，只见地上排列着六七尺具尸骨，尸身上蒙上了一层白布，有三个光秃的和尚，正超度着那些死者的亡魂……

石砥中不知道这些人因何死去，悄声向身旁的那个青面汉子，道：

“这些人怎么死的？”

那青面汉子脸上泛现着一丝悲愤的神情，低声的道：菜“这些人都是中原各派的高手，他们葬身大漠，现在要把他们移送回各派去……”

石砥中心中一颤，道：

“是谁敢惹各派，连杀这么多人……”

那青面汉子嘴角一动，迸出一句话来道：

“迴天剑客石砥中……”

石砥中惊得脸色一变，心神突然颤动了一下，自他双睛里泛射出一股慑人的精芒，炯炯地神光有如两柄利锐有剑刃瞪着场中，使那青面汉子看得寒悚直视。

他知道这时不是解释的时候，但那种被人怨恨的忿怒使他握紧了双拳，重重的遥空击了三下，使得地面飞沙流浅，激射起数道沙幕。

他的心底里暗暗的怒吼着：

“我没有杀死这些人，你们都误会了，迴天剑客从没做过赶尽杀绝的事情，这是另有其人……”

重重的拳风撞击得地面陷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四周人都惊诧的注视着这个蓬发怪人出奇的行动，大家都被他种高深的功力震慑住了。

那青面汉子脸色一冷，推了石砥中一把道：

“你做什么？”

石砥中也觉自己失态，讪讪的道：

那青面汉子冷哼一声道：

“你知人死超生是最神圣的事情……”

石砥中见那些人通通怒色的望着自己，他心里不由急，脑中疾快的掠过一丝灵光，急忙道：

“在下因感迴天剑客出手太狠，一时气愤填膺惊动了各位，尚请原谅。”

好在他应变的快，那些劲装的汉子虽然满脸不愉的神色，但人家原非故意，各人脸色渐缓也就不追究了。

和尚依然在念着金刚经，梵贝的声浪层层渐渐的消逝于天际，莹绕在寂寂的夜里，石砥中不愿在这里停留，缓缓地退出来。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抒发心中的烦闷，迈开了步子往黑夜里行去。

他的身躯才移出不及五尺，只听一个宏亮声音道：

“朋友回来！”

这个声音虽是并不很大，但却反覆震在夜空里，恍如有形之物，重重的撞击着正欲离去的石砥中的耳鼓。

石砥中刹住了势子，回身冷笑道：

“是哪位高人召唤在下？”

此时那三个和尚法事已经做毕，俱都昂起头来凝视着石砥中，其余的人也都回身注视着这个形状怪异的汉子。

人影晃动，自人群里缓步走出一个高大的影子，将那烧烈的火光挡得一暗，地上立时洒下了他那彪武的身影。

那人冷哼一声道：

“阁下是谁？怎会赶得这么巧……”

石砥中星目瞥去，见到是个身高七尺，面白无须，背有些驼的中年人，他穿了一件狐裘皮制就的银灰罩袍，头上带着一顶高冠。冠上镶着颗鹅卵大的明珠，光华敛然，晶莹夺目。

石砥中虽觉这个人神威异常，有一种雍容高贵的气度，但这时他不愿再沾惹江湖中人，只是淡然的一笑道：

“萍水相逢，又何必一定要通名报姓呢！”

那中年人冷哼一声道：

“阁下要在我上官梦罗面前耍花招，那还差得太远……”

说着疾掠身形，冲了过来，喝道：

“小子给我滚吧！”

只见他面容一整，冷笑一声，左手轻转，往前推了两寸，刹时只见白色的气劲自他掌心涌了出来。

石砥中一见他手掌硕大无比，然而五根手指却是又细又长，晶莹洁白，在他中指之处，有一点红色的斑印，显得特别鲜艳。

他一见这双手，脸色大变，脚下一滑，急快的退出十步之外，脑中如电

光火石的一转，忖道：

“这是（血影印）。传闻这种掌法中人即死，霸道异常，自己若非进了鹏城还真无法认出这人的来历……”

他念头尚未转完，上官梦罗已经如影施形的跟随而进，原式不动的往他胸前印了过去！

石砥中轻叱一声，其快无比的出掌攻招，他掌影散处，已将上官梦罗右臂“期门”“早门”“乳根”“梁门”“气舍”的等要穴罩住。

上官梦罗一觉右臂受攻，他右手一横，虚抖一圈，竟然奇妙无比的已将石砥中击掌封在门外，他斜掌一切，掌风如刀的已攻至石砥中的胸部，电快的印了过来。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那上官梦罗突然一收掌势，身躯往外一拧，闪身退了出去，满脸都是惊诧之色。

这种不战而退的怪异举动，非但使石砥中一愣，连四周各派观望的高手都暗觉奇怪不已，各自猜测着……

上官梦罗双目炯炯放光，深深盯住石砥中问道：

“你施的般若真力 是那里学来的？”

石砥中听得暗暗吃了一惊，想不到上官梦罗如许的锐利，自己无意中挥出“般若真力”，他便觉察而出，可见此人功力当真不可忽视，得是一代高手。

上官梦罗见石砥中沉思不语，丝毫不理会自己，心中登时大怒，冷喝一声，柔身斜掌攻了过来。

石砥中料不到上官梦罗如此的不讲理，刚才他不愿轻易眩惑自己无敌的武功仅用了五成真力，这时上官梦罗欺身而来，快速聚然的劈掌击来，急切问，石砥中只得连足七成劲力迎去！

“嘭……”

两股气劲在空中一碰，发出了一声巨音，风声飒飒里，四周围观的各派高手同时纷纷惊叫翻身疾退。

上官梦闷哼一声，身子踉跄连退五六步方始站稳身势，每退一步地上便深深陷出一个足印，深及足踝。

而他头上那顶镶着明珠的高冠，突然被浑厚的掌风逼飞出去，露出一个光秃秃的头顶，上面还留着几个戒印。

石砥中一愣，再也没有料到上官梦会是一个出家还俗的和尚，他骤然揭开了人家的隐密，心里十分的过意不去，脑海里立时映过一件事情。

上官梦脸色苍白，嘴唇嚅动，进出数字道：

“你……你该杀！”

语声甫落，漠空里突然现出数盏摇曳的灯影，闪烁的灯影愈来愈近，只见一双双峰骆驼上驮着一顶轿子如飞的驰了过来。

石砥中目注着这个镶着金边的黑色驼轿，四周上挂着四盏玲珑的小灯，不觉一呆，脑中电快的忖道：

“这人好大的气派，在这枯涩的大漠里也用这种挡风轿，还装饰的这般讲究，倒是真的少见……”

他忖念未逝，蓦地心头一震，思绪立时中断，朝那使他暗叹不已的轿椅上望去！

只见那廉幔启处，立时露出一个如花的笑靥来……

他的眼光才一移了过去，心中又是一震，只觉那两道如梦如幻的眸光里，有着足以撩起遐思的东西……

他心中发出一声叹息，那是赞叹着自然造物之奇，把所有的美都加造在这个女子的身上了。

她斜斜倚靠在驼轿的窗栏上，仅露出一个美丽的脸庞来，在紫色长幔的衬托下，映着月光，他的脸上泛出一层雪白晶莹的光辉，那足可以撼动任何人的心胸……

在那乌黑细长微微上翘的柳眉下，有一对莹澈如水的眸子，里面含着无数变幻的云采，而那弯弯菱角嘴上浮现出来的烁然笑态，却使得心理更迷惑了。

他想不到会在大漠里遇上这样美的女子，这倚在轿里的女孩子，非但将世间所有的美都包含住了更有一种另外的特别气质，使得她显得更高贵……

她的目光凝住在他的脸上，从她的眼睛里，石砥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仅仅一霎间而已，那女孩子的光目又移开了过去，她似乎感到厌恶而收敛子笑容，再也不望他一眼。

在这一刹那间，石砥中突然有一种自卑的感觉涌入了他的心中，他惭愧的侧过头去，当他的目光落在自己那身褴褛衣衫时，他心里反而坦然了。

他暗中冷哼一声疾快的忖道：

“原来你也这样的俗气，一个仅凭服色来看人的女孩子，她的心是多变的，永远也得不到感情的滋润……”

从迷惘中清醒过来的石砥中，他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了，他悚然的一惊，又转念思道：

“我的感情已随着时间给了萍萍，毫不保留的完全付了出去，不知道萍萍看到我目前这种褴褛的样子会不会也象这个女孩子似的轻视着自己……唉……”

一缕凄凉的空虚似的一道电光又闪进了他的心里，他感觉自己始终被孤独困缠着自己，又感叹着世事多变化，一年后的自己与一年前的自己完全判若两人……

突然，一声如铃的娇笑声在空中，在冷飒飒的夜里那些站在地上的人们，仿佛感到温暖的日光又升了起来……在他们心里永远荡漾着春的气息……

石砥中的视线又投过去了一眼，却正好承受到那慧黠的目光，他骤然觉的这声轻笑是给了自己的羞辱。

于是，他冷哼了一声，侧过了身子望着他处。

上官梦急忙抬起那顶高冠戴回头上，上前道：

“师妹！”

那少女笑竟盎然，娇声的道：

“师兄，你有嫂夫人的消息么？”

上官梦默然的道：

“没有！”

那少女轻轻一叹道：

“看来找不着迴天剑客石砥中是永远解不开这个结了……”

上官梦罗凄凉的叹息道：

“石砥中在大漠里连杀这么多人，必然会找着……若真找不着他，我只有厚着脸皮向柴伦问问了……”

石砥中心里愈来愈惊骇，他想不到上官梦会和这少女也寻找自己，他和这两人根本不认识，哪里会想到上官梦会是上官夫人的丈夫，是上官婉儿的爹爹，他们深入大漠原来是寻找上官夫人和上官婉儿的。至于上官梦出家当和尚又返俗的情形及七绝神君和上官梦的情场恩怨，后文慢慢交待。

石砥中正在思索着这是怎么一回事，立时被传来的话声中断了思绪，使他忙凝神听去。

只听那少女笑道：

“据我片面探听的消息，嫂夫人确实和石砥中曾进入布达拉宫，盗取大漠鹏城的秘解，只是布达拉宫的喇嘛否认这件事，使我们无从知道到底真象如何……”

上官梦听得激动异常，喃喃地道：

“但愿婉儿的妈能得到鹏城的秘密，我太不争气了，没有在武林中争得荣衔，替她丢尽了颜面……唉！往事不堪回首，我若年青时胜过柴伦，她也不会和我分手了……。”

这个脸上凄怆的中年人，真情毕露的述说着当年自己不知上进的荒唐，一丝隐瞒也没有的道了出来，可见此时他是如何的痛苦和伤心……。

石砥中渐渐听出来一点眉目，他见这个中年人如此的伤心，不敢想象上官梦和上官婉儿的关系，他怎忍心告诉上官梦布达拉宫的情形？

他思绪紊乱的想道：

“尚使上官梦真是上官婉儿的爹爹。我怎可告诉他上官夫人与婉儿的死讯，那样他会受不了……”

寸念纷至沓来，一时使他念头起伏，等到那少女再次开口，才使石砥中定下心来，尽量排除心中的杂思。

那少女投落在上官梦的身上，突然脸现诧异之色，她美眸转动，望了石砥中一眼，道：

“师兄，你和谁动手了？”

上官梦如梦初醒，尽量克制住心里的悲恸，怒视着石砥中，道：

“这小子倒也有二下子，我竟不是他的对手。”

那少女斜睨了石砥中一眼，脸上露出不信的神色道：

“他还有那么好的身手么？看他那身落魄的寒酸的样子，倒真不会想到会是一位高人呢……。”

尾后的数语音极微，恍如是在自我低语，周遭的人们都没有听清楚地说什么，但是，石砥中却听得分明，二言一语都刺进他的心里，使他升起了一股怒气……。

他浓眉一蹙，冷哼道：

“住嘴！”

“那少女一愕，立时展颜一笑，道：

“自我踏进江湖以来，还没有人敢这样的大声跟我说过话，谁见着我恭维几句，想不到你这个落魄的寒酸竟敢这样没有礼貌的对我罗小蝶的对我罗小蝶叱喝……。”

她语声悦耳清脆，恍如银盘走珠清润圆滑，人听来绝不始终优人一等，他如是顶天立地之人，自然不愿无故遭受这个少女的轻侮。

他脸色一变，自他脸上泛现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光芒，刹时变得英气逼人，威风凛凛，他冷喝道：

“你不要凭着你的美丽折服天下的男子，告诉你，你并非真正的漂亮，只是美丽中显得俗气……。”

他的话中有软有硬，说至后来更是豪气干云，雄迈无比，语声悠扬有如金石被敲击在空中，除音袅袅不息……。

语音甫逝，他骤然觉然觉得寒夜里有二双冷寒似冰的视线瞪在自己脸上，石砥中看得心神一震，斜睨左侧一眼，只见不知何时有一个银髯苍面的老人凝立在那里。

这个老人面容熟悉无比，使石砥中心里震荡得犹如海浪枪岸，几乎喊出来，他决没有想到这个武林泰斗会在短短的一年，变得如此老迈。

罗小蝶自小生长在娇生惯养的环境里，无形中养成一种娇横之气，他从未遇见一个敢说她不是的男人，石砥中尖损的言辞，着实令她伤心欲绝，自尊心大损……。

她气得花容失色，眸子里闪动着晶莹的泪水，一时凄容浮现，使站在地上的人都替她难过，纷纷的怒视着石砥中。

他身躯摇了摇，叱道：

“你……你该死！”

语音一顿，又迸出了数字，恨恨的道：

“师兄，给我打死他！”

上官梦立时飞身扑了过来，煞气盈眉，闷声不吭的一掌闪电劈来！

他恍如非常惧怕这个小师妹，一丝也不敢违拗她的命令身形电射而至，当真是拼命的向石砥中击来。

“上官兄，请住手。”

这喝声尚未逝落，那个苍迈银髯的老人电疾的拍了一掌，硬生生的上官梦扑来的身势逼了回去。

上官梦被那无形的掌劲一逼立时退了回去，他双目睁得奇大，显得无比的惊异，啊了一声道：

“天龙大帝……”

凝立于地上的各派高手乍见天龙大帝东方刚飞身掠了过来，俱把目光投落在他的身上，惊奇的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气。

石砥中急忙把目光瞥向一方，深恐天龙大帝东方刚认出自己的面目，他的心渐渐有些忐忑不宁静了。

罗小蝶眸子流转，顾盼间流波横过天龙大帝东方刚的身上，她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怒意，清脆的道：

“师兄，你怎么不打啦！”

上官梦没有理会，上前道：

“东方兄有何见教！”

东方刚浮现出一丝勉强的笑意道：

“这人和老夫有旧，请上官兄高抬贵手。”

说着缓步逼至石砥中的身前，道：

“快跟我走！”

石砥中心头一颤，立时知道东方刚已认出了自己，他极欲早些脱离此地，冷冷一笑和东方刚并肩离去。

罗小蝶目注石砥中逝去的身影，脸上泛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怒色，她气得脸上苍白，薄嗔道：

“师兄，你怕那个老家伙，我可不怕，我受着人家欺负你不管，我告诉师父去……”

说着怒云乍现，眼眶里已滚动着两颗几欲脱眶滴出的泪水，她赌气之下，驾驭着骆驼走了。

上官梦露出一丝苦笑，牵过一匹马，尾随而去。

冷峭的寒夜里，两条人影恍如幽灵似的踏着细碎的沙泥在夜茫茫的漠里奔驰着……东方刚突然一刹身形，冷冷地道：

“石砥中，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走么？”

石砥中苦笑道：

“不知道。”

东方刚冷哼一声，脸上立时布满了霜寒，道：

“我不想让我们之间有第三人知道。”

他斜跨一步，双目紧逼着石砥中道：

“告诉我，你把萍萍藏到哪里去了？”

天龙大帝东方刚确是一代宗师，但当他间及自己的女儿时也不由得神情紧张，满脸却是焦虑的神色。

石砥中全身骤地一颤，惊诧的道：

“萍萍不在天龙谷么？”

这下倒使东方刚怔住了，他千里迢迢来至大漠寻找萍萍已经一年多了，满以为石砥中和萍萍隐藏于大漠里，何曾料到石砥中也不知东方萍流落何处。

东方刚这一急当真是非同小可，额前立时泛出了汗迹，双目冷电如霜，刹那掠过一丝阴影。

他惶悚的叹了一口气，道：

“她会到那里呢？”

刹时，自他脸海里现数出个不同的念头，他尽量思索着东方萍可能去的地方，念头百转，又觉东方萍不敢去自己所熟悉的地方……

在这时，东方刚突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寒惊的抖颤一下，唯恐这件事情成为事实……。

他望着夜空的繁星，喃喃的道：

“是她！萍萍一定到那里去了！”

石砥中奇怪的望着东方刚，道：

“她是谁？”

东方刚目光落在石砥中的身上，见他那倏紊乱的发须，褴褛的衫袍，陡地有一股怒意泛上了心头，一年来，东方萍的神秘失踪，东方玉离奇的出走，使这个晚年坎坷的老人连番遭受心灵上的煎熬，无情的岁月已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使他变得非常孤独……

他日日夜夜念着东方萍的名字，诅咒着石砥中，在他的想象中，若非是石砥中爱恋着东方萍，那会使美满的家庭里弄得乌烟瘴气，萍萍也不会离他而去了……

东方刚此时心情大变，对于任何人都有一种仇视的心理，他恨透了石砥中，胸中立时荡起了愤恨的怒火……。

他冷酷的放声大笑道：

“萍萍怎会看上你这小子。”

这本是一句愤怒之语，但听在石砥中的心里却有如两柄锐利的长剑绞刺着似的，深深伤了他的自尊。

‘呃……’

石砥中恍如受看极大侮辱一般，丝丝缕缕的往事，片断的自他脑海里一闪闪过，那无涯的往事里，有爱也有恨……想着想着，石砥中但觉心中觉闷异常，不禁怀恨起东方刚来，当初若不是他一意孤行，自己何以会和东方萍分离至今……”

石砥中脸色非常的难看，怒气上冲的道：

“这一切罪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东方刚一愕，自语道：

“我造成的……”他一曳袍角飞身跃了过来，神情变得非常激动，苦苦思索了一会过去的一切，总觉得自己并没有不是之处。

他突然大喝一声，叱道：

“石砥中，还我萍萍来！”这一着石砥中极感意外，尚未会过意来，天龙大帝东方刚已经幌身而至，斜斜朝他胸前劈了过来。

他提起的手掌泛起莹白的霞光，一劈之际，在空中划出一个凄迷的弧形，恍若一道白光闪过空际。

这一掌去势逾电，石砥中还没有来得及躲开，那双莹素的手掌已经逼到胸前，光影流敛，浓浓的罩了过来。

石砥中一愕，疾快的摇掌一击，一股刚劲旋激的劲风呼啸撞去。

东方刚眼光陡然一亮，有似烁烁寒星，两道灰眉斜飞而起时，他大袖一扬，露出左掌，轻柔的拍了一下。

他的手掌缓缓拍出，一点风声都没有，于石砥中那股急啸旋激的劲道，简直是不能相比。

但是，那掌上的莹素之光却愈来愈炽……

劲风飞旋里，突然发出轻微的“嗤嗤”声响，东方刚闷哼一声，整个身躯平空飞退了三尺之多。

东方刚惊忖道：

“他哪里会有这么浑厚的功力，若照目前的进步，看来我已不是他的敌手……。”

他深吸一口气，沉声道：

“石砥中，老夫本来不信你能在一夜之间连着追杀数派弟子，现在老夫深信是你干得无凝……。”

石砥中浓眉舒卷，道：

“那不是我干的……。”

“住口！”东方刚满脸怒容的喝道：

“你三番五次的掀起江湖上的大凶杀，江湖因你而轰动，天下除了你这个狂夫有这个胆魄外，还真不容易再找出来第二个人。”石砥中蒙上不自之怨，气道：

不久武林中将会澄清这件事情，我现在不需要再加辩白……。”

东方刚未容他说下去，突然仰首一阵夺人魂魄的大笑，笑声里传来那悲忿凄怆的话声道：

“我真不明白萍萍何以会爱上你这个满手血腥的恶魔……只要在我东方刚一天，你是休想得到她……。”

语声一敛，望着长夜大吼道：

“可惜萍萍纯真无邪，被你骗去了整个的感情……萍萍，你爱错人啦……喔！可怜的萍萍……”

他自言自语的狂吼了一阵，欺身指着石砥中，厉声的道：

“在没有找着萍萍之前，我还不想杀了你，等萍萍回到我身边，便是你还我公道的时候……”

他如痴如醉的又是大笑一阵，两袖拂动，踏着泥沙奔驰而去。

冷飏的夜里，只有石砥中修长的身影，尚凝立在那里：许多天的日子过去了。

在沙影纷飞下。

在双腿奔驰里。

……

石砥中冒着狂啸的风沙，踉踉地迈动着步子，朝幽灵宫的方向行去。

他抬起头来，翻转激扬的沙尘逼得他无法看清远方的景象，长长的叹了口气，满是风尘的脸上，忧悒之色更加浓了。

他双眉微皱，不由忖道：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尽都是与我有关的事情，唉，我到底还是不能抖落心头的忧伤，总是芒芒一片，不知怎样才好？”

他想起西门琦移祸于他的卑劣手段，及近日那个冒着自己的名字连杀各派高手的凶手，他的血液便沸腾起来，嘴角上立时含都有一丝冷酷的笑意。

“笃笃笃”急促的蹄声瞬的自他身后响了起来，只见一列六骑在大漠里并排而驰，眨眼掠了过来。

石砥中斜睨了六个骑士一眼，依然孤独的走着……突然传来一声大喝道：

“喂，站住。”

这六个黑骑士一闪急跃而来，雄伟的蒙古马并辔而立，排成一个弧形，挡在石砥中的身前。

石砥中深深的皱着双眉，冷冷地道：

“你们要干什么？”

当中那个白净面皮的汉子，冷哼道：

“你是那里来的？谁叫你在这里乱闯……”

石砥中一愕道：

“这又不是什么地方，连走路……”

“混蛋！”

那汉子似是愤怒异常，扬起手中的长鞭，刷地往石砥中脸上抽了过来，势快劲猛，一闪而落！

石砥中没有想到这些人如此的不讲理，气得他怒叱一声，疾伸一掌，斜舒二指倏地抓住了鞭梢，他抖臂一甩，那汉子身形立时翻落下来，跌在沙泥里。

他冷漠的道：“这是教训你没有礼貌。”

其余五个马上汉子俱都脸色一变，纷纷的拔出了兵器，驭着跨下坐骑，抡起手里兵器攻了过来。

石砥中朗声一笑道：“滚吧！”

笑声甫落，那些汉子通通身形一栽，自马上滚落下来，而手中的兵器却

不知什么时候已落在人家手里。

这些汉子俱都楞住了，骇异的望着石砥中。

原先那个白面汉子狠狠的道：

“算你有种敢闯我们幽灵宫的人，你既然闯进幽灵宫五十里范围就别想离去，待会儿再见……”

说着便欲离去！

石砥中一听这些人是幽灵宫的巡逻骑士登时大怒，那股愤怒的烈火立时燃烧开来，双目煞气陡涌，直吓得那骑士连退数步。他强控制住自己的怒火，道：

“幽灵宫的人都该杀……看在你的马份上，就暂时饶了你们……”说着首先一笑，使那汉子一呆。

他一移身形，飞快的跨上那白面汉子的蒙古马，风驰电闪的驰去，朝着幽灵宫直奔而来。

青绿的山脉，弯弯的小湖，幽灵宫斜浮半山腰上，显得雄伟依旧，景色如昔，于当年的情景没有丝毫变迁。

石砥中驰至幽灵宫的山脚下，心里头顿时激动起来，他想到西门琦也想到东方玉，还想到自己今天来此的目的。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日发生似的，这时他旧地重游，却没有上次那份轻松的心情……

幽灵宫雄踞边陲，接近大漠的边缘，虽能领略到大漠的风味，但也四季分明，终年乔木常绿……

石砥中望着半浮于山腰中的幽灵宫，不禁喃喃的道：

“我终于到了这里……”

正在这时，那左侧的一排林影里，突地传来一声大喝道：“什么人？”

喝声一落，自深林里健步驰来两个银色长衫的汉子，这两个银衣大汉身悬长剑，威武异常，身形才落，便往石砥中身上抓石砥中闪身一移，翻身落下马来，冷冷地道：

“快叫西门琦来！”

那两个银衣大汉一愣，左边那个嘴上蓄着短须的汉子冷哼一声道：

“阁下是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来这里撒野……”

说着一掌往石砥中的脸上掴了过来。

石砥中双目神光一通，怒喝道：

“你找死！”

他此时已不再留情，深藏于胸中的那股怒气，似江河决堤似的涌翻而来，左掌斜扬，那个汉子登时惨叫一声，整个身躯斜甩而去，顿时七窍流血而死。

剩下的那个汉子一见情形不对，急忙翻身而逃，嘴里却狂喊道：

“有人闯山啦！”

“当——”

自幽灵宫里传来一声悠扬又深长的钟声，清越的响了起来，袅袅的余音，回荡在空际里历久不散。

石砥中望着那个汉子逃去的身影，嘴角一掀，不由冷笑道：“借你的口告诉西门琦，叫他赶快来见我！”

语音铿锵有若金石，那个汉子只觉耳际嗡嗡直鸣，他方待回宫禀报，只见幽灵宫里陡然现出一队人影。

那出人影行动甚速，刹时已到了山脚下，当先一个黑髯黄袍的老人，领

着这队人急掠而来。

那黄袍黑髯老人双眉紧蹙，喝道：

“许七，发生了什么事！”

那银衣汉子许七脸色苍白，上前道：

“吴总管，那个汉子要见盟主，并打死了……”

吴雄哼了一声，怒视石砥中一眼道：

“阁下是谁？”

石砥中见下山来的竟是吴雄，不禁想起了一年前上海心山时的那幕往事，若不是吴雄欲擒自己，西门熊也不会把自己逼进大漠，几乎死在漠野里。

她冷漠的道：

“吴雄，假若你不健忘的话，我们一年前已见过面了……”

吴雄听得一愣，双目寒光一闪，目光立时投落在石砥中的身上，他上下打量了一下，不禁暗忖道：

“这人是谁，我记不起来了……”

忖念在脑海里一闪而逝，他脸色如冰，沉声道：

“恕老夫眼拙，不知阁下到底是何方高人……”

石砥中冷哼道：

“在下石砥中，你总该记得了吧！”

“啊！”吴雄脸色一变，惊骇的道：

“你是迴天剑客石砥中？”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这个蓬发髯的怪汉会是一年前大闹海心山的石砥中，他深信石砥中已死无疑，被关进了鹏城，怎会又出来了呢？”

吴雄吓得连退了二步，双目深深的聚落在石砥中的身上，他不相信的看了又看，始终未能寻出石砥中当年那种秀逸俊朗的玉面痕迹。

石砥中浓眉一舒，道：

“快去请西门大盟主来，就说我石砥中有事请教！”

吴雄这时把眼一瞪，喝道：

“胡说，石砥中早就死掉了，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竟敢来幽灵宫撒野，显然是不把海心山放在眼里……”

“语声一顿，回首朝身后那些汉子道：

“给我擒下这个狂徒！”

吴雄是幽灵宫的总领头，海心山上一切事情大多由他执掌那些汉子本是海心山的侍卫，吴雄命令一出立有五六个人向石砥中扑来抓向他的身上。

石砥中煞气隐于眉间，冷喝道：

“谁敢乱动！”

他身形疾射而起，快若电光火石，未等那些汉子扑来他已迎了上去，掌指兼施，登时传来数声闷哼。

“啪——”

石砥中此时功力大进，轻轻一挥便有一股浑厚的劲力发出，那些汉子惨叫之下，立时倒毙于地上。

吴雄目眦欲裂，大喝一声道：

“小子，你真是迴天剑客——”

敢情他见石砥中功力高出乎他的意外，心里虽然还是有几分怀疑，但是时间已容不得他多去思想了。

他上前急急扑来，身形如风，飘然来到石砥中的面前，说了一声，扬掌便往石砥中的身上拍来！

石砥中深吸口气，道：

“你差得太远，还是叫西门熊来！”

他一掌竖起，如刀削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将出去！

吴雄闷哼一声，左手斜送一式“败柳飞絮”，右手伸直，如剑划出一招“七星同落”，掌风飒飒，功力沉猛。

“嘭！嘭！”

两声，石砥中冷笑道：

“嘿！不错”

他掌缘一牵一引，右肘扬起，直撞吴雄胸前“血阻”大穴。

他这一式去得神妙莫测，有如羚羊挂角，不留丝毫痕迹，没有一丝风声已欺入对方中宫之内，此刻没容吴雄有喘气的功夫，那如锤的一肘便已击到。

他大惊失色，“嘿”地一声朗气吐声，身子平飞而起，双腹运力一抖，凌空拔起八尺以上。

他双足一缩一伸，连环踢出，直奔对方胸乳。

石砥中身形不动，五指如勾，疾伸而出，右掌一拂，自掌心里吐出一股掌风，翻滚卷了过去。

劲道如潮，宏阔无比的逼将而去。

吴雄身形一抬，全身如受锤击，他一抖两肩，掌双反拍而出，全身的劲力都逼了过去！

“嘭！”

巨响一声，吴雄踉跄地自空中弹身而去跌落下来。

他脸色苍白，张口喷出一道血箭，身形歪歪斜斜的连着退了七八步，方始稳住了身势没有摔倒。

石砥中冷笑道：

“象你这种功力还要与我抗衡？”说着神目一逼，道：

“你赶快通知西门熊父子，他们再不下来，我就要杀进幽灵宫里去了！”

“什么人要见我西门熊！”

石砥中抬头，一生只见西门熊恍如天马行空御风而来，他神采依旧一丝毫未见苍老，只是在那双眉宇间，有一些淡淡的轻愁，好象有着莫大的心事似的……。

西门熊双目如炬，环目朝场中那些死去的汉子一扫，冷漠的哼了一声，他略略一瞥石砥中，掉头道：

“吴雄，这人是那里来的？”

吴雄喘息了一会，呐呐的道：

“奴才该死，竟看不出他是那个门派的，他口口声声说是迴天剑客石砥中，真难令人相信石砥中还会活着……。”

西门熊悚然一惊，这才觉得事情有点棘手，冷峭的目光重又投落在石砥中的身上，无奈石砥中这一年来的变化极大，再也不复当年美少年了，那蓬乱的长发，褴褛的衫袍，使西门熊都看得一罚，一时也看不出他是谁？

石砥中骤然见着西门熊，心里顿时激动起来，一年前如不是西门熊欲制自己死路，把他逼进了大漠，现也无法进入那千古绝秘——鹏城。

西门熊满脸惊疑之色道：

“石砥中，是你？”

石砥中冷漠的道：

“阁下还能记着石砥中，那是再好不过……。”

西门熊沉思一刻，道：

“你敢重上幽灵宫确实颇出老夫的意料，我实在不懂象阁下这般年青，怎会突然变得落泊起来……。”

这个老江湖不愧为是幽灵大帝，他装做不知大漠鹏城之事，首先拿话压住石砥中，这一着心机颇深，非常厉害，话音甫逝，那双冷寒的目光已投落在石砥中的脸上。

石砥中双眉一轩，道：

“你少来这一套，我今天来幽灵宫是想见见令朗，听说西门琦已跃登为武林盟主，这倒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西门熊眼珠一转，捋髯道：

“我听说你进入鹏城里去，这事是真的吗？”

他避重就轻不直接的回答，时时都想探出石砥中进入鹏城的事情，他斜睨着石砥中，注意着石砥中的表情。

石砥中冷哼一声，道：

“这是在下的事情，阁下为何这般的关心……。”

西门熊脸色微变，嘿嘿笑道：

“不错，不错，老夫确是多操心……。”

语声一顿，冷漠的问道：

“你找琦儿有什么事，可否告诉老夫……。”

石砥中想起罗盈的惨死，满身的血脉顿时愤张起来，他对于西门琦卑劣的手段痛恨非常，胸里立时燃烧起一股怒火，双目寒光一逼，怒冲冲的道：

“快叫他下来，我要当面问问他……。”

西门熊冷哼道：

“你是什么东西敢对当今武林盟主这般无礼，幽灵宫来时容易去时难，你虽有迴天之能也难逃出老夫的掌握，……。”

石砥中哈哈大笑道：

“一年前我石砥中承你连番的追击幸保得残命，一年后我也要你尝尝逃命的滋味是如何的难受……。”

他脑海记忆犹新，对于西门熊父子逼他深入大漠，几乎将他杀死的种种情形，时时刻刻缠绕在他的脑海里，正当他想到这些事情，那平静如水的心湖里，便卷起了澎湃的浪花，逼得他难以克制自己……。

“爹爹——”

石砥中正待立时发作，忽声身后传来一声细微的响声，他缓缓的转过了身躯，冷漠的斜睨了正在诧异愕然的西门琦，一年多西门琦并没有多大的改变，除了那魁梧的身躯长大许多外，依然是那种阴狠奸滑的样子。

西门琦骤见这个蓬发长髯的汉子怒视着自己微微的愣了一下，旋即又恢复了原来的神色，轻哂道：

“爹爹，这是那派的弟子，是不是又要求我什么事？”

他自从登上武林新盟主宾座之后，几乎天大都有各派弟子谒见他，他一

见石砥中那种忿怒的样子，以为武林中又有事情发生，是故问了出来。“你是石砥中吗？”

西门熊脸上神色极不自然，干咳一声道：

“琦儿，江湖上确实又要轰动一时了，因为迴天剑客独闯幽灵宫，这件事一传出去势必要震动天下了……”

西门琦暗中一骇，不觉的倒退了二步，石砥中死而复生骤然的出现在幽灵宫，确实使他大大的吃了一惊。

他脸色微变，道：

石砥中冷哼一声道：

“我想迴天剑客在你心里不会太陌生吧……。”

西门琦怒气涌现眉梢，道：

“本盟主正悉找不着你，想不到你倒送上门来、了，你在中原偷盗各派密技又击杀各派弟子，这些事情早已风闻不少，石砥中，你承认自己的罪……”

石砥中怒喝道：

“这些事情非我石砥中所为，显而易见这里面有人想陷害于我……西门琦，你少在我面前狐假虎威，我问你罗盈是如何死的……。”

西门琦脸色一动，道：

“这……。”

他不敢当面指是石砥中所杀，“这”了半天也没说出来，但他那阴狠异常，脑中电光火石的一转，立刻避开了话题，道：

“你如何能证明各派弟子不是你杀的，又如何能证明你是真的迴天剑客……。”

石砥中冷叹的道：

“我不需要证明，我现在要杀了你……。”

“小子少狂！”

自石砥中背后突然的掠起一条黑影，大喝一声，挟着一片寒光，当空扑了过来，剑光一闪飞射而至！

石砥中冷哼一声，抛肩沉身，斜掌轻轻一扫，登时传来一声冷哼，只见那条扑来的人影反卷甩了出去！

“啪——”

那个汉子身形一落，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只见手中的那柄长剑不知怎的插中了自己的前胸，一股鲜红的血液洒落了下来，他脸上一阵抽搐，冷汗簌簌的滴落，双手紧紧抓住了剑刃缓缓的拔了出来，身子一抖翻身而死。

西门熊一见暗中大惊，他想不到石砥中一年来劲力进境如此神速，轻轻一掌便把幽灵宫一等的高手当场击毙。

他怒不可遏，大喝道：

“石砥中，拿命来！”

幽灵大帝西门熊随着沉重的喝声，身形电快的急掠而来，他单臂曲绕，右掌兜起一个扇形大弧，自掌心中泛射出一股紫色的光华，刹时光影流敛，莹紫呈红，淡红色的光影跟着一股阴寒冰冷掌风徐徐的逼了过来！

石砥中乍见这般阴柔的掌劲里含有丝丝的寒冷之气，淡淡的拂过自己身上，他大吃一惊，通体已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真气。

脑中思绪电快的一转忖道：

“这是幽灵功，天下最毒的功夫……”

他可不敢大意，真气弥空布满，身躯急晃，斜伸一掌，刹时有一股灼热的气功涌了出来。

双方足下都是一晃，各自稳住了身势，石砥中想不到对方那股看来轻淡的掌风能把自己的气血撞得一翻，骤觉自心底里升起一股冰冷的寒意，丝丝的丹田。

他那薄薄的嘴唇上，出现一丝冷态的笑意左手轻轻一挥，只见一片金黄的光影弥空泛射出来。

他紧紧的握着露出来的古色斑烂的剑鞘，高高的向空中一扬，只见一支通体黄光的金鹏，伸首展着双翅几欲破空飞去，而它的双爪紧紧的抓着剑柄，成了宝剑的护手。

西门熊脸色惨变的颤声道：

“墨剑，金鹏墨剑……。”

四

黄色的金鹏泛现着条条金芒，有如一道金霞般腾空而起，使四处罗列的高手都凝视石砥中手中那柄古神兵——金鹏墨剑，自他们脸上闪现出一种惊恐之色……。

石砥中握着这柄天下最凶的神器——金鹏墨剑，心里突然涌出一股难以遏止的激动，往昔的英雄事迹在这一刹那里，有如影象似的一一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如海潮似的冲激着他。

西门熊望着石砥中手中的金鹏墨剑，全身突然颤惊了一下，阴沉的面上立时泛现出一层阴影，他只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难过泛上心头，嘴唇轻轻的颤动着道：

“这是金鹏墨剑，天下最凶的神剑……”说着往前疾跨两步，道：

“你果然得到大漠鹏城的秘密了……”

石砥中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连那仅有的微笑都没有，他只觉得有一股莫明的怒火在心头熊熊的燃烧着，使得他那原已熄灭冰固的心，又复跃动了起来。

他紧紧握住了剑鞘，在空中轻轻的晃动了一下，自那倔强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威武的气势，万丈的豪情再一次的在他心里澎湃，嘴角上又恢复了那原有的笑意……

他冷漠的道：

“西门琦，罗盈是我杀的还是你杀的？”

西门琦被他那双冷寒的目光一逼，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寒噤，心底陡然升起一股凉意，他双眉紧锁，怒道：

“是我杀的又怎么样？”

石砥中朗声一阵大笑，道：

“是你杀的是该偿命！”

他神色凝重的缓缓拔出墨剑，一道冷寒的剑光冲天而起，自那薄薄的剑刃上涌起一层淡淡的青雾，冷飒的剑气如水似的弥漫开来，周遭立时罩满了一层寒气……。

西门琦目中闪过一丝畏惧之色，双目不瞬的投落在墨剑之上，他急忙运起全身功力蓄集于双掌上，暗中却朝西门熊投了一个求助的眼色。

西门熊脸色越来越凝重，他冷冷地道：

“石砥中，你自信能活着走出幽灵宫么？”

石砥中一怔，道：

“我相信幽灵宫还难不着我……”

语音未落，他突然一眼瞥见幽灵宫里飞起六道人影，这些人身法快捷，有若飙风的急驰而至，只见他们身背银斧，斜插长剑，正是那久负盛名的幽灵骑士。

幽灵骑士出现之后，西门熊的脸色顿时缓和了不少，他斜睨了凝立于身旁两侧的幽灵骑士一眼，道：

“石砥中，幽灵骑士你不会太陌生吧！”

石砥中一怔，道：

“我相信幽灵宫还难不着我……”

语音未落，他突然一眼瞥见幽灵宫里飞起六道人影，这些人身法快捷，

有若飘风的急驰而至，只见他们身背银斧，斜插长剑，正是那久负盛名的幽灵骑士。

幽灵骑士出现之后，西门熊的脸色顿时缓和了不少，他斜睨了凝立于身旁两侧的幽灵骑士一眼，道：

“石砥中，幽灵骑士你不会太陌生吧！”

石砥中斜举神剑，冷冷地道：

“单凭这些死幽灵就想难我迴天剑客，你简直是作梦……”

西门熊哼声道：

“你只要能闯过幽灵骑士这一关，老夫从此把幽灵宫让给你，如果闯不过，阁下可得听我的了……。”

他晓得幽灵骑士重新训练后已大非昔比，连东方刚都无法破去幽灵骑士的联手攻击，他想：石砥中虽然功力大进，也不过和天龙大帝仲伯之间，所以西门熊信心极增，此时没有先前那样惊惶了。

石砥中见西门熊说得如此有把握，心里也不免警惕起来，深深吸口气，刹时功力已布满全身，只见他衣袍隆隆的鼓起，剑刃上光华倏地暴闪逼出一蓬剑芒。

他大喝一声道：“好，我就再斗斗你的幽灵骑士……。”

西门熊轻轻击了三掌，幽灵骑士霍地跃了过来，这些幽灵骑士面上冷漠的没有一丝表情，俱露出一种没有知觉的样子，但他们的身形快捷，不下于一个武林高手。

西门熊阴沉的一笑，朝这些幽灵骑士望了一眼道：“琦儿，把我的金针拿来！”

西门琦急忙自衣袖里拿出一根长长的金针交给他的爹爹，西门熊手持金针在这些幽灵骑士每人的身上边戮七处重穴，然后给他们每服下一颗药丸。石砥中看得一愣，不知西门熊何以在临阵施出金针过穴功夫，他脑海里尽量搜索这是怎么回事，但是，虽然他此时已身为武林的一派宗师，也没有办法想出其中的道理，只觉得西门熊所戮的七大重穴都足以制人于死地。

他脑海疑念丛生，不禁问道：“西门熊，你这金针过穴有什么道理？”

幽灵大帝西门熊是何等人，他知道这事已引起石砥中的好奇心，不禁得意的大笑一阵，然后冷冷的道：“幽灵骑士虽然都是死物，但他们身上的经脉却没停止用功，老夫这七针都是刺激经血倒逆，产生新陈代谢，让他们的力量再增加一倍……。”

要知西门熊阴沉多智，他唯恐幽灵骑士不是石砥中的对手，利用搜经倒脉的手法，使幽灵骑士个个力大无穷，威猛无比，这无异使幽灵骑士原有的功力增强一倍以上，他想石砥中功力再厚，也难抗拒幽灵骑士的攻击。

石砥中听得心中一震，暗忖道：“西门熊用这种阴毒的方法操纵这些死人，显然是要倾幽灵骑士的全力对付自己，现在我功力虽敢说天下已难有敌手，但这些幽灵骑士若真如西门熊所说，我迴天剑客恐也难抵抗这六人的连环攻击……。”

这个意念有如电光火石的掠过脑际，使得他深惧戒心，暗中调匀了功力，双目不瞬的望着这些幽灵骑士。

西门熊见石砥中脸上并没有流露惊惶之色，暗中也是震荡不已，他自信幽灵骑士天下无敌，但当他看见石砥中那种若是无事的神情之后，他的信心不禁动摇起来。

西门熊目前自认为是天下第一高手，连天龙大帝东方刚都不放在眼里，但当迴天剑客石砥中活生生出现后，他骤然觉得这个青年人所以给自己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于是，他将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石砥中毁了，决不能护着他活着离开幽灵宫，否则将来江湖就甭想是自己的天下了。

西门熊目中凶光大盛，嘿嘿笑道：“石砥中，你可敢硬接幽灵骑士……”

石砥中晓得西门熊是想激起自己的怒火，他眸子转动缓缓投在这些幽灵骑士的身上，他冷冷的一哼，嘴角上的笑意越来越浓。

他双眉一轩，冷喝道：“少噜嗦！”

西门熊冷煞的一声大笑，斜睨着那些幽灵骑士遥空连击三掌，清脆的掌声传了过来，那些幽灵骑士突然发出一阵凄厉的长啸，各自拔出了背上的巨斧，同时移着身躯朝迴天剑客石砥中逼来。

石砥中斜运神剑，全身劲气通通集于剑尖之上，只见剑尖颤动，空际响起缕缕细细剑风之声，青莹的剑影，流湲激射，耀眼的剑光忽地掠空而起……。

“嘿……”

只听当先那个幽灵骑士发出一声大喝，身形电快的扑了过来，他目中寒光如剑，单臂一抖，一缕斧影挟着破空之声朝石砥中的天灵顶门斜劈而至。

石砥中不知这些幽灵骑士到底有多高的功力，他暗提功力于右臂上，冷哼一声，斗然举剑迎了上去！

“叮当！”

轻脆的金铁交鸣声溺然飞起，四射飞溅的火星瞬息而逝，那个幽灵骑士身体似是一颤，整个魁梧的身躯忽地往翻了开去，他凄厉的一声大叫，手中的巨斧只剩下半截，长柄尚留在手中。

石砥中觉得这个幽灵骑士的力气大得异常，自己竟是无法以深厚的内力当场把他震死，石砥中深吸一口气，目子里的神光突然往外一涌，恍如二盏不灭的灯般死命的盯在这些幽灵身上。

“咻咻咻……”

正当这时电光一闪的刹那里，这些幽灵骑士已闷声不吭的自左右急跃而来，数缕冷寒的斧影，乍闪即飞，挟着风雷骤发之声，漫天光影倒洒而下。

石砥中，清吟一声，肩膀走动，身若游龙翔空而起，“嗖”地一响，剑势陡变，寒冷的剑芒颤起一缕细碎的轻音，似是龙吟云霄，凤鸣九渊清彻之极。

一道凄迷的剑光，排空现出一蓬剑，挡住了这些幽灵骑士电快而来的斧影。

“呛，呛，呛”

耀眼的剑光似是电光连闪，森森的剑气，寒彻逾冰，柱四外发散开去，剑圈立时扩大至丈外。

剑斧相磨，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声音，石砥中身子在空中微微一颤，借着长剑一触之劲，又飘身腾空。

石砥中巨目张开，须发俱立，大喝一声，剑光涌起一层寒芒，剑尖上聚起一团菌状的白气，喷射激滂。

“剑罡！……”

西门熊发出一声惊呼，脸上立时变了颜色，他晃身往前急跃而来，嘴里

突然发出一阵呢喃的语声，那些幽灵骑士恍如听懂他的意思，各自往外闪去。

石砥中冷哼一声道：“剑罡之下，还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迴天剑客石砥中长啸一声，如附骨支蛆，逐身苍蝇，剑尖凝聚着剑罡，寒芒深涨，剑气回绕体外，蹑空掠起，“嗤嗤”的剑气声中，溺空而起，朝这些幽灵骑士猛烈的急射而去。

这些幽灵骑士见到迴天剑客以剑道中的无上绝技“剑罡”朝他们撞来，只听他们悲吼一声，手中的锐斧电疾的鼓手掷了出去！

一阵截铁断金之声响过，那五柄锐利巨斧全都被石砥中手上的墨剑绞得粉碎，石砥中势子不缓，只见他左手拇指扣着长剑的剑尖，立时剑身弯曲起来。

他身在空中，弓身一弹，左手用轻，“嗤嗤”数声，自剑身上突然射出六点寒星，脱空飞出。

六点寒星仿佛被人虚空托住似的，挟着急啸响起向那六个力大无匹的幽灵骑士的胸前疾射而至。

“呃……。”

这六个幽灵骑士痛呃了一声，身上各嵌着一块碎的斧刃，他们虽然身躯一颤，但瞬息间又变得若无其事，各自缓缓拔出了身上的长剑。

石砥中料不到自己以无比的深厚内力吸取神剑绞碎的斧刃，弹剑击向这些幽灵的身上，他们竟然没有被射死，他心中一惊，不觉得朝前急跃了而来。

西门熊身形暴闪，喝道：“布幽灵大阵！”

六个幽灵骑士此刻一转一台，挥剑朝石砥中击出，绵攻出十剑，层叠的剑影恍如一道光幕似的罩了过来。

石砥中冷哼一声，身随剑走，一式“将军挥戈”六个剑式，变化开来六六三十六剑如风而落。

“呛！呛！呛！呛！”

断剑和着残肢齐飞，鲜血同道袍一色。

石砥中已在一个不及眨眼的刹那里，破了幽灵大阵，剑尖点过了每一个幽灵骑士的眉心的“眉冲穴”齐都仰天仆倒，魂归地府了。

这种恒古未见的快捷剑法，立时使全场的高手震慑住了，大家几乎都忘了自身所在，通通睁大了双目望着迴天剑客石砥中，连惊呼都忘了发出来。

西门熊见自己几乎花去三年心血练成的幽灵骑士在一瞬间俱倒地而死，他不禁气得发须根根直立，双目怒火如炽，望着石砥中一语不发的走了过来。

石砥中环抱神剑平胸而伸，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但他的心里却在激烈的震荡着茫然的叹了口气，巍巍的凝立在那里，脑海里却极快的沉思着……沉思着自己在江湖上的作为，沉思着感情的遭遇，沉思着……

他永远有那么多的沉思，有那么多的幻想，这就是他所以经常陷于痛苦，优烦，悲伤……中的原因了。

他曾幻想过脱离红尘的意思，但是，环境无情的剥蚀了他的幻想，永远有那多么多的事情跟随着他……

当他从幻想中醒了过来时，当他从思想的领域回到现实的环境时，他觉察到现实是那样的冷酷，那样的痛苦。

于是，他更加痛苦了，更加伤心自己的不幸，与人生的坎坷一幕前坐往事如电似的在他脑海里掠过。

西门熊身子已逼近石砥中身前不及七尺之处，他的双目紧紧的逼视在石

砥中的脸上，以一股仇恨如海的目光望着这个处处表现特殊的青年人。

“石砥中，我要杀了你！”

石砥中凝神的望着西门熊道：“你要杀了我……你能么？”

西门熊虽然此时已怒至极点，他依然能保持着心境的平静，但晓得自己以目前的功力还不能抗拒石砥中的“剑罡”神技，他暗中运转全身的功力蓄于双掌之上。

他斜斜的一场双掌，道：“石砥中，你可敢和老夫硬拼三掌。”

他自认幽灵神功天下无敌，唯有施出幽灵神功尚有几成胜的把握，是故他一语先扣住了石砥中，要他徒手和自己决一胜负。

石砥中冷冷的道：“随你吧，反正你不是我的敌手。”

说着，便把剑归回剑鞘之中，斜插在腰上。

“爹……。”

西门琦急忙的往前跃了过来，和西门熊并肩站在一起，他惶恐的望着西门熊，满脸都是焦急不安的神色。

西门熊缓缓回过头来，道：“孩子，你认为爹不是他的对手么？”

西门熊惊悸的昂起来头来，道：“不是，不是……。”

当他的目光和西门熊的那双眸子一接之处，他骤然觉得爹爹的眼里有着一层坚决之色，他急忙把话声顿了回去。

西门熊拍拍他儿子的肩头，道：“琦儿，假使不幸爹爹今天死去，你要解散幽灵宫，去找你的妹妹，然后替我报仇……。”

这个邪道第一高手敢情也知道今天凶多吉少，在动手前先交待一番后事，幽灵大帝从前是何等的高傲，当他说出这几句话时，脸上也不禁现出一层黯然之色。

西门琦突然双目一睁，道：“爹爹，你何不把师叔祖请下来！”

西门熊骤闻此言，脸上立时显得非常难堪，他回头望了静立山腰的幽灵宫一眼，不禁冷哼一声：“胡说，快退下去！”

西门琦目含泪光，吓得急忙黯然的退了下去。

西门熊缓缓的转过身来，长吸口气，脸上的杀气骤然一浓，全身骨骼顿时格格一连串的密响，他徐徐的抬起了手掌，自掌心里泛现出一道刺目的光华。

他大喝一声，身形轻飘飘的往前一跃，右掌高高的举在空中斜斜的劈落了下来，一股劲风狂卷而出。

石砥中目注这股沉猛浑厚的掌风来势，身子急然一挫，慎重的低喝一声，左掌急忙的往外一翻，一股掌风挟着排山倒海之势挥击而去。

“嘭……。”

翻卷飘舞的沙影里，两人身形同时一分，各自又站定了一个方位，四目相交互相注视着对方，但见西门熊胸前起伏，额上微现汗珠。

而石砥中则是衣袍隆隆鼓起，斜掌横胸，凝重的移动着身躯，绕着西门熊一步一步的踏出，每踏出一步，地上便显现出一个深深的足印，恍似异常的吃力。

“嘿……。”

西门熊突然朗声低嘿一声，左足斗然跨前一步，当人一掌击出，一股温柔冷寒的风随着他的手掌缓缓的落下。

石砥中脸色一变道：“好！”

他可不敢怠慢，身形一转，全身劲力通通提于右掌之上，目光骤落在西门熊击来的右掌，也是缓缓迎了上去，劲道竟是十分的小。

“ 啾…… ”

两掌都是十分的缓慢，掌缘相接发出一声极小的啾声，只见两人神色同时一变，两只手掌便在空中互相推着，这时，他们都是以无比的浑厚掌力相较，是故两人都用上全力，谁也不肯轻易把掌势抽回。

石砥中只觉对方的手掌上涌来一股浩瀚的暗劲，直往自己身上撞来，他急忙一提劲力反震了过去。

刹时，两人便较上了暗轻。

逐渐，自两人的额上泛现出豆大汗珠，滚滚的淌落了下来，但这时谁也不敢松懈，否则得当场而死。

西门熊自认数十的无上修为已达天人合一的境界，那知道一较功立觉对方虽然年轻，但那份翻涌不经的浑厚真力始终源源不断的朝自己身上逼来，他张口大喝一声，双眉紧紧的拧在一起，奋起全身的劲道推了过去。

但见他脸上汗珠迸落，条条的青筋根根暴了起来，身躯沉重的往前踏出，脚才落地，便已深入土中深及足踝。

他强提全身的所有力量朝石砥中推去，不禁使石砥中倒退了一步，但仅仅能推动一步而已。石砥中已如山岳般的巍立地上，稳若磐石，再也无法动得他分毫。

西门熊心中一震，电快的忖思道：“ 这小子只守不攻，莫非是存心消耗我的真力，看来我一时无无法伤及他的肺腑，自己可不能再上去… ”

忖念一了，他急忙缓缓的收回了身上的劲道，那知他的力道才松，双方刚猛劲道忽然转强了起来，他猝不及防之下，不禁连连退了六步，方始暂时阻遏了对方的攻势。

俩人一进一退，暂时根本无法分出胜负。

这时全场都屏住呼吸，通通紧张的盯着两人的拼斗，尤其是西门琦，他神色极端紧张的注视着场中。

突然，有人在他肋下撞了一下，西门琦不悦的斜睨了身旁一眼，只见吴英雄正向他连施眼色。

他不解的紧皱双眉，道：“ 有什么事？ ”

吴英雄回首朝石砥中瞪了一眼，压低了声音，道：“ 盟主，老宫主现在和石砥中硬拼真力，石砥中定然无法顾及到外面的事，你何不给他一掌……。 ”

西门琦眼珠一转，脑里顿时掠过一凶念，他沉思了一会，目中凶光陡然一盛，拍了拍吴英雄道：“ 还是你行。 ”

说着，他恍如没有事似的，朝场中行了过去，他缓缓的绕至石砥中的身后，慢慢的朝他身后移了过去，但他却不敢惊动了石砥中，每动一步都是悄然无息的。

西门琦在离石砥中身后不及五尺之处突然刹住了身形，嘴角上立时浮现出一丝狰狞的笑意，但他并不立刻举臂劈了过去，却用眼色向他的爹爹示意。

西门熊正感有些支持不住的时候，他一眼瞥见儿子站在石砥中的身后，正向他眨着眼睛，西门熊凶狠绝伦，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暗中已把残余的真力蓄聚于掌心里，准备适时的发了出去。

石砥中这时正全神的贯注在对方的身上，根本不知强敌西门琦已暗伏于

身后，尚不晓得目前杀机已盈眉睫，危发逼于一线。

突然西门熊大喝一声，一股浑厚的劲力恍如山崩地裂似的迸激而出，石砥中只觉得这股劲力来得浩大异常，他欲阻遏颓已经不及，只得退了一步稳住了势子。

“石砥中看掌！”

西门琦观准石砥中迟势，大喝一声，单掌疾快的举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快的一掌劈了下来。

“嘭……”

这一掌正正实实的击在石砥中的身上，只听嘭的一声巨响，三条人影同时一分，只见石砥中身形往前一栽，张口吐出一口血前，脸色利时变得苍白。

而西门琦虽然偷袭得手，但一掌拍下有如击在败革之上，自对方的身体里突然产生一股反震之力，只震得西门琦摔出丈外之处。

西门熊见石砥中挨了一掌之后，虽然朝前面栽来却未倒下，他暗中一骇，正待提起全身劲力再加上一掌，无奈此时全身真力松懈，连举手的力量都没有。

石砥中吐了一口鲜血之后，强压住胸间翻腾汹涌的气血，他身子朝前走了两步，身形摇摇晃晃的几乎无法站立，只听他冷哼一声，身子缓缓的转了过来。

他目光如炬，有如正在燃烧的火焰，怒视着惊立于身后的西门琦，使得西门琦全身一颤，畏怯的退了一步。

石砥中嘴角含血，悲愤的道：“你这一掌打得正是时候，否则你的老子就要血溅黄沙，当场丧命……”

他说得平缓温和，好似不是在生气的样子，可是在那话声里，却含有无比的威力。

西门琦破他目光一逼，不觉得自心底产生一股凉意，他脸上一红，神情非常尴尬，呐呐的不知说什么。

石砥中仍然非常温和的道：“你不知道这一掌使你日后失去争雄武林的机会？可惜你登上武林盟主宝座只不过一年的时间……”

西门琦全身抖颤的道：“你……”

石砥中的脸上一冷，冰冷的道：“我要废了你的功力，让你永远是个平凡的人……”

这一着倒也厉害，直吓得西门琦脸色惨变，不觉得退了数步，他骤觉全身一股寒意自心底里涌来，目中凶光尽锐恍如待宰之囚，惊悸的一句话也说不出。

“嘿嘿……”

西门熊突然发出一连串的哈哈笑道：“石砥中，你少唬人了，适才交手你已出尽了全力，此时不要说是动手，就是一个普通人都能要了你的命。”

石砥中冷冷的道：“这么说阁下还能再交手了。”

西门熊脸色一动，阴沉的道：“石砥中，你不要再说大话了。”

西门琦这时虽然觉得石砥中有着一股使人寒颤的威严，但当他想到石砥中身上受着极重的内伤时，他不由凶念又动，闷声不吭的扑了过来。

他把功力全运集于单掌之上，身形未至，掌势已发，激荡的掌劲弥漫于空际，浓浓的当空罩了下来。

石砥中悲愤的一笑，身躯斜曲而转，左掌疾快的挥出，那最后的一股真力迸激的涌了出来，只听“嘭”的一声巨响，西门琦整个身子恍如纸鸢似的卷了而去。

西门熊脸色一变，身形如电光石火般的扑出，照着石砥中斜掌劈来，石砥中冷哼一声，墨剑恍似银虹般的飞卷而起，森森的剑光逼得西门熊闪电的退了开去。

石砥中朗朗大喝道：“西门熊，拿命来！”

他的身形随着话声如电射而来，化作一条剑光，疾射而去！西门熊神情惨变，急忙抱起地上的西门琦闪身暴退，朝幽灵宫外面驰去。

石砥中紧紧尾随追去，刹时便消逝于重重的沙幕里。

天空横过一条彩虹，雨过天晴，长江浪花如雪，波涛轻涌，轻轻冲击着江岸，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浪花轻吻着江石，惹起阵阵细柔的絮语，微风拂过树梢，拂动着垂落江里的细柳，摇曳着低垂的柳枝……

泥泞的地面上有着深深的足印，顺着足痕寻去，只见在一棵弯曲的柳树下，凝立着一个修长的人影，他双目凝视着翻卷的江水，斜斜的靠在柳树上，不时抚弄着低垂的柳枝，摘着青青的条叶，抛落于江水里。

细长的片片绿叶，飘落在江水里随着翻涌的浪涛，起伏的往江心荡去，而他的心也随着沉了下去……

思绪有如江水似的在他脑海翻滚着，他嘴唇轻轻的启动着，茫然的望着江心，低低的自语道：“我的心恍如长江的江水永无休止的滚滚东江，不知流岸至何方？而我的人却如浮萍似的，永远是飘流的，不是么？数天前我在黄沙遮天的大漠里，而今天却又站在长江边上，人生当真如梦，身世如寄……”

石砥中想着，想着不觉的又想起了西门熊父子，也不知那一天西门熊为什么不迥返幽灵宫，而故意把他引来这里，当然这一切非要见着西门熊才知道。

“唉……”

石砥中禁不住心中的纷悒，发出一声低低的叹息，他凝视着天边的块块云集堆，也望着江心的舟子，他的心又开始泛滥着不平的涟漪……

思潮恍如澎湃的浪花，在他有脑海里疾映的流转着，那幕幕重重的往事，都活生生的在他眼前划过，如流水……

突然，自他的身后传来一阵沉重的步子声，石砥中间声一怔，脑海疾快的一转，斜睨了身后一眼，只见一个渔夫戴着草笠，赤着双足，肩上扛着一根鱼竿，自江岸边上低着头行走，一路哼着小曲，摇摇摆摆的走了过来。

只听这渔夫唱道：“人说长江好凄凉，我说长江最断肠。”

凄凉江水断肠人，我恨他爹也恨娘。”

石砥中等那渔夫走过去了，心里顿时吃一惊，他凝视着地上的足印，脸色斗然的凝重起来，立知这个渔夫不太简单，仅仅深陷的足印就非常人所能办到的。

渔夫似是有意和石砥中为难，走没多远又转回来了，竟然钓起鱼来。

石砥中看的一愣，暗想天下那有如此钓鱼的人，正在这时，那渔夫蓦一回头，冷冷的注视了他一眼，石砥中只觉得这双眼睛里泛射着仇恨的烈火，

非常怨毒。

他讪讪的一笑道：“借问大哥，你这个鱼是怎么个钓法？”

渔夫怒声的道：“我这是钓死鱼又不是钓活鱼，你这小子贼头鼠脑的，占了我的地方不说，还要问东扯西……”

石砥中骤遭这渔夫抢白一顿，不觉一愣，他见这渔夫异于常人，暗中就留意起来，他正要说话，那横在地下的鱼竿突地向前移动起来，竿头的小铃也叮叮的作音，分明是有鱼上钩了。

渔夫急忙回过头去，连忙伸手握住鱼竿，用力的往后拖，那上钩的鱼一定很大，因为那枝径寸粗细的鱼竿都被拗的弯了，可是鱼儿仍在水中未曾露面。

渔夫神色紧张的向后直拖，一面慢慢的收短鱼线，石砥中想不到长江的鱼竟会如此的大，以渔夫这大的力气都无法一下子拖上来，他一时好奇心动，不觉的伸手帮助那渔夫动手往外拖，谁知渔夫瞪了他一眼竟没说话。

渐渐水里有东西露出来了，石砥中定睛一瞧，心中顿时大吃一惊，想不到这渔夫钓的不是什么鱼而是一口红漆油棺，石砥中正要放手松回水中，渔夫却先他一步，上前大喝一声，铁腕往上一翻，鱼竿朝上空一颤那个红漆棺木如飞的拖上了江岸。

渔夫神情一松，耸肩道：“好了，你可上来了。”

说着突然一伸巨掌，朝石砥中推来，口中还喝道：“滚开，谁要你帮忙。”

石砥中猝不及防，更没有想到那渔夫力量大的出奇，被推得两三步方始站定身子，石砥中见渔夫不讲理，心里也十分的震怒，气得冷冷一笑。

他冷哼道：“我好心帮忙，你倒反而神气了。”

渔夫暴跳如雷，在江边上怒叫道：“混蛋，谁要你帮忙……”

语声一转朝身后大喊道：“喂，你们怎么不滚出来，等这小子再跑了，要找可没有这么容易了……”

“嘿嘿，他跑不了。”

随着这阵话声，自江岸的两排柳荫之下，突然涌出了八道人影，这些人僧俗皆有，浩浩荡荡的走了过来。

石砥中正感情有些异乎寻常，身后蓦地传来一声巨响，他急晃身形，回头一瞧，只见西门熊缓缓地从那口棺村里走了出来，脸上挂着一层淡淡的笑意。

他又冷哼一声道：“又是你！”

西门熊身上滴落着水珠，冷冷的道：“你不是要找我么，几天来我都在这里等你，石砥中眼前各派都有高手来了，我先替你引见引见……”

石砥中扫视了凝立在他身前的各派高手一眼，只见在这八个高手的脸上，俱流露着悲愤怀恨之色，他长吸一口气，冷冷的道：“不用了，并不需要认识他们。”

西门熊一怔，暗暗在冷笑着，他知道今天石砥中定然逃不出各派高手的攻击，是故他乐得大方的一笑，目光朝一个自须及胸的道人轻轻一掠。

这个白须深及胸前的道人满脸都是一股怨毒愤怒之色，他双目寒光如电，却合间有一股威光射出，只见他冷冷一哼，大步的走了出来。

他自人群步出之后，瞪着石砥中半晌说道：“你就是石孤中么？”

石砥中见这个年老的道人口气冰冷，没有一丝缓和的语气，他知道这里面误会太深，一时间解释不开，闻言双眉一蹙的道：“在下就是，有何见教？”

这时自人群里走出一个清翟的老者，上前道：“道长，我们还等什么？”

白云道长一见走出的是峨嵋的公孙牛，双眉就不由一皱，他素知公孙牛是江湖上知名的牛脾气，脾气一旦发起来当真如牛似的难缠，这个修为甚高的道人一叹道：“公孙大侠，我们还是慎重的好……。”

公孙牛脸上悲愤之色愈来愈浓，冷哼一声道：“我们涉山跃水远远的赶来这里，所为的就是替死难的弟子报仇，现在石砥中就在我们面前，道长怎么反而犹豫起来了……江湖败类人人可除，道长若再不施令，我公孙牛可等不及了……。”

他满腔悲愤怒的诉说出来，声音高昂激扬，这无异给各派高手打了一针兴奋剂，纷纷喊呐附合。

石砥中怒视着公孙牛，冷冷的道：“你说谁是江湖败类。”

公孙牛暴跳如雷的大喝道：“我说的是你又怎么样，石砥中，你不要以为得到了天下无敌的武功便敢目空四海，我公孙牛虽然技不如你，但也凭着丹心一寸正气，和你斗斗……。”

石砥中见公孙牛虽然火暴旺了一点，倒也不失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知道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会他，石砥中望着他淡淡的一笑，没有再说话。

公孙牛发了一顿牛脾气，始终未见石砥中有何动静，他自觉甚是失趣，气得他瞪着石砥中走了过来。

他恍如疯了似的，神情难堪的道：“你为什么不说话？”

石砥中淡淡的道：“你认为我说什么呢？”

公孙牛一怔，道：“说你该说的。”

石砥中知道公孙牛除了较憨直外，心机一点也没有，这种人本是最容易对付的人，但，一旦发起了牛脾气也是难缠的很，他落寞的一叹，摇摇头道：“我说了你们也不相信。”

他深知今日之事不是他现在能解释，纵是费尽了口舌，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唯有西门熊能证明自己是无罪的，可是西门熊会证明么？显然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公孙牛虽是年纪不小，但胸中一丝城府也没有，他深知石砥中所言甚是，不禁把脑袋一拍，道：“对！你还是不说的好的。”说着便转身往人群里行去，那知他行走了几步，突然回过身来，怒瞪着石砥中道：“我差点被你骗了，石砥中，你杀我峨嵋派的弟子这个仇我不能不报，来，我公孙牛先来领教一番。”

这个老头子，想到就做起来，他人虽浑功力却不弱，只见他肩头一晃，电疾快飞身跃了起来。

他不多考虑，闷声不吭的双臂一抖，左掌疾劈而出“嗤嗤”之声响起，一股浑厚的掌劲斜拍而来。

石砥中大喝道：“你这条老牛，我石砥中没有骗你，贵派弟子确非我杀，不信我可指天为证……。”

他双肩微动，身子向前欺近两步，左掌轻轻往外一拂，右手轻轻一旋，在这一翻之间，一股迴旋不已，劲道急涩而出。

“嘭……。”

公孙牛只觉双臂疼痛异常，全身劲道竟然一丝也发不出来，他的身子踉跄的退了五六步，惊悸的望着无事的石砥中，满脸都是钦佩之色，但他想起

石砥中连毙数派弟子之时，那流露在脸上的钦佩之色，默然的逝褪了，他脸上神情惨变，变得激动不已。

他喘息数声道：“大丈夫敢做敢当，我公孙牛佩服的是铁胆英雄，你这小子只能无胆，做了事都不敢承认，算那门子狗熊。”

他口不择言乱骂一通，石砥中听得双眉紧皱，他这时不愿给公孙牛太难堪，仅是不悦的冷哼一声。

公孙牛见石砥中冷哼一声，便不再答腔，他认为迴天剑客石砥中在小看他，顿时一股怒火涌了上来。

他强忍双臂的痛楚，大喝道：“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看不起我老牛……”

西门熊冷冷的道：“公孙牛，峨嵋派算是什么东西，人家迴天剑客有迴天之能，才没有把贵派放在眼里呢！”

公孙牛如何能忍受得了，他气得脸色铁青，只恨得全身血液沸腾的几乎胀裂血脉，他深吸一口气，厉声道：“怪不得不跟我说话呢，原来是瞧不起峨嵋……”

话声中，他的身躯忽然一长，有如鬼影似的一晃，指掌交施，连着击出三式，有似滚滚的江潮，波涛汹涌的翻卷过来，悉多击向石砥中的身上。

石砥中这时无暇和西门熊计较，只得脚跟一移，匆忙中一沉腕，斜掌把三式凌厉的攻势接住，他不愿和公孙牛纠缠，手腕一用力把公孙牛甩了出去。

公孙牛陡觉，一股推力涌了过来，身子便如飞的往江中落去，他这时借力已是无法，在空中狂吼一声，只得把身子往江水浪涛的江里落去。

“嗖……”地那江边的渔夫，鱼竿抖手一甩，一条银线电射而出，照着公孙牛坠落的身形飞去，那渔夫丝毫不慢，长竿在空中一抽一送，公孙牛的身子恍如绵紫似的落了岸，四周的人都不由惊呼了一声。

公孙牛惊魂甫定，额上都不禁急得汗水簌簌的滴落，他撩起衣袖拭了一下汗水，气得满头发丝都根根的立起来，他紧咬着双唇，晃身又朝石砥中扑了过来。

这时人群突然掠出一个虬须青面的汉子，他身系一柄长剑，腰紧英雄丝，条条折细绿丝随风摇曳，他急步上前一拉公孙牛，道：“公孙兄，你先歇歇，这事交给我了。”

公孙牛一时气愤填膺，跳起来骂道：“谁要管我，我就骂他祖宗三代……”

那中年虬须青年汉子面上一冷，道：“这么说是我华山多事了！”

西门熊唯恐自己人先起哄，他连忙高声的道：“我们的目标一致对外，你们吵什么？”

公孙牛和那虬须紫面的大汉似是非常谨慎幽灵大帝西门熊似的，两人相对的望了一眼，各自默默的退了下去，要知西门熊在武林中是被列为天上二大高手中其中的一个，各派因受幽灵宫的控制，故每一派都不敢不听他的。

白云道人这时见各派都欲制石砥中于死地，他虽然也恨透了石砥中，他也不愿意各派高手对付迴天剑客一人，尤其联手攻击一人，这在武当来说是件可耻的事情。

他，颌下白须拂动，低叹一声道：“石砥中，中原各派于你无怨无仇，你何必连杀各派弟子，贫道虽然有意坦让你，但是……”

迴天剑客石砥中见各派高手变得不讲理的向自己挑战不休，心里突然激起一股怒忿的烈火，脑海里如电光石火般的闪过一个意念，急快的忖思道：

“我迴天剑客自闯荡江湖以来，何曾要人家来原谅我，帮助我，若不是我彻悟人生的真理，那会忍耐这么多的时气，今日白云道人语中多是怜悯之意……哼！我石砥中当真是这么软弱无能么？江湖既然少不了我，我就在江湖里翻滚吧……哼！他们若再逼我，我就不客气了。”

这个意念犹如江湖似的冲击在他心里，使得他忧悒的雄心又一次的奔放出来，自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傲然的笑意，是那么的明显又清晰……。

他凝视着天边的云层，冷笑道：“道长不要多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白云道人脸色一变，悻然的道：“想不到你这么不识抬举，贫道今日旨在拿下你的人头，祭那些死亡的各派弟子，贫道首先向你讨教一番……。”

说着，在肩上缓缓的拔下了一柄薄薄的锋刃的长剑，一招“白鹤亮翅”武当派披风剑法已施了开来。

石砥中朝他的剑式上斜睨了一眼，冷冷地道：“你不是我的敌手，你们还是通通上吧……。”

这一着确实使白云道人伤透了心，他在武林中地位甚尊，四十年前已轰动武林，这次若非石砥中连抢各派剑谱秘笈又惨杀各派弟子于大漠，他是不会轻易再入江湖的，他自认为自己剑法通神，哪知眼前这一年青人非但轻视他，又冷言的挖苦着他，确实使这个年过半百的武当高手下不了台。

他气得长腕一颤长剑，道：“石砥中，你太目中无人了！”

西门熊见各派高手表面上俱露出愤愤不平之色，他知道时机已至，眼下人心皆恨，正是发动的时候，他朝那渔夫施眼色嘿嘿笑道：“对付这种人也没有什么可讲道义的，他居然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自然恃着有两下子，你们就动手吧。”

那渔夫一抖长竿，喝道：“西门老前辈说的对，象这种毒辣的狂徒是不能讲仁义的，你不杀他，他就会杀了你，我们唯有群起而攻才能保得自己的性命……。”

这个渔夫语音未落，手中鱼竿已颤动而起，只见一缕竿影急啸而起，在电光石火间，一竿朝石砥中胸前，乳腺穴上点了过去，势快劲急，甚是几分威力。

石砥中不知这渔夫是何来历，只觉得这渔夫功力超绝一般手法，这一竿点来，部位确实非常准确，他急晃身形，身子一掠而起，冷哼一声斜掌劈了一掌。

那渔夫未曾料到迴天剑客石砥中身形如此的快捷，他觉眼前一花，身前便有一股奇厚的劲道斜压而来，他变招换式已经无及，胸前一寒，哇地吐出一口鲜血，身躯翻卷而去，双目瞪得犹如巨铃，脸上一阵抽搐，便气绝身亡，地上溅了满地流淌的血液。

石砥中看得一怔，心里突然震荡起来，他深知渔夫功力奇厚，断无一掌便死的道理，脑中疾快忖道：“自己适才仅用了五成功力，这渔夫功力再差也不会骤然死去，这里面显然有人陷害于我……”

他一念想至此处，立时抬头望了西门熊一眼，只见西门熊脸上浮现有一层淡淡的笑意，恍如没有看见场中的一幕似的。

渔夫倒地一死，立时场中所有的高手悲愤起来，这时大家有目共睹石砥中的毒辣手段，一股敌忾同心的心理，使他们再也无法保持平静的心湖，纷纷拿着剑刀，朝石砥中的身前涌了过来。

那虬须青面汉子，大喝一道：“石砥中，他与你有什么不解的仇恨，你要一掌打死他，我华山金康柏拚了性命也要杀了你……”

公孙牛这时也恨恨的道：“石砥中，我公孙牛虽然恨你，但也不愿以多凌寡，但现在见你如此好杀，我老牛也只得一拚了……”

石砥中骤见这么多的高手向自己身上扑过来，暗中也是一惊，他晓得目前误会愈来愈深，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他斜睨了场外几个人一眼，道：“还有二位是否也要过来一会……”

静静凝立于场外的两个少林高手，见石砥中如此豪情暗中俱是摇摇头，他两本是这适逢其会的被武当白云道人拉来，这时一见这么多高手，两僧互相望了一眼，朝石砥中摇摇头，表示不愿混入这些人群里。

石砥中睨了这些握着兵刃的高手一眼，共有八人之多，一股深藏于心底的雄心慢慢的滋长开来，缓缓的拔出了墨剑，横剑而立的道：“我石砥中能连斗八派高手虽死也荣，只是今日之过错不在我，只要石砥中侥幸不死，日后一一讨还……”

华山金棣柏颤着剑刃道：“石砥中，你认为还能活着离开这里么？”

石砥中朗朗一笑道：“且愿我能即刻死去，免的你们日后惶惶不安……！”

白云道人本来极不愿和这么多的高手联手对付石砥中，但是，石砥中的狂语及那股骁勇善战的精神，却使他暗暗心悸惊惶，他知道这个青年人异于常人的禀赋，说得出就做得，如其留待将来不如现在一刻解决，白云道人暗暗一咬牙，脸色微红的道：“石砥中，贫道要发动了！”

他大喝一声，剑尖条条的颤抖泛起一道凄迷的光弧，恍如一道银虹似的急啸而来，森寒的剑气泛肌刺骨。

白云道人剑势一动，剑势弥然的布了起来，其他的各派弟子都是一流高手，这一发动当真是石破天惊，庞大的剑光，自然组合成一个剑阵，急闪而来。

石砥中料不到这些高手联手攻击而出的剑势威力出于他的想象，他暗中大吃一惊，脸色逐渐的凝起来，他左手向前劈出一掌，右剑电疾的刺了过去。

劲气旋激的掌力虽然逼得那些高手退了半步，但那些无形的剑刃却有如万斤巨石的压了下来，以一敌八，他的功力纵是通神，也无法承受得住。

石砥中沉重的收回了神剑，双手一握剑柄，长剑缓缓撤离头上，剑尖朝前，微微斜上，两眼注视着剑光所指之处，一道凄迷剑弧随着剑刃一颤，幻化出一蓬光雨倒洒了下来。

白云道人一声惊呼道：“剑罡……”

惊呼之声才落，空中翻卷的剑光已如殒落的星石颤抖而来，群雄骤觉眼前一花，一股森寒阴冷的剑芒，如雨点似的敲在每人的剑刃上，叮冬叮冬的一片脆音。

剑光一敛，这八大高手通通全身一颤，脸上骤然布上一层阴影，各自惊惶的跃了开来。

只见每人手中的长剑，此刻已被削为二截，八截砾亮的断剑，深深的嵌入地下，仅露出三寸多在外面，恍如八颗寒星似的，闪出耀目的冷光。

石砥中强运真力发动剑罡功夫，虽然断了八派高手手中的长剑，但也触发了他在幽灵宫所受的掌伤，他脸色苍白，嘴角上含有一条血丝，双目疾快的忖思道：“我以为我的伤不会再发作了，那知道可恨的伤会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发作，看来我命该死于此处……”

他凄凉的一声大笑，笑声未歇，急忙伸手掩住了胸口又喷出一口鲜血，他痛得低哼了一声，几乎要弯曲身子蹲了下去，自然他额上立时滚落下无数的汗珠。

西门熊脸上笑意愈来愈浓了，他知道要毁掉石砥中仅有这个机会，他急忙走了过来，嘿嘿笑道：“各位机会难得，这小子已不行了！”

这八大高手虽然没有表情瞪着石砥中，却没有人肯出手攻击一个身负重伤的人，因为他们八派联手已经是很丢人的事，若再乘势杀了石砥中，谁也不愿把个笑柄让西门熊抓在手里。

石砥中回身怒视了西门熊一眼，道：“你！该杀……”

西门熊恍如没有听见似的，晃身绕至公孙牛身旁，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附在公孙牛的耳边，道：“你还不动手要等到什么时候？”

公孙牛尚未曾会意过来，骤觉臂上传来一股大力，他不自觉的手掌朝前一推，一股浩强刚猛掌劲汹涌的翻卷而出，气旋劲激的迸溅涌向石砥中的身上。

石砥中此时无能硬接这股大力的撞击，他胸前一紧，一道血光翻涌而出，整个身躯倒飞掠起往江心落去。

“啊……”

一声女人的呼叫，只听惊呼道：“石砥中！”

只见石砥中的身子在水里一翻，激起无数的水花，波涛汹涌的水浪，刹时把他吞没了，没入了水里。

群雄正在错愕之间，一眼瞥见一个满头银丝的少女，含着晶莹的泪水，疾快的扑在岸边上，望着混浊的水流，凄厉的喊着石砥中的名字，姬姬的叫声缕缕如丝的飘荡在空中，逐渐消失于江面上。

西门熊突然看到东方萍赶来了，他心头顿时一惊，他深知东方萍和石砥中两者之间的深厚感情，暗中冷笑一声，悄悄的离开了现场，绕着树林疾飞而逝。

白云道人长叹一声道：“我们可能错了！”

公孙牛把石砥中打落江里之后，脸上立刻涌现出一种痛苦的神情，他望着自己的手掌，悲声的道：“我没有手他，我没有杀他……”

他这时心境恶劣异常，总觉的自己不该以这种低劣的手段杀死一个不能反抗的人，他愈想愈可耻，目中竟然泛出了隐隐的泪影，恨得在地上直跺脚。

东方萍泪眼蒙蒙的追寻着失落江心的石砥中的影子，江中除了翻卷浊浪外，便是飘浮在水面上的秽物木屑，她的心，突然有一处莫明的恐惧，深深罩满了心头，使那憔悴的脸上显得更憔悴了。

满头白发丝随着江风如云的倒流下来，散发披在她的肩头，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轻泣声，断断续续飘进每一个人的耳中，连这些坚心如铁的高手都默默的悲伤。她轻拭着脸上滚落的泪水，缓缓的回过身来，在她那茫然的视线里，闪现着一滩血水，她的心犹如受万针戮似的，痛苦的深深叹了一口气，悒郁的叹声里，包含了太多的辛酸，如玉的脸上泛现出了一个痛苦的表情……

“噗——”一滴滴的热泪，沿着她的脸颊，落在手背上，一股咸涩的感觉，停留在她的舌尖，她觉得自己的心在片片碎裂……她的视线停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她恍如看见八张狞狰的面孔，正在发出胜利的笑意，她的全身随着他们的笑意而颤悚，她的心也随着笑意往下沉去……

东方萍强自定了一下神，痛苦的道：“哪一个把他打进江里的……”。

这八个同手觉得口气之冷比那冰山的冷气还要冷十倍，他们俱是心神一颤，下意识觉得这个少女给予他们的威胁不下于迴剑客石砥中，因为在她眼里跳动的仇恨，足以吞筐了每一个人的意志，那是坚强有力的目光。公孙牛天生是个憨直的性子，他这时也是非常的难过，后悔自己为何会如此的鲁莽毁了石砥中，他说道：“姑娘是我公孙牛。”东方萍冷冷的道：“你是那一派的？”公孙牛闻言一颤，立时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峨嵋派的清誉全毁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他想起师门对自己的厚恩，当真没有脸再活下去……“我是峨嵋派……”。东方萍目中闪过一丝幽怨之色，她强自压制住心里的悲伤，轻叹一声，朝前走了两步，非常沉痛的道：“一个半月后，我会上峨嵋去找你，那时会让峨嵋还我一个公道来，还有你们这些人，我都不放过你们……”。

当她冰冷的目光落在这些人身上时，那八派的高手通通打了一个寒噤，这少女口中进出的字句，恍如一柄巨锤似的敲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是那么有力……。

公孙牛颤抖的道：“你……”东方萍冷冷地道：“不要噜嗦，我现在不杀你已经是很客气了，你们滚吧，下次当心落在我的手里……白云道人低头默默无语，黯然的一声长叹，领着这些高手沿着江边走了。

东方萍禁不住心里的悲伤，哇的轻泣起来，一时思绪转动，在她眼前又浮现出石砥中的影子……。她低低饮泣着，喃喃的道：“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相依，虽然你死了，至少我有美丽的回忆，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最丰富的岁月……当我一无所觉时，我的确是最快乐的人，可是经过今天后，我再也不会快乐了，……”哽咽的琴声和江水声互相混和着，她茫然凝立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任凭着泪水迸落下来。

五

峨眉景天下秀，不是么，那青青的山脉，碧绿的苍松，摇曳的松影，高耸入云的山峰，显得庄严静谧。高高的苍穹，一片蔚蓝，朵朵白云轻轻移动着躯身，象片棉絮似的，徐徐飘荡在空中……”缭绕的白云似带，飘过挺拔的山峰，磷峋的怪石在深幽的山谷里静静的躺着，丛丛的幽林静静的屹立着……峨眉上清宫，一排苍松伴着金碧辉煌的庙宇，石阶自广场消失，宽阔的广场上，铺着一层淡淡的细沙。“当——”悠长的钟声，从上清宫里，缕缕丝丝的传了出来，敲破了静谧的山谷，也敲破了静寂的峨眉山——。

寺内香烟缭绕，一大群和尚和几个俗家弟子在聆听着方丈说话，他们俱骤会神的望着那个老和尚。只见那个老和尚低垂双目，浓浓的灰眉不时往上轻耸着，他单掌什胸坐在蒲团上，神情肃默的道：“佛门不幸，我峨眉数十年安然无恙的在静静之中度过，哪知公孙牛一时冲动，而惹下了弥大大祸……。”

公孙牛是峨眉六个俗家弟子中一个，人虽然憨直却是掌门虚无禅师的最宠徒儿，公孙牛一语不发，满脸愁容的静立在殿中一隅，这时大殿中笼罩着一片愁意，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笑意。

虚无禅师心情沉重的道：“想那天龙大帝之女武功定是奇高，她若杀上山来，我们纵是倾全派之力也难为天龙谷争一长短。……公孙牛这时一抬头，道：“师父，这是我引起的，等东方萍来的时候，我在她面前自尽身死，想她不会再难为峨眉……”虚无禅师一睁双目，道：“胡说，峨眉派剑始至今，哪有这种畏罪自杀的弟子，你是我最得意的弟子，竟敢说出这种话。”

公孙牛吓得全身一颤，急忙跪下道：“弟子不敢了！”

正在这时，自殿外慌慌张张的跑进一个小和尚，吓得全身直哆嗦，他脸色苍白，颤声的道：“不好了！东方萍和七绝神君等杀上山来了，山下已有二十多个师兄死伤，请掌门人……。”

“哈哈！虚无秃头，你给我滚出来。”

笑声一落，七绝神君和金羽君庄镰拥着东方萍如幽灵似的出现在殿门外，东方萍长发散乱，手持一支长剑见人就杀，那些殿外的弟子，瞬息便倒下了四个。

虚无虽然气得全身直颤，但那唯有的一点灵智的始终克制他那沸动的心血，缓缓的站了起来合十道：“阿弥陀佛，女施主这样血洗峨眉，不怕有干天和么？”东方萍眸子里动着凄迷泪水，复仇的烈火在她心里如野草似的蔓延开来，她满身都是鲜血，厉喝道：“你们这些假仁假义的东西，石砥中何处得罪了你们峨眉，你们把他打落江里，使他尸首无存……。”

虚无禅师低喧一声佛号道：“敝派对石大侠之举确有失察之处，但那时火在头上，难免有所失误，女施主何必因此而要大动干戈……。”东方萍冷笑一声道：“仅仅这样就能了事了么？”公孙牛见东方萍连杀了两位同门，惊悸的望了她一眼，他自知自己因一时冲动而给峨眉带来无穷的祸患，悲痛之余，他手持长剑如飞的奔了过来，他大喝一声道：“石砥中是我杀的，你找我好了。”

七绝神君一听公孙牛喝声，心里顿时大怒，他厉喝一声道：“小子，你大概就是公孙牛了！”要知七绝神君年岁快逾百令，公孙牛虽然已五十多岁，但在七绝神君眼里还是个孩子，七绝神君本来就对天下的和尚没有好感，他

身形一闪之下，单掌电疾的扣向公孙牛的腕上，动力一捏，喝道：“我要你凌迟处死！”公孙牛想不到七绝神君功力是如此的深厚，轻描淡写的一招，自己便落入大家的手中，他痛得冷汗直流，一股痛入骨髓的疼痛钻入心里，使他脸上泛起阵阵的抽搐。

他强自咬着牙关，怒喝道：“七绝神君，你干脆杀了我好了！”“嘿——”七绝神君冷笑道：“杀你易如反掌，只是太便宜了。”峨眉派的高手见公孙牛落在人家的手里，俱都大惊，纷纷暴喝一声，杖剑朝七绝神君扑了过来，七绝神君嘿嘿冷笑一声，一掌挥出数个人影立时倒翻而去，惨然的悲嚎刹时充满了大殿之上，使峨眉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虚无禅师的目含泪，喝道：“姑娘，你真这么狠么？”东方萍恍如失去理智似的，她轻拭眼角的泪水，满头的白发根根倒竖起来，她悲泣的大笑道：“杀，杀，杀尽你们这些贼子……”

她心恨峨眉中的任何人，手下丝毫不留情，身形在电光火石中掠飞而起，追杀峨眉弟子，在一刹那间，连着劈倒了五个青高手，使大殿变成了人间鬼域。血是红的，人也是红的。东方萍正要挥剑刺杀，忽然门外传来一声大喝，只见一排十个峨眉老和尚，肃然的自外面的走了进来，这些和尚俱是苍老十分，但步步稳健恍似都有机高的功力。虚无禅师见峨眉退隐的峨眉十老出现，神情立时松弛了不少，他忙低喧一声佛号，沉痛的道：“佛门不幸，敝派已面临崩溃的绝境，虚无自觉职守不力，罪无可遣，尚请十老发落……。”峨眉十老俱是向他颌首示意，然后这峨眉硕果仅存的十个长老，在大殿中身形一分，各站了一个方位，把东方萍和七绝神君及金羽君庄锁困在大殿的中央。

七绝神君见峨眉十老斗然出现，脸色立时一变，他深知峨眉有一套护山剑阵威力极大，传闻上这个剑阵失传已久，自发现这个残缺不全的“十绝剑阵”之后，峨眉上代掌门便秘密授于十大弟子，谓峨眉非遇重大事故不准施出，免得为武林中人腴腆。

峨眉十老各站定一个方位之后，他们缓缓的自背上拔出了一柄寒光四射的长剑，刹时剑光十条，大殿上剑气腾空，森冷的剑飒，如水的洒出。这十个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各个方位电疾的劈了过来，急啸而至。东方萍骤见密集集的剑影在空中布成了一个剑网，倒洒而落，她厉叱地一声，长剑一引，斜劈而去。“叮当——”剑刀相击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东方萍只觉虎口一震，几乎连长剑都要脱手飞出，她大惊之下，急忙收剑回身，只见七绝神君和金羽也被逼得连连倒退。

层层叠叠的剑气弥空而起，在空际幻化十条银虹，把这三个各负绝艺的高手都逼得手慌脚乱，因为这个剑阵一施开来便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得他们几乎透不过气来。七绝神君抓起公孙牛往袭来的剑光挡去，大喝道：“不错，峨眉还有一套不错的剑法。”

峨眉十老骤见七绝神君以人挡剑收回。金羽君观毕这个机会，抖手发出十片金羽，无声无息的射飞而去。金光流敛的金羽，在空中如影随形射向身形转动的十大高手的身上，峨眉十老大喝一声，金光里，钉进了每人的左臂上，顿时自每人的左臂上流下一片殷红的血迹……“铮”一缕琴韵如万马翻腾似的响了起来，鸳鸯的余音钻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恍如个无形的金锤似的，撞击得峨眉十老身形一晃，剑势立时一缓，连他们身上的伤刃都无暇顾及了。“铮！铮！铮！”

一连串的琴音响起，大殿上围观的和尚俱发出一声低哼声，痛苦的在地上翻滚着，功力较厚的抚着胸如飞的往殿外奔出，恍如遇着鬼魔似的……。七绝神君手扶古琴，手指不停的弹着，哈哈笑道：“虚无秃头，我要你们峨眉弟子通通死在我的琴声里，然后一把火烧了上清宫，才能泄我心头之恨……。”

虚无禅师强自运功抗拒着缕缕如丝的催心裂胆的声音，他脸上痛苦的一阵抽搐，喘息的喝道：“神君，你赶快停手……。”峨眉十老此时实在没有心力再发动剑阵攻击敌人，他们急忙收慑心神，盘膝坐在地上，抗拒这无形的声音，只见他们低垂双目，颌下长髯拂动，合掌当胸，脸上都是十分的肃默，颗颗的汗珠如雨似的滴落了下来，东方萍由于石砥中死于江河里，脑中始终挥不掉那凄惨的一幕，柔和的声音回荡在她耳际，立时使她神智模糊起来，她恍如看见石砥中满身鲜血凝立在她的眼前，她痛苦的低哼一声，颤抖的道：“砥中，谁杀了你，是谁？”石砥中没有说话，只是指了指在他身旁的的那些模糊的人影，东方萍全身颤悚的一声厉笑，道：“石砥中，我替你报仇……。”她因被琴音感染而使她存于幻景之中，东方萍凄厉的一声大笑，一式“穿云破雾”电疾的照着那些模糊的人影刺了过去。只听一声惨叫倒地而死，脸上浮现着一层死不瞑目的怒色。“萍萍……”这一声大喝有如巨雷似的响了起来，当她一眼落在自己的剑刃上时，只见殷红的鲜血，正自锐利的刃上落下来。

她一掷手中长剑，抓过了头上的银发，颤悚的道：“我做了什么事？”

她心里这时空空洞洞的连一点思想都没有，当她从现实的环境里清醒过来的时候，她又被眼前的惨烈景象震慑住了，“萍萍，你疯了！”东方萍惊悸的反抬起头来，这熟悉又慈爱的语音在她耳中已经一年没有听见了，她满目的泪珠再也克制不住的滴落了下来，润湿的眸子里闪现出她爹爹的影子。她狂呼一声：“爹——”琴音戛然而止，七绝神君缓缓的回过头来，他一眼瞥见东方萍扑了进来，东方萍恍如有着永远流不尽的泪水，倒在东方刚的怀里轻泣起来。“天龙大帝”虚无禅师惊呼一声后，惊悸的面上更惊悸了，一个七绝神君已使峨眉败得一片惨然，再加上天龙大帝，那峨眉永远也休想翻了，他低喧一声佛号，脸色痛苦的道：“峨眉完了，峨眉完了。”

东方萍扑进东方刚的怀里，神智渐渐清醒了过来，她轻轻的饮泣着，惊悸的抬起头来，呆呆的望着激动慈祥的东方刚，在那双隐隐透着泪光的目光里，她恍如看见了一些失去又复得的东西，那是真挚的父爱，没有丝毫做作虚伪，这种慈祥的笑容在她眼里是那么熟悉……她有些寒悚，因为她没有脸再见爹爹，她想起自己不教，偷偷的离家走了，只留下一个老人孤独的在开龙谷里，使他接受着晚年的寂寞，孤独，悲怆……种种心灵上的痛苦，这种打击在一个老人是很难受的……

东方刚万里追踪东方萍，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峨眉顶上找着了，那种心灵上的兴奋绝非一个局外人所能感受的，他激动的道：“萍萍，萍萍……”两滴泪水终于克制不住自眼里落了下来，他双手托着东方萍那苍白的面颊，仔细端详着，在那清瘦的脸上，他好象看见自己死去的妻子脸庞，霎那之间，在他的脑海里迴荡着一个女人的影子，他死去的妻子……

良久，他方叹了口气，忖思道：“她太象若萍了……”这个内心非常苍凉的老人，在那泛现着条条皱纹的脸上，显现出一丝黯然的神色，他轻轻拂理着东方萍那细长的雪白的发丝，他的心里陡然沉重了，犹如掉进了深渊

里……东方刚惊诧的道：“萍萍，你的发丝……”

东方刚全身剧烈的一颤，仿佛受着一双无形的剑穿戮着那样痛苦，她望着爹爹，唯地一声又扑进了东方刚的怀里放声痛哭——，一年来，在江湖中，萍萍表现了倔强沉毅，但在这一瞬间，一切的矜持与勇气都消失了。

她回复了稚弱，她投入爹爹的怀里，郁藏于心底里的悲伤，尽数的流泄出来，她哭，犹如钗袜步香阶那种沉痛的哭……东方刚噙着眼泪，搂着东方萍，轻轻的拍着她的肩头，沉重的叹了口气，轻轻的道：“萍萍，这象一场梦，我们都忘了吧……”

萍萍摇摇头道：“忘不了，这一年来我突然懂得了人生，没有爱情的生命是会枯萎的，我爱石砥中，而他也爱我……”

东方刚闻言，立时大怒起来，她总觉得这个美满的家是石砥中给拆散的，他冷哼一声，把萍萍推开，道：“那个江湖浪子，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去爱他……”东方萍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勇气，她身躯轻轻的退了两步，突然大声的道：“爹，他不是江湖浪子，他是个英雄，一个值得我们去敬爱的剑客……爹，你不要用有成见的眼光去看他，他的身躯处处都藏着神密，是象那个鹏城……东方刚冷哼一声道：“你这是教训我么？”

东方萍悚然的一颤，凄凉的道：“女儿不敢，您是我最敬佩的爹爹，我深爱着您，但我不能让您对石砥中有所误解，因为他是那么的伟大……”东方刚仰天一声大笑，道：“伟大，哈……伟大的女儿连父亲都不要了……哈……”笑声里极尽凄凉，他孤独的一阵大笑，目光突然变得一冷，冷峭的望着东方萍。

无限爱心，换得的都是愤恨，谁能理会他的沮丧，东方刚的头默默的低了下去，有着无限的伤心，哦！这个悲怆的老人谁能了解他的委曲呢，他感触的噙满了眼泪。人！毕竟是有生灵的……“我没有，我没有……”东方萍在那双清澈的眸子里噙满泪水，她痴痴的望着东方刚那老迈蹒跚的身躯，她觉得爹爹老了，无情的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显得那么憔悴……

东方刚嘴唇翕动，喃喃的自语道：“空虚的黯淡，黯淡的空虚，一切都是淡的空虚”，他目中的泪水直涌出来，望着大殿里的神盒，他不禁又想起逝去的发妻，他的嘴唇在呢喃着，数说着心灵上的空虚与孤独，他显得太苍老了，只听他轻轻的道：“我不能失去萍萍，她是我的生命……”东方萍上前紧紧抓住了东方刚的手，泣道：“爹女儿错了……”她晓得东方刚这时的沉痛，立时在她心里荡着一股孺慕之情，她渴望东方刚的爱护，也希望爹爹的原谅。东方刚深深的叹了口气，道：“萍萍，我们回家吧。”东方萍惊悸的昂着头，她没有回答，只希望她老迈的爹能在她那双眸子里了解一切，因为她一切都在眸子里表现了出来……大殿里的沉默的，七绝神君和金羽君已悄悄的退在东方萍的身后，他俩的心也是沉重的。两人只能投给东方刚一个同情的眼色，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虚无禅师终于打破了这死寂的气氛，他低低的喧了一声佛号，合掌当胸，缓缓走到了东方刚的身前。他恭身的一礼，道：“东方老前辈，令媛是非不明血洗峨嵋，贫僧虚无不敢有责令媛，只望老前辈给峨嵋作主——”东方刚颌首道：“事已至此，唯有请掌门人包涵了……”公孙牛适才差点把命送给七绝神君的手里，正瞥着满肚子的气，他见东方刚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顿时牛脾气又发了起来。

脸色铁青上前大怒道：“峨嵋虽然流年不利，也不至于霉倒到这种程度，你说得倒轻松，难道这十几条人命就这样算了？”

东方刚一愣，倒没有想到公孙牛说出这么一番大道理，他身为武林中的前辈，自然不能一味袒护自己的女儿，东方刚心头一沉，一时倒不知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七绝神君把眼一瞪道：“你这条蛮牛，本君没有宰了你，已经是很客气了，如论石砥中同本君的交情，这就要你们峨嵋鸡犬不宁……”

公孙牛只因一时义愤，根本不顾自己的死活，他是出了名的牛性子，脾气发了管你是七绝神君还是天龙大帝，任谁来他都不含糊，他冷哼的一声道：“七绝神君，我公孙牛杀了石砥中是由我公孙牛偿命，你们也犯不着来峨嵋逞威风呀，杀了人想一走了之，我公孙牛可没有这么容易放你们走……”说着，身形向前一掠，当真是翻了双掌在殿的门口，恍如一个守门神似的，站在那里。七绝神君冷笑道：“你不怕峨嵋遍地横尸，就尽管拦拦看。”他这时恨透了公孙牛，脸色一冷，目露杀机的走了过去，使得殿里的群僧同时面色一变，向七绝神君逼了过来。

虚无禅师双目一睁，道：“逆徒，快给我回来。”公孙牛含泪，道：“师父，峨嵋数十年清誉全毁在弟子一人手里，我公孙牛死不足惜，但不可使峨嵋沦为万劫不复的地步……”虚无禅师目射精光，怒喝道：“逆徒，这事都是你惹来的，还敢再给峨嵋生事，你若不给我回来，我就把你逐出门墙……”

公孙牛这时激动异常，他满脸悲愤，含着泪水道：“师父！”他虽然有着满腔的话要说，可是骤然看见虚无禅师发怒，顿时急得热泪直流，双膝一软跪了下去。东方萍这时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她轻轻的拭了一下眼角的泪水，莲步轻轻一移，缓缓来至虚无禅师的跟前。

虚无禅师针掌合十道：“阿弥陀佛，女施主有何见教？”东方萍冷煞的一笑道：“贵派弟子把迴天剑客石砥中打入江里而死，这将作何解释？”虚无禅师合十道：“石施主连毙各派的弟子，羞辱我峨嵋，这些事江湖上已经人人皆知，女施主怎么不先思量思量这事的始末再作道理呢？”东方萍料不到虚无禅师口齿如此犀利，非但不责怪峨嵋公孙牛的鲁莽，倒过来反说石砥中的不该，她气得通体泛起微微的颤抖，目中立时涌起一片煞意。

她厉声一笑道：“你能证明那些事确实是石砥中所为么？”虚无禅师一愣呐呐的道：“这……这……”公孙牛身形向前一扑，怒喝道：“我敢证明。”七绝神君随后追了过来，冷笑道：“你这条蛮牛，本君不给你点颜色，你是不知天高地厚，看掌！”他性情最烈，说着当真一掌向公孙牛身上劈了过去，这一掌发得特别快速，掌指一翻间，掌风已激动进射的推将而来。

公孙牛吃过七绝神君不少苦头，晓得自己要与七绝神君抵抗，那无异是自找难堪，他骤见七绝神君掌势一发神至，不禁吓得倒退几步。但这时时间刻不容缓，他纵是闪避已是不及，公孙牛沉肩大喝一声，掌缘低下数寸，斜削的迎了过去。

“砰——”公孙牛低呃一声，身形如纸鸟似的被击了出去，他身躯才震飞而去，空中已洒下一片血雨，众人只见他卷曲着身子朝着大殿外面落去，峨嵋一个僧人急忙朝外面奔了过去。虚无禅师面上抽动，痛苦的道：“神君，这样不嫌太过份了么？”这个终身尚佛的老禅师，只因不愿卷入江湖是非，而存了息事宁人之心，他深深体会得出，今日上峨嵋的无一不是能双手掀翻武林万丈波涛的高绝人物，峨嵋虽身列武林九大门派，但也难与这批人对立。

七绝神君一掌击飞公孙牛后，那静立于四周的峨嵋十老个个目含杀机的逼了过来，他们的左臂上各尚钉着一片金羽，殷红的血液汨汨的流出，但他们这时却毫无不留意自己的臂伤，只欲和七绝神君拼命……

金羽君急忙手捻金羽，和七绝神君并肩立在一起。浓浓的杀意弥然的断开充塞于整个神殿里，东方刚发觉出不对了，而各人也警觉出情形有异，是故群僧与各英豪同时都在凝耳聆听着，聆听着公孙牛摔落地上传来的声音。事情确实有着意想不到的变化，公孙牛被七绝神君一掌击出之时，群雄明明看着他朝殿外摔去，哪知等了好长时间，非但那奔出去的僧人未见回转，连公孙牛坠地的声音也没有听见，更怪的是神殿里的众人俱清晰的看见了公孙牛射将而出的身影，哪知在疏神的一刹里，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消失了踪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众人目光俱落在大殿门槛外的石阶上。

“雁自南来，翅分东西头向北！”

这高亢激昂的高唱突然自殿外传了进来，丝丝缕缕的唱音犹如一道急矢似的射进了每人的耳鼓，震得场中各人面上同时泛起一丝惊异的神色，俱望着殿外。

东方刚和七绝神君同时面上一变，脸上立时掠去一阵阴影，在两人的脑海里疾快浮现出一件六十年前的往事，他俩骇然的望着殿外，嘴唇颤动，同时喃喃的道：“怎么会是他。”

殿外突然荡起一声清笑，只见一个身着兰布长衫的少年，双手抱着公孙牛缓缓的走了进来。公孙牛满嘴鲜血，胸前起伏喘息沉重，那少年在他身上连点几处穴道，轻轻的把他放在地上。公孙牛喘呼道：“小恩人，这些人你不能放过一个。”那少年傲然一笑道：“我救你不是替你们峨嵋找场子。只不过适逢其会，在这里会会几位故友而已。”

东方刚脸色浓重，上前道：“这位小兄台是哪里来的？”他心惊这个少年功力奇绝，在悄无声息中救了公孙牛，而此人年纪轻轻身怀奇技，这怎不令他暗吃一惊呢？那少年傲然的道：“我不是在前头已经说明了么，你难道没有听见。”七绝神君惊惧的道：“你是南海孤雁？”少年恭肃的道：“家师已经作古，我是南海孤雁的第二代传人。”东方刚心里一阵激动，颤声道：“令师一代先人，遽然仙逝着实令人惋惜，东方刚想不到海外一别，谒成永诀，只是六十年前那件事已然过去，难道令师还要耿耿于怀么？”

那少年面色一冷的道：“这是一场名誉之会，关于当年那件事我不去追问，谨希望南海孤雁重振中原……”东方刚勃然色变的道：“令师败于老夫之手，已发誓不履中原一步，这次你现身神州，与当年誓约径相背违……”

那少年冷笑道：“说得是不错，家师虽败却时时未忘图雪前耻，这次我进中原，正是向天龙大帝找回那一招之失……”东方刚忿怒的道：“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那少年轻笑道：“我是南海孤雁的传人，乃用南海孤雁之名……”东方刚在六十年前力斗南海孤雁，血战三昼夜方给赢了一招，当时双方都是血气之争，南海孤雁一招挫败后，便发誓在未思出击败东方刚那一招之前，绝不履中原一步，哪知当南海孤雁思出破解那一招之后，他已没有能力再重斗天龙大帝了。

“好！老夫就是天龙大帝，你可出手……”南海孤雁不等他说完，便冷哼一声道“我早知你是天龙大帝，你就是不说出来，我也要斗斗你，否则我远来峨嵋做什么？”说着，他身形突然往前一欺，单掌轻轻一拂，便有一股掌风发了出来，哪知他掌势迟进一半，突然收招而退，冷漠的一笑。东方刚

一愣道：“你怎么不动手了。”

南海孤雁嘴然微哂的道：“我俩相斗非千招以上可能分出胜负，现在时间宝贵，我想你仍用那招‘天女断音’，我也用‘神火焚珠’再试试如何？”东方刚大怒道：“小子，你是存心报复。”南海孤雁哈哈一笑道：“小子不敢，只是家师在临死之前，遗命再晚必须以这一招胜你，师命难违，只能从权得罪了。”东方刚以天龙大帝之尊，自然不愿意和一个后生晚辈动手，但南海孤雁传人以咄咄逼人的攻势，使得这个老江湖实在难以下台。

他气极一笑道：“很好，我就看看南海孤雁到底教出什么好徒弟来。”他气得发须飘拂，双目寒光一涌，盘膝坐在地上，深深的吸口气，双目缓缓的低垂下去，不多时，从东方刚鼻孔里飞出两股淡淡的薄雾，由淡而浓，逐渐飘散……

东方萍看得一惊道：“爹，你用三昧真火纯气成雾……”此言一出全殿皆惊，俱面现异色的望着东方刚，这种内功最高的潜修，没有数十年性命交修是难办到的，殿里的高手俱是识货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南海孤雁淡淡一笑，朝东方萍道：“你不要为令尊担心，六十年前他已胜得家师一招，六十年后也许还能赢得在下，与他的名誉丝毫无损……”这少年倒也是真的狂人，他颌首含笑，双手在紧紧的揉搓着，渐渐东方刚逼气成雾散发出来的丝丝白气，忽而骤然的消去，连一点迹象都无处发寻。东方刚站了起来，大喝道：“你接着！”

南海孤雁含笑仰望天，只见这空中连串着流下了一颗颗晶莹的冰珠，紧紧相连的滚落了下来。这一手当真是骇人欲绝，东方刚非但化气成雾，还凝雾成冰，变为颗颗般大的冰珠，这种前所未有的功力同时震慑住了全场。南海孤雁嘴角上的笑意突然一敛，大喝一声，紧紧携着双掌倏地作了一个童子捧莲之式，迎着流泻而出的冰珠接了过去。

“嘶——”冰珠一落至他什合的双掌之中，立时冒起一股白气，并传来一阵叮叮咚咚的落珠之声，恍如那些浑圆的冰珠激在银盘里似的。

那些冰珠一落，南海孤雁的掌心之中立时幻成一蓬水雾，恍若煮沸了的水气，不多时，合捧的双掌里盈满了沸腾的水液，捧合的水液煮沸跃腾，但却没有一滴水流下来。南海孤雁双目一睁，道：“这一招你输了。”

只见他双掌一分，那二掌中为沸腾水液骤然的逝散而去，竟然点滴无存，这种逼力焚水神技，立时震慑住了全场，那些峨嵋僧人同时发出一声惊呼。东方刚脸上掠过一丝暗然的神色，他望着殿里的神龛怔怔的出了一会神，方才叹了一口气，道：“你果然把三昧真火练得出神入化，老夫深为故友有你这么一位传人而高兴，这一场算你赢了，令师当年的誓约从此毁去……”

南海孤雁傲声的大笑道：“这一场晚辈侥幸胜了却不尽理想……”“哼——”东方萍见爹爹数十年盛誉毁于一旦，她的心里不禁十分难过，她不知南海孤雁是何许人？这时看那少年如此傲狂，登时一股怒火涌上心头。

她冷哼一声，黛眉深锁，怒喝道：“你狂什么？这一场你认为真的赢了么？”南海孤雁一怔道：“这里有目共睹，我以体内聚炼精火焚逝掌中冰珠，这本是内家最难炼的一着功夫，怎么……”他人长得本来就很潇洒，这一说起话来，唇红齿白，脸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的笑容，看来对东方萍倒没有存丝毫敌意。东方萍冷冷的道：“我说你输了。”

此语一出立时使场中众人一愣，东方刚到底是个武林第一高手，虽然自知这一招在功力上胜过对方，但在技巧上却失了先机，他深具名家宗师的风

度，见爱女如此强词多理，不由十分不悦。

他暗叹一声道：“萍萍，爹爹输得心服，你不要多说了。”南海孤雁自来中原，尚未遭遇真正敌手，他见东方萍口口声声说他输了，一股少年争胜之心顿时自心底产生出来，他向前跨进了两步，道：“你说我输在什么地方？”

东方萍轻轻卷起了罗袖道：“你以‘肌吸肤收’之法把水吸进汗毛孔中，认为便可瞒过我的耳目么？……你若不服，我就让你现出原形来……。”

她皓齿往前轻轻一舒，并起二指往南海孤雁右掌心挟去，只见她手掌才出，在双指之间便有一缕劲风袭出，电疾的射向南海孤雁的腕脉上。南海孤雁没有料到东方萍会有这么高的功夫，只觉腕脉一麻，自掌心中便有一滴滴水珠，流了下来。他脸色一变，厉喝道：“贱丫头，你施的可是摩西派的残魂指？”东方萍身形急晃而扑了过来，斜掌向前一劈，道：“你敢骂我！”

她由于心情非常恶劣，手下丝毫没有留情，掌势甫动，澎湃激动的掌风已如风雷迸发的推了过去，直往南海孤雁的前胸撞到。南海孤雁身形一闪，暴退数尺，道：“在我踏入中原之前，我以为除了天龙大帝之外，就算迴天剑客石砥中了，现在我得重新估计，把你也列入我可比敌的人物，适才我体力消耗甚巨，我俩改天再较量较量吧……。”说着他身形一闪，便扑出了殿外，转眼之间，便消逝在静寂的山林里，地上仅留一滩水迹。

七绝神君轻轻一叹道：“南海孤雁重进中原，事情就不好办了，可能数十年前的那几件事又要重新牵到江湖各派里……。”东方刚脸上抽动的道：“南海孤雁我倒不担心，最令人担忧的是弱水一龙和神火怪剑，这两人复仇之心最烈，武功也最强，既然南海孤雁传人已经现身了，那他俩当不久赶来……。”七绝神君眉头皱了一皱道：“粉面银牙白玉儿，卧青草池，望明耳边……大帝是否尚记得这句歌谣？……。”东方刚闻言脸色骤变，道：“神君，你见着玉面笛圣了？”七绝神君摇摇头道：“没有，不过自从大漠鹏城初现之后，江湖上已引起一阵新的变动，这引些人在六十年前就欲得到金鹏秘笈和墨剑两宗东西，现在石砥中身怀金鹏墨剑，这些人闻风之后还会赶来中原看究竟……。”

东方刚长叹一声，没有说话，在他心里却涌起了无限的感慨，他拉着东方萍向殿外行去。虚无禅师几次欲言又止，望着这些离去的高手竟不敢加以拦阻，公孙牛虽然忿忿不平，但却不敢多说一句话，只能铁青着脸怒视着那些逝去的人影。“当——”

峨嵋山上又复响起荡人心弦的钟声，清越的钟声冲破了山林的静谧，那袅袅的余音，拖着曳长的尾声逐渐的逝去。

六

“重来江畔草仍青！人事全非犹意新……人间恨事知多少？天涯难道离别情！”多么萧条啊！曾以赞美的诗篇歌颂过的江畔！多么凄清啊！曾以欣欣的微笑映照过的江水！

晚照夕阳红，清冷的风徐徐拂过林梢，轻拂到石砥中的脸上，又一次，他踏着蹒跚的步子，怀着满腔愁怨，来到了这藏着他的欢乐的长江边。

青青的细柳，仍然是那样的摇曳着，茸茸的小草柔软的铺满了地上，然而，浪声停了，梦远了，江边，唯有寻梦者的叹息，幽幽的传向江底……。“寻不回来的梦，就当成是一个幻想吧！”他日常这样的安慰自己，他也极力的想忘掉那个恶梦，但每当他站立于花前，每当他徘徊于月下，他的理智却掐不脱感情的束缚……。

于是，他追寻，他回忆，由回忆透过了幻想的清滤，他将感情投寄于江中，将愁怨发泄于水里，透过心灵，透过叹息，透过江底，寄向遥遥的远方……”他永远记得各派高手在长江岸边的群击，尤其在他跌落江里的一刹，他清晰的听到，那声凄厉的惨叫，那是东方萍的声音，是多么地熟悉，如今又在他的耳际响起那低沉的呼唤哽咽。他凝望着微微掀起波浪的江水，脑海中荡起的尽是那无尽无涯的往事，他凝视着江里的旋涡，喃喃的道：“江湖就是一个大的旋涡，只要一步踏错，便会被旋进那无底的江水里，……这次，我若不是夏辰星父了救我，现在我恐怕早就喂了鱼了……哎，这对鱼家父子的恩情，我真不知如何的报答……。

他轻轻的叹了口气，双目透出了泪影，映着浩浩的江水，那层泛现的泪水显得太凄凉，惆怅，傍徨……“重来江畔草仍青；人事全非犹意新……。”……人间恨事知多少？“天涯难遣离别情！”

袅袅的余音如江浪似的回荡在他的耳际，石砥中听得心里一阵难过，重重叠叠的往事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落寞的一声长叹，回身望了哼着他手作这首曲子的那个黝黑的少年一眼，这是他恩人的儿子，黑铁，他苦涩的笑道：“黑铁，你爹回来了没有？”这黑铁有着魁武的身躯，一双黑目闪出茫然的神色，他约有十五六岁，望着石砥中摇头一笑道：“石大叔，我爹还没有回来。”

石砥中嗯了一声，没有说话，他能说些什么？他能对一个孩子说出自己心灵的痛苦么？他没有办法开口。黑铁呆呆的站在那里，过了半晌道：“石大叔，你作的这首歌真好听，就是太凄凉了……。”他还是个孩子，他只知道好玩，他哪知这是石砥中悲怆心境的写照，在这首歌里，他又知道石砥中掉过多少愁怨的泪水……。

石砥中苦笑道：“你能知道凄凉就不错了，……。”黑铁楞楞的道：“石大叔，我看你好象有心事。”石砥中恍如触着电似的，全身一阵剧震，这个孩子虽说是没有念过多少书，但却非常聪明，有着伶俐超人的观察力，石砥中极力的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绪，道：“你说我有什么心事？”黑铁想了想道：“你好象在怀念一个人，并且还是个女人……。”“女人”石中喃喃的道：“女人，不错，她是值得怀念的一个女人……。”

他的心好似被针戳了一下似的，他觉得他心里淌着血，一种无言的痛苦，在深深的缠绕着他……。萍萍的身影犹如电光石火般浮现在他的眼前也浮现在水面上。黑铁睁大了眼睛道：“她是谁，你是不是很喜欢她？”

石砥中痛苦的一叹，忖道：“他还是个孩子，这些事是不宜于告诉他的，虽然我很想找一个人谈谈我内心上的创伤，但是，我不能使一个孩子心灵上有个凄凉的阴影……”他急忙转了个话题道：“黑铁，我那天教你的功夫你练得怎么样了？”

黑铁脸上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笑容，他把脑袋一拍道：“石大叔，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呢，那天你教我的那招‘老树盘根’后，小三子，李小武……都打不过我了，通通向我举手投降……”

到底还是孩子，当有了一宗好的东西后便喜欢在同年的朋友面前炫耀，这本是孩童心里正常的发展，石砥中闻言双眉紧紧一蹙道：“黑铁，我教你的是让你作防身之用，不是要你去和人家打架，要知武学之道，在于修身立德，非持技击之艺争强逞雄，大凡这种人都难练得登堂入室……。”

黑铁见石砥中生气的样子，不禁急道：“石大叔，我不敢了！”

石砥中面色稍缓。

轻叹道：“你先回去吧，我要在这里多站一会……。”

黑铁嘴里满口答应，身子却动也没动一下，他茫然的望着石砥中，嘴唇嚅动了半天，才惶恐的道：“大叔，古圣贤说‘学以致用’我们学了武技而不去用。那岂不是和圣贤遗训相违背么？”

石砥中诧异地望着黑铁，一时倒被问住了，他发觉这孩子的思想已超越了他的年龄。良久方哀叹了一口气，沉痛地道：“我不是不要你用，但要用在值得用的地方，比方有人要制你于死地，那你当然得奋起抵抗，否则你必死在对方手里，不过玩刀者必伤于刀，你还是引以为戒……。”

黑铁沉思了半天，好象是懂了，他含笑的道：“我晓得了，大叔，我心里有种感觉……。”

“感觉？”

石砥中愣愣的咀嚼着这两个字，是的，他这时心灵的感觉是空虚的，是飘渺的，也是痛苦的，他诧异的看着黝黑脸庞的黑铁，自从落江被救之后，他第一次和这个纯朴的孩子说这么多话，哪知黑铁每句话都深深触动着他心里的创痕……

石砥中轻叹道：“你说你的感觉如何？”

黑铁嚅嚅的道：“几天以来，我都在觉得大叔不是一个普通人，你从不谈自己的往事和过去，总是沉默在冷清的江边，我知道你心里有许多事情，只是你不想说也不愿去提它，我也知道你要离开我们了……。”

最后那一句低微得几乎使人听不清楚，但却非常的凄凉，这孩子说到这里，目中已潜然的淌下了泪水，他急忙的把目光移开，不敢望着石砥中，缓缓低下了头……

石砥中十分的感动，暗叹一声，电快的忖道：“这孩子敦厚诚实，虽与我仅有短暂时日相处，却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真挚的情感在我的心里，将永远留下一页甜蜜的回忆……唉……珍贵的友谊……”

他的脸上有种离别的伤感，苦笑道：“黑铁，暂时的离别并不是永诀，这与我们友谊是没有丝毫损害的，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江湖和你们父子重聚在这个难忘的地方……”

黑铁瞪大了眼睛，诧异的道：“石大叔，江湖是什么？”

石砥中呐呐的道：“江湖……江湖……”

这两个字在他心里不停地翻滚着，他想说出江湖的诡谲机诈，但对方仅

是个初解人事的孩子，纵然是给他解释也不会理解，况且石砥中实在也不愿意让黑铁在心底里有个江湖的影子……

石砥中正觉得不知如何向黑铁解释的时候，他的目光忽然瞥见自江里荡来一只小舟，舟上仅有一个艄公和一个身穿灰布长衫的少女，艄公轻轻摇着橹，溅起翻浊的浪花，那姑娘独自凝立在船头上，迎着清风，满头的发丝向肩后飘拂，痴痴地望着天边，竟然不言不动。

小舟缓经的冲着浪水前进，向这方驰来。

石砥中的目光逐渐聚在一点，不瞬的望着那个少女，他全身突然地一颤，在他的目光里，立时闪现出这个少女的影子，而在他心里又何尝没有泛滥起感情的苦涩呢？

他惊愕的望着驰来的小舟，脑际忖道：“是她，我要不要见她呢？”

这个意念还没有消逝，那冲着水浪的小舟已经靠近了江边，只见那个少女轻轻走上了江堤，低着头向石砥中这边走了过来。

这少女头低的极低，非常孤独的走着，那粉白的面上抹上一层凄凉的嫣红，她恍如不觉得有人在望着她，更不知这个望着她的人与她有很大关连。

石砥中想回避对方正面的走来，他身躯颤动了一下，但却没有移动，只是激动的凝视着对方的脸靥上……

“果然是她！”

他嘴唇嚅动，低低的喃呢着，这轻微和低语，微弱的几乎仅有他才能够听到，他的心头顿时往下沉去，就象那叶小舟荡向茫茫的江水里。黑铁惶恐的摇动着他的手臂，急急的大叫道：“石大叔，石大叔，你是不是又病了？……”

石砥中被这焦急的呼声唤醒了过来，他急忙收回失神的目光，激动地望着黑铁，在那怆凉的目光里，有着孤独凄凉的意味，他轻轻嚅动着嘴唇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那个刚刚要擦身而过的少女听得黑铁的呼唤，突然刹住了步子，但她却没有立时转过身子来，只是立在地上，恍如要再证明黑铁呼唤的那个人不是姓石的似的。

石砥中骤见这个少女停下了步子，立知她已发觉了自己，他想上前招呼，可是不知该如何的开口，他仅能轻轻的叹了口气，拉着黑铁的手道：“黑铁，我的病已经好了！”那少女全身一颤，柔细的身躯突然泛起了一阵抖悚，她缓慢地移动着身子，目光已停留在石砥中的脸上。

在那双清澈盈盈的眸瞳里，泛现着晶莹的泪珠，她茫然的望着石砥中，两滴眼泪恍如滚落的珍珠似的从她面颊上滑落下来，晶洁的泪珠在她心底里泛滥着翻卷的浪花，那过去的事迹重新在她脑海历历如绘的闪了过去……。她硬咽的道：“砥中，这不是梦吧……”石砥中尽量地平复着心中的激动，他低沉的道：“这不是梦，只是人生历程的一个小遇合……”当他的目光瞥及西门婕手中那串佛珠时，他不禁惊讶得叹了口气，他见西门婕尚蓄着头的发丝，迷茫的在她脸上扫视着，他好象在寻找着某一种东西……。石砥中长吁口气道：“你出家了？”

西门婕摇摇头道：“没有，师父说我与佛无缘，不是佛门中人，所以未曾剃度，我一心向佛是故手沾佛珠，可是……”

她眉罩愁怨，目中盈泪，那脸上的凄凉神，看得石砥中心里一阵难过，总觉得西门婕这一生在爱情的波折下，而存了出家的念头，是件太残酷的事情。他黯然的道：“你这是何苦？”

西门婕凄怆的道：“女人的心你永远不懂，它是最难捉摸的一桩东西，但是唯有对爱情是绝对，当它系在一个男人的身上时，它将象缠绕的蚕丝，永远的不变……”石砥中见黑铁愣愣的在注视着他俩，他不愿在孩子面前显露出自己的过去，他伸手去怀中拿出一封信道：“这个交给你爹，你快回去吧。”

黑铁目中泪水一涌，接过信道：“石大叔，你真要走了。”石砥中摸着黑铁的头，黯然的道：“我在信里说得很明白，你回去就知道了！”黑铁把泪水一擦，轻轻的道：“我和爹晓得留不住你，铁儿不敢存太多的希望，只希望你能来看看我，因为……。”他突然大声的道：“我把你敬为神！”说完含着激动的泪水，转身如飞的奔去，那句颇堪玩味的話，随和他奔去的身影而消逝于江边，石砥中愣了，西门婕也愣了，这孩子表现的一切是多么的感人肺腑：这份珍贵真挚的友谊，在石砥中的感受中着实是令他感动的。石砥中脸上流露出离别的凄怆，叹道：“在我一无所觉时，我觉得心灵上永远是空虚的，但自从我遇上他们父子后，我空虚的心又渐渐的充实起来。”

西门婕苦笑道：“人的感情有时候在患难中产生，有时候在平静中发生，也有时候在痛苦及欢笑中滋长……当有了感情之后，你将会去为感情而挣扎，努力与奋斗……但是，当你脱离人群而做个隐士之后，在冷静的无人岛上，你又去怀念这些珍贵的感情，友谊，思索过去的一切，忏悔你在人生旅途上所做过的每一件错事……石砥中深觉西门婕说得颇含佛理，他彻悟地道：“你好象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西门婕凄笑道：“每当我站在佛门之前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你，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我相信我会得到你，因此我憎恨着命运之神，也永远恨着我遭遇的坎坷……”石砥中怕引起西门婕太多的伤感，道：“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要再谈了……”西门婕指着前方那个静静的古刹道：“我住在那个尼姑庵里，你若没事，我们何不去多谈谈。”石砥中见她眸中流露着企翼的神色，他实在不忍违拂她的盛邀，只得勉强笑道：“不太方便吧。”西门婕摇摇头道：“没有关系，那里只有一个老师父和我，她已化缘去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说着当先领路和石砥中徒步行去。

远山有着朦胧的白影，万家已点了灯火，丝丝缕缕的炊烟慢慢的消逝在空际，太阳最后一丝霞光已自大地收回，躲进了深深的云端里……。西门婕领着石砥中踏上了石阶，推开了那座已破碎不堪的尼姑庵大门，古刹里静寂得没有一点声音，却有种祥和的感觉。

石砥中随着西门婕绕过大殿，来到一间静舍之前，微弱的灯光摇曳着尾芒自房中透穿出来，使得两人修长的身影倒映在地上。西门婕满脸惊诧的道：“房里灯怎么燃上了……。”“是我！……”，房里传出一个男子粗犷的声音，那半掩着的门轻轻的启开，只见在房子里有一个背着身子坐在书桌之前，这人身穿蓝布长袍，正低着头聚精会神的翻着桌上的那本旧书，雄伟的背影骤然出现在西门婕眼里，她吓得全身一跳。

这青年低着头看书，竟然不理睬俩人的来到。西门婕颤悚的道：“东方玉，你怎么找来的？”东方玉缓缓的转了过来，那双眸子里有着冷峭的煞意，却也透着隐隐的泪光，他朝石砥中看了一眼，脸上立时浮现出一种诡异的神色。他长长的吸了口气，道：“婕妹，这一年多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找你，今天总算找到你了……”西门婕冷冷的道：“你找我作什么？”东方玉全身一颤，脸色变得苍白，他苦笑道：“婕妹，你难道不知道我在深深的爱着你。”

西门婕心神一震，身躯摇摇晃晃的几乎稳不住自己的身子，她急忙地扶着石壁，轻轻的喘了口气，她冰冷的道：“我知道你在爱我，但我不会和你在一起了，因为我的心已经枯萎了，我看清了世间的一切……”东方玉一听她那种冰冷的语气，心中登时一冷，他在日夜的奔驰里，足迹踏遍了整个西门婕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找着她的踪影，而每天都在相思的痛苦里，他人虽尚年轻，因为他日夜思念着西门婕，而显得苍老了，他的心也是悲怆的……他惶恐地道：“婕妹，你真不怀念过去……”西门婕凄凉的道：“时间会冲淡了爱情的影子，现在我的心里只有古佛青灯，这虚无的尘世间都是虚伪的，自私的……”“不！”东方玉痛苦的道：“我是爱你的，婕妹，在这一年里，你不知我是何等的痛苦，每当在夜兰人静的时候，我会在高高的山顶上呼唤着你的名字，总希望用我的声音唤起你心灵的共鸣，把我的爱心寄向遥远的地方，倾诉出我的爱……”人虽是最高等的性灵动物，但在这方面，它是特别懦弱的，它将使你忘却了自尊，忘却了身份，不顾一切的追寻爱情，追寻着自己所爱的人……

石砥中见东方玉如此的痴情，确实有些感动，也很替东方玉难过，因为凭着东方玉的人品，足够震撼着每个少女的心，可是爱情这方面是一丝也勉强不得的，虽然西门曾把感情移注在东方玉的身上，但，她的心里还是无法忘记石砥中的影子……

西门婕并非草木哪会没有一丝情意，她觉得东方玉痴情得确实使人感动，他话声里显露出来的爱，纵是铁石心肠也会深受感动，况且她心里也时时回想着东方玉以往那番情意……她泪珠迸激滚落而下道：“玉哥哥，你为什么要找我，为什么……”

东方玉也是满目泪水，道：“我爱你，婕妹妹，这一年来我没有一刻忘了你，我曾发誓，不管你对我如何，我都要得到你……”西门婕突然心里一冷，目光倏地瞥向桌出那本大乘易佛经，她急忙坚定一下心神忖道：‘我的感情当真是这么脆弱么？我难道会因几句话而感动么，我的心已冻结在寒冷的冬天里，爱虽能溶化了我却也能毁了我，如其将来有苦倒不如现在回绝了他，免得以后双方痛苦……’这个意念在电光火石间一闪而逝，她坚决的把泪珠一拭，冰冷地道：“东方玉，你回去吧，我不会接受你的爱，因为你对我了解还不够，免得将来痛苦，我只有回绝了你……”东方玉寒悚的抬起头来，他思绪紊乱如麻，犹如千条线丝一般的缠绕着他，他不知西门婕何以会突然改变了主意，这是为了什么？莫是因为石砥中……顿时，一盆冷水浇得东方玉清醒了过来。

东方玉的眼角微微瞥向石砥中，只见他正茫然地望着屋顶，好象是在沉思，也好似在嘲弄着东方玉。一股愤怒的烈火如若燃烧的柴枝在东方玉的心中烧了起来，他目中闪过一丝的凶毒怨毒的神色，恨恨的盯着石砥中。东方玉冷冷的道：“姓石的，你足可畅声大笑了！”石砥中一怔，收回失神的眼光，道：“东方兄，你这是什么意思？”东方玉冷哼道：“你不要以为救我一命，便可挟恩滚人了，我东方玉恩怨分明，有朝一日我会报答你的恩情，但是今天我希望你能滚出这里……。”

石砥中不知东方玉何以会如此的恨着自己，他愣了一愣，道：“东方兄，我石砥中给人好处从没有希望人家报答我，你这种歪曲是非的口吻，我是不愿忍受的……”东方玉嘿嘿的一笑道：“你可以不要忍受，传闻你已得了一柄名贵的宝刃，今天我东方玉愿以顶上人头见识见识你的神剑……”西门婕

急忙上前道：“东方玉，你这是干什么？”东方玉见她脸色苍白，他倒不敢过份鲁莽，只是殷情的望了她一眼，退后一步道：“婕妹，这是我与他的事，你请退回一边。”西门婕没想到东方玉心胸如此的窄小，竟然因为自己拒绝他的爱意而选怒到石砥中的身上，她骤觉得心里一痛，深为东方玉惋惜。她冷漠的道：“在我这里不准你动手。”东方玉突然纵声大笑道：“你当然不要我动手了，谁不知石砥中是你的爱人，我东方玉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呃……”西门婕痛苦的低呃了一声，她没有想到一个在情场失意的人，心胸会这样的狭窄，她掩着脸扑到桌上轻轻的低泣起来，东方玉这句话深深伤了她的自尊心，一时满腹的委屈在哭泣中发泄了出来，东方玉寒悚的颤道：“婕妹，请你原谅我……”石砥中轻叹道：“你这话太伤她的心了，她就是爱你冲着你这种态度她也不会回心转意……”“你滚……”东方玉怒吼一声，扑过来又喝道：“你滚得远远的，这里不要你插嘴。”

由于积压于心中那股恨意愈来愈浓，使他丧失了理智，他认为石砥中夺去了西门婕，占有了他的爱人，这次若不是石砥中的出现，也许西门婕早就回心转意了。石砥中被骂得大怒，他冷冷的道：“东方玉，我的心情并不见得比你不好，你做得事情我都可原谅你，独对你一句知不能饶恕你……”东方玉大喝道：“你不滚，我赶你滚！”他说到最后一个字时，电快的向前跃了过来，双掌一合，喉间低吼一声，坐马沉身，双掌往外翻出……只见一股炙火的气体，翻翻滚滚的向石砥中袭了过来，这股热浪犹如烧红的炭火，迸激劲强，波旋涌来。石砥中脸色骤变，电忖道：“这是什么功夫，怎么这般的霸道，看来这种威势很象‘天雷神掌’我自从出得鹏城之后，从未用过在鹏城里习得的那些神功，今天我何不试试”这个念头在他脑中还没有消逝，那股炙火灼人的热浪已罩满了石砥中的身上，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来……

他身形向空中一拔，踏前数尺，大喝道：“来得好！”石砥中喝声甫落，右手一翻，只见他轻轻地一扬手掌，掌缘斜削，劈出一股淡清色的气体迎了上去。掌劲冰冷，恍如寒冷的冰气迸发出来。“嘭——”一冷、热两股掌风，交织在一起发出一声“嘭”的大音，两人身形电快的一分，各自暗惊对方这种从未见过的神奇功夫。石砥中长叹一声道：“东方玉，你有这样一身功夫，如不用到正途，将会自毁前程……”东方玉冷笑道：“我这功夫练来是专门对付你的，石砥中，以前我承认武功不如你，现在……嘿……艰难论雌雄了。”

西门婕上前挡着东方玉，泣道：“东方玉，你不要以为练得绝世神功，就可目中无人，纵然你武功天下第一，若没有好的品德，也难称道江湖……”东方玉骤听西婕如此一说，登时一愣，他深情的望了西门婕一眼，在她的眸子里抹上一层幽怨的神色，东方玉凄凉的一笑道：“婕妹，我要在你面前打败石砥中，让你晓得东方玉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差劲，婕妹，请你让开……”

“叮冬——”西门婕正想说什么，忽然自夜空里传来一阵叮冬的轻微响声，丝丝缕缕地飘进每人耳中。

“叮冬！叮冬！叮冬！”

清晰的叮击声，有节奏的响着，在夜深之时听来更是悦耳，石砥中脸色微变，轻轻的道：“这是什么声音？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要知从窗栏传来的响声清新嫩脆，具有慑人心神的威力，石砥中细听一会，立时觉察出不对！

东方玉却神色自如的道：“这是敝友南海孤雁的‘穿云三铃’正在向阁下招魂呢？”

一语方毕，自窗栏上响起一声大笑道：“雁自南来，逝分东西头向北，南海孤雁有请迴天剑客石砥中出来一会，东方兄，你请出来做个见证人。”

石砥中冷冷一哼，对东方玉道：“原来是阁下捣的鬼。”

东方玉冷冷的一笑道：“这不算什么，只是给你认识一位朋友而已。”

说着，冷傲地拱拱手，领着石砥中往外行去，西门婕望着东方玉逝去的背影，气得全身抖颤，她身形向前一扑，跟了上去道：“东方玉，我算认识你的面目了。”

东方玉苦涩的一笑道：“你会谅解的。”

三人出的庵外，在月光下，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少年冷峭地立在地上，长象在英俊秀挺中带有阴惊，气度却十分从容，身着蓝色衣袍。

石砥中骤见这蓝衣少年后，神情不由一怔，并不认识此人，他却晓得这少年态度从容，必有超人的技艺，否则东方玉不会邀请他来。

西门婕轻拭眼角的泪痕，怒道：“东方玉，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之间的事犯不着外人参加，而且这个人与我没有多大的关系……”

南海孤雁欣然一笑道：“我算不得外人，是东方兄拉我来见见中原第一高手迴天剑客，这与你和东方兄的事并没有多大的冲突……”

西门婕气得怔怔立在地上，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石砥中冷漠的道：“乾坤有六隐，海外有三仙，阁下仙乡何处？”

那少年面色一变道：“你果然得到大漠鹏城的秘笈了，我是南雁。”

石砥中望着这个少年，心里陡然涌起一股怒气，他自进得鹏城之后，得知了无数武林中的隐秘，在金鹏秘笈上他晓得当世堪于其匹敌的只有九个人，南海孤雁便是六隐三仙之一，他脑中电快的忖道：“百里孤死时有交代，只要有进得鹏城第二个人便是鹏城之主，但必须要用金鹏秘笈上的武功，击败六隐三仙人物，而且替他洗雪六十年前之耻。”

石砥中斜睨了南海孤雁一眼，道：“阁下找我迴天剑客，不知有何见教？”

南海孤雁幼稟其师之狂妄，自进中原还未遇过真正之敌手，他虽然和天龙大帝已较量过身手，却深知天龙大帝之武还不能和自己相对抗，眼下堪于自己匹敌的只有迴天剑客石砥中了。

他哈哈一阵狂笑，道：“在下一生中有两件最喜爱的东西，一是神剑兵刃，二是天香国色的美人，传闻你得了千古神器——鹏剑，在下斗胆，请阁下把剑借在下一观如何？”西门婕气得神色一变骂道：“无耻！”

南海孤雁目光在西门婕的脸上淡淡一扫，突然一阵狂笑，他眼角飘，斜睨着东方玉笑道：“东方兄，这女子还不错，怪不得她把你弄得神魂颠倒，口口声声的念着她呢……”

东方玉脸上一红，呐呐的说不出话来。

西门婕也是神情尴尬，气得通体纷颤，她没有说话，仅从那双泪眸瞳里，闪出一股冷寒的煞意，紧紧地地盯着南海孤雁。

石砥中见南海孤雁对一个陌生的少女如此无礼，登时一股怒火自心中泛涌出来，他深深替东方玉难过，一个有为的青年只因爱情的失意而自甘坠落。

“哼……”石砥中向前斜跨一步，冷冷的道：“阁下说话得留分寸。”

南海孤雁与那冷煞的目光一接，暗中不由一颤，倒退了两步，他急忙把目光避开对方的眼神，电忖道：“他的目光好冷，怎么我会迴惧这种目光……哼，我南海孤雁何曾怕过人，谅他迴天剑客也没有多大的道行……”

他冷冷的道：“我命你把剑交出来，你听到没有？”

石砥中眉罩煞气，大喝道：“你作梦！”

“嘿嘿”南海孤雁突然低嘿一声，脸上骤地泛现出一层阴毒的笑容，他目光朝东方玉一瞥道：“东方兄，在峨眉山时，我与天龙大帝动手尚且占了先机，这小子于天龙大帝相较，看不还差一截……”

东方玉面现惊异之色道：“什么？你于我爹动手了？”

南海孤雁也没有料想到天龙大帝会是东方玉的父亲，他和东方玉在开洛道上解遇后两俱未道露出身份，所以南海孤雁尚不知他就是天龙大帝之子。

南海孤雁愣了一愣，道：“下次遇上令尊我会向他请罪，不过我师父一招之辱总得讨回来……”

东方玉虽有些不悦，但不愿此时此地和南海孤雁翻脸，他鼻中透出一声冷哼，目朝石砥中一瞥道：“这事以后再谈，眼下之事要紧。”

南海孤雁含笑笑道：“极是，极是迥天剑客不顾江湖道义，抢东方兄未婚妻之事，我南海孤雁必替你找回这个面子……”

“你胡说什么？”

石砥中骤然听见南海孤雁说出这种不堪入耳的话来，登时大怒，他这时忿怒异常，实在无法再忍受对方无理的取闹，身形往前一跃喝道：“阁下不明是非，休怪在下得罪了。”

语方一毕，凝立于南海孤雁身边的东方玉忽然默不作声地闪身扑了过来，他满脸的狰狞的样子，嘴角噙着一丝冰冷的笑意，厉笑道：“石砥中，婕妹一日不回到我身边，我一日不放过你……”

西门婕蓦一抬头，冷冷的道：“我永远不会再爱你……”

她在海心山时，东方玉因疗伤和她日日接触，逐渐把感情移转至东方玉的身上，那缕情感至今尚未褪色，但东方玉因得不到全部的爱，而变得丧心病狂，把人性本来的面目都流露出来，西门婕看得心神皆伤，没有料到东方玉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着实伤透了心……”

东方玉斜掌一立喝道：“我既然得不到你，我们就通通死了吧……”

说着厉笑一声，他涌身向前，斜着单掌，缓缓地照着石砥中的胸前推了过来、顿时一股掌风迸激而出。

他这时心中的愤怒犹似那熊熊的烈火一样，不住的燃烧着，直使得他全身血脉直张，把全身的功力都蓄发于这一掌之上。

石砥中目注东方玉这一掌来势，凝骤于嘴角的笑意突然一敛，满面都是浓重之色。他冷哼一声，身形倒退三尺，丹田真气连到左臂，蓄于掌心之中。

倏时，他须发齐竖，浑身衣袍鼓起，含蓄于掌心中的那股真力，对着东方玉袭的掌劲迎了上去。

刹地南海孤雁大喝道：“石砥中，你敢伤害东方玉？”

这声暴喝距离石砥中身前不足七尺，是以喝声一发，石砥中微一分神不禁收回了二成功力，而注视着南海孤雁的一举一动，但是这时双方掌势已经倾荡而激，进旋动激的撞向对方。

“嘭……”

东方玉闷哼一声，身形踉跄的退了三步，他只觉得胸前气血起伏，半杀手臂都被对方的掌劲震得几乎抬不起来，是故他心里大惊，脑中电忖道：“我这次本以为石砥中将不是我的对手，那知我纵然练了千古神掌‘天雷掌法’也无法和他一争长短，看来我东方玉当真是不如他了……”

意念未了，南海孤雁身躯骤地往前一拧，目光在东方玉脸上一扫，见他并没有受伤的迹象，南海孤雁长吁一口气，回身怒视着石砥中道：“你还好没有伤着他，否则我就要你血溅三尺……”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说出这一句后，只觉得东方玉气度不凡，和自己深为投契，只知非常欣赏这个朋友。

“呃……”

哪知南海孤雁话声方落，东方玉突然低哼了一声，脸色骤地变的苍白，哇地喷出一道血箭，身形摇摇一晃，几乎坠倒地上。

南海孤雁和东方玉相距仅有数步之远，东方玉这一口血雨洒落，倒溅得南海孤雁满身是血，他勃然色变，登时一股怒火泛现出来，恨恨的望着石砥中。

西门婕也未曾料到东方玉会被石砥中一掌击的身负严重的内伤，虽她极为痛恨东方玉今日的行为，但藏于心底的那一线爱意，使她在下意识中去关怀着东方玉。

她全身微微的一颤，道：“砥中，你打伤了他了？”

石砥中自利用浑厚的掌劲震伤了东方玉之后，心里陡然觉得有一股悔意涌上心头，他虽对东方玉没有好感但也没有恶意，这次若不是东方玉一味孤行，他是不会和他动手，因为石砥中多少还顾念着东方萍的情面。

他深深的叹口气，冷漠的道：“刚才他若静下心来遏阻翻涌的气血是不会损伤的，他被我震伤之后，还要妄动真力，准备和我再作一拚，才使得伤势发作，这只能怪他自己……”

他此时心境悲怆，不禁对任何事都看得非常冷漠纵是西门婕从前也会在他心底里有过爱痕，他也无法使那冷冻的心在燃烧起来。

南海孤雁目光停留在石砥中的脸上，突然使他心里剧烈的震荡了一下，只见石砥中那冷漠的脸庞上泛起一股令人豪惧的神色。

他的视线缓缓的又瞥向面色苍白的东方玉，登时一股忿怒的煞气掠过南海孤雁的脸上，他厉声一笑道：“石砥中，你也接我一掌试试！”

他一扬单掌，身形移处，迎面就是一掌劈去。

石砥中低哼一声双膝一蹲，右臂急挥，霍地一靠迎了上去，这一掌存心试试南海孤雁的功力深厚，掌上用足了六成功力，挟势劲激而去。

“嘭……！”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里，南海孤雁身形微挫，脚跟后退半步，右掌向上一翻，猛地疾行一步，又是一掌劈出。

掌劲相交，双方身形一分，立即又是一合，在这一分一合之间里，南海孤雁连劈三掌，石砥中也硬接了三掌。

“啪！啪！啪！”

一连三声巨响，趋势将整个夜空都震得几乎塌了下来，迴荡的掌风气旋劲激，泼浪形的气流荡激成涡，震得周围树枝的叶子，片片落下，斜飘落去。

西门婕直看得暗暗心惊，惶悚的忖道：“象这样的硬拚硬接，就是一声百炼精钢也会击成碎片，真不晓得石砥中为你值得和南海孤雁拼命……”

她看了看地上那些坠落的树叶，已瞥见东方玉摇晃着身子，重重的喘着气向她走来，对方相距六尺之远时，突然刹住了身势，以一种奇异的目光望着她。

对方齐都一震，互相对望着。

两人心中这时同样的泛起一股难以形容的难过，在双方的脸上同时表露出一种极为痛苦颜色，在目光里渐渐有着谅解对方的泪水……。

东方玉轻轻的呼唤道：“婕妹！”

西门婕凄凉的道：“你赶快坐下来疗伤……”

她不愿在勾起心中的感伤，急忙把目光移至场中互相对峙的两人，当她的头缓缓移动的时候，两行清泪已滑至她的颊面上，夜风轻拂，有种冰凉的感觉……

东方玉望着西门婕那种忧伤的样子，心里突然激动起来，他方待举步走上前去，喉间气血陡地涌出，一缕血丝自嘴角淌了下来，他心中大骇，急忙盘膝坐在地上运功压制住那射涌而出的气血。

“嘿嘿嘿”南海孤雁此时脸色一片苍白，望着沉着如恒的石砥中，他重重的喘着气，低嘿一声道：“石砥中，我南雁今天非要杀死你不可。”

石砥中见这少年争强之心并不亚于自己，而那身功力若非自己实难有人能够接下这浑厚的三掌，他深吸口气，全身劲气倏的贯满了全身，衣袍随着鼓起。

他冷冷的道：“你认为有这个可能么？”

南海孤雁怒吼道：“不信你就试试！”

他深吸口气，大步跨前，喝了一声，自背上缓缓的拔出一柄璀璨的长剑，斜斜的指着石砥中。

石砥中嘴角一抿，脸上之时弥漫起一股煞意，他肩头一甩，肩上墨剑已握在心中，神剑平胸，斜指穹空，注视着南海孤雁准备发动的剑势。

南海孤雁低喝一声，手中长剑斜洒而出，剑尖颤动带起片片寒光，一连幻化成七个剑花，方始自剑气弥空之际，长剑斜削而来。

石砥中没有料到对方这诡异幻化莫测的剑式发出，有似一道闪烁的惊虹，乍闪即至，斜削往自己的肩头，这种快捷的剑法，不亚于当今各派的任何剑法。

石砥中冷哼一声：“好一招‘摘星掷月’！”他脚下一移，闪退一步，剑式斜劈，往对方剑刃上击去。

谁知对方身形突的一侧，剑式微闪，一点寒光陡地跳起，往他“臀儒穴”上射到，快捷凌厉……

南海孤雁这一式来得迅捷无比，变招之际，宛如翔羊挂角，飞鸿探爪，没有丝毫痕迹可寻，剑光一闪，剑刃已逼到了石砥中手肘之上。

石砥中心头一沉，左肩急甩一剑刹刺而出，往对方剑柄上划去。

他这一剑乃是金鹏秘笈绝技“金蛇吐信”剑气尖锐如锥，“叮”地一声击在对方剑柄之上，将对方剑锋击起五寸，弹跃而逝。

南海孤雁惊呵一声，剑一撤一颤，刹时剑波泛起，光影片片，将石砥中胸前七处大穴罩住。

“嘿……”石砥中手里握着的神剑突然往外一划，空中闪过一个斗大的光弧，南海孤雁疾袭而来的七剑顿时被挡拒在数尺之外。

“当叮……”

南海孤雁只觉手中长剑一轻，只见自己的长剑立时被对方的神剑绞的断为数截，手中仅余一个长柄。

他脸色一变，道：“你……”

石砥中淡淡的一笑道：“这只是一个教训，若不是你退得快，这一剑准要了你的命……”

南海孤雁厉喝道：“石砥中，你在招式上未必就能赢我，总有一天，我会找着一柄神剑，把你的长剑也绞断……”

说着，回身就往夜中奔去。

东方玉双目一睁道：“南雁！”

南海孤雁非常泻气的道：“东方兄我们再会了。”

东方玉目注着南海孤雁离去的身影，长长的吁了口气，他站了起来，缓缓走至西门婕身前，道：“我暂时把你交给石砥中，等有一天能打败他的时候，我再把你接回到我的身边，婕妹……”

石砥中听得心头剧烈的一震，急道：“东方兄，你是聪明人，当知道这里面的误会，我不会和你抢西门婕，我的心中只有萍萍……”

他悲怆的一笑身形陡然的斜飞而起，好似一支大鸟一般，往夜空中扑去，转眼之间，没入黑夜里。

寒冷的夜，刮起阵阵冷的寒风……

东方玉愣愣的站在澹澹的月光下，望着弯弯的眉目眼出一声沉重的叹息，痴痴的看西门婕。

西门婕泪痕挂面，衣袖轻轻飘起，心中泛现出万千的思绪，轻轻的拭着眼角的泪水。

斜斜眉目弯弯挂在穹空，两人俱沉默的站在黑夜里。

七

晨曦自片片薄云后，闪露出淡淡的光芒，金鸟未起，朝阳未升，这是一个宁静的黎明。石砥中踏着清晨的露珠，缓缓的走出了长长的街道，将那顿齐的麻石铺就的街道，全部都抛诸在身后，正如同黎明已将黑暗抛诸于后一样……湿濡的靴子沾上了几根草屑，石砥中迎着沁凉的震风，舒畅的深吸了口气，转向左侧的一条小河而去。

晨光落在他的身上，一条挺直的人影斜斜没落于地，他背上背的长剑，自剑柄泛起闪动的光……剑总幌动，流苏影摇，石砥中一个箭步已跃向河中的一块大石上，修长的人影，立时又倒映于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随着颤动的波光而幌摇着……

俯身潺潺流水，他的目光荡动了，那连接不断的水花，一个个起来，一个个逝去了，仿佛在启示着他生命的真意……“逝者已逝，去者已去。”他感慨的道：“这就是人生，正如昨日会见了西门婕，而今日我却孤独的站在河中的大石上，谁又会想到我们下次再会面的地方呢？”他怆凉的一声大笑，那河中漾起的笑容，仅荡起摆幌的波纹，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消逝无踪。

石砥中望着水面上倒映的身影，黯然的摇头轻叹道：“这些恼人的事情，我去想它干什么？在我仅有的生命里，我应当把握住现在，去为自己的前途而努力……”

他身形犹如一双大鸟似的，轻轻一点地面，跃身飞起了河岸，他的靴子方落在地面上，已沾上一片水渍。

清冷的晨风拂在他的面上有些沁人的凉意，他轻轻嗅着晨间的青草散发出来的气息，觉得幽馥的香味，洗净了他心中郁藏的那股混浊的空气……

“唏唏唏……”一连串的马嘶声冲破了晨间的静谧，传了过来，石砥中正待移动着身躯向前行去，骤闻一阵熟悉长嘶声，不禁一愣，他凝神细细的听了一阵，不由道：“这不是大红的声音么？是他……”

他犹如发现了异宝一样，迫不急待的向前跃了过来，但这时震雾未褪，远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他根本无法看清那血汗马的踪影。石砥中急忙扬起一指，撮在口中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那尖锐的口哨声立时响遍了晨间，远远的传了出去，“得得得……”

急骤密急的蹄声在薄雾缭绕中清脆的透了过来，接着在那影里响起一声高亢的马嘶，愈来愈清晰……淡淡的云雾中渐渐透出一点红影，显现出雾中的血汗实为更具神威，恍如天马行空踏着月夜似的冉冉落向石砥中的身前，在他嘴里尚喷着丝丝白气。

他有如一个孩子，欢呼一声，昂着头不停的在石砥中身上摸着，伸出了长长的舌头舔着石砥中的面颊、鼻尖、嘴唇……石砥中激动的摸着它身上的鬃毛，轻轻的拍着它的身上道：“老朋友，我们许久没有见面了。”血汗马深具灵性，恍如听懂主人的话似的，他清越的发出了一声壮嘶，竟然前蹄向前一仆，跪倒在石砥中的身前，轻轻的喘气……。石砥中搂着它，脸颊贴在他身上，道：“大红，大红，这一年我想死你了……”

它晃着头，摇着长长的尾巴，铜铃似的眼睛注视着石砥中的脸，望着他寻遍整个大漠都没有找着的主人。它好象有许多话要和阔别分离一年的主人说，可惜它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只能深情的望着石砥中。汗血宝马在地上翻

一个滚，绕着石砥中走了数匝，不时低头冲擦着他的身子，还轻轻的咬着他的衣袖，摇摆着长长的马脸……它似乎无法宁静下去，不时发出低沉的长鸣，还跃着身躯毫不歇止的跳着，好象要拉着石砥中离去。

石砥中和它生出浑厚的感情，深解宝马的灵异，见他这种急燥的样子，他摸着他的嘴道：“老朋友，你要干什么？”它只是晃动着身躯，摇着尾巴，在石砥中的面前缓缓走了数步，突然跃起身来，向前面奔去，走了没有多远又回身奔至石砥中的身前，竟然张开嘴咬着石砥中的衣角向前扯拉着。石砥中不解的道：“大红，你不要太胡闹……”他低头沉思了一会，他觉得宝马这种怪异的举动发生的太突然，他跟着它走了几步，忽然笑道：“老朋友，你原来是要我走……”石砥中朗朗一声大笑，身躯轻轻向上跃去，轻灵地飘落在神驹的身上，他长鸣一声，身形倏飞跃去。

石砥中身形甫落在它的身上，耳际已响起呼呼的风声，他只觉得身躯恍如睡在摇篮里，又好象驾驭着云雾，翻腾空中，随着清风翱翔于无际的苍穹……顿时，一股雄心自心底荡漾而起，使他觉得自己又恢复了当年那种英雄的气概，万丈的豪情激发而出…红云穿雾冲击，人马如电急驰。在石砥中的眼前又浮现出自己单人一骑驰骋于大漠种种情景，这匹千古神驹曾驮着他翻跃过无数的山头，奔行于数千里路，也曾驮着他冲杀万人之中，力敌过无数的高手……使石砥中化险为夷，安然度过死神手掌的追踪。他的神异曾使石砥中惊奇不已，更感叹着自己幸运获得这种神驹，他轻轻拍着汗血宝马，拭着他身上沁发出来的血汗，他的脑际又迴荡着那过去的往事……

还轻轻的咬着他的衣袖，摇摆着长长的马脸……他似乎无法静下去，不时发出低沉的长鸣，还跃着身躯毫不歇止的跳动者，好象要拉着石砥中离去。石砥中和它生出的情感，深解宝马的灵异，见他这种急燥的样子，他清楚的记得在大漠被西门琦父子追踪的那一幕，若非汗血宝马拚死冲出重围，他也许早已死在大漠里也永远休想进得鹏城，而揭开了那千古神秘……他的思绪飞快的转动着，过去的事迹片片现在他的眼前，好似这些事情的发生没有多少时间。

石砥中正在低头默默想着心事，神骏威武的宝马突然一声低嘶，他全身一震，急忙自沉思中清醒了过来。

他缓缓的抬起头来，目光穿过翻荡的薄雾，朝前方望去，在那缭绕的雾堆里，他仅能看见那些翠绿的树影，斜插于云端的飞崖，俯视脚下，谷水喘息急流去，荡溅的颗颗迸激的水珠，潺潺的流水声隐隐的传了过来，神马翻山越涧，奔驰了将近一个更次。

石砥中诧异的忖道：“大红到底要跑到何时为止……”他渐渐觉得不对了，他发现他奔行有一定的方向，驰过了一个怪石嵯峨的山谷，又落回了坦途大道。朝阳自云端挣扎着探出了脸庞，条条缕缕的金焰温柔的洒落了下来，薄淡的飞雾在阳光下悄悄的褪逝。

石砥中爱惜的一笑道：“老朋友，你也该歇歇了……”它悲鸣一声，回顾望了石砥中一下，身躯前扑，速度更加快了许多，石砥中愣了一愣，忖道：“看大红这种焦急的样子，不象是驮着我追逐于山水之间，虽然我们久别重逢，他可能由于过份的兴奋放蹄四奔，这是不可能的事……”沉重的蹄声清脆的响澈了静谧的晨间，湿润的黄土大道上，溅卷起一道尘土，飘射至空中又缓缓的落下。

石砥中许久没有这样畅快的奔驰过了，他哈哈的一阵震澈穹空的大笑，

迎和着神马的长嘶，遍传出遥远……“嘿——”自空中突然传来一声低嘿之声，石砥中微感诧异的凝望着发声之处，只见在一个山坡之上，有两个人影互相追逐着，两人行动如电，几乎难以看清这两个扑击追逐的人影是男是女，石砥中望了望追逐于山坡上的人影，骇异的忖道：“看这两个人出手的招式，简直是一派宗师的身手，想不到我再出江湖，见着的尽是身负绝艺的高手……”他座下的跨骑没有等他吩咐，纵身跃了过去，石砥中飘身斜掠飞起，悄悄地落在场中，当他目光才聚落在搏斗的两人身上时，他蓦地瞥见了盘膝坐在地上的另外两个熟人。

“这不是七绝神君和金羽君么？怎么，他俩都受了伤，是谁能连着挫败这两个绝世的高手……”只见七绝神君和金羽君两人面色苍白，嘴角上不时溢出一条血迹，正凝重的望着场中搏斗的人影。

满身滴着血汗的宝马长鸣一声，立时震醒了七绝神君和金羽君，两人的目光才投落在宝马的身上，忽然瞧见石砥中激动的站在两人的身前。“啊！石砥中——”金羽君发出一声惊呼，竟在有些不信的紧紧的盯着石砥中的身上，在那双目光里荡漾起一层怀疑的神色。

七绝神君激动的跃了起来，道：“砥中，是你，真是你——”

石砥中禁不住心里惊喜，上前握住七绝神君的手道：“神君，我们许久没有见面了！”七绝神君因过于激动，便得在胸前翻涌的那股气血哇地吐了出来，一蓬血雨如水洒出，滴滴落在地上。

石砥中看得一惊，急急问道：“神君，是谁把你打伤的……”七绝神君重重的喘了一口气，道：“你不要管我，快去把萍萍接下来，她不是那个人的对手……”“萍萍”，石砥中嘴唇轻轻的扇动了一下，喃喃的低语着萍萍的名字，这突然而来的消息，使他的心神剧烈的颤荡起一股辛酸的欣喜，他几乎不敢相信场中那个极力挣扎的银发少女曾是他心底思念的爱人。

石砥中茫然的愣愣立在地上，连如何去帮助萍萍的思想都没有，在他那若涩的心底中茫茫起的惊喜，掩盖了他的思想，他竟然没有知觉的站着……。多日的相思，燃烧了他的爱火，情人的泪水，缠缠的柔情……这些复杂又很难说出来的种种滋味，在这一刹那间，通通泛进了他的心头，他竟不知是苦，是涩，是甜，是酸，是辣……他只知道自己的身子在飘浮在沉重……

七绝神君见石砥中面上那种惊忧的神情，倾知一对恋人在久别重逢的状况下，往往使双方心里长生一种茫茫的感觉，恍如在一个世间，他空无所有，连仅有一点思想都会溜得没有一丝踪影。七绝神君黯然的摇摇头，忖道：“真正的爱情是不怕任何阻挠的，那怕是千万水遥遥相隔，那灵犀一点还是会把他们串连起来……我当年和她那种离别相逢的苦楚不正是这个青年人表现的一切么……”，他想起自己年轻时那种恋爱滋味，回忆起来还有种惆怅袭上心头，事隔这多年，他还是无法抛却了她的影子，时时在独自沉思的时候，想起了她……

七绝神君轻推了石砥中一下，凄伤的道：“砥中，萍萍不能再支持了……”“啊——”石砥中的神智突然被唤醒了过来，他身形电快的拔掠斜飞起惊呼一声，沉声大喝道：“住手！”

这声巨喝犹霹雳似的自空中响了起来，沉重的喝声沙石飞溅，斜坡口几株孤零的小树，都被石砥中的喝声震荡的摇头晃动，片片树叶簌簌抖落了下来。激烈的两人正在凝神聚气的扑击着对方，忽闻这声巨雷迸发的喝声，震得他们身形一晃，弹身退了回去。东方萍那蓬雪白的银发根根飞起，在她那

略显苍白的脸上滴落着颗颗汗珠，她香肩晃动，胸前起伏，隐隐中有着喘息声传出。她微感诧异的回首望着自空中扑来的石砥中，全身忽然一阵剧烈的抖颤，在那带着浓浓的愁意的眸瞳里，逐渐浮现出一片泪影，晶莹的泪珠夺眶涌了出来……

石砥中在她的眸瞳里，逐渐发现了那些几乎失去的东西，在对方的眸子里，泛射出的爱意，似乎比往日还要浓得更浓，他不自觉的溶化在她的眸瞳中的爱……”他激动的唤着对方的名字，道：“萍萍！”“砥中！”东方萍轻轻的呼唤她心爱人的名字，她忘记自己此身躯因拚斗的劳累，挂着满面的泪痕，带着咽哽的语声，疾快的向石砥中扑了过来，扑进了他的怀里……

此时无声胜有声，万般相思在泪中，两人紧紧的拥抱着，在双方有力的臂中紧紧的搂住，这个世间好象没有东西能把他俩分开，那炽热的心凝结为一个……。“哈哈哈哈哈……”这连串的大笑，冷笑声自两个人耳际响起来，沉醉于温馨甜密在一刹拥抱的石砥中和东方萍，立时被这耻冷冰的嘲笑惊醒过来。

石砥中回头瞥了笑意尚未逝敛的那个中年黑衣汉子一眼，一股冷冷的煞气立时自他眉梢中浮现了出来。他冷冷的道：“有什么值得阁下如此大笑……”这汉子浓浓的黑眉薄薄的嘴唇，双目寒光如电，在石砥中的脸上一扫，冷哼一声，嘿嘿的笑道：“爱出乎于心发乎于形，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做作，没有间隔！两心相爱，亲热正是爱的一种表示……”那汉子一怔，道：“这叫做爱……”石砥中冷笑道：‘你这个卑鄙的家伙，竟敢冒读爱情的真谛，一个没有领受爱情的人，正如一块没有灵性的顽石，在它生命里没有火花，没有点缀，没有希望，没有回忆……当它被击碎时，化为土屑，任人踩踏，蹂躏，永远无声无息的受着风水的侵触……阁下的爱情是什么？’

那汉子面色一冷，道：“阁下少发宏论，我不是来领教爱情的学问……”石砥中冷冷的道：“那么你给我滚一边去，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那汉子一愣，旋即怒道：“阁下是谁，竟敢对我弱水一龙说这种话……？”石砥中见弱水一龙连着击败七绝神君和金羽君两大高手，顿知这个汉子不是普通易于之辈，仅从弱水一龙那份沉稳的身势上，就知道他具有深厚的功力。

石砥中向前跨两步，道：“我是迴天剑客，阁下总该有耳闻吧……”弱水一龙听得他就是名震遐尔的素有迴天剑客之称的石砥中，顿时吓得心中一颤，他肃默的收敛起脸上那层狂妄的笑容道：“幸会，幸会，我对阁下的事迹听得太多了，这次奉家师之命，特地从海外赶来这里会会阁下……”石砥中微感意外的道：“令师何人？”弱水一龙高声响道：“龙从海起，眼观日月朝天……，阁下尚若是真从大漠鹏城里出来，当会知道我的来历……”石砥中冷哼一声道：‘你是密外三仙的传人，怪不得目中无人呢！’说着身躯向前一跃，曳着袍角电闪的抢先攻出了三掌，这三掌快若闪电，发时没有一丝风声，但每一掌都是拍向对方的致命之处，弱水一龙脸上神色一变，身形电疾的一晃，闪避暴退五尺，这三掌他虽然躲得快，那掌缘还在他身上碰了三下，他都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

他茫然的道，“你怎么不出手伤我？”

石砥中目光一冷道：“要杀你太简单了，只是我不愿那样做，刚才三掌想试试看看你是否真是海外三仙……”弱水一龙一声大怒，厉喝道：“石砥中，你自认那三掌能要了我的命么？哈……你也太小看三仙的传人了，来，来，我们拚拚看。”他此时忿怒异常，恨不得一掌劈死石砥中，他深吸口气，

双掌斜立于胸前，凝重的望着石砥中。石砥中目光在他身上轻轻一略，道：“你连斗三人体内真力消耗过巨，我不愿在这种情形下打败你，等你恢复功力之后，我再动手好了。”说着转身扶着东方萍向七绝神君立身之处走去，萍萍轻轻的拂理着飘乱银发，幽幽地叹了口气，道：“砥中，你的豪气着实令人心折，这个弱水一龙并非寻常的人，他击败七绝神君又剑伤金羽君，刚才若不是你适时喝止，我也许会伤在他的手里呢……”“喂，石砥中等一下再走……”

石砥中正要开口说话，忽听身后弱水一龙传来忿怒的大吼，他轻轻一刹步子，回头冷冷的道：“阁下还有什么事？”弱水一龙低嘿一声道：“你说得非常合理，我现在就以最快的速度调济我身上损耗的真力，在盪茶的时间里，我俩再交锋……”

说完之后，他身形斜掠而起，向着斜坡下那一块长满了青青鲜苔的巨石跃去，他深深吸了口气，盘曲身躯倒在那块石上居然呼呼的睡着了。石砥中看得心里一惊，诧异的忖道：“他连海外的‘龟息大法’都练成了，那这人的一身功力岂不是比南海孤雁不要厉害……”

萍萍却不知石砥中脑中在一瞬间闪过数个意念，她望着石砥中那威武凛然的样子，心中一震，往昔的回忆齐都泛上脑海，恍如影象闪过……她目中盈满了二泡泪水，深深的聚落在他的脸上，那英挺的鼻梁，弯弯的浓眉，薄而弯的嘴角弧线上，那层隐含的笑，永远使她迷醉，永远的吸引着她……她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轻轻的道：“砥中，我以为我们永远也见不到了。”

石砥中觉得心里一甜，轻叹道：“不会，我爱你的心永远不变，当我自鹏城里连闯九关的时候，你知道我凭藉了什么力量走出来……”东方萍茫然的流泪道：“我不知道。”

石砥中长吁口气，脑中立时回想起自己深陷大漠鹏城里那种艰苦的恨景，若非是冥冥中神灵的佑助，自己岂能连闯九关，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度过连环的攻击，穿过那个千变万化的大阵。那每一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危机，种种艰苦奋斗景象重新闪进了脑海。他长叹一口气，道：“当我濒临绝境，面临着死亡挣扎的时候，在我心里没有恐惧，没有威胁，我深信你同在，这股不怕艰难的精神是你赐给我的，许多次生命凶神要把我从这个尘世间带到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时，我的心里便呼唤着你的名字，我深信你就在我的身边，在无形之中，你鼓舞我，激励我，才使我能重新回到这个人世间……”

他脸上流露出一种堪然的神光，欣欣地微笑道：“萍萍，这生命的残躯全是你的力量……”东方萍听石砥中幽如的说出在鹏城里艰苦奋斗的一幕，她脸上时忧时愁连着幻化成数个不同的表情，听得心里一阵激动，竟伏在他的肩上轻轻哭泣起来。

他轻轻搂着萍萍的身子，叹道：“萍萍，你不要哭呀，我们这次重逢正应该高兴才对，在爱情的领域里，那阵狂风暴雨眼见就要过去了，萍萍我们在以前憧憬过美丽的远影，离我们不远了……”萍萍蓦的昂起头来，道：“砥中，你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么？”

石砥中心里的那股爱火越来越炽烈，在爱情之神的手掌里，他俩所爱的波折的越大，他的爱心也越紧定，他是唯一敢向命运之神挑战的勇士，石砥中坚决的道：“会有那么一天，只要我们两人相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分开，萍萍，你应当相信……”萍萍含着滚动的泪水，颌首道：“我相信，你的话我都相信……”

七绝神君和金羽君两人颌首一笑盘膝坐于地上疗治身上的伤势，石砥中和萍萍絮絮低语，竟然忘了身旁的两个高手，毫不回避的诉说着离别后的种种相思……

“嘿——”地上一声冷笑，自空中传来。曲卷着身躯躺在那块长满了青苔的石上的弱水一龙，突然低嘿一声，身躯平空向石砥中身前电射而至。他经过这阵的调息之后，全身功力已大半恢复他低嘿道：“石砥中，现在我们可以动手了。”石砥中微微一笑，轻轻在萍萍耳际上说道：“萍萍，你不要担心，五招之内他必败于我手……”

他冷煞的回过身来，目光如冰的盯在弱水一龙的身上，那冰冷的目光里，泛现出一股冷寒的电光，弱水一龙看得暗中一颤，不觉倒退了数步。石砥中冷冷的道：“阁下自认为是我的敌手么？”弱水一龙嘿嘿的笑道：“不错，若论真实本领，我相信可与你分一高低……”

石砥中哈哈一笑道：“我迥天剑客倒还没有见过象阁下这样自负的人，就凭你这种豪语，还无法吓得住在下……”

“嘿——”弱水一龙大喝一声道：“你比我还狂，先吃我一掌——”他身子向下一蹲，左掌斜立电疾的劈了过来，这一掌甫出，掌风已弥然而起，旋荡的掌劲直撞而去。石砥中神色凝重的低哼一声，道：“这一掌我接下了。”他上前大跨一步，左臂轻轻的一抖，一道掌劲如锥的推出，旋动迸激的掌劲，迎着对方的掌缘劈去。“嘭——”二支手掌击出的劲风方碰击在一起，空中立时发出一声震荡的巨响，震得各人耳际嗡嗡直鸣。

“呃——”弱水一龙骤受对方震激过来的强劲一推，胸前只觉一痛，他低呃一声，身形踉跄地退了三步。

他没有料到对方的功力会浑厚的超过了他的想象，这种威烈金石的掌劲，发时犹若山崩地裂的强劲力道，弱水一龙还是初次见到，他惊得在地上愕愕的站着，连一句话也说不出。石砥中虽然以本身浑厚的掌劲震得弱水一龙几乎要吐血来，但是自己胸前因为对方对震之力特别猛烈，而使得气血沸腾，几乎要呕吐出一口鲜血。

他暗中一惊，在脑海中立时闪过一个意念，在电光火石间急快的忖道：“这弱水一龙果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仅凭适才这一掌，就足以列为当世少数几个高手之列，海外绝学真不容易忽视，自己要斗六隐三仙高人，看来困难重重！”他深吸口气，发觉自己并没有受伤，冷冷的道：“阁下还有意动手么？”

弱水一龙自惊愕中清醒过来，他脸色微微一变，方待张口，哇地一口鲜血洒了出来，一缕血丝自嘴角汨汨流出，豪气干云的长声大笑，他一抹嘴角上的血渍，道：“石砥中，这一掌我还受得住，刚才我给你一掌，现在阁下也可以给我一掌，弱水一龙相信能……”

石砥中双目寒光一涌，冷冷的道：“你不要再逞英雄了，那一掌虽未必会要了你的命，你最少也要休养一个月，我们两个月后再见吧……”他冷冷的一笑，转身扶着东方萍走去。而七绝神君和金羽君不知何时早已在山坡下等着他俩了。弱水一龙望着两人逝去的身影，忿恨的甩出一掌，他厉声一笑道：“好，我会扳回这一掌之仇……”语声铿锵的传遍了四周，他随着逝去的话声，踏着沉重的步子行去。

晌午已过，树影渐移，阳光自绿色的山顶上射了下来。高大层叠的峰峦，挺拔突起，浓浓的树荫，使得阳光不能照射那深密的幽林里，一股清沁幽香

的气息自花丛里丝丝缕缕飘进人们的鼻息中。

一道高耸的峭壁陡直而立，在山崖间挂着一条长长的瀑布，喘息翻卷的流泻而下，好象一条银龙急泻流落在深深的山涧里，翻卷着浪花往峡谷里流去。深深的水声清脆悦耳，薄薄的水雾蒸蒸日上，犹如一片薄纱轻轻的覆盖在上面……

东方萍斜依在瀑布对面那块大岩石上，望着流泻而下的大水柱幽幽的叹了口气，她轻拂着被风吹乱了的银发，在那郁悒的眼里闪出一丝欣喜的光辉……。她轻轻咬了咬下唇，回头对凝立在身边的石砥中，道：“砥中，我真希望我们能在这神秘的山谷里，快乐的度过我们残余的生命，在这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让我们终身追逐于山水之间，和鸟兽为伍，大自然为家……”

石砥中轻轻的托着她的香腮道：“萍萍，快乐不会追逐伴在我们的身边，当我们永远沉醉在快乐里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是快乐，因为人总有不同的欲望，正如一个俗人有了利后，又想到名，当两宗东西都得到以后，另一种欲望又会占有了他……”萍萍摇头：“我不会，我只要你，砥中，答应我，不要离开我。”

石砥中从神秘的鹏城里出来之后，他的整个人都改变了许多，往昔那股豪放的心情已不复存在，他终日生活在忧悒的环境中，对世间的一切都有着极深刻的认识……。他深吸口气，喃喃的道：“人都是不满于现实的，萍萍，我常常扪心自问：人活在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结果这个答案我始终解答不出来，也许有人会说，是为了追寻人生的爱……”

萍萍惊讶的抬起头来，他目中闪过一丝凄迷的神色，一缕缕的相思愁怨，在这一刹那都溶化在爱的领域里，她象个孩子似的，轻轻在石砥中的胸前，她清晰的听见他的心跳动的声音，另外有一股男子特有的气息钻进了她的鼻息中，使那略显苍白的脸上立时透出片片红晕……

她轻轻闭上双目，低声的道：“我不要听人生，我不要谈现实，我只要你……”石砥中目中涌上一片凄凉的神色的道：“在我没有见着你的时候，我是多么渴望的见着你，也可以说是为你而活着，但当我见着你的时候，我又不知该如何的去爱你，因为爱之越深也越不知如何去表示……”

东方萍心里突然觉得激动不已，在脑海中如电似的回想起那些过去的事迹，她永远记得那别离的日子，他和她，最后一次小聚在“寻梦湖”，那时，黄昏向晚，暮色布满在湖畔的四周，水光流溢，映着残余的光线显得特别凄清，他凝望着她，俩人坐在茸茸的草坪上，她避开他的目光，眼眶里含着晶莹的泪珠，他与她就在那无言的聚合中默默的分手了！东方萍想着想着有一股辛酸涌上心头，不觉得自眼眶里滴出了晶莹的泪水，她凄凉的一笑道：“砥中，这次在峨嵋我几乎做了傻事，若不是爹爹及时赶到，我真会把峨嵋派杀得一个不剩……”

石砥中紧紧的搂着她，感叹的道：“你也太傻了，这样做太不值得了……”。东方萍凄伤的摇摇头道：“你不知道，当我看见你跌落长江时，我恨不得杀尽天下人，方能泄我心头之恨，我曾想过，替你报了仇后，我便结芦江畔，永远陪伴着江里的你，了却我这一生……”

“萍萍，你太过痴情了！”“砥中，你更伟大，多少女子曾追求过你，西门婕，旋韵珠，罗盈……而你只对我好，我这点牺牲算什么？”

俩人正在絮絮低语，诉说着心灵上的相思之时，自空中忽然传来一声冷哼，只见一个白发鬢铄的老妪，提着一具黑漆光亮的拐杖，领着七绝神君和

金羽君电扑而来。东方萍惊悸的抬起头来，啊地一声道：“大娘！”赵大娘一双锐利的目光在东方萍脸上略略一扫，鼻子突地发出一声冷哼，只听她冷冷的道：“萍萍，你还记得大娘么？”

东方萍全身一颤，自那眼瞳里闪过一丝畏惧的神色，一年多来，赵大娘那严厉的目光始终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她不知道自己因何会如此的畏惧这个老妪，只觉得她的严厉目光经常偷窥在自己身边……

萍萍惶悚的颤道：“大娘，萍萍没有一刻会忘记了您……”赵大娘冷漠的道：“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么？”萍萍幽幽的叹道：“我知道，我是摩西湖的主人……”赵大娘双目寒光一涌的道：“我这次出来找你要领你到摩西湖去修习摩西派‘淬厉寒心’双壁合修剑法，这种剑法是摩西派派主必修的剑法……”

东方萍听得心里一冷，存在心里的那股希望顿时化成颗颗泪水，自眼里滴了下来，这晴天霹雳的消息，直惊得她茫茫的望着赵大娘，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良久，她方低泣的道：“双壁合修……大娘，您……”赵大娘心坚如铁，并没有因萍萍的那种哀怨的样子而心软，她以一双冷峻的目光眺望萍萍，冷冷的道：“我已替你找了一个师弟，他已在摩西湖等你，你身为一派之主，必须放弃七情六欲，否则……”

东方萍摇摇头，咬牙泣道：“大娘，请你不要逼我，我宁愿舍弃世间的一切东西，也不能和砥中分开，大娘你……”赵大娘目光冷冷的望了石砥中一眼，哼道：“不行，爱不能享受一辈子，天下也有真正的爱，我当初只准你找找他，没有叫你和他混一辈子。”

东方萍见赵大娘绝情的要把她和石砥中分开，不禁伤心得倒在石砥中的身上大声的哭了起来，她伤心，伤心和石砥中才相聚没有多久又要分开，难道她的命运当真是这样的多惨么？这是不公平的……

她凄凉的颤声道：“砥中，我们相聚仅有六天呀，难道命运之神真是这样残忍地只给我们这么短暂的日子相处么？砥中，告诉我这是不是命运……”咽哽颤抖的语声，好象一支大锤似的敲进了石砥中的心里，他骤觉心中一痛，一股离别的怅惘又开始敲进了石砥中的心头，他强忍着心灵悲伤的煎熬，轻轻抚摸着萍萍的银丝，在他眼中也泛现出一层泪影。他低低的一叹道：“只要两心相爱，又岂在朝朝暮暮，我们暂时分离并不是永远无相会之日，萍萍，一切事情都得看开些，这是你的前途，我不能强留下你……”

东方萍凄迷的一声轻叹，在那叹息里有着太多的哀伤，满目的晶莹的泪珠，颗颗自腮上滚落了下来，滚落在长衫上，又滚落在脚下……。她惶悚的道：“砥中，我害怕……”石砥中此时难过无比，他觉得自己有一种方迈进幸福的大门里，突然被里面的人推了出来的那种痛苦，但他不敢表露在面上，那样萍萍会更难过，他暗自叹口气忖道：“让痛苦通通集于我的身上吧，在以往日子中我都在痛苦里度过，现在就是再加重些，我也能忍受着——。”

他勉强的露出一丝笑容，道：“这个尘世间没有事情值得害怕，你只要拿出勇气去接受外来打击任何事情都会不攻自毁，萍萍，拿出你的勇气来。”

萍萍沉缅在他有力的双臂里，他觉得有种被保护的感觉，也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她泣道：“砥中，在我寻找你的时候全凭一股精神支持着我的身躯，你若离开我，这股精神就会崩溃……”石砥中默然了，他这时心情紊乱异常，那时竟不知该拿什么话去安慰他的爱人，仅能深痛的注视着她一眼，苍白罩满了浓愁的脸靥，而她也昂着头正望着他……”两人心中同时一震，

犹如触着电流似的，在两人心底里同时荡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心酸，在双方的目光里，泛射出互相依赖的神色，也含郁着悲伤的色彩。

“哼——”冷峻的赵大娘突然冷哼一声道：“你们两个说完了没有……”这冰冷的语声传进萍萍的耳中，立时在她脸上浮现出一丝惊慌的神色，畏惧的偷瞧了赵大娘一眼，这一眼含着太多的乞求，希望赵大娘不要太过逼她……

石砥中想不到赵大娘如此严厉的对待着萍萍，他深爱萍萍超越了他的生命，他宁愿自己永远站在痛苦的陷井里，也不能使萍萍受到任何的委曲，登时一股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使畅声一阵大笑。

笑声未敛，他冷哼的道：“你这个老太婆说话可得温和点……”赵大娘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没有被人这样叱喝过，尤其象石砥中这样年轻的人，更没有一个敢在她面前说个“不”字，她没有想到石砥中敢在她面前如此无礼，顿时一股杀意自她眉间弥漫而起……

她怒叱一声道：“石小子，你真不要命了……”萍萍唯恐石砥中和赵大娘会发生了冲突，她身形电疾的扑在两人的中间。身躯向前一栽，跑在赵大娘的身前，咽哽的道：“大娘，你不要生气……”赵大娘把萍萍往外一推，叱道：“走开，我不教训这小子一顿，谅他也不知天高地厚。”七绝神君身形向前一掠，道：“赵大娘，石砥中是本君的好友，您……”赵大娘斜眼了石砥中一眼，见他冷瀑的望着自己，在那嘴角上尚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这种高傲无人的神情，看得她心里一怔，脑中在电光火石间涌出一个意念，她疾快的忖思道：“当年东方刚向若萍求亲的时候，所表现的高傲不正是这个狂傲的样子么！这青年显示出来的傲性，与当年那些事情有许多地方太象了，只因我一时不答应，若萍便和东方刚偷偷的跑了……”

她想起自己的女儿跟着天龙大帝偷偷的离开了自己，心里就有一股莫名的悲忿。也有一股辛酸泛上心头，刹时在她眼中闪出一丝怨毒的寒光，冷冷地望着石砥中。她凄厉的一声大笑道：“石砥中，你因为得罪我而将遗憾一辈子，只要有我老婆子在那一天，萍萍永远没有你的份……”

石砥中骤闻这冰冷的话声，不知怎地竟会机凛凛的颤抖了一下，立时一道无形的阴影重重的压住了他的心头，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不知自己为何会因这一句话而感到恐惧，只觉赵大娘的话里，有着不详和的预感……

他长吸一口气，舒送出心中的沉闷之气冷冷的道：“我还不相信你有那么大的力量。”东方萍满脸泪痕颤道：“砥中，你就少说句吧……”

石砥中看萍萍那种凄然欲绝的样子，心里也是一阵难过，他几乎不忍再看见她这样悲伤的神情，急忙把目光瞥向那流涌而下的银色大漠布，在那瀑布的水柱雾气里，他恍如又看见自己孤独的奔波在江湖里。受着感情的煎熬，徘徊在茫茫的大漠里……

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嘴唇颤动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仅仅在他嘴角上挂着一丝凄凉的笑意，显得寂寞悲伤……。东方萍幽幽的叹了口气，走至七绝神君的身边轻声的道：“神君，你劝劝大娘……”七绝神君苦涩的道：“本君作不了主，大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赵大娘此时双目赤红，几欲喷出火来，她把手中的那具乌铁巨杖在地上重重一顿，一缕火光激射溅起，震得地面都摇幌颤动，恍如要碎裂开为。她提着大铁杖向前一跃，斜着跨了过来，只见她满头的白发根根竖起，在那冰冷的面上涌荡着一片杀机，恨恨的又向前走了几步。

东方萍和赵大娘相处一年的时间里，尚是初次看见她生这么大的气，她

看得心里一寒，急忙掠身扑了过来，抓着赵大娘的手臂，泣求道：“大娘，你要处罚就打萍萍好了。”

赵大娘一怔，倒没有料到东方萍会说这种话，她历经大变，心里丝毫不觉得动心，只听她冷哼一声叱道：“你看你被这小子迷昏了头了……”

“萍萍！”石砥中冷煞的道：“你不要管，我今天倒要看看这个老太婆到底能把我怎么样，象这种人不需要多费口舌的，你若苦苦求她，她还以为我们都怕了她呢……。”赵大娘气得脸色铁青，她怒笑一声道：“你听见没有，他简直没有把大娘放在眼里。”

说着，她斗然把大铁杖在空中一幌。一道杖影如山叠出，颤出数个冷寒的杖花，在空中划过一条大弧“嘿——”她身形一蹲，巨杖疾点戮出，喝道：“小子，这一杖非要你的命不可——”

她自持臂力天生，力能拔山劈石，大铁杖甫递出一半，倏地化为一条杖影，沉重如山的朝石砥中头顶罩来。石砥中冷哼一声，身形电快的跃了过来，穿过那急劈而落的一片杖影，反手一掌轻轻的向赵大娘按了过去。赵大娘自认为天下武功无变，在这一生中还是初次和这样一个年青人动手，她见石砥中一掌按来，清叱一声，杖尖斜点，在电光大石向石砥中面门撞了过来。

石砥中在这间不容发，一杖斜撞面门之际，大喝一声，迎着戮来的长杖五指如钩的抓了过去。“咻——”赵大娘只感到手臂一震，大铁杖的一边已被石砥中握着，顿时一股无形的劲气沿着对方掌心透了过来，浑厚的劲道如锤的直接而至，赵大娘陡觉胸前一紧，劲激的暗力丝丝缕缕扣住了她的心弦。

她暗惊石砥中这浑厚的劲道，急忙深吸口气，把自己全身功力逼集于铁杖上，抗拒对方涌来的那层力道。双方俱以毕生的内力修为贯注那根大铁杖上，劲道互推，那只坚铁制就的铁杖立时弯了起来，两人身形俱是向前推动，四足深深陷落在泥土之中，深入足踝……

石砥中脸上的笑容突然一敛，凝重的低喝一声，抓住杖头向前一拉，赵大娘脚下一阵浮动，不觉得被带动的向前走了两步，而那根铁杖也随之拉长了截。东方萍骤见赵大娘和石砥中以性命交修的真力互拚，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她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竟愣愣的立在地上，吓得脸色苍白，颓唐的低泣着。

她轻拭着眼眶里流出来的泪珠，哀怨的道：“大娘，砥中，你们这样拚命到底是为的什么？”哀怨的语声字字句句的飘进互较内力的两人耳中，但他们都不敢有丝毫松懈，现在只要一方松懈，对方那浩瀚无涛的内力便会撞击得他当场重伤或致死。

要知这种生命潜修的内家真力互相拚斗，一丝也取巧不得，稍有不慎便会溅血当场，是故两人俱慎重望着对方，在两人的脸上逐渐泛现出颗颗的汗水……石砥中骤觉心中一痛，好似在淌着鲜红的血液，偷偷斜睨了东方萍一眼，只见在她凄迷的脸靥上，有着惶悚不安的惊悸之色，也有着乞求双方罢手的希冀，石砥中全身陡地一紧，一股震荡拉紧了他的心弦……

他黯然的暗自一叹，在那冷漠的脸上顿现出一丝痛苦笑意，隐于嘴角上的那一丝高傲倔强，冷漠，在这一刹那，通通被萍萍那种凄楚的样子溶化得无形无踪。他凄凉的摇摇头，心中有着落寞的悔意，在电光火石间，一个意念飞快的涌进他的脑海，忖思道：“萍萍是爱我的，看她那种焦急，楚楚可怜的样子，我就不应该和赵大娘动手的，真挚的爱情是不怕考验的，我又何必和一个老太婆计较呢……”他蓦然一声大喝，全身劲力斗地涌出，赵大娘

低呃了一声，手上一松，大铁杖立时脱手落在石砥中的手上。步履连退了五大步，她满面惊异的望着这个有着神秘意味的年青人，居然有些不信石砥中会把她震退开去，而夺去了那根大铁杖。

她脸色骤地一阵苍白，那飘拂的银发，丝丝缕缕的向肩后流泻而去，一缕血丝自她嘴角上溢出，她的身形随着一阵剧烈的幌动，凄厉的一声大笑，道：“石砥中，我老婆子和你拚了！”

“大娘——”东方萍身形向前一扑，双手紧紧的抓住赵大娘颤抖的手臂，她哽咽的跪了下去，在她那含着泪水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痛苦的神色，她的心恍如片片碎纸，蓬乱的发丝，如银线似的缠卷着，她的全身在剧烈的抖颤……她悲凉的颤道：“大娘，请你不要再动手……”蒙蒙的泪水沾满了她的脸上，袅袅的字音从她嘴里轻轻低诉了出来，回荡的语声深深袭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如泣如怨的话音，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个人……

赵大娘脸上剧烈的抽搐，在那苍老的面颊有种悲愤的样子，她深深的暗吸口气，冷漠的道：“我赵大娘活到现在还是头一次给那小子欺负，若不看我你这样的哀求，我非毁了他不可！”“哼——”石砥中突然有一处莫明的悲愤涌上了心头，他无法再忍受赵大娘这种咄咄逼人的语气，激荡的怒气塞满了他的心湖，他上前斜跨一步冷哼道：“凭你这个死太婆子，我迴天剑客还不在于。”他把拿过来的那只大铁杖在空中轻轻一抖，笔直的划一线乌光，颤动的弧光里，只听一阵叮冬叮冬的声音过后，那很大铁杖立时断为六截跌落在地上。赵大娘惊诧的呼道：“这是‘断银手’。”

悲愤孤怆的石砥中在怒火之下无意中施出金鹏秘笈里的“断银手”经技后，倒没有想到赵大娘能一眼便认了出来，他冷漠的一笑道：“你能接下我的‘断银手’一击么？”赵大娘无语了，“断银手”的威力虽没有真正见过，但在她追随摩西派主之时，确曾听说过它的厉害，她深知自己没有办法抗拒这瓦古神技的一击，不觉脸上有一丝难堪的颜色浮现出来。

她恨恨的地道：“我虽然无法接下你‘断银手’的一击，可是我会把萍萍训练成一个天下无敌的高手，这笔帐我要她向你清算，往后你们不是怨家就是仇家……”说着轻轻扶起萍萍，冷漠的道：“萍萍，跟我到摩西湖去！”东方萍骇惧的全身一颤，凄凉的道：“大娘，让我和石砥中再说几句话再走。”赵大娘心里中横，冷漠的道：“不行！”“呃——”东方萍低呃了一声，颗颗的泪水恍如串串的珍珠似的流了下来，她没有料到赵大娘当真会如此绝情的硬把他们方始重逢的一对恋人分开，在数日短暂的相处里，她那冻结的心坎才溶化在爱的烈火里，谁又想到另一块寒冰又撞进她的心湖中，使得她全身冰冷，好象置身在万载的冰窑里。她绝望的抬起头来，茫茫的自语道：“我的生命才觉得有了活力，哪知我和他倾刻又要分别，我的希望破灭了，理想碎了，在往后的日子里，除了那无尽的想思因绕着我外，还有那云和树随着我站在没有感情的环境里！人生譬喻朝露，聚也匆匆，离也匆匆，我又何曾料到在崎岖的恋爱山路上，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呢？唉！早知我寻觅的情爱是如此结果，我当初何必要出来找她呢……”

她茫然的僵立在地上，任凭那滚落的泪珠翻落下来，在她眼前一片茫茫的云雾，她好象站在凄清无人的山头上，终日受着没有友谊滋润的孤苦，又好象是一只迷了归途的羔羊，在夜茫茫的山谷里奔驰，呼唤着母亲，那种恐惧寒悚孤悲怆的种种心情上的痛苦齐都泛上了她的心头，犹若一只锐利的长剑深深刺进了她的心里……

一阵冷风吹在她的脸上，使得她从茫茫的沉思中清醒了过来，她幽怨的低低叹了口气，道：“大娘，在爱情的神圣之下，我不求你怜悯我俩，只望你能让我和他有一个短时的相处，让我们说几句话。”赵大娘铁面冰冷的没有一丝表情道：“不行就是不行。”“大娘！”东方萍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身形向侧一挫，挣脱开赵大娘的手臂，她大声的道：“我不管将来你如何的对付我，现在我必须和石砥中要单独的谈谈，哪怕立刻死去，我都愿意……”说着，含着满面的眼泪，披散着蓬乱的发丝，如疯如痴的向石砥中扑去，倒在他的怀里轻轻的低泣着……

赵大娘面如死灰，冷煞的一笑道：“在我走出这个山谷之前，你必须赶上我，否则你永远不要见我……”她发出一声愤怒的冷笑，拂袖向山下走去，七绝神君和金羽君脸上同时露出一丝苦笑，黯然的跟着赵大娘走了，三人身形如闪电。转瞬间消失踪迹，石砥中痛苦的一笑道：“萍萍，不要哭，短时的分别并不能影响我们的感情，只要我们的感情常在，纵是东西相隔，天涯也有若比邻，你不要憎恨赵大娘，这是命中注定的事……”

东方萍凄凉的泣道：“砥中，没有感情基础的爱情是浮荡不稳定的，我虽然深信你我相爱坚愈盘石，可是，有时爱情会屈服在环境下，我们这一分离，也许永无会期，我真怕数年的感情毁于一旦……”石砥中感谓的长叹一声，道：“花开花落谢天无情，聚也匆匆，离也匆匆，烟也朦朦，雨也朦朦……在这短暂的相逢里，我的生命突然又开始年青了许多，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以为自己抓住了生命可贵处，谁又想到好影不长，我们又要分离……”

一缕离别的哀怨浓浓的罩满了他的心头，他觉得旁徨，惆怅孤独在那无言的泪水里，他恍如徘徊在爱的大海里，绝望的望着苍穹，随着浪涛卷去……东方萍心里一酸说道：“让我们死吧，死在这冷清的深谷里……”“你要振作起来。”石砥中正色的道：“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不能因一点的挫败而颓唐下去，要知人活着价值远比死去有意义，萍萍我们虽然马上就要离别，但我们有太多的回忆可以去回想，思忆有时是甜蜜的……”萍萍低泣了一会，抬起无神的眸子，深深的聚落在他的脸上，她仅看这最后一眼，带着咽哽的语声如风的奔去。别了，两人的心都在沉重……无情的风将两人分得远远地，朦朦的水雾中，石砥中仅能看见那漠落而去的背影……孤怆，落寞，凄凉，种种复杂的心绪又集满了他的心头，他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在双目里隐隐浮现出模糊的泪影。

八

斜斜的阳光懒散的投落了下来，掠过树梢芽射在那碧波荡漾的大湖上，敛敛的波光漾起阵阵涟漪，几片枯黄的叶子坠落在水面上，荡旋流去。弯弯的摩西湖，一片深蓝的湖水，在那湖里荡着一只小舟，在那舟上独坐着一个满头银发的少女，没有摇橹也没有划桨，任那荡摇的扁舟在水面上飘荡。

清凉的晚风徐徐的掠过那个少女的身畔，飘起了二绺发丝，在她肩后飞舞，在那孤独的眼眸里，闪烁着一片茫茫的云雾，薄雾似的眸瞳里，也有着失意、幽伤、孤怆、悲愁，种种凄迷的色彩。

她幽幽地一声长叹，望着天空里浮荡的白云，怔怔的出了一会神，立时有二颗泪珠从她面颊上滚落了下来，掉在她放在双膝间的手背上，她惊悸的抬起头，望着手背上晶莹的泪水，低低的自语道：“啊！我又哭了，我为什么时常会哭呢？”心灵上感情的负担，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眼前一片朦朦，在那波光流剑的湖面上，映现出一堆白云，悠悠的从湖面上飘了过去，旧的了，新的又接踵拂过，白云，青天，在她心里荡起一股辛涩的寒意……这是春末的时候，在绿色的湖畔上，荡漾飘着丝缕的幽馥花香，希望在一个青春少女的心底里何曾荡漾了这绿色的希望呢……然而，在这湖中孤独荡摇在舟上的少女，那绿色的希望幻灭了，春之神没有减轻了她心灵上的剑痕，在她凝固冻结的心底里，永远有着拂不掉的空虚和幽怨……

她迷惘的抬起头来，凄迷的眼眸又投聚在空中浮荡的白云间，大自然的景象深深的吸引住这个含着满腹辛酸的少女，她凄凉的一笑，幽幽的一叹，使湖里的鱼儿都伤心的跳了起来偷偷望着舟上的少女一眼。她脸上挂满了泪痕，在忧愁的玉面上，隐隐显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只听她喃喃地道：“美丽的梦犹如那丝的白气褪色的没有一丝痕迹可寻，我宁愿变成一片云，脱出感情的囚笼，随着清风飘浮在空中，没有烦恼的渡过这一生，也不会知道站在人间的痛苦……。人总有太多的幻想，不管是在何时何地都会去幻想着一个虚无飘渺的事情，憧憬着永远得不到的美丽情景，尤其对一个失恋的少女，这种幻想更会多于一个男人……。舟上的少女缓缓的收回了目光，忽然瞥见一个青年自湖前那片幽深的树林里绕着走了过来，她厌恶的低下了头去，恍如没有看见似的。

在她脑海里却极快的忖道：“象唐山客这个家伙也来欺负我，我真不知大娘为何会找这样的一个人，她为什么要和唐山客在一起呢？”这个情性肃默的青年有着一双深沉的目光，他身穿灰色长袍，看来相当的潇洒，可惜这么年纪轻轻的就白了头发。

他缓缓行至湖畔，在那双深邃的目光里，浮现出一丝奇异之色，他痴痴的望着坐在舟上的那个少女，望着她那纤细的背影，一缕慕爱的思想刹时涌进了他的脑海，他目中掠过一片怜爱的曙光，脑中疾快的忖道：“我一定要得到她，虽然有人先我而占据她整个心，我却深信能把她心目中的英雄影子击碎，让我的爱感化了她的心而得到她……”他默默的望着湖里的那个美丽的银发少女，呆呆的想着心事，当脑海里涌现出的意念消逝时，另一个念头又如电飞来忖道：“大娘说过要把她嫁给我，并要我俩合璧修炼‘淬厉寒心’剑法，我有赵大娘做后援，再加我自己的努力追求，只要练完摩西派武功后，她必然投入了我唐山客的怀里……”

他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轻轻的唤着那个少女的名字，道：

“萍萍！”这柔和的声音如慕如诉的传进了东方萍的耳中，她身躯颤抖了一下，故没有移动一下身子，她依旧的坐在舟上沉思在那痛苦的深渊里……唐山客见她没有理会自己，心里顿时有一股懊恼涌上心头，旋即他又谅解的一笑，忖道：“她也许还没有抹掉石砥中的影子，可能尚无法接受我的爱，我爱她是出于真心，她就是一辈子不理我，我也不会怨恨他，谁叫我一见就爱上她呢……”他深吸口气，哈哈笑道：“萍萍，你真的不愿理我么？”东方萍冷冷望了他一眼，伸出一只手掌放进了冰冷的湖水里，刹时，自她指掌间翻起荡漾的水花，溅起了颗颗银白色的水珠，而轻荡的小舟缓缓的划向了湖边，她甩了甩手上的水渍，轻轻的拂理着飘乱的二绺发丝，在她那双清澈如水的眸子里，尚浮现着隐隐泪影，她冰冷的道：“唐山客，你唤我做什么？”唐山客一呆，突然一惊，呐呐的道：“你哭了！”东方萍在他面前决不愿显示出自己的懦弱，他勉强的展露出一丝凄凉的笑容，不悦的道：“不要你管！”

说完，她急忙避开对方那火热的目光，泪水如泉似的涌了出来，她掩起罗袖拭干泪珠，忖道：“这段日子我虽然过得非常平静，可是我的心却始终无法象一弦平静的湖水，时时都会懦弱的流泪……”“谁说不要他管，谁说不要他管”。赵大娘手持一根新制就的大铁杖，白发皤皤的自深林里走了出来，她双目寒光如电，冷漠的望着东方萍，吓得东方萍急忙低下头去，赵大娘冷冷的一笑道：“萍萍，你是未来的摩西派派主，在修炼‘淬厉寒心’剑法之前，我决定把你许配给唐山客……”东方萍闻言全身陡地一颤，惊悸的抬起头来，她作梦也没有想到赵大娘会要她嫁给一个自己厌恶的人，顿时，一盆冷水浇得她愕在地上。

“大娘——”

她一时惊愕住了，竟连泪水都不知道淌下来，呼唤了一声“大娘”之后，双目一闭，身躯摇摇一颤，砰地晕倒在地上。唐山客惊颤地道：“大娘她——”赵大娘冷冷的一笑话道：“你放心，她死不了！”语声一转，又冷哼道：“哼！谁要是得罪我赵大娘，没有一个能逃过我的手段，石砥中，我虽然打不过你，但我却能让你悔恨一辈子，这一生中你永远得不到萍萍……”

袅袅的恨声传出老远，使唐山客都惊悸的抬起头来望着这个含着冷煞的老妇，说着话转身离去。在模模糊糊中，东方萍从失神中清醒过来，当她双目缓缓启开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唐山客那张令人憎恶的笑脸，她发觉自己倒在唐山客的怀里，但她却没有挣扎，因为她深知自己挣扎也没有用处。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命运已被决定的时候，凡事能平静下心来去接受那件事情的打击，东方萍此时心湖似乎非常的平静，她不需再流泪，因为她眸子里所能盛装的泪水已经流干了，再流也只能流出血水了。她只觉得心里有种茫茫的感觉，在她心里空虚的连一丝东西都不能容纳，而她有脑海也是空虚的一无所有……

唐山客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惶恐之色，他焦急的道：“萍萍，你好了！”东方萍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道：“你该满足了！”唐山客目中闪过一丝贪恋的样子，一缕少女的幽香如兰似的吸入了他的鼻中，但他脑海里掠过一丝遐思，他激动的紧紧搂住了东方萍，喘气道：“萍萍原谅我冒犯了你，我是爱你的……”东方萍冷漠的道：“你得到的将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我的心已经给了别人，在爱的范围下，你永远也占据不了石砥中在我心中的影子……”唐山客颤抖的道：“萍萍，你这样对我是件残酷的事情……”“住嘴！”萍萍忽然怒吼一声，自他怀中跳了起来，她冷煞的叱道：“你们这样

做难道不是件残酷的事情吗？唐山客，你知道一个失去所爱的人那种苦么？你把别人的痛苦建立在自己的快乐上，我问你，这就不是残酷的事情？……”她把心中沉闷的那股闷气通通发泄了出来，心中立时畅快了不少，但，另一种愧疚的心情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一个可怕的念头如电的浮在她的心中，忖道：“让我死了吧，死是烦恼的解脱，唯有死才能解除心灵上的痛苦……”

“死”的意念在她脑中一闪而逝，她茫然的望着碧波荡漾的湖水，在那绿色的湖水里，她恍如看见自己尸体浮出水面的凄凉的情景。

唐山客骤见她那种失魂的样子，心里暗吃一惊，他向前急急的走了两步，扶着东方萍的手臂，道：“萍萍，你怎么啦！”

东方萍这时非常恼恨赵大娘和唐山客两人，她冰冷的哼了一声，道：“你走开，我不要理你。”唐山客呐呐的道：“萍萍，我爱你，不要这样对待我。”他想起自己盖世的雄风，在这个未来妻子的面前，是如此的软弱，心里就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他想到往后的岁月里，真不知那种生活是如何的过。东方萍心中恍如受着数支锐利的长剑绞戮着一般的疼痛，在那幽幽地眸子里涌出了鲜红的血渍。她厌恶的一声冷笑，道：“名义上我是你的妻子，可是我的心却不属于你，唐山客，你不需要缠我……”唐山客急得上前一拉萍萍的手臂，自手臂上顿时传来一阵疼痛，她面色一片苍白，颤声的道：“你——”

“放了她！”七绝神君自林中斜穿而至，大喝一声，伸掌把唐山客推了一掌，他脸以铁青，冷冷的喝道：“唐山客，你敢欺负她。”萍萍在这孤独的摩西湖里，除了孤独的在湖上划舟之外，很少有人和她交谈，她一见了七绝神君，恍如碰见了可以依靠的人似的，她上前一扑，泣道：“神君，我该怎么办……”

一种惶恐的思绪，在她脑海中飞快的转动着，她好象被埋进了冰结的冰里，正在受着极度痛苦的袭击……。七绝神君默然的一叹道：“萍萍，你不要难过，本君决不会让你嫁给唐山客，我立刻相办法通知石砥中，大娘这样做是不对的……”唐山客被七绝神君推了一掌后，立时有一股怒火涌上了心头，他一听七绝神君要找石砥中，那怒火在胸中溺然而起，他上前大喝道：“神君，她是我的妻子，你凭什么干涉。”“嘿”！七绝神君低嘿一声，如冰的脸上立时显出一股寒意，他冰冷的道：“大娘虽然决定了这件事，但不还没有求得东方刚的同意，你给我滚一边去……”唐山客怒道：“你是什么东西，敢对我这样说话……”

七绝神君面罩寒气，冷喝一声，身形向前电快地掠了过来，他拱举起手掌，怒吼道：“本君很想杀了你这个小子……”

他手掌待拍下来，陡然瞥见赵大娘满脸不悦的站在他的身后，他暗暗一叹，急忙放下手掌默默的退了下来。

赵大娘冷冷的道：“山客，这是怎么回事？”唐山客在赵大娘面前，可不敢太放肆，他方待说出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忽然瞥见东方萍满脸惊悸之色，犹如一个孩子做错了一件事情似的。他暗暗一叹，忖道：“感情有时发生在一瞬间，我第一眼看见萍萍就深深的爱上了她，大娘若是知道这事的起因必会若责萍萍，我既然爱她就不该让她受到一点委屈……”他深深的吸了口气，轻轻的叹道：“大娘，是我惹萍萍……”赵大娘冷喝一声，那双冷峭的目光缓缓的斜视在东方萍的脸上，这两道锐利的目光犹如两双长剑似的穿进萍萍的心中，她吓得全身一颤，急忙低下了头去。

赵大娘冷冷的道：“萍萍，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东方萍目中含泪，一缕缕的血丝和晶莹的泪水混合在一起，她颤声的泣道：“我不要嫁给唐山客。”赵大娘冷哼道：“为什么？”

“为……”东方萍大声道：“我不想嫁给一个不为自己所爱的人，大娘，在我的一生中我只爱石砥中，任何人都不能夺去我的爱心……”

旁立的唐山客听到这几句话，那燃烧的爱火陡地被冷水浇灭了他伤心地长叹口气，步履沉重的走了过去。

他的自尊和高傲在这一刹那通通被一句话粉碎了，在那深邃的双目里，竟隐隐地浮出了泪影。他蹒跚的移动着步子，心里有一阵难过泛上心头，在他脑海中犹如电光火石似的浮出一个念头，忖道：“我必须杀死石砥中，才能击破萍萍心中的英雄，我不相信我不如石砥中……我要杀他……。”

他被那清凉的风一吹，立时清醒了过来，目光才瞥向前面，一眼看见一个冷峻的老人，满脸怒色的瞪着他，他惊的退了步问道：“你是谁？”那白发飘拂的老人冷冷的道：“你就是来取我女儿的唐山客么？”唐山客啊了一声道：“您……”

那老人道：“我是东方刚！赵大娘斜身跃了过来，喝道：“你来干什么？”东方刚脸上一阵抽搐，道：“我来看看我的女儿……”赵大娘厉色的道：“萍萍已不是你的女儿，她是现今摩西派的派主，当年的事我不去提它，现在你给我滚下山去……”

东方刚满脸痛苦之色，在他眼前恍如又浮现出自己与若萍苦苦要求赵大娘时的情景，他暗自叹了口气，尽量抑制住心中的激动，道：“你真要报复……？”赵大娘激动地道：“你抢了我的女儿，我也要你失去女儿，这是极不公平的事情，东方刚，你知道我恨死你了……”

她双目赤红，闪过一丝狰狞的煞意，把手中铁杖在地上重重一顿，丝丝缕缕的发丝如云地飘散开来。

“呃……”

东方萍没有料到爹参与赵大娘之间尚有这样一段曲折的感情，她痛苦的低呃了一声，含着苦涩的泪水，向东方刚身前跃了过来。她悲泣的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东方刚见自己唯一深爱的女儿，如今是如此的痛苦，心里顿时一酸，他轻轻的拍着萍萍的肩头叹道：“萍萍，这些事你最好不要知道。”赵大娘极恨东方刚，偷偷领着她的女儿若萍偷偷离开了她，使她孤苦无伴地站在清凉的深山里，遭受着丧去爱女的痛苦，她曾发誓要把东方刚和若萍抓回来，活生生的劈死这对私奔的情人。

有几次，她偷偷地跑到天龙谷去，那时若萍已生下了东方玉和东方萍，她看见这对外孙女是如此的可爱，那股铁石心肠都不禁软了下来。

等到东方刚的妻子若萍死了以后，赵大娘虽然原谅了她的女儿，可是东方刚那股愤恨之心，却时时都没有忘了，她要报复东方刚夺去了她的若萍……

赵大娘一声凄厉地冷笑：“东方刚你做的不要脸的事情怕给你女儿知道么？哈……在萍萍面前，你为何不敢说出诱拐我女儿的事……”

东方刚被她说得脸色苍白，神情极为尴尬，他苍凉的叹了口气道：“岳母，这些事情都随着时间过去了，我和若萍虽然没有征得您老人家的同意而结合，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事实上已经不容许我们等下去了……”

“住嘴！”赵大娘冷喝道：“你不是赵家女婿，用不着唤我……”萍萍，在双方片断的谈话里，已知道赵大娘是自己的外婆，她茫然的叹了口气，忖

道：“真想不到娘和爹是在这种情况下结婚的，爹爹既然知道得不到爱情的痛苦，他又何苦极力反对我对石砥中的爱呢，这是不公平的事……”

她眼眶泪水膜膜，凄苦的道：“婆婆！”赵大娘心神一震，在她那双寒冷的目光里，不禁也泛起显濡泪影，她深深的叹了口气道：“萍萍……”当她想起东方刚那些令她碎心的事情时，她立时又变得冰冷无情，她那双寒冷的目光中陡地涌上一片杀意，看得东方刚心里大骇，不觉退了一步。

唐山客却在这时闪身跃到东方刚的一旁，满脸是慑爱的颜色，萍萍冷冷的一惊，朝赵大娘泣道：“婆婆，你原谅爹爹吧……”

暮蔼深浓地罩向了摩西湖，在那漾起阵阵波纹的大湖里，倒映出白云青山，好象是一张映过的书面。绿波万顷，茜草如茵，几片枯黄的叶子，被风卷在空中旋转不停，徐徐地落向湖中，击碎了湖面上的影子，跟着荡漾的波逐送而去。

萍萍泣颤的道：“婆婆，请你原谅我爹爹……”两颗晶莹的泪珠自眼眶里迸激流下，在那洁白的面上浮现着轻微的抽搐，她颤悚的望着赵大娘，在那乌黑的瞳眸里浮现出她企求的神色，等待着赵大娘的回答。

赵大娘冷哼道：“你给我回房里去，这事我和你爹爹解决。”语声一转地唐山客道：“山客，你陪萍萍去吧。”唐山客心里一阵惊喜，在那绝望的脸上隐隐浮现出一层欣欣地笑意，他正犹获圣旨似的，轻轻对萍萍道：“萍萍，你也许累了，我们回房吧。”

东方萍厌恶的垂下头去，一瞬间，她觉得有两股热浪冲进了自己的眼眶，而衷心凄楚，那是唐山客如火似的眼光，燃热地凝视着她，好久好久，她才能稳定激动的情绪，而重新扬起睫毛来，当她斜睨了他一眼时，这个深爱着她的青年，在她眼中是那么陌生迷茫。

她在这人天一线之间，她觉心中空空荡荡，未来和过去固然是那么模糊，便是现在也有点大不真实。她很快沉迷在自己的回忆之中，不过只有一段短促之极的温声时光，并且跟着便是件悲惨的下场，可是她仍然沉迷在这思忆里。萍萍叹了口气，脑中极快的忖道：“命啊……我的命运，天上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地作弄我？”在她心底里时时不平的吼着，每当她站在稀疏的月光底下，她会数着天上的星辰，发泄出心中凄伤的悲哀，于是她学会了孤独，也学会了适应黑夜的冷清，她冷冷的哼道：“你要去，你走吧，我可不离开……”

东方刚见唐山客向萍萍纠缠起来，登时一股怒火自心底涌起，他一曳袍角斜跃过来，大喝道：“小子，你是什么东西，也敢缠我女儿……”唐山客一皱眉，呐呐的道：“她……她是我的妻子……”“呸！”东方刚不屑一笑道：“凭你这白毛小子，也配做天龙大帝的女婿，你也不拿镜子照你这副样子，萍萍纵然没有一个人要她，也轮不到你……”

唐山客被东方刚骂得满脸通红，自心里顿时升起一丝恨意，他神情骤然大变，目中渐渐泛射出一股凶光，他冷冷的道：“你虽是我未来的岳丈，但也不该对我说出这种话。”“嘿……”东方刚嘿嘿的一笑，道：“你给我滚一边去，老夫看见你就有气。”

唐山客此时虽然怨到了极点，可是也不敢发作，他恨恨的冷笑一声，大步地往外行去。

“哼……”赵大娘斜身跃了过来，冷哼一声道：“山客，你不要走，萍萍如今是你的妻子，你有权力支配她，她那老子若敢说个不字，大娘准要他

的命……”

唐山客果然刹住了身子一脸诡异阴沉的样子，他缓缓走到东方萍的身边，痴痴地望着这个深爱的少女。

东方刚没有料到赵大娘会如此自做主张，他深爱萍萍，更甚于他的生命，他决不能容许萍萍嫁给一个他不喜欢的人，何况，这个人也不为萍萍所喜爱……

他气得全身一颤，道：“你到底与我有何样的大仇，要把一个无辜的孩子的幸福葬送在你的手里，我是她爹，决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走进了火坑……。”这个老人固然气忿到了极点，可是存于他心里的那点理智始终阻止了他的行动，赵大娘这种只求报复，不择手段的偏激心理虽是不对，但是她是若萍的母亲，他无法和岳母互相争斗，那样泉下的若萍会更加不安……

赵大娘没有为东方刚的争辩有所退让，她双目紧紧一凝，在那如冰的脸上闪现出了一丝阴沉的笑意，她把手中的大铁杖轻轻的一点地面，冷冷的道：“这不结了么，你不要把女儿送入火坑，我又何尝愿意把若萍送入火坑，当年若不是你花言巧语的骗了她的身子，若萍怎会看上你这小子……”东方刚一愣，想不到大娘会如此恶毒的说了出来，因对方一句话，而触动了他的心事，在那双泪水隐透出的目光里，他好象又看见自己和若萍那种相爱相亲的情景，她那柔蜜的情意，热情加火的双眸，东方刚只觉一阵心旌摇晃，他连忙闭上眼睛，努力的克制压抑，但是就在这这时，他仿佛又闻到她那清幽的发香，一股烈焰自他胸中弥漫起来，他突然发觉自己发不出声音。

他痛苦的道：“那是爱，我和若萍是由爱而结合……”赵大娘愤愤的怒吼道“爱……哈——你可知道你们这种爱情而毁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么？东方刚，你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么？”东方刚通体泛起剧烈的颤抖，他冷汗涔涔而落，在那铁青的面上，闪现出层层过去往事的痛苦，赵大娘尖锐的辞句，犹如一枝枝长剑似的穿进了他的心里。

东方萍从未见过爹爹象今天这么痛苦过，她虽然不知爹和娘如何地来为爱而奋斗，但从双方的话音里，她晓得母亲确实是在爱情下牺牲了，她有些同情爹和娘那时的处境，可是更为赵大娘晚年失女那种沉痛而伤心。她伤心的叹了一口气，在那双含泪的眸子里涌起一股莫名的奇光，她撩起罗袖轻轻的拭着眼角的泪水，道：“你们不要吵了，我决心承受上代的恩怨，而嫁给唐山客，这些事情关键在于我，唯有我才能解决两家的恩怨……”

当她咽哽着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心里是何等的难受，那颗冻结的心犹如被片片撕碎开来，在她的眼前呈现着一片黑暗，她不知自己何以会说出这样的话，只觉得自己的幸福全都葬送在自己的承诺里。她仿佛看见石砥中那双深邃如海的目光正含情脉脉的望着他，好象在责备自她的变化，也好似在伤心的倾诉着他的情意……在这刹那间，她骤然觉得石砥中和她隔得那么远，两人几乎是隔得有些不相识，那过去雾一般的梦境随着她脸上滚滚的泪珠而根逝，石砥中的影子在她眼前逐渐模糊，淡淡地逝去，仅仅留下梦也似的甜蜜温声，尚余荡在她的心底里……。

唐山客脸上陡然露出一丝叹喜的颜色，他恍若有些不相信萍萍会亲口许诺自己的亲事，愣立了半晌，道：“萍萍，我会使你快乐……”

萍萍没有说话，仅低头轻叹了口气，在那如冰的脸上好似罩满了一层寒霜，她冷漠的斜睨了唐山客一眼，只见他高兴的手舞足蹈，她心里一阵剧痛，欢笑与伤心是这样鲜明的表现出来。激动悲忿的东方刚，惊讶的望着萍萍，

自那双含郁着忧悒的目光里，很快罩上一层阴影，清情的噙着二颗泪珠，他寒悚的一颤，紧紧握着萍萍的双手，颤声道：“孩子，这事情于你无关，你没有义务来承受这种负担，萍萍，爹爹和赵家的事并非是单方面的错……”

“哼”，赵大娘冷哼一声，冷笑道：“不是你的错，难道是我养女儿的错……”东方刚没有理喻这不通情理的老妪，他慈祥地轻理着东方萍那飘乱了了的发丝，一种无言的痛苦若毒蛇似的深深啃啮他的心，所以连那手掌都泛起轻微的颤抖，并自掌心里渗出了汗水……萍萍眼前此时一片空白，她已不知什么是痛苦了，只觉得自己的心底犹如干枯的湖水，再也荡漾不起涟漪了，她茫然的望着穹空散布着的飘逸的白云，颤道：“在两家纠缠不情的恩怨里，唯有我才能释去赵家对爹爹的仇恨，爹，我个人的幸福没有什么，只要婆婆不怨恨你，我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她好象是失去了灵魂似的轻轻的说了出来，在她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东方刚看得心神一震，一股凉意骤然自心底里涌了起来。

他凄然的叹了口气，道：“萍萍，你没有必要这样做，爹爹决不会把你的美丽的青春葬送在这样的婚姻里，我会给你找一个理想的伴侣，萍萍，你知道什么样的伴侣才是理想的……”

“理想的伴侣……”东方萍眼前一黑，身形摇摇一晃，她轻拭着眼角的泪水，颤道：“爹，你是尝过恋爱情味的人，自然晓得一个得不到感情润化的结合，是悲剧产生的导因，在以前我曾有过理想，那只是幻想中的一种慰藉，现在我的幻想已如一晨时的朝雾似的褐逝了，在我这一生已没有理想，更谈不上幸福，理想伴侣只是梦里的意愿……”“萍萍——”东方刚柔和的呼唤着爱女的名字，他晓得萍萍这时所受的刺激甚深，使得她连仅有的一丝感情都冻结起来，他激动的道：“爹爹仅有你这么一个女儿，我宁愿失去世上一切也不能失去你，当初你娘在的时候叮咛过我，将来你的对象必须是个英俊潇洒的青年……”“爹爹，你说这些做什么呢？”她凄凉的叹道：“我的幸福已破碎了，理想的梦境也幻灭了，这一生里我已没有希望……”赵大娘上前跨了过来，拉着萍萍的手，道：“东方刚，你滚吧，萍萍是我的外孙女，我将给她世上一切的快乐，会把她当做女儿一样地照顾……”东方刚脸色一变，道：“她是我的女儿，我要带她走……”“走？”赵大娘脸上闪现出一丝冷漠的笑意，她恨恨的望了东方刚一眼，冷冷的道：“你可不要忘了她是若萍的骨肉，我这个婆婆也有看顾的权力，你这个没有责任心的东西，若真爱你的女儿为何会现在才找她回去。东方刚处处忍让之下，始终不愿和赵大娘真正反脸，这时见她不留丝毫余地摘自己，立时有一股怒火自心底燃烧起来。

他冷漠的哼了一声，道：“我敬你不是怕你，虽然你在伦理上是我的长辈，但在道义上，你这样的态度我可以不尊敬你……”“嘿——”赵大娘低嘿一声，叱道：“你想死！”她这时愤恨已极，轻叱一声，手中的大铁杖呼地一声向着东方刚的天灵盖猛砸了过来。

东方刚身形急挫，身子掠空跃了起来，他这时已拂除心中的一切顾忌，单掌轻轻一翻，立有一股掌风澎湃的击了出来。赵大娘真没有料到对方竟敢和自己动手，她怒喝一声，没等东方刚的掌风击了过来，手臂一振，身形连跨三步，抡起手中大铁杖，攻向东方刚的胸前。乌黑的大铁杖，漾起一道淡淡黯黑的乌光，光芒闪动里，一声尖锐的风啸值似要撕袭人体似的急响而起。

东方刚硕大的身形一晃，象一片坠落的枯叶，随着那击来的大铁杖飘身

掠起，在那一缕光束上。东方萍见两人动手激斗，心里一阵悲伤，她紧张的望着场中，急得身躯寒悚一颤，大声的道：“爹，你不能跟婆婆动手。”东方刚闪过劈来的一杖，道：“萍萍跟我回去？”东方萍摇摇头，凄凉地道：“我不能，原谅我……”她在一瞥间，忽然看见东方刚神情惨变，身形连连一晃，攻势倏地一缓，在那苍老的面上掠起一阵黯然神色，浓浓的布上一层阴云，她晓得爹爹在伤心之下，已没有心情应付赵大娘的攻势了。

她实在不忍心再看两人动，更不愿看见两人中有任何一人受伤，她深深的望了东方刚一眼，喃喃地道：“爹，别了，我没有办法跟你回天龙谷了，在我进入摩西湖之前，我已发誓永远不得背叛摩西派的派规，但愿爹能了解我此时的悲伤……”

她轻轻拂理着飘乱的鬃丝，轻轻的叹了口气，移动着沉重的步子，悄悄离开了大湖畔，她觉得心中空得一无所有，连爹的胜败都不关心了。

这一尘世间已没有值得开心的事情，她人虽然尚活在这春浓的时日，可是她的心却似那枯腐的朽木，再也没有东西值得她去怀念了。

她的眼前一片黑暗，那生命的灯光已拖着消逝的尾芒消灭了，她永远都活在没有生命的冬日里。穹空里不知何时已布满了无数颗的星星，她踏着蹒跚的步子，走向那浓密的森林里，她凄凉的一笑道：“春之神，你给我的希望已经幻灭了……”于是那浓密的绿色的叶子摇曳了，恍如在一瞬间变得枯黄，她仿佛听见落叶的簌簌之声，当她自失神中清醒过来的时候，那绿色的叶子依然是一片翠绿，仅有清凉的夜风拂过她的身前。

突然，自她的视线里显现出一个幽灵似的黑影，悄无声息的立在她的身前，在对方那炯炯有神的电目里，闪现着一片朦朦的泪影……萍萍全身骤觉一紧，竟愣愣地僵立在地上，此刻她已不知是惊是喜，在这静谧的夜里，恍如置身在虚幻的梦境中……

她嘴唇艰难的动了两下，颤声的道：“砥中”石砥中没有说话，只是深深的望着她，他那泛出泪光的双目，犹如两盏烁亮的灯光似的照进了她的心里……东方萍诧异的望着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的石砥中一股惭愧的心绪在电闪火石间涌上了她的心头，她辜负了他那深厚的爱情，而叛离了他。

她悲怆的幽幽一叹，道：“你还来干什么？”石砥中嘴唇嗡动，喃喃地道：“是的，我还来做什么？”他的身躯渐渐起了轻微的颤抖，在他的心底骤然又多了一层悲哀的郁悒，他那炽热的心踏进了摩西湖开始冷僵了，浅然他的血液还在流动，可是自心底里散发出来的冷气，使他觉得全身仿佛置身在冰雪之中。

二滴浓浓的泪珠从他脸上滚落下来，这个从来不知流泪的坚强青年，在这一刹那里，他的感情突然变得脆弱起来，凄然掉下了最真挚的泪水，他的伤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爱人永远不属于他了……。这时两人虽然隔得仅有二步之远，可是在两人的感受之中却有如隔着一道遥遥的大海，使得两人突然陌生的说不出话来。过了半晌，石砥中方叹了口气，道：“萍萍，我来看你最后一眼，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明天我就要动身回到大漠里去了……”他苦涩的说出这些话后，心里突然有一股莫名的激动激荡而起，虽然他已在接受着这沉重的打击，可是他毕竟是人，那隐藏于心中的浑厚的爱始终使他压制不住心绪的冲动，他几乎想冲出爱情的大门，但，那份浑厚的感情逼使他软弱下来……。东方萍闻见他那低沉的话声，含着伤心的字音，她心里突然痛得几乎站不住身子，在那亮亮的眸子里，失去了原有的神采，

晶莹的泪珠颗颗闪落下来。

她勉强的露出一丝笑容，颤抖的道：他刚好遇上天龙大帝和赵大娘的争执，这次他来摩西湖只是想看看萍萍，没有想到赵大娘会逼着萍萍嫁给唐山客。他怆凉的苦笑道：“我都听见了，你答应唐山客的求婚了……”这是责备的口吻，萍萍觉得非常刺耳，她惊悚的避开对方那严厉的目光，苍白的脸面掠过一丝后悔的神色。她轻轻的低泣着，伤心的泪珠连着滚落下来，那心中的悲伤通通在这阵轻泣里流泄出来……

但在她的心底里都时时的吼着，仿佛在说：“我这样的牺牲算什么？是为了爹爹，还是为了赵大娘？上代的恩怨为什么要留给下一代的儿女来结束……砥中，我深爱的人，让我们的爱永远埋藏在心底里，我们虽然身体不能结合在一起，而我们俩的精神却永远不分离……”萍萍抽搐着双肩，颤道：“低中，原谅我，那不是我的本意，唯有你才是我所爱的人，请你相信我，我永远属于你的……”石砥中冷静的沉思着，他没有理由去憎恨萍萍的变心，她是在双方逼使下而向现实屈服的，一时他思绪飞快的转动着，脑海里浮现出种种原谅萍萍的思路……自然，这是甚于真正的爱才会以爱去怨恨对方。

他轻轻的叹着气，叹息着自己命中注定失落的这份感情，无限的灰心丝丝缕缕的弥漫在他的心湖里，使他在一瞬间，变得颓唐伤心，满腔的希望化成泡影。他黯然的拭着眼角的泪水道：“萍萍，我没有恨你，相反我对你这样的牺牲非常敬佩，象你这样舍去己身幸福而化解两家恩怨的女子，我能认识你而感到骄傲，在我心中已有足够的回忆……”萍萍没有说话，只是在流着泪……密枝盘虬的深林里，闪起一盏摇曳的灯影，唐山客提着风灯自林里走来，他远远地看见萍萍和一个青年娓娓的低语着，顿时一股怒火自胸间燃烧开来。他急忙放下风灯，悄悄地跃了过来，隐于树的后面，她看见萍萍对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哭泣，在他心底里立时荡起一种难言的痛苦，自他眉宇间浓聚着一片煞意，“哼——”他鼻子里重重的透出一声冷哼，身形陡然的跃了出来，他目光如冰，指着萍萍道：“萍萍，你在这里做什么？”东方萍全身一颤，冷冷的道：“我现在还不是唐家的人，你还没资格管我……”唐山客一愣，呐呐的不知该怎么说话，他急忙侧过头去，怨毒如火的目光立时聚落在石砥中的身上，他嘿嘿的冷笑数声，怒视着石砥中道：“你是谁？和萍萍什么关系？”石砥中冷冷的道：“你问得倒详细，只是我不想告诉你……”唐山客冷笑道：“摩西湖不是好来的地方，阁下识趣点赶快自动说出来，免得在下得罪……”萍萍冷笑道：“他是石砥中，你敢怎么样？”唐山客暗一震，倒没有想到会是自己未曾会面的大情敌，他闻听哈哈一阵狂笑道：“原来你就是萍萍第一位大情人……”石砥中深深的望了萍萍一眼，他深觉唐山客不配做萍萍的丈夫，当时心里非常的难受厌恶的瞪了唐山客一眼，冷冷的道：“客下说话最好保持一点风度，象你这样的人实在不配做萍萍的丈夫，在下深为阁下这种态度难过……”“呸——”唐山客被对方说得满脸通红，积郁心中的怒火汹涌的倾涌了出来，只见他双目赤红，脸上布满了一层浓聚的煞意，他在喝一声，道：“石砥中，我要杀了你……”

他伸手拔出斜插于肩的长剑，呛地一声，自空中闪起一道凄迷的光弧，流利的剑芒临缩展吐，他斜立长剑于胸前，双目如电似的投落在石砥中的身上。石砥中冷冷地望了唐山客一眼，自薄薄嘴角弧线上浮现出一丝凄凉的笑意，他暗暗的叹了口气，在他脑海里涌起数个不同的念头，他傲然的凝立在地上，脑中极快的忖思道：“我不能和这个少年动手，他虽然态度非常恶劣，

我看得出，那是因为萍萍是他的妻子的关系……唉！仅仅数日之隔，变化如此之大，这实在是纵以料及的事情，但愿能象我一样的爱着萍萍，那我纵是日日受着失恋的痛苦，我也可安心忍受着……这个意念在他脑海中一闪而逝，他方待说话，唐山客已大喝一声，身形向前斜劈而来。

唐山客手腕一抖，自剑光上颤出数个铄亮的剑花，在半空中幻化成数条流利的剑影，朝着唐山客石砥中的身前刺了过来。

剑势甫动，周遭空气荡起层层剑浪，在那闪动的剑光里，唐山客叱道：“石砥中，让你尝尝‘淬厉寒心’剑法的第五式‘落星追魂’的厉害……”石砥中骤见一片剑光罩空而来，暗中不由心惊对方这手剑法的厉害，他身形急急一晃，闪过对方劈落的一剑，右掌五指齐张，闪电的抓了过去。这一手非常冒险，不但手法要快，还要拿得部位准确，时间更要配合的适当，只见在双方指剑快要接触的刹那间，石砥中食、中二指一合，已巧妙的钳住了对手那冷寒的剑刃之上。

唐山客只觉手腕一震，长剑已被对方拿住了，他低嘿一声，奋起全身的功力，竟然不能够动得对方那伸出的二个指头分毫，顿时一股羞愧闪现在他的脸上……。石砥中双手一松道：“唐山客，你要与我相比还差得太远，我今天不愿给你太难堪，只望你以后收敛起你那狂态”唐山客自知不是石砥中的对方，他气得脸色铁青忿怒的盯着石砥中，过了半晌，他才恨恨的道：“你不必神气，一年之后我必洗雪今日之仇……”东方萍轻轻的叹了口气，那双乌黑溜溜的眸瞳里涌出一片伤心的泪水，她伤心的道：“砥中，你真不嫉妒我和他结合——”

“我恨不得杀了他！”石砥中凄凉的道：“但是为了你，我不敢伤害他，因为他是你的丈夫。”他含着失望的泪水，急忙的转过身子，深深的在萍萍的脸上一瞥，急忙柱外面纵去，他不敢回头，更不敢接触萍萍那悲痛的目光，但他耳际嘶裂的响着萍萍呼唤他的声音……

黑夜传来萍萍凄厉的呼唤，也飘来她的心声。

“花落流水，春去无踪，只剩下满腹辛酸无限的痛苦，我到哪儿去寻找往日的旧梦，海角天涯无影无踪……”

九

残阳，落照！黄沙，孤骑！无止无尽的大漠在茫茫的黄沙里伸延开去，那是一片金黄色的世界，展露在落日的余辉里，恰似一望无际的海水，永远是那么辽阔……。在落日的余辉的沐浴下，石砥中孤独的跨着汗血宝马踏着陷落的沙泥，缓缓地向大漠里轻驰着，他茫然的凝视着前方，连自己落脚的地方都不知道在哪里。

孤独与感情的负荷重重的压在他的身上，使得他没有多余的思想去为自己奔向何处来打算，因为他终日都在悲哀的幽伤里度过。在那孤独无依的目光里，有着湿润的泪影，他的心好象无情的剑刃片片的剝割着，痛得他几乎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他失神的收回了目光，怆凉的叹了口气，喃喃的道：“爱情只象美丽的虹，会在一刹那间出现，也会在一刹那消失，匆匆来也匆匆去……而世间的爱情竟常是时间性的，爱情来得太早或者太晚都同样无望……”他悲痛凄凉的一笑，在那浮现于嘴角上的笑意里，含着一丝落寞孤独的意味，他毫无目地的任由跨下坐骑载着他向前走着，连自己欲走向何方都不知道……

而他的思绪象电光石火样在不停的飞快转动着，那含隐着泪水的眶里，恍似又看见萍萍的影子跃动在自己的眼前，那浑现的情影紧紧扣紧了他的心弦……。“呃——”他痛苦的呃了一声，道：“萍萍，难道我们真这样分开了……”那冻结的心神似乎在震颤着，在这刹那间，他忽然觉得自己空着身子来到这个世界，又空着身子走向另一个世界，在那踪迹飘渺的生命里，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值得留恋。“嘿——”在他的耳际恍如听见了有人低低嘿了一声，但这时他已没有多余的精神去理会这些事情了，因为痛苦充塞了他的胸中，在那悲怆的心境里，他的灵智早就被痛苦淹没了……

他茫然的望着穹空里的残霞，低低自语道：“我已陷进爱情的泥沼里，在这残余的生命中，我将孤独的活在没有生气的冬日里，而终老大漠……”当他想到那些烦恼的事情时，他那寒冷的心坎更加纷乱了，一缕空虚浓浓的涌进了他的心头，空虚的连他是否活在这个世间上，他都不敢如此证实。

“聿！聿！聿！”血汗马清晰的鸣声在静谧的漠野里响了起来，石砥中的神智一清，他深吸口气，胸中塞满的浊气立时舒散了不少，他轻轻的叹了口气，那消逝的笑意又自嘴角上隐隐的浮现了出来。“嘿嘿”这两下冷嘿的声音，恍如幽灵似的自漠地荡传过来，石砥中这次听得十分真切，他暗中心中一愕，纵目远望，只见漠野里除了那遍地的黄沙外，根本没有一丝一迹。

他正在出神沉思之际，那捉摸不定的冷嘿之声又复自耳际响了起来，石砥中冷哼一声，喝道：“你是人是鬼，尽在冷笑做什么？”说也奇怪，石砥中话音一逝，那低嘿之声，突然长声而去，竟连一点迹象都追寻不到，但是，那汗血宝马，却在这时狂嘶一声，散开四蹄如风的往前驰去。

石砥中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自从听见那低嘿之声后，心绪渐渐开始不能宁静，他深吸口气，道：“大红，你到底干什么？”

刹时，数个不同的意念在他的脑海中心电似的涌现了出来，他孤独的叹息着自己命运的苦涩，在那薄薄嘴唇弧线下，有着抗拒命运的笑意，含隐着无比的毅力……

“嘿——”那凄厉的冷嘿声，自正北方恍若鬼魅似的传了过来，石砥中急忙寻声望去，只见这时天色已晚，汗血宝马竟驮着他驰至大漠的边缘，一

个孤立的山丘之前，蹄声忽然而止，宝马再也不肯向前行去。

光秃秃的山丘上，没有青青的草树，仅有一座拱形巨墓，孤立的建筑在山丘上，这种荒凉的情景落进石砥中的眼里，不禁看得一愣，“嘿——小子，别发愣了，赶快拔出墓顶上的那柄宝剑，否则你这小子死定了。”

突然，自那个荒颓的巨坟里传来一阵冷寒如冰的话声，字字句句的袭进了石砥中的心里。石砥中听得一寒，身形自宝马身上疾扑而去，只见他身躯斜斜一拧便已跃在那座巨墓之前，他凝重的深吸了口气，立时将目光投落在墓顶之上。果然，在那破碎的墓顶之上，有一枝精芒耀目的长剑深深的插进顶端上，石砥中看得心头一震，如电光火石样，一个意念快捷的闪进了他的脑海之中，忖道：“这不是大漠鹏城里记载的古龙剑么，看那剑上盘旋着那条大龙，正是世上唯一能够和金鹏墨剑并驾齐驱的千古神兵，不知这枝神剑为何会被插在这里……”

意念方逝，他的心里便有一股莫名的激动，催使着他，石砥中急跨二步，尽量抑制着自己激动的心绪，道：“你是谁？”墓里的人嘿嘿一声冷笑道：“你不要问我是谁，阁下只要敢动那枝长剑的念头，你准死无疑，否则这一枝剑也不会留在这里等你了……”

这个狂傲的口吻，气得石砥中几乎要呕吐出来，但这也是实情，象如此这样的神兵剑刃敢公然的放在这里，若没有什么凶险，恐怕早就流落在他人之手，何需等着他——。石砥中冷冷的道：“阁下少客气了，在下肩上这枝三尺剑刃虽非举世无匹之神器，但也不雅于这枝古龙剑……”

墓中的人似乎是吃了一惊，他激动的道：“什么？小子，你不要吹牛了，只要你敢拔出这枝剑，你就知道自己认为名贵无比的宝剑在这枝神剑之前，便不值得一顾了……”石砥中心思灵敏十分，他一听墓中人话里有着用意，立时警觉起来，他细细地打量了那枝冷寒的长剑一眼，突然哈哈的大笑道：“阁下激怒我动那枝长剑到底是何居心？”墓里的人嘿嘿一笑道：“小子，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家伙，这样吧，你若拔出那枝剑我便把它送给你，但你必须要接我三掌……”

石砥中见墓中的人傲气十足，声音极宏，虽无法看清他的面貌，但可想象这个人必是个英雄人物，他有心要一睹墓中之人的面目，冷冷的道：“我对这枝剑没有多大兴趣，可是对接你三掌之事倒很有意思，不过你可得先告诉我你是谁？”墓里的声音又起，这次却是愤怒的叱骂道：“王八羔子，你这龟儿子，老子若不看在你还是个毛孩子，这就要你的命……”石砥中被这个不相识的人骂得心头火起，怒道：“看来我非拔下这枝剑不可了！”

“嘿——”他深吸口气，右掌斗然发出一股无形的大力，那股大力劲道威烈，墓顶上的长剑不禁被推得一阵颤摇，“叟—...”地一声，长剑化作一缕寒光疾射弹跃而去！

“嘭——”石砥中只觉天地摇颤，眼前碎石伤溅，那座庞大的石墓忽然碎裂而开，一个庞大的人影自墓中斜飘而来，空中接着闪起一阵凄厉的灼光。

这个发丝蓬乱，身上衣衫褴褛的怪人身形甫落，自那嘴上泛起笑意道：“小子，你救错人了！”石砥中骤见这个神情怪异的汉子出现，心中陡地涌起一股寒意，道：“我若知道你是这副德性，也不会救你了……”那蓬发汉子一听大怒，道：“你找死！”

他身形如电，随和着喝声伸出枯黑的五指，朝着石砥中的胸前斜抓而来，指掌未至，迎面一股热灼如火的强劲重重的压了过来，灼热的劲道逼得石砥

中连退三步，石砥中身形一晃，道：“你想做什么？”那蓬发的汉子冷冷的道：“我想杀死你，凡是遇见我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得一死，当然你也不能例外……”

石砥中倒没有想到这个汉子心肠这样狠毒，自己与他无怨无仇，在初次见面之下便要置自己于死地，他深深的吸了口气，在那丰朗的面上，立时浮现出一层杀意。他冷冷的道：“阁下不要太狠了！”说着便把那柄名倾千古的神剑拔了出来，只见金光流溢，一蓬剑芒在空中泛颤起无数个浪花。那蓬发汉子一见全身突然一颤，道：“这是金鹏墨剑，你是百里孤的什么人？”

他似是十分畏惧这柄千古神刀，在那双寒光涌现的目光里，隐隐透出一毫畏惧之色。他轻轻移动了一下身躯，向后连退了几步。石砥中听得一愣，倒没料到这个神秘莫测的汉子，会一语道出死于大漠鹏城的那个老人，他神情显得有些激动，脑海中立时闪过百里孤临死留于石壁上的那个人名。

他神色凝重的向前跨了一步，道：“你是宇文海？”

“嘿！，你果然是百里孤那小子的传人！”这个汉子似是已经证实了一件事情，他身形暴闪，目光突然瞥向石砥中震飞的那柄利刀，他阴狠的一笑，急忙去抢那柄横斜在地上的长剑！“叮！叮！叮……”

自空中空然响起一阵叮叮之声，残碎的铃声在漠野里清脆悦耳，恍如自天空里洒下来的银珠，落在盘子里的那种声音，美妙的犹如仙乐，宇文海方要俯身拾起地上的那柄古剑，骤然听见这阵银铃似的响声，面色陡然大变，他急忙扬起头来，朝响声的来处遥遥望去。

只见在茫茫的沙漠里，一道黑影急快的向这里移动，那黑影来得极快，晃眼之间，便现出一支黑色的大骆驼，在那驼背上端坐着一个蒙着黑巾的少年。宇文海目光才落及那驼背的身上，在那寒冷的目光里立时涌出一层恐惧的神色，他身形急射而起，竟顾不得拿起那枝宝刀便自离去。

石砥中上前斜扑而去，喝道：“阁下想跑么？”宇文海回身一声厉笑道：“小子，你替我挡那小子一阵，我回头再找你好好拼上一场。”说着身形连晃三晃，踏着细沙如风奔去。石砥中一愣，没有料及宇文海会在这时临阵脱逃而去，看样子宇文海对黑驼上的人十分骇恨，那这个来人岂不是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人物。

他脑海系索着许多问题，一时倒被宇文海弄得如坠五里云雾，好象永远也追寻不出这里面的原因。石砥中愣愣的望着黑骆驼上的那个用黑巾掩住嘴角的少年，不知怎的竟会十分小心起来，他急快的忖道：“一百里孤说得明白，这宇文海功夫极高，怎会一见这个少年便拔腿而逃，难道这少年比宇文海还要厉害？”

他心念电快的转动着，那少年闪身自黑骆驼上飘落在他身旁都不觉得，等那少年拿下遮在面上的黑巾时，石砥中才自沉思中清醒过来，那少年脸上洋溢着笑意，恍如一丝笑容永远浮现在他的脸上，可是在那支黑圆目光里，却泛现出一股冷寒的神光，直似要看穿石砥中心中所想的事情。这少年冷哼一声道：“宇文海是你释放出来的么？”石砥中从未听过说话声音如此冰冷的人，他诧异的望着这个神情冷漠的少年，觉得自对方话音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狂傲，都超过了他的声音，比冷漠还要恐怖。

石砥中警觉的收回了目光，道：“不错，是我在无意中放了他的……”少年斜睨了那座破碎的古墓一眼，冷冷的道：“你可知道你做了一件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么？”石砥中见这少年始终不会把自己放在眼里，自心底里立

时漾起一股怒气，他冷冷的一笑道：“我做的事何须要你容忍，阁下也未免太瞧不起人了……”

这少年讶异的瞪了石砥中一眼，这一眼，他恍如在石砥中身上发现了一些什么？那是一种令人折服的威仪，他愣了一愣，暗忖道：“这个人是谁，我怎么从没有听过大漠里有这样一个人物，在这漠野里我自称是豪气十足盖过所有大漠英雄，怎么我在他面前忽然变得渺小了……”

这个不服气的念头在他脑海里一闪而逝，一股莫名的勇气从他心底中荡涌而出，他脸色一寒，傲慢的道：“你放了人我还没有问你的罪，想不到你倒敢和我顶起嘴来了，很好，宇文海跑了，我就拿你当他一样的要你死……”石砥中怒冲冲的道：“放了宇文海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阁下这样生气么？”

“你懂什么？”这少年向前斜跨一步，冷煞的道：“宇文海是我们白驼派的大仇人，好不容易让我们掌门人利用誓约将他困在这一个古墓里，而你看见古龙神剑还敢拔剑放人，显然是没有把我们白驼派放在眼里，只要宇文海一日不除，白驼永远是你的仇人。……”石砥中颇感意外，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无意之中而树下了白驼派这个大敌，他深知白驼派在大漠的势力不亚于西门熊，派中个个武功奇诡，无形中在大漠里一个极强的门派，谁都不愿招惹他们。他黯然的一叹，快捷的忖道：“我不想再多惹事情，哪知那些纠缠不清的恩怨时时都会落在我的身上，这次我所以回到大漠，完全是在躲避着江湖的事情，及那份令人伤心而不愿去重提的爱情变化，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任何人恐怕都不容易承受，而我虽然承受住感情上的负担，可是我又踏进江湖的纷争里……”

他落莫的叹了口气，在那略显憔悴的脸上，刹时掠过一层阴影，使得他脑海中又回想着过去的事情……往事如云烟而淹没过去，在那无涯底的回忆里，他所尝到的只有苦涩，而没有值得快乐的欢欣，这并不是在爱情过程之中，没有值得回忆的地方，那甜蜜的温声一刹，在他一生过去中，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但是苦多于甜的爱情波折下，在心中留下的是无穷的惆怅与回忆……”

这少年见石砥中茫然的凝视着空中闪过的白云，恍如沉醉在消逝的黄昏里，竟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这种狂傲的态度激起这少年的无边杀意。他双眉紧紧一皱，冷喝道：“宇文海跑了，我要把你抓回白驼派去交待。”

说着，他身形向前一移，伸出一支手掌如电的往石砥中右腕之处抓了过来，这一手快捷异常，石砥中又在沉思之中，等他警觉的时候，指掌已到了他的身前，石砥中身子急忙往外移了过去，那少年的一支手掌堪堪擦过他的手腕而告落空，可是那强劲的指风依然袭扫得石砥中腕口生疼，有种火辣辣的感觉。

他双目神光一逼，威风凛凛的道：“阁下好厉害的爪子！”这少年脸上微红，道：“我是负责看管宇文海的人，他跪了我无法回去交待，目前只有擒下你方能免了在下看管失职之罪……”他见石砥中身法轻灵怪异，自知遇上了真正的高手，急忙一晃身形，拾起宇文海留下的那柄古龙神剑，轻轻一弹剑身，发出一声清越的吟声……

石砥中冷冷的道：“只要阁下有本领，我随时都可落在你手里……”“嘿——”这少年倒也是个倔强的高手，他一听石砥中有一处轻视他的意思，心里登时大怒，低嘿一声，一片寒光挟着慑人剑啸当空而来。

石砥中骤见一片冷寒的剑光罩满自己的身上，心里也是一惊，他大喝一声，身形如电射起，手中的神剑急颤而起，迎着对方劈来的剑路击去！

“当——”一缕大光迸射出，在“当——”地一声里，两人只觉手臂一震，自对方剑刃上传来的劲道竟是超过自己想象的那么大。“聿聿聿——”这两大高手正在互相对峙，而在觅机发动剑势之际，忽然传来的汗血宝马悲吼的声音，急促的马嘶之后，那只黑骆驼也响起一声大叫，震得地上沙石都飞了起来。

石砥中斜睨了汗血宝马一眼，忽然心头一震，他急忙晃身向外退了三步，对那少年道：“等一等，我先把它们弄开！”这少年一愣，不觉的回头望了那匹来时所见到的红马一眼，他才回头，不禁惊得啊了一声，只见汗血宝马和黑骆驼居然拼斗起来，两头畜牲恍如拼命一样，那匹大宛国的宝马好象受过训练似的，在沙影里穿射奔驰，围着黑骆驼不时踢出一脚，直把个黑骆驼踢得狂嚣大叫，暴跳如雷，黑骆驼暂时虽居于下风，却也不甘示弱，它昂起头来裂着巨盆样的大嘴，等待着机会反咬对方一口。

可是汗血宝马身形灵巧，每次在黑骆驼攻击之时，乘巧的退避开去，每在对方不及防备之时回身勾起一腿，气得黑骆驼只能拼命大叫，想把对方吓退。

石砥中急忙喝道：“大红，你还不赶快过来，当心伤了人家……”那少年冷冷的道：“你那个灵活，我那个持久，它们真要硬拼起来，还真不知道哪个是敌手呢，正如你我谁也不敢说谁能稳操胜券。”语声一转，对着喘着气的黑骆驼喝道：“巴力，和它较脚力，看看它行还是你行！”黑骆驼听见主人呼唤之时竖起耳朵凝听了一会，它悲亢的长鸣一声，翻开四蹄如飞的向沙漠里奔了过去。

大红最解人意，它争胜之心不低于石砥中，此时一见黑骆驼如一道轻烟般的向前奔驰，它长鸣一声，撒开铁蹄随后追了过去，眨眼之间，这两个牲口便消失在静谧的大漠里。

那少年缓缓的回过身来，冷笑道：“你那坐骑非常不错，我要杀死你而夺下这匹罕见一膘骑，然后，我再去把宇文海抓回来……”石砥中冷冷的道：“恐怕不能达到阁下的目的。”这少年清叱一声，在那如冰的脸上刹时涌起一片浓浓的煞气，而出现在嘴角上的那层笑意突然一敛，手中利刃向前一推，对着石砥中的前胸刺了过去。

石砥中骤见对方长剑一闪便急刺而来，不禁对这少年惊奇的剑术有所骇惊，他轻轻一移身形，翻腕抖出一片剑浪便把对方击来的剑刃挡了开去。

“嘿——”这少年低嘿一声道：“你接我这招‘明驼千里’试试！”石砥中只觉对方在剑刃一颤之间，连着洒出七剑之多，这七剑来势诡谲难测，所击出的部位都是令人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从未见过如此凌厉的剑式，不觉得被对方发出的剑式所吸引，一时在他脑海之中连着出现八九个不同的剑招，但没有一招能挡得过这威势绝大的一招。剑芒闪烁射颤，冷寒的剑气泛体生寒。

正在这刻不容发的时候，自他脑海如电光火石的泛起一招从未施过的招式，只见他长剑斜削，手腕下沉五寸，那剑尖如电般的射向那少年的咽喉之处，这一式骤然发出，使那少年在防不及防的情势下，只得放弃攻敌的机会了，他急忙收回剑刃，拧身退了数步。

他骇然变色的道：“你这是哪一招？”石砥中见这一招果然收到预期的

效果，顿时自那落寞的脸上重新漾起一种豪迈盖世的笑容，他轻轻一笑道：“这也是‘明驼千里’那一招”“呃——”那少年气得低呃一声道：“吓！这简直是狗屁……”他急忙心敛了一下心神，目光凝重的聚落在石砥中的脸上，当他看清石砥中脸上流露出来的嘲笑时，直如一技剑般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石砥中缓缓的把金剑归回剑鞘之中，道：“你的感觉如何？”这少年此刻正在火头上，一见石砥中返剑归鞘，登时愣了一愣，他寒着脸，将手中长剑一抖，化着一条清光在空中颤出数个不同的剑花。

他冷哼道：“我非得杀死你不可，在大漠的英雄里面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你这样的人物，现在请你提出剑来，我俩的决争还没有完呢？”石砥中冷冷的道：“已经完了！”这少年一怔，道：“胜负未分，何以完了，况且我们这是生命之争……”石砥中鼻子里重重的透出一声冷哼，他见这少年纠缠不休，心里立时有一股怒气流散开来，只见在那浓浓的眉宇间罩满了一片杀气，他目光一寒，嘴角上的笑意陡地一敛，道：“你已经输了，难道还要我指明么？”

这少年听得脸色一变，急忙低下头去，当地视线落在自己身上的长衫时，一种羞愧难过泛过他的胸前，使他惊得很久说不出话来。那飘佛的长衫上，不知何时被对方剑刃划了数条口子，被风轻轻一吹，冷风吹袭而入，使他觉得有种凉意。这少年怨恨的道：“我虽败了，可是我却有把握在巴力身上赢过你那匹红马，那样我俩便算扯平……”石砥中微微一笑道：“但愿它能如你想象的那样……”

他深知汗血宝马是大宛国的名驹，一日之间来去千里，是江湖上唯一的神骑，这巴力虽是有名的黑驼但不是汗血宝马的对手，这少年突然问道：“我们打了半天还不知道你是谁呢？”石砥中冷冷的道：“我是石砥中！”“迴天剑客——”那少年震颤了！在那如冰的脸上忽然浮现出一层得意的笑容，恍如他能拼斗石砥中而觉得光采。

穹空里有着轻微的冷风，轻轻的拂过静谧的漠野里，深浓的夜曳着黑纱罩满了大地，整个世间都在夜之下……在静谧荡空旷的大漠里，浓密的长烟象一条带似的笔真升向穹空……

夜凉如水，在这冷寒的夜里，那一堆驼粪燃烧出来的热量，使得坐在这熊熊烈火边的两个人都感到一阵温暖。石砥中茫然的望着火焰的跳动，道：“喂，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姓名呢？”

那少年脸上闪过一丝诡异的神色，他自认在大漠里没有人能盖过他的名声，但在石砥中面前他就显得不算什么了。他讪讪的笑道：“在你迴天剑客的面前，我只能算是个末流角色，区区姓哈草名兰青。”这次倒使石砥中惊讶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颇为英俊的青年人会是纵横大漠被草原塞上英雄最推崇的英雄兰育，他对哈兰青的事迹知道的甚多，今日这一相见倒有英雄惜英雄的感觉，他心情此时虽然沉闷幽伤，在哈兰青面前却显得极为朗爽，那如冰的面上顿时缓和了不少，他哈哈一笑道：“哈兄，小弟这次初进大漠便认识了您这样一位大英雄，倒是一件光荣的遇合……”哈兰青并没有因为石砥中的赞许而感到欢喜，他茫茫的凝视着浮现在穹空里的星星，在他的心里突然有种自惭形秽的感伤，忽然自他的视线里出现一颗流星曳着尾芒向黑夜中流泻落去！

他嘴唇轻轻的嗡动，道：“大星随云泻落，这在大漠里是一件不祥的预

兆，不管拉骆驼的或是旅客，只要见着流落的星星便会象遇上了凶神似的害怕……”石砥中并不知哈兰青说些什么，他脑中所存放的永远是那么多的惆怅，在他心底里时时被东方萍的影子搅得思绪不宁，偶而还会伤心的流下了泪水。

哈兰青望着夜空的星星轻轻的叹了口气，忖道：“巴力是大漠最出名的神驼该不会输给那匹红马吧，但愿它能替我争一口气，气死石砥中……”忖念方逝，自黑夜里出现二个黑影，隐隐传来混浊的喘息声，突然一声大吼是从那只黑骆驼嘴发出来的。

哈兰青看见自己心爱的黑骆驼遥遥领先，双眉一扬，自嘴角上立时涌现出一丝骄傲的笑容，他哈哈笑道：“石兄，这一场侥幸是小弟赢了……”石砥中见汗血宝马随后紧追不舍，但仍然差了一大段，他心里一阵难过，深长的吸了口气，道：“你不要太高兴，事情可能有着意想不到的变化！”黑骆驼浑身渗出了汗珠，他低哼数声，身形疾扑过来，哈兰青向前一跃，轻轻拂拭着黑骆驼身上的汗水，当他目光斜睨了汗血宝马时，他忽然发现马背上有着溶化的白雪，而黑骆驼身上只不过有着几束青草屑而已，这么说那匹宝马岂不是出去千里之外到达那终年落雪的神谷，那这一场自己又是输了。石砥中目光一寒，道：“那是什么？”哈兰青一愣，随着石砥中手指望去，只见在静旷的漠野里不知什么时候在他俩身前出现了四盏八角形的小红灯，这四盏小红灯冉冉地向这里移动，不多时已看清持着红灯的是四个黑衣少女，哈兰青骤见这四盏红灯，脸色微微一变，道：“石兄，在下要先走一步了！”说着，他也不管石砥中同意不同意，身形向前一晃，跨上黑骆驼的背上如飞的往夜里驰去。石砥中一愣，一时倒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哼——”夜空皇突然传来一个女子的冷哼，道：“哈兰青，你还不给我回来。”

哈兰青恍如遇见了鬼魅似的，神驼驰行没有多远，他已铁青着脸走了回来，身形向前一弓，落在石砥中的身旁，一语不发的瞪着那四盏小红灯，持灯的那四个黑衣少女离他俩身前不及五尺之外，他们同时刹住步子恭肃地凝立在地上，红色的灯影照在她们的脸上，显现出明媚的脸庞，可是这四个冷漠的少女脸上犹如罩满了寒霜，冰冷的没有一丝表情。她们好象在等待着什么人，冷煞的恭立在地上，半空里突然响起一声诡若银铃般清笑，只见从漠野中缓缓走来一个身着紫色罗衫的少女，哈兰青急忙避开对方那如电的目光，冷淡的望着满天的星斗。

那少女冷冷的地问道：“姓哈的，我爹呢？”哈兰青全身一飘，双目在那少女的脸上一扫，道：“你都知道了？”那少女冷漠的道：“你好坏呀，把我爹爹一关就是十年，我以前把你当亲哥哥看待，想不到你也跟着他们骗我……”哈兰青恍如非常痛苦似的，他低呢了一声，全身泛起一阵轻微的颤抖，他惶恐的避开对方的视线，道：“慧珠，你爹是我们白驼派的仇家……”

那少女清叱道：“不要多说了，你们把我爹爹关了将近十年，我也要把你关上十年，看看你们白驼派能把我宇文慧珠怎么样？”原来这个少女是宇文海的女儿宇文慧珠，他和哈兰青虽非是同门，却早经相识，由于他爹宇文海十年前神奇失踪大漠，她终年在大漠里寻找她爹，而哈兰青明知她是宇文海的女儿，却从未告诉过她关于宇文海失踪的事情，这次她无意中得知爹爹被白驼派关在古墓中，她一路寻来，暗中却把哈兰青恨得几乎想杀了他。

哈兰青脸色一变，道：“你这样恨我？”宇文慧珠轻轻拂理着额前飘乱

的发丝道：“当然，白驼派没有一个人好人，我爹被你们整得很惨，我也要把你们整得很惨，这本是极公平的事情……”

语音一转，冷冷的道：“哈兰青，你还不束手就缚……”那四个手持红灯的少女，身形同时向前一跃，便把哈兰青捆了起来，她们功力似是极高，在一出手间，都是指哈兰青的要害，好象要制他于死地的样子。哈兰青身形一晃，避过这四个少女的攻击，大叫道：“慧珠，你不要欺人太甚！”宇文慧珠冷煞的道：“你还敢反抗！”她冷哼一声，身形向前急掠过来，那如玉般的手掌在空中闪过一个掌弧，斜掌向哈兰青的身上劈来。

哈兰青不愿和她动手，但在这种情势下又不得不奋起精神抵抗，他身躯向前一倾，挥掌击出一股劲风！“嘭——”掌劲相交发出一声巨大的响声，哈兰青只觉手臂一震，那澎湃激荡的掌风，推得他连着退了数步方始稳住了身子。宇文慧珠得理不饶人，见一掌大挫哈兰青，她娇躯斜斜一拧，倏地飞起一腿，对准哈兰青的肋间踢了过来。哈兰青连忙向侧旁一闪，道：“慧珠，你听我说！”宇文慧珠银牙暗咬，在那如冰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激动的神情，她身形凌空而起，连着又拍出三掌。哈兰青不敢硬接这三掌攻势，急忙挫腰电射出去，他身形犹如疾电，在对方掌影里斜穿而出。宇文慧珠怒叱道：“你为什么不敢还手？”

石砥中见宇文慧珠那出奇的身法，好象是传言中西凉派的失传秘技，他心中一震，陡地有一股愤愤不平的怒气，涌上心头，他向前急跨二步，挡在哈兰青的面前，“你不要太不讲理，哈兄让你，并非是怕你……”宇文慧珠一怔，侧过头去叱道：“这干你什么事？”当她那双幽怨的眸子和对方冷寒的目光一接时，她的心里忽然漾起一股奇异的感觉，恍如在对方深邃如海的目光里，有一种令人心醉的力量深深的吸引着她。石砥中冷漠的道：“你不要以为天下男子都那么懦弱，如果你存了那种幼稚的思想，你将会后悔你自己的行为……”宇文慧珠倒没人想到眼前个挺俊的男子敢如此的教训着自己，她心里虽然被说得满不是味道，可是却有一种令人无法捉摸的快感泛上心头，只觉得这个男子异于任何一个男子，是她生平唯一遇见的骂她的人。

要知女人有种先天虐待的需要，男人在她们面前愈显得倔强，她们愈觉得这个男子可爱，宇文慧珠便是这一类女人，她非但没有因为石砥中的喝叱而生气。反而觉得心中有种未有过的畅快泛进心湖里。她突然扬声一阵清笑，脸上绽现出一丝迷人的笑容，石砥中看得一怔，觉得宇文慧珠的笑容和东方萍一样的令人心醉，唯一不同的是东方萍要比宇文慧珠成熟多了。

宇文慧珠笑意盈然的道：“你是不是白驼派的？”石砥中冷哼一声道：“这个你管不着……”“我偏要管！”宇文慧珠盛气凌人的移动着娇躯向前走了二步，斜睨了哈兰青一眼，笑态一敛，道：“假如你不告诉我，我将让你后悔一辈子……”石砥中从没有见过这样不讲理的女人，他生性倔强何曾被人这样威胁过，顿时一股怒火自心底激荡涌起，他冷冷的笑道：“你这个无知的女人，永远没有人会理你……”“你——”宇文慧珠从没有被一个男人如此的叱骂过，她心里一阵难受，不觉在那双清澈的瞳眸中隐隐透出一片泪珠，她粉面气得苍白，浓浓的杀气布满了脸上。她斜掌向石砥中拍出一掌叱道：“我非杀死你不可！”她象是受了极大的侮辱似的，大喝一声，那如云的发丝根根拂向肩后流去，掌风如刃，劲道如山，掌势未至，已有一股强劲浩瀚的掌风朝着石砥中的胸前撞来。石砥中冷喝一声道：“我就教训教训你——”语音甫逝，他右掌斜斜的抡了出去，在那通红加火的掌心泛起一股

红色的光华，迎着宇文慧珠的掌风击了过去。

“呃——”

宇文慧珠骤受这威裂金石的一掌重击，全身突地一颤，她面色惨变，在那红晕满布的玉颊上，立时浮现出一丝苍白之色，心中气血往外一涌，哇地吐出一口鲜血。她轻轻一拭嘴角上流泻下来的血渍，眸子里闪过一丝幽忿愤恨的颜色，身躯一阵摇晃，几乎要跌倒在地上。

她强自稳住了几欲倒下的身躯，颤道：“你这是什么功夫？”石砥中本以为宇文慧珠必不会和自己击出的掌劲硬接，哪知她自持功力深厚欲和石砥中舍命一搏，他见她受伤吐血之后，心里忽然后悔起来，忖道：“我怎么火气那么大，竟打伤一个相识的少女，江湖上若知道石砥中期负一个女子，岂不使人笑死！”

他脸上有种歉然的神色，道：“这是‘断银手’纯阳神功……”宇文慧珠凄凉的叹口气，道：“怪不得有那么大的威力呢，喂，你可敢告诉我你的名字，如果你害怕我找你报仇，你就不要告诉我……”这种狂傲的语气，听得石砥中怒哼一声，道：“我石砥中还不曾怕过……”“迴天剑客——”宇文慧珠惊诧的颤道：“你就是石砥中？”她似是十分吃惊，恍如不信名倾四海的迴天剑客会是眼前这个青年，她眸光深深的凝聚在他的脸上，好象要从他的脸上找出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石砥中嗯了一声，没有说话，在他脑海里却盘旋着许多令他碎心的事情，他见宇文慧珠以一种奇特的目光望着他，急忙把视线移向静谧的黑夜里，在感情的旋涡里，他有着太多的波折，他深知一个女人若以那种奇异的目光看着一个男人时，往往含有情愫在里面。

宇文慧珠此时虽然负伤极重，当她知道眼前这个青年就是她幻想已久的迴天剑客石砥中时，那种存于心里的敬佩立时淹没了她心中的恨意，她喘息了数声，道：“你确实是值得可爱的一个男人，怪不得有那么多少女在追求着人呢，我宇文慧珠今夜算认识你了……”

她恍如因为认识石砥中而感到十分光荣，在那惨白无色的脸上，立时浮现出一片红晕，弯弯的嘴角上显现出一丝真挚的笑容，看得哈兰青和石砥中一愣。石砥中讪讪一笑道：“姑娘言笑了，在下并没有姑娘想象的那么好……”一语未落，沙漠里突然响起一片急骤如雨的蹄声，只见在黑暗的夜里，出现二十几个骑士，哈兰青抬头一看，惊声道：“这些人是那里来的？”

这些骑士来的非常快速，黑夜里那杂乱的蹄声清脆的传了过来，没有多久，便已驰到他们面前。宇文慧珠朝当先那个黑髯老者，道：“吴雄，西门盟主来了没有？”吴雄在海心山见过石砥中，当目光一瞥见迴天剑客，神色突然一变，他晃身飘下马来，对宇文慧珠道：“宇文姑娘，盟主因为海神旋的事情没有办法分身，现在他命属下来接应姑娘，令尊已经到海心山去了……”

当他看清宇文慧珠脸色苍白，嘴角溢血的时候，他心里突然吃一惊，以宇文慧珠的功夫是鲜有人能轻易打伤她的，他惊声的问道：“你受伤了？”宇文慧珠深深的望了石砥中一眼，冷冷的道：“你不要多问，赶快把哈兰青擒下……”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竟不敢说出自己是被石砥中打伤的，在那深邃的目光里，隐隐涌现出一种柔和的目光，恍然在一瞬间，她的心已属于石砥中了。哈兰青和宇文慧珠自小就认识，俩人虽然没有儿女私情，却也是合得来的朋友，他没有想到宇文慧珠会因为宇文海的事情而和幽灵宫的人联合对付他。

他气得全身一颤，道：“慧珠，你竟和幽灵宫的人来往……”吴雄怒喝一声道：“幽灵宫的人有什么不好？”他大喝一声，反手撤出背上斜挂着的那柄长剑，一抖手间颤出数个冷寒的剑花，向哈兰青肩上直劈而落。哈兰青神色凝重的低哼一声，他深吸口气，忙击剑腾空跃了起来，对着斜削过来的剑刃劈过去。

“当——”二支长剑在空中击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一溜火光激射进出，吴雄手中的长剑，突然断为二截落在地上。吴雄神色一变，道：“大家上！”那些黑衣佩剑骑士一见吴雄的长剑被对方剑刃削断，同时大喝一声纷纷撤出剑朝哈兰青扑来。

石砥中身形向前一晃，沉声大喝道：“通通给我住手。”他恨极幽灵宫的人，身形在一晃之间，斜掌劈向离他不远的一个持剑大汉身上，那大汉低呢一声，张口吐出一口鲜血，在地上翻了几翻倒地而死。这种从来未见的威势，立时震慑住了那些幽灵宫的高手，一时俱刹住的身形，骇惧的望着迴天剑客，吴雄面若死灰，颤声的道：“石砥中，你待怎地？”

石砥中冷漠的道：“我要你们通通给我滚开这里，否则我将杀得你们一个不留，让漠野之地血染黄沙……”宇文慧珠轻移莲足，缓缓走至石砥中的身前，幽怨的一叹，痴痴的望着他那丰朗的面上，幽幽的道：“你干吗要和我过不去呢？江湖上谁都知道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该不会和我为难吧……”石砥中从她那柔和的眸子里，恍如看见雾样般的凄迷，他机警的避开对方那含着情愫的目光，暗忖道：“我决不能牵涉进情愫的旋涡里，在感情的波折下我所感受到心灵的创伤，已经太多了，看宇文慧珠那种痴情的样子，正如自己和萍萍初见时的神情一样，莫不是……这个意念在他脑海中一闪而逝，他清醒的深深吸了一口气，总觉得自己在感情的负担下，所遭遇的女孩子都是有着太多的感情，时时会把那份感情牵系在他的身上……他冷漠的哼了一声，道：“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买你的面子……”

“呃——”宇文慧珠心里恍若受了雷殛似的，她全身剧烈的一颤，痛苦的低低呢了一声，那少女的自尊被石砥中这句令她伤心话所摧毁，她一时气愤幽伤，不禁触动了身上的伤势，娇躯连晃三下，连着吐出三口鲜血来。她满脸都是痛苦的颜色，在黑溜溜的眸子里立时被清莹的泪珠涌满了，滚动的泪珠串连着自腮上滚落下来，混和着嘴角上的血渍翻落在地上。

“你好狠——”她摇摇颤颤的指着石砥中颤道：“没有想到你是个这样没有感情的人……”她扬起罗袖轻轻拭着脸上的泪痕，凄凉的一声大笑，那种被人愚弄的伤心看得石砥中心里一阵难过，他并非是有意伤害这个少女的自尊心，只因她那奇异的目光使他害怕再触碰一次爱情的痛苦……宇文慧珠伤心之下，双眉紧紧一皱，在那苍白的面上罩满了一层浓浓的杀气，她情叱一声，扬起手掌往石砥中的脸上击去。

石砥中急忙挥起右掌，电快的抓着她的皓腕，怒道：“我还没有见过有人敢打我的脸……”说着，松手把宇文慧珠推得退了三步。宇文慧珠的手腕触摸着对方那有力的手掌，恍如角着电流似的，她觉得全身突然一颤，一种从未有过的羞涩泛上了心头，她低下头去，私心里翻卷起一阵不平的激荡，偷偷的斜睨了石砥中一眼，只见他冷漠的凝立在地上，仰头望天，连正眼都不瞧她一眼。

她气得跺脚叱道：“我和你拼了！”身形向前急急一扑，向石砥中连着拍出五掌之多，这五掌快捷凌厉，宛如秋风扫叶，掌掌袭向石砥中的要害。

石砥中冷哼道：“你是找死！”他翻掌发出一道掌风，“嘭”地一声巨响中，宇文慧珠连着退了五步方始稳住了几乎倒下身躯，突然，穹空里乌云密布，满天的星斗都躲进了云层，只见从正南方翻起一条大黑柱，旋转向这方吹来，那强劲的风啸急骤响起，地上沙泥层层卷起……哈兰青朝正南方一望，大惊道：“龙卷风……”大漠里看来一望无垠，平静无争，在这遍地黄沙的漠野里却时时隐伏着无边的杀机，正如那飓风来得没有丝毫迹象可寻，可是随时都会狂风四起，黄沙密布……强烈的大风呼啸着响起，在那滚滚的沙幕里，这些正在争死拼斗的高手俱神色大变，纷纷找地方躲藏起来。

风狂烈的吹着……沙无情的激射着……遍野黄沙的沙漠，此刻正面临着风暴的吹袭，正如身在风沙里的人们，正在抗拒着这自然灾害……

混沌的天地，加上夜里的黑，除了呼啸的狂风怒吼声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十

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又恢复了那原有的寂静。那股强烈的狂风曳着余势很快的消逝在穹空里，蒙蒙的广沙颗颗从空中飘坠下来，堆聚成隆隆的沙丘……晨曦从云霞天透出一线的曙光，朦胧的月夜拖着犹如新妇的面纱，轻灵的蹑着沙泥溜走了，换来的是东方逐白，朝阳初露……无止尽的沙漠，无数沙丘，茫茫的黄沙中，却静静的浮在那里，黄沙忽然颤起了一阵浮动，颗颗的黄沙向四面翻飞流溅，汗血宝马缓缓伸出头来，两双修长的大耳朵摇了摇，顿时有两股黄沙从耳朵流溢出来，它低鸣一声，自沙堆里跃身跳了出来，他抖了抖身上的沙泥，扬起前蹄扒飞着那深深的大坑，使得沙雾弥漫，黄沙疾射，那深陷的沙坑越来越深……。

在那深陷的大沙坑里，石砥中曲卷着身躯，恍如没有呼吸倒卧在这个大坑里，在他身边，宇文慧珠紧紧的搂住了他的手臂，那是人类抵抗大自然，灾难的一种先天求助的表现，无助的紧紧抓住一颗可凭依据的东西……

血汗宝马见自己主人无羔的晕死在深坑里，它长长的低鸣了一声，欢欣的在地上飞跃着，刹时，笛笛笛……的蹄声传了开来，周围弥漫起一道凄迷的沙漠，它奔驰了一会，回头望了望它的主人一眼，可惜石砥中并没有因为它的焦急而清醒，仍然没有动静的倒卧在那里，它急得绕着大坑直转数合，忽然低下头去，翻卷着那红红的舌尖舔着石砥中那满面沙的脸上……石砥中自己不知晕死去了多少时间，只觉得耳边尚有漾荡着那隆隆大风的怒吼声，好象远在漫天狂卷的风沙里挣扎，以超人异力抗拒着大自然的袭击……。仿佛时间进行的很慢，他好象觉得自己摇荡在大海的上空，那虚无的灵魂似是已经脱离了躯体奔驰于云雾之间，突然，他感到脸上有东西在爬动着，那唯有一点知觉使他的灵魂从虚无飘渺中又回到了现实。

石砥中缓缓的睁开了双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个忠主不二的坐骑，他嘴唇轻轻的蠕动了一下，却没有说出一句后来，他想抚摸一下他的坐骑，可是他的手却没有办法动起来，连那仅有一丝力气都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虽然他没有力量移动身躯分毫，可是他的思绪却飞快的流转着，他怆凉的一笑，脑中疾快的忖思道：“我又逃过一次死亡的挣扎，那强劲的大风怎不把我卷向空中活活的摔死，那我便可解脱一切的痛苦，了却了感情的重苦……也永远不会再有那痛苦的回忆了……”

他落寞的感叹着自己的一生，感叹着自己的死，在那似烟的往事里，他真希望自己能够这样死去，可是命运之神似是有意，袒让着他，使他又历经着一次苦涩的爱情挣扎，向最后的命运低头……

石砥中身子轻轻颤动一下，他忽然发觉自己手臂被一双有力的手掌紧紧的抓住，他惊诧的把目光聚落在沉睡如死的宇文慧珠的身上，一时倒使他怔住了。

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和一个相认不久的陌生少女躺在一起，这就是命么？若不是注定缘份他怎会和她犹若生死睡在这里，“生不同衾，死同穴”他心神寒惊的震颤着，尚若这时宇文慧珠清醒了过来，看到这种情形，她将如何的去向这个纯洁的少女解释？石砥中惊惶的挪移着身躯，但是她的手掌犹如抓住了一盏生命之灯，在那挣扎的希望着，他恍如爬上唯一可救她的一块云板……

石砥中失望的静止了他的行动，他望着穹空里洒落下来的朝阳，一个意

念象电火石光样的跳进了他的脑海，快捷的疾忖道：“人的感情和遇合当真是件不易捉摸的事情，昨日我和这个少女还作殊斗，双方好象是仇人一样，哪知经过那个大狂风仅仅隔了一夜，她会和一个欲杀死自己的人睡在一起，这种奇怪地遇合真是令人想象不到的事情——

他深深的吸了口气叹道：“我为什么这样怕和宇文慧珠的眼睛相接，难道她眸子里真有萍萍的色采么？太象了，太象了有时候我会觉得她的眼睛是萍萍的化身，在那令人沉迷的目光里，我几乎难以抗拒对方那有情意的神色，她周身所散发出来的青春之火溶化了我，这么说我的感情实在太脆弱了，难道这是因为萍萍移情而使我感情崩溃了？为什么在以前我从没有这样的思想呢？

“罗盈，西门捷，施韵珠……这些女孩子也曾将感情通通的给了我，而我丝毫没有移动过给予萍萍的爱，可是现在，我却让宇文慧珠重新攻进了我的感情防线之中……这都是因为她和萍萍太相象……

这些纷杂的意念，在他脑海中恍如翻卷的海浪，漾起一连串不同的思绪，他没有想到和宇文慧珠认识不过一日时光，会发生这样的奇妙的感情，或许世间的事情和那变化不定的云海一样难以令人捉摸，随时都会刮风下雨……

当石砥中想起自己尽想着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时，他不觉的暗暗好笑，在那流动的思路里，东方萍的一颦一笑，及会令他伤心的影子立时涌满了他的脑际。他忧如看见东方萍含着清莹的泪珠，幽伤哀怨的向他倾诉着离别后的相思，及唐山客浮现出的狰狞的笑容……都是这么清晰的浮现出来。

他恨得握紧了拳头，大喝一声，道：“唐山客，你辱了我的萍萍……”这些过去的片断温声时光，使他有无限伤心的离别情景，以及那伤心断肠的回忆，恍如影象似的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痛苦的一声大吼，胸前气血忽然一涌，他只觉全身一颤，一股痛楚使他又失去了原有的知觉。

这声沉重的吼声过后，宇文慧珠的身子轻轻的蠕动了一下，她低低的呻吟了一声，低垂的双目缓缓启动，在那滚动的眸子里，象云雾一样的闪过一丝激动的神色。

她茫然的望着身边的石砥中，顿时一股男子的特有气息涌进了她的鼻孔之中，她觉得心里怦怦的跳动，隐隐中一片红晕透过了她的双颊，使她羞涩的移开了自己的视线。宇文慧珠幽幽的叹了口气，道：“昨夜我真想杀了你，看你舍命救我那焦急的样子，我知道你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人，当时我们两人同时这样死去多好，可是……唉！我竟会爱上了你，你虽然功力深厚，却不懂得如何去和大自然搏斗，要想在大漠里活下去，必须要晓得怎样在没有水草的地方生存，你在这一方面还不如一个牧童，所以你才会受那样重的伤……”

她自言自语的说了一阵，从地上挣扎着坐起身上，当她起来，当她看见石砥中脸色呈紫，嘴角溢血的时候，不觉惊颤的道：“啊！你妄想以本身的修为和大风抗拒，难怪你会伤的这样重，看你伤的这个样子，恐怕你的静脉已被大风的压力震断，如果真是如此，我得赶快领你去见我的师父，否则……”她不知自己为何会去关怀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男人，只觉得这个青年身上隐藏着的潜力深深的缠住了她的心，丝丝缕缕的情感在默然不觉之中全部输给了石砥中。

宇文慧珠这时一心一意要救石砥中，她慌乱的自地上站了起来，竟不知哪来的一股力气，居然能够抱着石砥中从那个沙坑里走了出来。她伤后的身

子非常虚弱，这时凭了一股精神力量支持着她，由于她怀里抱着一个人，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好象要倒下去的样子，她深知这时情势非常的危急，石砥中的嘴角流血不止，伤势随时都会恶化，自己要救他性命只有在天黑以前赶回神龙谷。汗血宝马悲鸣一声，向宇文慧珠身前奔了过来，宇文慧珠经过一夜狂风的吹袭，再加上身受的掌伤，憔悴的脸面上已失去了原有的神采，她深深的叹了口气，对神威异常的宝马道：“你主人已经快要死了，要救他只有要你辛苦的跑一趟了，我们两人你能载得了么？”汗血宝马善解人语，它高亢的长叫一声，轻轻的点了一下头，宇文慧珠先把石砥中放上去然后自己再爬上马背，她坐好了之后，石砥中静静的睡在她的怀里。

宇文慧珠抱紧了怀里的石砥中，凄然的落下了两滴泪水，刹时，一种绝望之色显现在她的脸上，她哽咽的道：“石大哥！，我只能这样称呼你，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错了，可是我必须这样做，假如在天黑之前我们赶不回神龙谷，你的命可能就完了，而我也算尽到了心了，如不去神龙谷的途中死了，我就陪你葬身在这黄沙世界里只可惜你一身武功，便要永埋黄泉了，我真替你难过……”

说着，说着，身子便泛起了剧烈的颤抖，那是一种少女的梦，幻灭时的悲伤，这个刚强的女孩子，在浑然觉中暗暗爱上了石砥中，毫不吝啬地将全部的感情送给了这个青年人。

“噢……”汗血宝马似乎也知道主人生命已面临着生死缘上，它悲鸣一声，扬起四蹄，划动着沙泥电快的飞驰着……

宇文慧珠愕愕的望着脚下翻飞的黄沙，她心中又想起流传于大漠的那个悲惨的传说故事……那是一个悲哀感人的神话……。传说大漠原是一个绿油油的草原，那时有个青年爱上一个很美丽的女人，因为那女的已嫁了人，那青年在绝望之下，而请求天使这块肥活的草原，变成荒贫的大漠，上天感其至诚，准其所请，那青年便终年孤独的活在这个大沙漠里，而变成沙漠之神……

想到这里，她更伤心，泪象珍珠似的串串流了下来，满脸的热泪滴在石砥中的脸上，洗刷着他脸上的沙尘，也使石砥中再度的清醒过来。

这次石砥中没有说话，只是睁开眼睛茫然的望了她一眼，又闭上去了，可是那鲜红的血痕却不停的从他的嘴角上流了下来，沾显了他身上的衣衫，殷红了一片……

“呃……”石砥中好象再也忍受不住身上的痛苦，他痛苦的呃了一声，脸上开始滚动着颗颗豆大泪珠，只听象疯了一般的吼着道：“水，水，我要水！”宇文慧珠艰涩的舔了舔那干燥的双唇，心里象烧红的烙铁一样难过，她泣声的道：“石大哥，这里哪有水，我知道你快干死了，可是在这遍野黄沙的地方往哪里去找呢？……但愿我的泪能化为一股泉水，于润一下你的舌喉，不然……你只有忍耐一下了。

石砥中干涩的低吼了一声，又呼呼的沉睡了过去，宇文慧珠唯恐从马上掉下来，将石砥中的身子扶起来，用脸贴着他火热的面颊，在泪影闪动下，她神志陷入恍惚之中。“嘿嘿”接着是一声低嘿之声将她惊醒，连忙睁开眼睛，勉强振作精神向前面地上望去，只见在数丈之外，有一汉子扬起一条套马索向汗血宝马头上罩来。

而这汉子身后倒着一匹蒙古马，显然那汉子的马匹经不起没有水的考验而死。

这汉子的套马之术非常高明，他一抖手间，那条索在空中斜飞罩进了汗血宝马的脖子，他低吼一声，猛的刹住了去势。宇文慧珠神色一变，叱道：“你是谁？”那汉子嘿嘿一笑道：“你不要管我是谁？在这大漠里没有马就不要想活，我为了生存只有委曲你一下了……”这汉子的力气真大，腕上用力一拉，宝马竟被他拖动了几步，宇文慧珠在猝不及防之下，身子一个后仰和石砣中滚了下来，跌在沙雾里。

她气得浑身一颤，急忙拖着石砣爬起来，但是一阵晕眩几乎使她支持不住身子，她绝望的叹道：“完了，我们碰上了高强的马贼了，石大哥，或许我们俩的命该死在这个沙漠里，我没有办法救你了……”

但那股精神却始终的支持着他，呛然声中，她放出了石砣中的那柄千古利刃，可是她的手却在不停的抖颤，那是过份紧张和没有力气的缘故，那汉子倒是一个高明的骑师，他斜斜一掠纵落在汗血宝马的身上，双腿一踢马腹，汗血宝马悲鸣一声，身子斗真的立了起来，在地上跳跃着。

那汉子没有想到它是这样的难骑，骤然被它一甩不禁被抛出数尺之远，他似十分的忿怒，喝道：“好畜牲，你还敢倔强。”

他身子向前一扑，又要跃上它的身上汗血宝马低鸣一声，扬起蹄子无情的向那汉子踢了过去，那汉子一愣，急忙向后面退了几步，斜掌对宝马身上劈去。

宇文慧珠见人马相斗不息，知道那汉子不易得手，她此时身子疲倦得没有一丝气力，但她晚的这是人与命争，若自己不振作精神去对付那个汉子，这条命便算丢了半个。她轻轻把石砣中放在地上，泣颤道：“石大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命运，也要你给我的鼓励，倘如打不过那个人，你我都不要活了……”宇文慧珠深深的吸了口气，连忙把脸上的泪水轻拭了一下，可是她又抽搐了，而且微微有些怯意，因为她这时连举剑的力气都没有。然而坚贞的爱情给了她无限的勇气，一股新生的力量在她心底鼓舞，顿时，那层怯意无限中消失了。

“为了石大哥，我一定要杀死他……”宇文慧珠心里不停的喃呢着，他上前走了几步，斜斜的举起了那柄宝刃，顿时一道凄迷的光弧闪烁在空际，迎着烧热的阳光，发出刺目的光华。

她清叱一声道：“你这个马贼，我非杀死你不可！”剑刃带着一道流浓的寒芒，快捷的激射了过去，可是那马贼的反应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几乎把她吓了一跳。那汉子正和汗血宝马僵持在那里，忽闻背后一声清叱，接着是一道冷寒的剑气疾袭而来，他低喝一声，身形斜跃而来，落在宇文慧珠的对面。

他嘿嘿的一声大笑道：“小妮子，你敢跟大爷过不去！”

宇文慧珠厉叱一声道：“你找死！”她身形一动，轻灵地跃了过去，剑刃斜劈，满空剑影倒洒而落，在一片剑光中，斗然自剑光中刺一剑。

那汉子没有料到象这样柔软的女子竟会具有如此奥秘的功夫，他轻咦一声，上身斜移五寸，左掌斜切而去往外门，右手五指如钩急速扣出。

就在她剑势一转之际，那汉子右手五指已经急扣而至，并猝不及防的踢来一脚，直攻她的小腹。宇文慧珠只是身体太过于疲劳，无法发出真力攻退这个功夫不弱的汉子，她这时功力不及三成，是故打起来非常的吃力。她眼中闪起一股煞意，急忙一挫身避过对方手指，运剑下削照准那汉子踢来的脚上砍去。

那汉子目中闪过一丝惊诧之色，他曲身暴闪疾退，急忙问道：“你是哪一个，是不是宇文慧珠？”宇文慧珠喘息的道：“你是白驼派的弟子？怪不得那么不要脸呢？”

那汉子满脸肃穆的道：“在下巴鲁格，这次深入大漠寻找师叔哈兰青，不幸遇上大风暴，宇文姑娘手上拿的可是金鹏墨剑……”宇文慧珠心恨白驼派把宇文海一关就是十几年，她见巴鲁格是白驼派的弟子，心里那股杀气更加的坚定，她冷冷的道：“你死在眼前还问金鹏剑做什么？”

巴鲁格斜睨了一眼晕死过去的石砥中，脸色微变的道：“这么说石砥中当真又回到大漠了？”

宇文慧珠一扬剑刃，道：“你问这些干什么？”巴鲁格庄重的道：“大漠英雄都知道石砥中是天下第一等的大恶人，他在大漠连毙各派的高手，搅得这里天天不宁静，敝派愿为大漠的一份子，决定要把他赶出这里……”“住嘴！”宇文慧珠冷煞的一笑道：“你是大漠的人，我就让你变成大漠的鬼……”她大吼一声，身形移处连行四步，一剑破空撩出，剑尖上，星芒迸现，斜斜的击了过去。

但这一剑使得妄用真力，而使旧伤斗然发作，剑势甫出，她已到头晕目眩，一口鲜血疾洒而出！巴鲁格此时尚不知宇文慧珠把白驼派恨入骨体，因为他知道她和师叔哈兰青十分要好，故不敢和她动手，见她一剑飞来：吓得急忙退避三尺，他满脸惊恐的道：“宇文姑娘，你为何这样恨我！”宇文慧珠身子颤颤的道：“我为什么不恨你，你夺我的马不算，还耽误了我的时间，你可知道有一个人的生命比你重要千万倍……”当她说到这里的时候，不觉斜睨了石砥中一眼，只见石砥中此时恍如已经死了，汗血宝马悲鸣数声，在他主人的身边走来走去，不时发出一声极尽悲痛的低鸣。

宇文慧珠看得心里一阵难过，心头恍惚，只觉石砥中一代英雄，不该这样死，刹时，一股浓重的杀气，从她脸上弥漫而起，她缓缓收回了那散失的目光，骤落在巴鲁格的身上，一个意念如电光火石闪过她的脑海，她疾快的忖道：“石大哥已经在生死边缘上作出最后的挣扎，时间已不能再耽搁了，万一石大哥真的因巴鲁格劫马而死，我非杀尽天下白驼派所有的弟子……”

这个意念在她脑海中一闪而逝，她急忙收敛起自己心神，暗中把身上残余的真力蓄集布满身上，但，当她正在运功之时，脑中忽然一阵晕眩，几乎要倒了下去。而那起伏不定的前胸也开始隐隐作痛，抑郁胸口的那股气血忽然一涌，哇地喷出一道血箭，洒落在地上。

巴鲁格看得一愣，道：“宇文姑娘，你怎么啦？”宇文慧珠目中凶光一闪，乘着身形摇摇欲倒之时，斜剑破空隙出，叱道：“我要你死！”这一剑快得出乎巴鲁格的意料之外，他没有料到宇文慧珠会在这种情形下而欲杀死自己，登时从他心中涌出一股寒意。

“嘿——”他吓得急忙暴闪而退，道：“你好毒的心……”

他这一退虽然非常的快速，可是对方那一剑点出，是聚全身功力斜点而来，他只觉身形一颤，一股血水从他胸前流了下来，他身形摇摇晃晃的连着退了五六步，正退到石砥中躺卧的地方，汗血宝马低鸣一声，身形如风，忽然一蹄飞出踢了过来。

“嘭……”巴鲁格眼前一黑，整个身躯平空飞出八九飞，远摔落在地上，他连着喷出数口鲜血，额上汗珠滚滚流下。他绝望的低吼一声，颤道：“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宇文慧珠这时全凭一股精神的力量支持自己，巴鲁格

一倒，她的精神力量不禁一泻，全身突然泛起一阵剧烈的颤抖，喘息数声道：“你的心我不是不知道，这大漠来去千里，你决不会轻易的放我离去，我就是不杀你，你也会先杀我……”巴鲁格绝望的一叹，道：“你这次错了，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杀你的意思，只是想和你共乘一骑脱出死城……。”宇文慧珠知道他已经不行了，轻轻的叹了口气，勉强走至石砥中的身前，一股莫名的悲伤陡然从她心底里发出来，她咽哽的泣道：“石大哥，你忍一忍……”她运起全身仅有的力量把石砥中先抱上马背，自己再费尽所有的力气爬上去，当她上去之后，一股血水已流至她的胸前。静谧的大漠又响起那清澈的蹄声，这酷热的烈日犹一盆炭火似的蒸烤着大地，宇文慧珠口唇干裂，心中象是一团烈火样，全身竟瘫痪的没有一丝力气，她耐不住灼烈的阳光照射，懒散垂下头去，任那宝马飞奔……

那剧烈的痛苦及没有水润喉间的难受，此刻都被她萌发心中的希望所冲淡，这时在她脑海中仅有一个意念，只听她喃喃的道：“赶快回神龙谷，救石大哥的性命……。”

一股坚定不移的毅力始终支持着她的身体，有时她实在无再支持自己了，可是每当他的目光向怀中的石砥中看时，那股无形的精神毅力在她心中又复活了……时间仿佛过了很久，宇文慧珠在恍恍惚惚中突然清醒过来，当她抬起头时，太阳已落向大漠的尽处，只见云天残霞万道，绚丽中有着凄凉的意味，突然，空中飘来一股浓重的异味，她虽然在极度的疲累中，也能体验到四周的空气有点不对劲，那是一种特殊的气味，一种兽类的特殊气息。

“狼，这是狼的味道……”宇文慧珠，全身陡地一颤，耳际隐隐传来凄厉的狼嚎，只见数百头饿狼恍如恶狗似的向这里涌来，她脸色吓得苍白，惶悚的叹了口气，道：“完了，前途狼群不下数百头，我若想闯过去真不容易，看来我和石大哥真要惨死大漠了……”汗血宝马一声惊嘶倏地刹住势子，低吼一声竟然连连退了数步，它恍如非常的害怕，居然不敢走了。

这时那数百头出来觅食的野狼已逼近她的身前，宇文慧珠绝望的一叹，吓得冷汗涔涔滴落，她颤悚的道：“宝马！宝马！我和你主人的命全在你的手里，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但可不能让这些畜牲作贱我们……”“唏！唏！唏！”它高亢的一声长鸣，身形突然的激射而起，只见红影疾闪，它已冲进了那些作势欲扑的狼群里。宇文慧珠凄凉的叫道：“石大哥，我没有办法救你了……”她只觉眼前一黑，一个身子恍似腾空飞跃，犹如跌进茫茫的海洋里，可是她的耳际却传来那令人心悸的野狼吼声，凄厉的迴荡在静谧的漠野里。“死吧，让我抱着你死在一起……”宇文慧珠在心里绝望的低吼着，她的神智逐渐模糊起来，在她眼前显现出那些张牙舞爪的狼群，可是她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疼痛，只觉得自已由这个世界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在前方却现出了一片青绿的山脉，那就是神沙谷，宇文慧珠却没有能力看见了，因为她晕绝了过去。

夏日的影子长长落在山峰的那一边，青翠的林叶在向阳的山谷里随风招展着，空旷的山谷，伸展开去是高广而晴朗的天空。阳光洒下，透过那茂密的林梢投落在林缘的那间房舍上，炽热的阳光穿射进窗棂照落在里面的人儿身上……”石砥中从昏迷中清醒来之时，发觉自己身畔坐着是宇文慧珠，他深感不解，心中泛起一股异样的滋味，每次绝处逢生，都是女人救了他，在别人也会认为这是一种艳福，但在他却觉得美人恩是最难令人消受的。

宇文慧珠仿佛没有发觉他的醒来，一个人痴痴的望着窗外翠绿色的山

谷，可是在那双清澈的眸子里却噙着二泡泪水，晶莹的在转动着，好象有满怀心事。在那憔悴的脸上现着一丝凄凉的影子，她好象耐不住心里的激动，终究克制不住心里的激动，二颗清素的泪珠顺着腮旁流下，滴落在她的衣襟上。

石砥中看得心里一颤，脑海中疾快的忖思道：“我以为她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女孩子，哪知她也有着那么多的优怨，时时都会在无形中感伤自己的过去，而把自己带进痛苦的悲伤里……”

他嘴唇轻轻的扇动，低低的道：“这是什么地方？”他困难的移动着身躯，想离得她远一点，可是他全身似乎没有劲似的，连动的力气都没有了。宇文慧珠从失神中惊醒了过来，急忙撩起袖拭眼角的泪水，她深情的凝视在石砥中的脸上，那梦样的目光含有太多的幽怨，及令人心酸的凄迷……。“你终于醒来了，我在这里足足陪了你六天，在这六天里你始终昏迷不醒，真使人急死了……”这种倍极关怀的口吻听得石砥中心里非常感动，他瞥了这个姑娘一眼，刹时，有种异样的感觉泛过他的心头，他只觉胸口一塞，脑海中又浮荡起那件令他碎心的事情……。他定了定神，有些诧异的道：“什么，我睡了六天！”

宇文慧珠轻轻的一笑道：“是呀，这次若不是那匹神马大显神异，我纵是不死于大漠，也得喂了那些恶狼……”石砥中没有说话，他不敢和她的目光接触，缓缓的垂下了双目，在他心底里却有着太多的苦涩，他想自己虽然自死神的手里逃了出来，可是又坠落在粉红色的陷井里去了，那是他下意识的一种感觉……

宇文慧珠看见他垂闭双目，恍如丁愿看见自己，心里陡然涌出一股幽伤，她凄凉的叹了口气，道：“你不想理我？也不想见我？”她说得幽怨哀伤，柔肠千转百迴，如象非常痛苦的说了出来，石砥中听得全身一颤，道：“不是，我是想起另一件事情……”宇文慧珠面色一动，道：“想东方萍，是么？”石砥中颤悚了，他黯然的叹了口气，这个在他心底生了根的女孩子，他永远没有办法抹去她的影子，每当他闭上眼睛时，她会象个幽灵似的映进他的脑海，不论是在何时何地都是如此，就是现在也是……。他索性睁开眼睛，茫然的望着屋顶，艰涩的道：“也许是的，真正的回忆永远忘不掉……”宇文慧珠凄凉的叹道：“你必须忘掉她，我这个要求也许太过份了，但这是为了你好，我实在不忍心看你那悲伤的样子……”石砥中坚决的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的感情已经生了根，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我们的心灵上的影子抹掉……。”一缕幽思轻灵的溜进了他的脑际，那无边的往事虽然给了他太多的回忆在他心底里却感到无比空虚的岁月，不禁忖道：“自古英雄皆寂寞，我也许要永远活在寂寞的回忆里，但愿我的心能如那静止的湖水，不再沾惹那些无谓的烦恼？尤其是女人我更要避得远远的……”“唉——”宇文慧珠深长的又叹了口气，泪珠簌簌的自脸上落了下来，她骤觉自己和这个年轻人的距离隔得那么遥远，那缕缕如丝的感情好似抛落在滚滚的江河里，一点也引不起这个年轻人的注意。

她轻轻的咽哽着颤声的道：“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从你的心中夺走她的地位，可是非得占有你不可，这份感情太快，你也许不相信，但是，自从那天相遇之时，我已暗暗的爱上了你……”石砥中一时愣了，怔怔的望着这个痴情的少女，几乎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宇文慧珠的嘴里说出来的，这种突发的感情来得太突然，使得他连接受的时间都没有。

他惊颤的道：“你！你将会失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宇文慧珠有些失望的看着石砥中，她想看看这个恩断情绝的男子到底是什么铁石心肠，忖道：“一个人在一生之中，绝不能做错任何一件事！”她非常沉重的想着，那颗炽热的心象是已经沉没在幽冥深渊，旋即另一个意念飞快的掠过心头，又忖道：“有些错误果真是这样，一失足成千古恨，然后再也不堪回首……正如我作网自缚，把自己青春埋进了那虚无不定的感情里……”

泪珠儿纷纷自她脸上滚下来，滴落在雪白的罗襦上，很快便染湿了大片，她恍如已知道此生将永远伴同那无边的悲哀，默默的度过寂寞的岁月，即使她由红颜变成龙钟的老妇，这深遽的悲哀，也不会离她而去。因此，她深深的凝视着他那丰朗的脸庞上，生象是努力地把这一切印象，铭刻在心版上，天荒地老，也将不会遗忘，她怔怔地望着石砥中，在脸上流露出来的哀伤及眸中射发出将的感情是那么的显明，她轻轻低泣道：“你也许认为我长得不漂亮，没有东方萍美丽，无法引起你的兴趣，可是我是个女人，我懂得做妻子的一切方法，我会尽我的全力服侍你，只要你不讨厌……”石砥中双眉紧紧一皱，深深的吸口气，道：“姑娘丽质天生，美绝人寰，以姑娘兰心慧质，任何人也不会讨厌……只是石砥中福薄，没有办法接受……”

宇文慧珠见他久久不肯接受自己的情意，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伤及绝望的一声大笑，道：“我宇文慧珠真是下贱……”她想起自己纵横于万里的大漠，没有人不见着自己恭敬畏惧，多少浊世佳公子向自己献媚阿庚，而自己虽然在他们百般追求之下，却不屑于一顾，现在自己把全部的感情献给这个名震江湖的年轻人，换来的是挪揄于推拖，顿时一股热情化为无比的愤恨，幽怨的怒视着对方。“哼……”一时沉静的屋子里突然响起一声冷哼之声，俩人同时神色一变，只见一个龙钟老态的老妪冷煞的走了进来，她目光冷寒犹如二道利刀，深深聚落在石砥中的身上，宇文慧珠惊惶的自床上站了起来，颤声的道：“师父！”

那满脸冰冷的老妪没有理会宇文慧珠的呼唤，她冷冷的一笑，身躯缓缓移向床沿而来，刹时，这位老妪的目光凝结了，冷冰的连室中都寒冷起来，周围空气也因之沉重冷寒。那老妪冷寒的一笑，道：“我的徒儿到底哪一样不如你？”石砥中骤闻这阵冰冷的语声，全为之一震，他不知这个老妇是谁？由于她问得太过于突然，一时，他竟想不出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他深吸口气，凄凉的道：“老前辈，宇文姑娘，聪颖美丽，哪一样也比晚辈高明，这次蒙前辈相救，在下永铭不忘……”那老妇冷哼一声道：“你若真要报答我老太太，快娶慧珠为妻，这次她把你从大漠里救出来，整整六日夜没有离开你……”石砥中见老太太硬要自己答应这门亲事，不禁觉得非常的为难，他想不到爱情的创伤尚未平复之际，又遇上了另一个少女的追求，他心里骤地一痛，萍萍的影子隐隐约约的又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

他深长的叹了口气，忖道：“虽然萍萍已不属于我的人，可是我对她的爱却不能因得不到而给了宇文慧珠，那样的爱情并不幸福，而是痛苦的开始……”忽然一幅的景象掠过他的脑海，他恍如看见一间布置得富丽堂皇的房间燃烧着大红蜡烛，粉红色的罗纱低垂着，在那薄纱似的罗帐里，是一对新婚燕尔的新夫，床柱上的银钩乱响，床前摆着两对鞋，一双是唐山客的，另一双是萍萍的……”石砥中脑中幻想出来的景象好似发生在自己眼前，他目中泪光一涌，那颗炽热的心几乎要炸裂开来，他急忙定了定神，黯然的摇了摇头。

他黯自神伤的道：“金老太太，我是一个感情上遭遇太多波折的人，因此我不敢再接受一次无邪的纯真的感情，宇文慧珠和我如兄妹相待岂不更好，何必要在形式上有所束缚呢……”

宇文慧珠没有想到石砥中和东方萍的感情是那么的稳固，她晓得自己在石砥中没有激起对方的遇思，顿时，一股罗袖拭着脸上斑斑的泪痛，颤声的道：“我已经很满足了，石大哥，你待我真好……”这些日子里，她不单是寂寞和恐惧，而且非常惶恐和悲伤，这种混合的痛苦，即是一个铁人也将承受不了，然而此刻她一旦知道自己的感情被对方轻易的抛在脑后的时候，禁不住痛苦的失声哭起来。有谁能够忍住悲伤？当他知道“幸福”痛苦与欠疚刹时布满了他的心湖，他偷偷斜睨了宇文慧珠一眼，只见她轻颤着香肩可怜无助的坐在床边低声的咽哽，那种落寞神伤的样子，如一幅凄凉的景象，令人难以淡忘。缟衣赛雪，人比花娇，那腮上的泪痕斑影，使他更加的难受。

他知道自己一生再也忘不了这凄凉的景象，快乐的时光容易消逝，快乐的景象，也同时易被淡忘，只有迴肠荡气的一瞥，凄凉动心的一刹，才是永志难忘的一刻。石砥中赶紧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因为他心里的激动及悲伤并不比宇文慧珠好过，他暗叹一声，道：“宇文姑娘，请你不要悲伤，我永远不会忘了你对我的情意，这份珍贵的急情让我们永远留在心中追忆……”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那股郁伤再也克制不住，在那双俊目之中也不禁泪满盈眶，正在这时金老太太那双锐利的目光冷煞的凝结在他的脸上，一股浓重的煞气，在她苍老的脸上逐渐浮现了出来。

金老太太冷冷地一笑道：“我说出来的话还没有人敢改过，你这野小子竟不把我的话当回事，我只好毁了你……”说着，她的左掌疾快的抬了起来，在那素白的掌心里射发出一股紫红色的光华，伸缩流露，看得石砥中心神一颤，索性闭起双目等待一死。

金老太太先是一怔，道：“你怎么不抵抗？”石砥中凄凉的一笑道：“你救我一命，再毁我一命，这在你说来恩怨两消，是最好解决的方法，对于我也可减少良心上的痛苦……”

宇文慧珠幽怨的望了石砥中一眼，见他脸上平静的没有一丝惊恐之色，那种视死如归的气魄当真令人心折，这种真正男子气概我还是初次见到，不禁被他的威义把心中那一种怨恨溶化得无影无踪。

她惶悚的全身一颤，“师父，我们不能这样做……。”“哼！”金老太太冷哼一声，道：“我就不信他不怕死……。”石砥中霍地一睁双目，只见对方那一双利刃似的掌已离自己的身前不及二尺之处，他自忖必死无疑，望着斜削而来的掌刃，淡淡的一笑道：“晚辈在生死线上不知经过多少次死劫，可是从没有象这时冷静过，也许我命该绝于此……。”“嘭——”

这一掌来得快速超绝，“嘭”一声过后，石砥中自床上斜飞而起，他只觉得身上一痛，撞得石壁粉屑簌簌抖落了下来！宇文慧珠颤声的呼道：“石大哥，你怎么样了！”石砥中觉得身上气血一活，竟然没有丝毫不适的感觉，他怔怔的出了一会神，只见金老太太已转过身去了独自的离开了石砥中。香风轻送，石砥中自失神中清醒了过来，只见宇文慧珠憔悴的脸上头现出一丝焦急的神色，他凄凉的一笑，在她有脸上深深的瞥，急忙避开对方火样的目光；宇文慧珠簌簌的滴凄楚的道：“我师父外刚内柔，那一掌拍活你凝结于经脉的气血，由于她不忍心见我伤心痛苦……”语声未落，室外又响起一阵轻碎的步履声，石砥中诧异的望着室外，只见西门琦象个幽灵似的悄悄凝立

在门槛之外，以一双怨毒的目光冷冷的盯在石砥中的身上。

宇文慧珠花容骤变，道：“谁叫你来这里的？”西门琦嘿嘿一笑道：“怪不得你回神龙谷后尽量的回避着我呢，原来这里暗藏春色，躲着这么一位大英雄，西门琦有幸总算给我撞见了，只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说着又嘿嘿冷笑数声，只气得宇文慧珠全身直颤。

石砥中作梦也没有想到西门琦会在这里出现，他心里一愣，竟猜不出海心山幽灵宫和神龙谷有何关系，但从宇文慧珠神色里，他看得出她好象非常讨厌西门琦。他暗暗调运了一下那散失流窜的真力，只觉全身气血流畅无阻。那浑厚的劲力并没有因自己所受的伤而减少，他哪知在那六天昏迷里金老太太日日给他用金销过穴治疗大风所造成的重伤，在他浑然不觉中身上残伤早已痊愈，而于平常无异。

他清朗的一声大笑道：“西门琦，你说话得留神点，当心我再打伤你……”一股从未有过的豪气在他心底弥漫涌起，他只觉得全身劲力澎湃，罗盈死时景象犹如电光石火样的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那荡激的怒火使他在地上一跃而起。西门琦自上次被石砥中在幽灵宫打伤之后，时时都想报回那一掌之仇，这次意外的在神沙谷见面，那股忧郁的愤恨顿时倾泻出来。

他嘿嘿一笑，道：“姓石的，你以为西门琦还会怕你么？那你想错了呢，我西门琦自从得到上次教训之后，发誓要把你碎尸万段，然后使天下的人都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宇文慧珠轻叱道：“西门琦，你不要以为得到了‘寒星秘笈’的下半部便可无敌天下，其实你那点东西我才看不起呢……”西门琦那次受伤之后，其父西门熊带着他在无意中得到了“寒星秘笈”下半部，把西门琦送到神沙谷金老太太这里疗伤，并请金老太太指点那下半部秘笈上的武功，是故西门琦此时技艺已非昔日可比了。

西门琦神色一变，厉道：“你真要和我过不去！”宇文慧珠冰冷的叱道：“你给我滚，这里不要你来……”

“嘿——”西门琦冷嘿一声，脸上杀意倏地一涌，道：“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打你！”宇文慧珠自幼被金老太太娇宠，何曾象今日这样受过别人的闲气，她适才在过度悲伤中，心里正有一股发泄不出的怒气在胸中于塞，她气得柔躯泛起一阵轻微的颤抖，冷煞的眸子里含着一丝幽怨。

她怒叱一声，身形向前电快的一跃，道：“你敢……”

西门琦自持和金老太太的关系深厚，没有把宇文慧珠放在眼里，她身形才斜飘过来，西门琦手掌已如电的在她脸上打了一掌。这一掌快得出乎她意料之外，连闪避的机会都没有。刹时，在那洁白的玉颊上留下五条深长的指痕，红红的浮现在脸靥上，她花容一变，身躯摇摇一颤。“我非杀死你不可！”宇文慧珠骤受如此重大的侮辱，她气得通体颤抖，大喝一声，身形斗然的直欺而来，一片掌影如水洒出。西门琦果然今非昔比，迎着幻化重叠的排山掌影，身形仅是轻轻一晃，穿过那涌劈而来的掌影，斜斜削出一掌，在神异难测之下，那一掌宛如羚羊的攻了过来。

“砰——”这种突然的变化连宇文慧珠本身都没有想到，她闪避不及之下重重挨了一掌，只打得她口吐鲜血，整个身躯斜斜飞出五六步远。石砥中看得心里一寒，要抢救也来不及了，他没有料到西门琦功力进境如此神速，仅仅数月相隔，这样的遥远，犹如云泥之刻。

他神色凝重的一曳袍角，斜飘而来，大喝道：“西门琦，有种和我斗斗看。”西门琦抬眼一看，只觉人影一闪，石砥中已冉冉落在自己身前，他不

敢和对方硬拼硬击，吓得急忙移形换位退了开去，神色一凝，双目紧紧逼落在石砥中的身上。“谁叫你打伤她的？”

西门琦没有想到金老太太会在这时间闯了过来，他在顾盼之间，金老太太满脸怒气的瞪了他一眼，在那冷峭的目光里流露出一片忿怒的神光，西门琦全身斗然一震，颤声的道：“干娘，是她先和我过不去……”金老太太查看了宇文慧珠身上伤势一会，气颤的道：“你这孩子怎么把她打成这个样子……”一缕血丝自宇文慧珠的嘴角上流出，在那憔悴的脸上显得苍白无色，她呻吟了一声，无力的睁开了双目望了金老太太一眼，含着泪水的眸眶又缓缓的闭了上去。金老太太心里一阵难过，显得非常激动，她伸手在西门琦脸上连击三掌，大声的喝道：“你给我滚，告诉你爹，永远不要见我……。”

西门琦在金老太太的面前可不敢放肆，他深知金老太太的倔强性格，吓得连忙退向门槛外面。他好象非常不服的抗声道：“干娘，我是你的干儿子，将来是我养老人您，您这样的帮助仇人，我爹知道是不高兴的……”

“哼——”金老太太没有理会门外的西门琦，她赶紧盘膝坐在宇文慧珠的身边，连点三处大穴，侧过身子对石砥中道：“你快把她的手放好，再晚她就没命了……”说着，她神情紧张的开始凝气聚神，片刻功夫，她的双手变得通红，好象一块烧红的烙铁一样。

石砥中见金老太太那种凝重的样子，心里也是一惊，虽然双方隔着一段距离，仍然能感到对方那掌上发出来的热灼袭人，她把掌上劲力提到十分之时，凝重的在宇文慧珠的身上拍了过去，这一掌准确无比正好拍在宇文慧珠的“玄机穴”上，她轻嗯了一声，连着又是数掌拍下去。一旁的西门琦并没有因为金老太太的叱喝而离去，他见石砥中和金老太太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宇文慧珠的身上，目中立时布满了一层阴狠的杀意，他缓缓的向金老太太身后移去，一丝笑意自嘴角隐隐浮现出来，他缓缓的伸出了右掌，在距离她的身后三尺之处蹲下身来，猛地推了出去。“砰——”金老太太身形一晃，张口喷出一道血箭，溅了石砥中满身都是鲜红的血渍，她并没有为对方那一掌而分神，仍然慎重的疗治着宇文慧珠身上的伤势。

石砥中怒吼一声道：“好毒的心肠……”他身形猝然的暴射而起，朝着门外的西门琦扑了过去，而西门琦却在一掌之后疾快的夺门逃逝，石砥中追出屋外，只听西门琦嘿嘿冷笑道：“姓石的我正想要你出来——”这个心黑毒辣的青年人并没因为打伤了金老太太而满足，他一脸狞笑，斜立单掌于胸前静等待着石砥中的过来，那种得意的笑容看得石砥中几乎呕出来。石砥中双目轻轻一轩，冷冷的道：“西门琦，你这个武林盟主是怎么当的，竟做出这种下流的勾当……”西门琦脸色一红，道：“无毒不丈夫，象阁下那种妇人之心永远没有出息。”石砥中恨恨的一笑道：“冲着你这句话，我就不能饶了你……”

他身形斜斜向前一飘，突然朗气一声大喝，撩掌击出一股威裂金石的掌风，刹时罩满了西门琦的身上。西门琦没有想到病后的石砥中还有这高的功力，他神色一变，低嘿一声，身形向前一翻，巧妙的翻出一掌。

“砰——”这一掌神奇莫测，连石砥中都察觉不出是如何发的，一声震撼山谷的大响过后，流旋的气劲激荡成涡，石砥中只觉手臂一震，自对方传来一股反震之力，他暗中一寒，诧异的道：“阁下果然不错！”他正待第二掌拍下，西门琦却借着那激荡的掌势往外一翻，倏忽飘出数丈之外，挟着嘿嘿的冷笑声向神龙谷外奔驰而去。

石砥中要追已不及，苍凉的叹了口气，道：“让你多活几天吧，这笔帐我会找你算的……”他心念金老太太的伤势，急忙闪身向室中跃去，一切的变化来的都是那么突然，石砥中目光才触及室中的景象，立时愕立地上。

金老太太死了……宇文慧珠醒了……在这生死的界线上，是那么显明的一个对比，宇文慧珠匍伏在金老太太的身上轻轻的咽哽着，泪珠儿颗颗从脸上滚落下来，“唉——”石砥中苍凉的一叹，目中也含噙着两滴伤心泪水，却无法去安慰这个伤心的女孩子。

轻脆的驼铃声在大漠孤寂的响着，偶而一声清澈的吼声从那滚滚的沙漠里传了出来，响遍了整个黑沙万里的漠野，那是大漠特有的一种风光，骆驼的呼啸……

风在地上卷起一道凄迷的沙幕，恍如一个羞涩的少女用一条黄色的薄纱罩在了额下，唯恐被情人偷窥了她的隐秘，而显得更加富于情调……。漠寒的情调是苦涩的，正如那轻驰而来的大漠英雄——石砥中和宇文慧珠一样，都有着个个不同的事迹……

坐在骆驼上的宇文慧珠显得特别憔悴，她用一块黑巾包住头上飘浮的发丝，孤独无依的望着覆盖着千里的黄沙世界凄然的随着驮着石砥中的红马之后，默默的走着……

石砥中今天也显得很沉默，是一个人在过度悲伤后的暂时沉默，俩个人似乎都有着满腔的心事，可是这时谁也不愿意说出来，让时间冲淡两人的记忆吧。

过了半晌，宇文慧珠自沉思中清醒过来，她抖了抖身上沉积的沙尘，望着石砥中道：“石大哥，我真想死了……”当她想到往后一个人孤零零的岁月时，心里就不禁有种悲哀和忧郁，虽然在这世上她还有一个不通情理的爹爹，可惜他是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从来没有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因此，他和宇文慧珠等于是与陌生人一样……

石砥中深深的叹息了一声，道：“你还有一个父亲可依靠，而我连一个可亲近的人都没有，尚且要和环境奋斗，你怎么有这相可怕的念头？”

宇文慧珠眸中闪过一片泪影，凄楚的道：“我那个父亲十年未见面了，现在他变成什么样也不知道，石大哥，你会象兄妹一样保护我么？”石砥中深知一个孤苦的少女徘徊在爱情的十字路上的那种徘徊与痛苦，宇文慧珠虽然在尽量的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可是在言辞之间依然流露出对石砥中的爱意，他勉强的露出一丝笑意，道：“会的，我会保护到你嫁人为止……”

宇文慧珠脸上闪过一丝黯然之色，凄凉的道：“我永远不会再嫁人了，石大哥，没有人能够启开我封闭的心扉，除非是你……”石砥中一惊道：“你怎么那么傻，结婚是人生历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你怎可轻易放弃这崇高神圣的爱……”宇文慧珠惊诧的望了石砥中一眼，在那双滚热的眸子里浮现出凄迷的迷茫，她深吸口气，道：“你怎么不结婚呢？”石砥中一怔，叹了口气道：“我跟你不同，萍萍和我虽然无法长久相随，但是我们心中都有一种相爱的方式，没有人能够晓得……”

宇文慧珠羡慕的道：“我俩就不能也以这种方式相爱么？”石砥中羞涩的摇摇头，他唯恐眼前这个少女再问起他的心事，急忙避开她那含有粉色的目光，向着茫茫的大漠里望去。

在翻卷激射的沙漠中，他看见有两只骆驼向这边孤独的奔驰着，由于双方距离太远，他无法看见那坐在驼背上的人影，仅知那奔驰而来的两人穿着塞上牧人的装束。

“叮！叮！叮！”驼铃孤寂的响着，响亮的飘传开来，宇文慧珠也警觉出有些不对了，她朝那远远而来的二匹骆驼看了一眼，突然发出一声惊嚷，道：“那是我爹……”宇文海由一个蓬发褴褛的老汉变为一个精神矍铄的中年人，他目中凶光仍然如旧，望着宇文慧珠，高声的道：“慧珠，我计算你

该来了……”

这个不通情理的老人虽然有些偏激的傲气，但当他骤见十年未见的女儿长得那么美丽时，也不禁激动的向这里扑了过来，宇文慧珠却有种陌生的感觉，只觉自己和爹爹象隔了一道东西似的，双方都不容易亲近。

宇文海自驼背上飘身坠落，道：“慧珠，你琦哥哥说你快来了，这两天我一直等你，总算我等着你了，嘿嘿！我们父女也该聚聚了。”宇文慧珠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深邃的目光里也闪过一丝煞意，她望着宇文海，非常沉痛的道：“爹爹，西门琦害死我的师父，我要杀了他……”“胡说！”宇文海厉喝一声道：“你琦哥哥告诉了我，金老太太是被石砥中那小子打死的，你怎么这般糊涂……”宇文慧珠冷静的道：“我虽然没有看见谁打死师父，但在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师父还没有死去，她亲口告诉我是西门琦干的……”石砥中因为她们父女的相会而不愿意涉身中间，他独自骑着汗血宝马向沙漠走去，隐隐中他听见宇文慧珠和宇文海争执起来，他不想去听也不愿看见宇文海那种令人憎恶的样子，在他脑海中这时盘旋着的尽是那些永远不能忘情的往事。他落寞的发出一声长叹，暗忖道：“这宇文海和百里孤仇恨似海，我身为鹏城三主必须要把宇文海杀了，看在宇文慧珠的面子，我又不忍心就此下手，这事如何是好？”

忖念未逝，他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影向自己这边移动，这个人来得悄无声息，他斜睨了那个人一眼，正是和宇文海同时而来的那个汉子，这在他脑海中尽是回荡着过去的片段，没有去注意这个人，这时轻轻一看，忽然觉得这汉子长得好威猛，那浓卷的眉毛及深沉的笑容，竟是非常的可怕，这汉子在驼身上冷冷的一笑，道：“阁下就是迴天剑客石砥中么？”石砥中深吸了口气，冷冷的道：“正是，阁下有何见教？”那汉子目光忽然一冷，冷哼道：“阁下大闹海心山，掌伤西门盟主，这种不把我武林朋友看在眼里的豪情，我大漠数百好手都认为阁下做得太过份，在下李金宝斗胆向阁下讨教一番……”

说着便自骆驼背上跃飘了来，他身在空中一拧，顿时一道耀眼烁亮的金虹从他手上泛射出来。

剑芒闪耀，冷艳的剑气弥空布起，李金宝大喝一声，在颤动的剑光里，冷峭的剑风斜斜的劈向石砥中的身上。石砥中见自己随时随地都被那些自命不凡的高手追击着，他有心脱离江湖上的是非但是事事多于愿违，只要他所到之处，便有人追踪而来，他深深觉得名声累人，这一生他非终老江湖不可。他有心要给李金宝一点颜色瞧瞧，鼻子里重重透出一声冷哼，他满脸都是忿怒之色，目注对方斜劈而落的剑势，身形电快的凌空扑来，他冷笑道：“阁下不要自找难看！”

他这时的功力已达天人合一的地步，一种存于体内的异禀，但因他心实在，从不肯轻易施出真正的功夫，到他出现江湖为止施出真正的功夫，也不过一两次。

这时他有心要让那些不怕死的人有所警惕，心中一横，那掌上畜集的功力已随着他的身形迸发了出来。

一股澎湃的劲道挥出，迎着那劈来的剑刃，激进荡旋的涌了过来，浑身掌劲如刀的罩向李金宝的身上。李金宝仅从搏斗中得悉迴天剑客石砥中功力盖世，已超过二帝三君，他只觉传言失误，多为夸大之谈，哪知今日相遇，对方仅在这一招之间，便有一股大力迸发激出，被这种空前的神功顿时的吓

了一跳。

他神色骤然大变，颤声的道：“你简直是神——”这种感到金石的掌劲立时震慑住了他的心神，他急忙一撤劈出的剑势，身躯在电光石火间向外面退了开去。

“砰——”石砥中见他反应之快不逊于一流的江湖高手，这时掌力已经发出了大半，欲想收回已经不及，他只得一引掌劲袭在沙泥上，黄雾弥漫激射，一道沙幕翻卷布满了空中，沙影激射中，李金宝愣愣的僵立在地上，只见那翻滚的沙影里，地上现出一个深深的大坑，几乎能把一头骆驼埋了进去。

李金宝神色惨变的道：“这是不可能的，人哪能有这样的本事，喂！石砥中，你到底是人是神？”

敢情他闯荡江湖至今，还未曾见过一个平凡之人能以血肉之掌发出这样浩瀚的掌劲，击得如此这样大的一个深坑，不禁使他几乎怀疑自己遇上了神。

石砥中冷冷的道：“我是迴天剑客石砥中，请你告诉那些不知死活的东西，凡是要找我石某人的，这大坑便是榜样……”“嘿——”宇文海满脸怒气的跃了过来，他冷嘿一声道：“石砥中，你以为凭着这点本事便能领导大漠，使天下的英雄听命于你么？告诉你，办不到……”

要知宇文海在大漠里于十年前已跃为当时一流高手之列，再经白驼派关了将近十年之久，在古墓中又修炼了一种在无意中悟解出的阴剑掌力，他自持这种掌力，天下将没有人可以抵挡这一击，是故非常不服气。

石砥中庄重的深呼口气道：“你如果不服气不妨试试！”宇文海在这一生中除了当世有数的几人外，他从未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闻言非常刺耳，嘿嘿一阵冷笑的长笑，气得身上长袂顿时隆隆的鼓了起来。

他笑意一敛，冷哼道：“你以为我会怕你。”各位也许会奇怪，宇文海何以敢和石砥中动手而不敢和白驼派的年轻高手哈兰青受遇在十年前白驼派把他关进古墓的时候，白驼派的掌门曾告诉他有一个专炼有光制他那身功夫的年轻人看管那座坟墓，宇文海深知白驼派掌门所言非虚，故出来后唯恐再落在白驼派手中，所以他见了哈兰青连忙奔驰而逃。

李金宝刚才被石砥中掌上的劲道吓了一跳，他骤见宇文海倾刻要和这个青年高手作殊死斗不禁替宇文海担心起来，他惶急的道：“宇文老前辈，你真要他动手？”

宇文海一怔，旋即有层怒气浮现在他的脸上，他把眼一瞪，在李金宝的脸上轻轻一扫，冷哼道：“滚开，大漠英雄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他看上去虽象是个中年人，可是真正年龄却在七十多岁，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他很年青，但是他的火暴子脾气并没有因年纪而稍逝，反而越来越大。李金宝满脸羞红的急忙默默的退向一边，他畏惧的看了那个令他骇颤的青年人一眼，只见石砥中没有一丝表情的凝视着宇文海，那种气定神闲的威势深深使李金宝屈服。

宇文海大手一扬，嘿嘿的笑道：“石砥中，我先让你一掌”“爹爹！”宇文慧珠脸上泪痕斑斑，凄然的道：“你不要和石砥中动手，倘若你不顾及女儿的面子，我就远避不要再见你……”宇文海嘿嘿一笑道：“除非你适应那件事，否则我非要这小子血溅当场不可，你仔细想想，爹爹总不会害你的……”

他们父女这才争执了许久，仿佛有什么默契似的，石砥中闻言一怔，斜睨了宇文海一眼，道：“宇文姑娘，有什么事么？”宇文慧珠凄凉的摇摇头，

道：“石大哥放心，我不会轻易答应这件事……”她好象有什么事在她的心里隐藏着，沉痛的滴落着颗颗晶莹的泪珠，那种凄然幽伤的神情，石砥中心里忽然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同情，非常怜悯的投给她一个关怀的目光，使宇文慧珠那散失的勇气又荡漾鼓舞起来。宇文海见两人在互相一瞥之间，交换了一个令人猜测不出的眼色，他气得怒吼一声，指着宇文慧珠骂道：“慧珠，不知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连爹爹的话你都不听了，难道爹爹还会让自己的女儿吃亏……”

宇文慧珠倔强的道：“爹爹，你把女儿当成什么东西，我拚了一死也不答应西门琦那个可恨的要求，爹，你也是雄霸一方的宗师，为什么要去巴结海心山……”“你真不想活了，我倒白养了你一场……”宇文海心中所存的秘密通通给宇文慧珠抖露出来，他怒气冲冲的瞪了石砥中一眼，顿时把满腔的怒火发泄在石砥中的身上他狰狞的一笑，道：“姓石的，你可以出手了！”

石砥中神色凝重的深呼吸了口气，运功于一周天，但觉心中平静如恒，那些曾撩起他心酸的事情不知何时从他脑海中轻灵的溜走了，他冷冷的道：“石砥中出道至今还没有让人让过，阁下若真自命功力通神，尽可出手，我相信你在我手中还走不出十个回合……”

这一来可把宇文海气炸了肺，他自恃在万里大漠中还没有人敢在自己面前说这种大话，何况年纪轻轻就敢夸下这样大的海口，怎不把这个老江湖气坏了呢，他大吼一声，道：“气死我了！”他只觉怒火中烧，大喝一声，进步斜身，双掌一抖，一式“紫府神弓”片片掌影挟着沉猛的劲风劈将出来。石砥中上身微仰，左掌斜斜一削，掌刃一闪，疾快似电的朝对方劈到的双掌挥出，掌劲迸激而去。

“嘭——”那一刚一柔的强大力量在空中一接，发出一声沉重的大响，两人同时身形一分，各自退了数步。石砥中心里一惊，目注对方，脑海疾快的忖道：“这宇文海果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其功力不低于西门熊，怪不得他敢那样高傲的对待自己……”

忖念未逝，那边目注两人动手的宇文慧珠忽然向他一招手，以一种颤抖的声响，向他轻轻的唤道：“石大哥，你过来！”石砥中舍下宇文海轻轻跃向她的身边，刹时有二道关怀又深情的目光透进了他的心里，他急忙定了一下神，克制住被对方挑动的心弦震荡，冷涩的道：“你有什么事？”宇文慧珠低声的哀求道：“请你不要伤了我爹爹，他也是个非常孤独的人，我不管你怎样的恨我，在我面前请你多留点情面……”石砥中轻轻的一叹道：“你放心，我并没有要伤害的意思，不过他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实在使人忍受不住，至于对你，他更不该把你当成一种货品……”宇文慧珠深长的叹了口气，在那泪影闪动的眸子里流露出一丝感激的神色，也有着浓浓的情意，她不瞬的盯着石砥中，那英飒飘逸的影象在她心中荡漾出一丝涟漪，但她都不敢表露出来……

宇文海追踪而来，他气吼道：“慧珠，我不准你跟他说话。”宇文慧珠幽悲的撩起罗袖轻拭着眼角上的泪水，她缓缓的向前走了二步，黯然的摇头道：“我不理他就是”宇文海满足的笑了笑，脸上冷煞的神情顿时一松，他举掌斜斜竖立胸前，斗然一掌击出，道：“石砥中，你这个可恨的东西——”石砥中见他运足全身功力向自己劈出一掌，骤觉自对方的掌心中，传来一股阴柔无比的大力，这股大力发时无声，却有阴寒无比的冷寒感觉。

掌风未至，他不觉得打了一个冷颤，只觉自己全身好象跌落在冷寒的湖

底里，丝丝缕缕的冷气进逼心神，他暗中一寒，脑中如电光石火样的浮现出一个意念，然而一个可怕的念头跃进了他的心里，疾快的忖道：“这是什么功夫，怎么会这么阴毒，难道宇文海在那坟墓里借那阴森之气练就了天下最毒的一种掌力，若真是如此，我只有施出纯阳的功夫才能抗拒……”这个意念在他的脑海之中一闪而逝，而对这股阴柔的冷寒掌力，他一丝也不敢大意，在这掌风泛体的倾刻间，一层无形劲风倏忽布满了他的全身，把那穿着在身上的衣袍鼓将起来。他大喝一声，道：“好厉害的掌力！”他深知对方那浩涌的阴柔掌劲纯属柔劲，要破去这股柔劲必须施出内家最难练的以刚制柔之法，他运起丹田之火，身形一挫，电快的挥出一掌，“砰——”在这刚柔相击之间，但间一声轻响，周围空气顿时为之一凝，好象尘世间的空气骤地失去一样，宇文海步履踉跄连着退了五六步，一缕血水从他嘴角上流了下来，他神色惨变，颤声道：“你怎么练会那‘断银手’的？”石砥中刚才一时收不住激荡出来的大力，而伤了宇文海，他深感过意不去，急忙瞥了宇文慧珠一眼，哪知她脸上竟没有一丝表情，只是望着地上那万里无垠的黄沙怔怔出神，似乎连两人停下手了都不知道。石砥中黯然的叹了口气，忖道：“她若知道我打伤了他爹时，不知会如何伤心，其实这也不能怪我，谁叫宇文海要和我拼命呢……”他自觉得过意不去，竟默默的沉思起来，沉思中让一缕幽思又沉醉在那无涯的忆思里，连宇文海的厉喝都没有听见，宇文海剧烈的喘息了数声，见石砥中茫然的望着苍空里荡漾的沙影，尚以为对方不屑于回答自己，只气得他通体寒悚的颤抖，血液从嘴角上汨汨流出。

他舐了舐嘴唇上的血渍厉喝道：“石砥中，你敢情看不起老夫……”这声大喝犹如那沉重的巨雷一样在石砥中的耳际响起，使他在沉思中清醒了过来，他茫然的叹了口气，喃喃的自语，道：“我不该再去为这些事烦恼，事情已经这样子了，我还去作贱自己做什么，我该去快活的活着……”宇文海怒喝道：“你说什么？”

石砥中清朗的一声大笑道：“命运不欠我一分，我也不欠命运一丝，在这大漠里谁都不要想赶我出去，宇文海，你回去告诉西门熊及那些大漠的英雄大漠将属于我……”

袅袅的余音刹时荡传出漠野数里之外，他一时豪气干云，万丈的豪情这时从他心底里激涌了出来。

宇文海轻拉了宇文慧珠一下道：“慧珠跟我走！”驼铃又清脆地向了起来，宇文慧珠失神的轻叹了一口气，当她发觉是怎么回事时，石砥中已离她很远了，那薄雾似的沙漠浓浓的把石砥中吞了，他望着轻驰离去的三骑，突然悲壮的一声大笑，一股英雄威武的长啸自他的嘴里高亢的发了出来。他朗朗一笑道：“万里迢迢大漠路，将是我石砥中的家，我的足迹将踩遍这里，行过整个大漠，直到我死去……”朗朗地笑声掩去了沙石磨擦声，地上斜斜映出一个修长的身影，那悲鸣的马嘶划破了沉寂的大漠，在这遍地黄沙的世界里，也唯有这个骑士驰骋着……

塞上的景色是雄伟的，在这一片覆盖万里的黄沙下，曾流传着许多古老的故事，也埋进了许多英雄的事迹，那漠野黄沙里，曾有过多少英雄足迹，但，那毕竟是过去了……如今，牧人们拨起胡琴，吹着胡茄，唱着漠野上流传下来的古老情歌，在美人明眸似的星光下，他们烧着羊肉，喝着极烈的酒，沉醉在大漠夜的神秘里……在那熊熊的火光下，这些牧人们挣红了脸低沉的唱着自己拿手的情歌，对那些卷伏在四处的少女，发抒出心灵上的爱慕，希

望得到对方的青昧，但那美丽的少女却连正眼也不瞧他们一眼，因为她们的目光俱被一个静立于一角的青年所吸引了。

大漠的夜是静谧的，也是冷清的，那个青年似乎没有注意别人对他的注意，正低着头独自的喝着闷酒，在他的脸上却不时泛现出一种凄凉的神色，这些含情脉脉的塞上儿女诧异的望着他那种凄凉的神情，暗地里却在窃窃私议着这年轻的人的来历……

不久她们失望了，因为这个青年人本身隐藏的神秘令她们迷惘，偶而仅可听见他发抒出来的一声叹息，低沉的轻叹，象一声巨石样震动了她们的心弦，也惊动了那些牧人，于是那些牧人们的目光俱诧异的望着他，猜测着……

正在这时，在沙丘的那一边突然响起一阵阵低低的轻铃声，接着在明亮的月光下映出两只高大的驼影，那是两个走夜路的旅客，直到那两只高大的骆驼慢慢走近，大家才看清那骆驼驮着的是一个绿袍蓬发的碧眼怪人，在那双碧目中射出一片惨绿之色，那狰狞的样子看得那些牧人俱吸了口冷气，而在这怪人身旁却坐着一个清丽秀绝的明眸少女，在那弯弯如月的嘴角弧线上有着一丝凄凉的幽怨，顿时那些牧人的目光俱落在她的身上，深深的震撼着他们……

但仅有一人不去注意这两个不速之客，就是那个青年，他独自的喝着烈酒，恍如这世间发生的一切与他毫无关系，的确，他哪有心事去注意与他没有关系的事情呢……“哼——”那个绿袍蓬发的怪人，见这么多人去注视着那个少女，鼻子里暴出一声重重的冷哼，那双惨绿地目光一瞪吓得那些牧人俱打了一个寒噤，不自觉的低下头去。那个美艳夺目的少女羞涩的在这群牧人堆中一瞥，忽然有一个人吸引了她的目光，她全身似是泛起一阵轻微的颤抖，在那双莹澈如水的眸子里，瞬息含着无数变幻的云彩，犹如薄雾般罩满了她的眸眶……

那少女幽幽的一叹道：“大爷，你看那个……”绿袍蓬发的怪人嘿嘿一声怪笑道：“你又想他了，他哪会在这里……”这熟悉至极的语声清清楚楚的飘进那个青年人的耳中，他蓦一抬头，立时怔住了，不但他怔住了，连那个少女及绿袍蓬发怪人也怔怔的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青年人嘴唇轻轻嗡动，喃喃地道：“是韵珠和千毒朗君，他们什么时候也来大漠了……”在他脑海里立时浮现出施韵珠那柔情似水的情意，及那种楚楚可怜的神情，这些过去的往事迹犹如电光石火样的在他的心里翻掀起回荡的思绪，不觉又坠入忆思里。

施韵珠骤见石砥中默默的望着自己，心里陡然泛起一股酸楚，她眸中泪影隐隐透出，这个青年人所给予她的生命力量是那么坚强，若非石砥中的影子回荡在她的脑际，她可能早就无颜活在这个尘世间了。她凄然的落下了两颗晶莹的泪珠，颤声的道：“石砥中！”石砥中的心神一颤，自忆思里清醒了过来，他尽量的抑制着心里的激动，看着茫茫的夜空，深长的叹了口气，悲凉的笑道：“韵珠，你好！”那苦涩的音调含有太多的伤感，听在施韵珠的耳中恍如是一柄巨锤似的敲进了她的心中，那股积压于心中的爱火如一把野火似的，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

她低低的呢一声，颤泣道：“砥中，我终于又见着你了……”这个纯洁如玉的女孩子在一生遭遇中几乎都是活在那无涯的痛苦里，她恍如有着无限的心事，终日黛眉深锁，忧虑的没有一丝笑容，虽然这时她因意外的相逢而激动的咽硬着，但在她那洁白的脸靥上却浮现出一丝凄凉的笑意，在她脑海

里云似的回荡着梦一般的回忆……

清莹的泪珠颗颗串连着她腮颊上滚落了下来，湿润了泪珠滴落在她的长衫上，沾湿了大片，她急忙轻轻撩起罗袖轻轻拭着眼角上的小水，朦胧的眸子里闪过许许多多的过去的影子，她全身摇摇一颤，恍如要从马背上跌了下去。千毒朗君急忙扶住她的手臂，道：“韵珠，你要冷静啊……”施韵珠无语的望着石砥中，她可以看到眼眶里有着湿润的泪水，这使她心里感到深深的悲伤，空虚的心灵犹如一片薄云似的飘荡起一股幽怨的哀伤，她幽怨的望着这个青年人落寞神情，暗忖道：“他不是没有感情啊，若他对我没有一丝情意，他不会流泪的……砥中，我的爱人，你是第一个启开我心扉的人，我怎能没有你……他幽幽的叹了口气，深锁的黛眉倏的一展，刹时那股浓浓的愁怨在她心里轻灵的溜走了，她低低的道：“砥中，萍萍呢？”

“呃——”这句凄清的话声深深的触动了石砥中心里的创伤，他痛苦的低呃了一声，那颗冻固的心片片的被撕裂开来，在他眼前恍如又浮现出萍萍和唐山客泛舟摩西湖的情景，他时时都会幻想着萍萍婚后的种种情景，这些明显的影子是那么令他伤心与悲愤……

他全身一颤，脸上泛起一阵抽搐，非常痛苦的道：“不要再提那个女人！”一股醋火使他怀恨着萍萍的变心，也嫉妒唐山客把他的爱人抢走了，石砥中虽然深深爱着东方萍，但是一旦知道他的爱人已不属他的时候，免不了有种责难与伤心。当他激动沉思的时候，他会独自伤心的流泪……施韵珠一愕，道：“你们闹翻了……”在那双幽怨的眸子里泛现出一丝诧异的神色，她几乎不相信天地间那样坚贞不移的情感会骤然起了变化，更想不到一个那样倔强的男子会被情感折磨得这样颓唐……石砥中不愿有人在他面前再提东方萍，每当他听见她的名字时，他会痛苦得几乎要流下泪来。他深觉女人的心犹如深邃的大海，永远不易捉摸，有时她也许会待你柔情蜜意，有时却会变得冰冷无情，正如那变幻的云海，时时都会掀起意想不到的变化。

他浓眉一蹙，深吸口气，道：“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多谈只有增加我们的伤感……”“唉——”深长的叹息，轻轻的回荡着，低沉而愀愁，充满了凄凉的意味，施韵珠凄凉的叹了口气，幽幽的道：“浮游的人生就是如此，不能象碧空一样，没有一丝云彩在天上，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被突发的事情支配着，每当沉思在回忆时，悲伤多于欢乐……”她以一种带着梦幻的声音，缓缓的说出，眸光凄迷的凝望空中那轮皓洁的明月，及闪烁的寒星，……她仿佛看到自己在破碎的梦幻里，正承受着冬日寒风的吹袭，那过去曾憧憬金色希望的绿色梦境，已随着时光而消逝。

但是在绿色的幻梦破碎后，她尝到了空虚的痛苦，一个人心灵上的空虚是一种非常深沉的痛苦，那使人有一种无所依攀的感觉，自以为远离了欢乐……空虚，空虚，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一连串的空虚呢？象朝阳的露，夕日颜霞，水中的蜉蝣，在整个时间和空间里仅是一闪而过的余光而已……石砥中目光缓缓投落在施韵珠那沧凉幽怨的脸上，他恍如看见她那幽忧的目光里，闪动着一种悲伤神色，他避开对方那凄楚的目光，轻叹道：“韵珠，你好象没有往日那种天真了……”“嘿——”千毒朗君冷嘿一声，道：“这都是你赐给她的……”施韵珠好象不愿把自己惨痛的遭遇说出来，她通身寒悚的一颤，急忙颤声的道：“大爷，你不要多说……”千毒朋君双目绿光一涌，冷哼一声道：“为什么不说，难道你要瞒她一辈子……”

石砥中一愣，不晓得他俩人到底要说什么？但从双方那种痛苦的样子

里，他已预感到这将是件好事情。他愕愕地道：“韵珠，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千毒郎君冷哼一声道：“石砥中，你将后悔知道……”石砥中一生倔强，不管做了任何事情，他从没有后悔过，但千毒郎君说得那么严重，倒使他吓了一跳。他有些不信的望了施韵珠一眼，只见她满脸凄楚，在那略显憔悴的脸靥上罩着一片阴影，他恍如害怕说出自己本身那段不平凡的遭遇，还未说话，泪水已经滂沱的流了下来。

石砥中看得一阵难过，道：“韵珠，假如你不愿说就不要说了……”施韵珠黯然的摇头一叹，道：“砥中，我们到那边说吧。”二人过了几个沙丘，在一个沙丘的后面席地坐了下来，施韵珠沉思了半晌，方道出那段凄切的往事。在一年前，施韵珠自知无望得到石砥中的爱情后，决心以死去证明自己深爱石砥中的情意，她含着盈满眸眶辛酸的泪水，毅然地向那无底的深井投落，黝黑的深井干涸的没有一丝水渍，她决心以死殉情，索性闭起双目等待死神的号唤，哪知一投落井底，居然没有把她跌死，她只觉身子冉冉落向深底，身子竟没有受到分毫损伤。

她诧异的向黝黑的井底一望，在那深井底下竟有四条出路，当时她心情悲惨早萌死意，这时自觉活在人世上没有意思，倒不如在这井底觅一处地方了结残生，施韵珠心念一决，毫不畏惧的向深黑的井底一条通路上行去，这条路越行越高，到最后竟有石阶沿着上她此刻没有心事去追寻这是个什么地方，脑海盘旋着是石砥中的影子，在那离别的一刹那，她晓得自己永远得不到这个年轻人的爱情。等她踩上了最后一道台阶，骤觉眼前一亮，只见这通路的尽处，出现一个清澈的大荷池，在那荷池旁边一块大石上独坐了一个青年人，他低着头，抚弄着手中的一枝墨绿色的长笛，连看都不看施韵珠一眼。施韵珠一怔，正在猜测着这个青年人的来历的时候，忽然在她的耳际回荡起一阵清越的笛音，丝丝缕缕的笛音犹如那无影的剑穿进了她的心里。

在她眼前如梦的幻化出数个不同的影子，在那些浮现的影象中有她的爱人，也有她的仇人，她仿佛看见石砥中悄悄出现在她的身边，正张开了那有力的双臂紧紧的搂住了她，刹时，她沉醉在那幻化的梦境里……当她晓得这阵笛音作怪之时，时间都已晚了，那清越飘忽的笛声象亡命之海的毛掌，正把她带进了一缕幽思里，而使她沉陷于无涯的痛苦中……由于这柔细的笛音有如一道魔影似的，他忽然觉得石砥中冷漠的把她推开，而在她脸上连着击了数掌，她唯恐再失去这仅仅抓住的一丝温馨时光，悲泣的道，“砥中，不要离开我……”石砥中冷叱道：“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她尚没有觉得自己被这幻觉所困，骤闻石砥中叱骂她是个不要脸的女人，不禁伤心地哽咽着，那破碎的幻觉带她爱人的影子很快的消逝了，等她自幻化的梦境里清醒过来的时候，她的眼前已经模糊了，只觉在泪影闪动里，那个青年人对她狰狞着，一股气血往外一冲，使得她晕死过去。

一阵异样的痛苦刺激着她又清醒过来，等她发觉不对的时候，在她身上已压着一个清瘦的老人，立时，她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了。那个清瘦的老人喘息数声，颤抖的道：“姑娘，我们两个都被害了……”施韵珠想不到自己在寻死之前而遭受了如此大的侮辱，她惊得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寒悚的把那个老人推了下来，颤声的道：“你……”那个清瘦的老人凄凉的道：“你也许不相信……”“呃……”施韵珠目光瞥及地上那片殷红的血渍时，她再也克制不住心里的悲伤，痛苦的轻轻的泣颤着，的确一个美丽的少女贞操被一个不为自己所爱的人占据时，心里那种痛苦绝非一个局外人所能体

会……

在这种情况下，她的情操便被那个老人夺去了，她气愤之下，挥起玉掌给了那老人一掌。

那老人挨了一掌之后，并没有生气，他黯然的道：“你打吧，我自知对不起你……”施韵珠厉喝道：“我想杀了你……”“随你怎么样，我反正也活不了……”

施韵珠气得全身直颤，可是也没有办法，她怨恨的望了那老人一眼，只觉这老人一脸正派，不似那种邪恶之辈，但无论如何，她也没有办法轻饶了他。

她正要施出毒手对付那个老人的时候，只听一声冷笑发自她身后，她急忙找回衣服遮住身体，只见在莲花池见到的那个青年人冷笑的站在这石洞外面。

那个老人满脸杀气的对那青年人大吼道：“逆徒，你做得好事……”这个青年人冷笑道：“老东西，你还有脸活着，这么大年纪还去玩弄一个少女，我有你这样的师父也丢尽脸了……。那个老人已然气怒到了极点，却似有顾虑，他忿忿的对那青年人劈出一掌，满脸痛苦的吼道：“我早知你不存好意，乘我练那‘天音神功’的时候，故意弄个女人来，使我受不了外来的侵扰，而做出了这样大的错事……”

那青年人身形轻轻一闪，避过一掌狞笑的道：“老东西，不要逞能了，我要是你早就自杀了，你对得起‘玉笛门’列代老祖师么……嘿嘿，老杀才，我在你手里受够气了……”

“呃……”那老人痛苦的一声大吼，张口吐出一口鲜血，他狠狠的瞪了那青年人一眼，脸上泛起阵阵的抽搐，大喝道：“畜牲，畜牲！”

身形忽然暴起，一颤往洞外壁口撞去，只见血汁四溅，鲜血染红壁口，一个身子在地上一颤，顿时死了。可是他的双目却睁的太大好象死不瞑目。青年人嘿嘿一笑道：“你一日不死，我一日不能脱出这个鸟笼，现在没有一个人来约束我了，天下将是我玉面笛旨一人的……”

施韵珠从对方的谈话里已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她乘那青年人和其师对话之时，已穿好衣服，轻轻一理那散乱的发丝，指着青年人叱道：“原来是你……”

她浑身气得直颤，轻叱一声，抬起手掌往那青年人胸前削去，掌风如刀，在空中如刀，在空中幻化成一道掌弧，斜斜的劈了过去。

青年人身形轻轻一闪便自让过，道：“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了你，我只是念你替我完成了这件事，饶你一命而已……”

说着，他嘿嘿一笑，逍遥的离去了，施韵珠气得泪珠串串流下，她正要和这狂徒一拚之时，忽然瞥见那个已死去的老人身子动了动，不多时，那老人深长的吸了口气，双目也开始缓缓转动。

施韵珠见他头上鲜血直流，尚未断气，不禁吓得倒退了两步，她恨得眸中闪过一丝凶光，怒叱道：“你还没有死……”那人喘息数声道：“我不能死，我要把事情交待给你，那逆徒已得了我的真传，将没有人能制服了他，他的‘落鼎笛声’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天下仅有我的‘灭音神功’才能克住他冠于天下的笛技，他深惧我那‘灭音神功’练成处处都想害死我，姑娘，不管你怎样恨我，请你替我清理这个逆徒，必须拿下他的头髓到这里，我知道你真元已破，无法练就‘灭音神功’但你不要灭心，在大漠边缘有一

个‘落魄宫’你去找那宫主给你一颗固元神丹，便可……”

这老人说到这里，好象再也无抵抗死神的召唤，便身陡的一颤，一缕血丝自嘴角上滔滔的流出，那顶上的血一冒突然死去。但是他手里却紧紧握着一本薄薄的绢册，上面写着“灭音神功秘笈”六个大字。

施韵珠恨得把那老人身子往外一踢，方始泄出心头的恨意，一个人伤心的在洞里流泪，直等千毒朗君寻了过来，才停止了咽哽……（由于情节关系，笔者不得略略揭示一番）

石砥中恍如在听神话似的被这个惨酷的事实惊愕了，他希虚世间事情的多变，在那深邃的眸子里闪一片泪影，含着一种愧疚的凄凉的神色……他深深的长叹了口气道：“韵珠，我害了你……”

当他知道这件不幸的事情发生的那么突然时，他不禁被这不幸的事情所震住了，这心底里荡起一阵激动的难过，施韵珠对他那深厚的情意，委身相许的种种情景，一一闪过他的脑海，在那片闪过的影象里，他知道自己欠这个女孩子太多了……

他自觉罪孽深重，不该这样毁了一个女孩子的终生，深藏在心灵上的那股幻灭的感情不觉得暗自流涌出来，那是一种愧疚赎罪的感情，含有过多的嫌意……

施韵珠羞涩的娓娓道出了这件深藏在心底的隐密时，不禁触动了那久未愈的剑痕，她忽然低泣，晶莹的泪珠挂满了双颊，在那双凄迷的眸子里，透出种种梦幻的泪影，她只觉此生将永远活在孤独的幽谷里，再也没有人会勾起她那纯洁情感，唯一值得她去怀念的便是这个青年人，她伤心的泣颤着，脑海中飞快的涌起一个意念，忖道：“在我心里只有悲惨的回忆，我这一生注定孤独度过残余生命，这个世间已没有值得我留恋的地方……砥中，砥中，我的爱人，你将不会晓得我是怎么活着……”

她轻扶着脸上的泪渍，略略清理飘拂在额前那两处拂乱的发丝，寒悚的凝望着石砥中，颤声的道：“砥中，这不能怪你，是我的命苦……”

石砥中心里一颤，他觉得那黑亮澄亮情浮现着泪水的眸子里，射出出来的视线是那样温和，那样凄迷悲凉，他同时也可看到她脸上的痛苦哀伤，以及浮现于嘴上的幽怨的愁煞……他激动的伸出手去，轻轻的握了她晶莹如玉，皎白如雪的手，他感到对方在轻轻的颤抖着，顿时，一股温暖的热流传进她的手里，她觉得有一丝眷恋在心底里荡起，但那仅是短暂的片刻，冷寒的冬天并没有过去……

他紧紧的握住了她的手，道：“韵珠，我真后悔……”施韵珠羞涩的低下头去，一股从未有过的异样的感觉自她心底漾起，那弧形的樱唇颤动了几下，但是她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代替的是一阵悲伤的泪水……

“嘿……”千毒郎君低嘿一声，他那浓浓的眉宇间刹时罩满了一股煞意，只见他目中碧绿的寒光一涌，冷笑道：“石砥中，仅仅后悔就算了么？”他深爱施韵珠有若自己的儿女，施韵珠失身受辱，他始终认为是石砥中一手造成的过错，石砥中绝情的拒婚，施韵珠伤心的寻死，这些尚未减灭的景象历历闪现在他的眼前，一股深藏恨意，不禁溜泄在石砥中的心上。

石砥中悲怆的一叹，正色的道：“我会负起一切的责任……”他自己也不知那来的一股行动，只觉自己对不起她那浑厚的情意，虽然萍萍的影子时时都会在他脑海中出现，可是此刻却被对方目中漾起的柔情全部溶化了……在他冷寒的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悄惘的爱情……施韵珠自觉此生幸福已经减消

在冷寒的冬日里，骤闻此言恍如置身于梦境之中，她楞楞的望着石砥中脸上，一股异样的激动使得她目中的泪水簌簌抖落，随即那股激动的情意被冷寒的夜风吹散，她凄然的一笑道：“我已是残花败柳之身，不值得你这样牺牲……”

石砥中激动的道：“不，我会把你看得更神圣，我觉得你在我心中更重要了，一个真正懂得爱情的人是不会过分计较那些虚伪的欲套……你会懂得我的意思……”施韵珠摇摇头颤声的道：“我的生命就象燃起的蜡烛一样，不断的燃烧着心蕊，也不不断的流着烛泪，直等那毁灭的一天来临了，我的泪干涸了，我也化成灰了……”有人说迟来的爱情是幸福的，但在施韵珠说来那无异是一种更大的痛苦，她没有勇气再接受一次感情上的变化，她深知自己没有资格再去爱这个初恋的爱人，在对方的眼里她变得太软弱了，这样做，她也许是对的。

石砥中默默的道：“你今后的岁月会寂寞的，永远和我一样……”

在时光默默进行间，他的脑海又浮出种种感情的遭遇，他是一个寂寞的人，了解寂寞时那种痛苦，两人默默的对望着，不知不觉中流下了眼泪，俱是断肠人，同样想思一般泪，同样愁肠一般恨。

施韵珠撩起罗衫轻轻的拭着眼角的泪水，避开对方那深情的目光，她幽悲的叹了口气，悲凉的道：“我为什么会生在今天，完全是为了报仇，我要练就‘灭音神功’亲手把那玉面笛音杀了，然后我再了此残生，只是这次远过‘落魂宫’是否能求得那固元神丹……”

石砥中深知一个悲伤的人的心情，这事由他而起，他只觉得全身血脉沸腾，一股行动使他恨得目光一闪，杀气盈眉的道：“这事不要你说我也不能让这等逆师害人的东西留在世间，韵珠，你忘了这件事吧，我石砥中纵是血溅‘落魂宫’也要使你达成心愿……”

施韵珠颤声的一笑道：“够了，够了，在我这一生中已有足够的回忆……”在那紧抿的嘴角弧线上忽然绽现了一丝笑容，有如春日沐浴，只是太过凄凉，三人默默的相对着，各有各的心事，在这浩浩的月光底下，谁也不愿打破这夜的静谧。

牧人才奏起了胡茄，茄声缕缕的飘来，只是他们已没有心情去欣赏，因为另一件事占据了他们的心……

但在这时却有一阵驼铃声传来，那是一个孤独的骑士，落赏的向着这边移动。

穹空里布满着凄清的寒星，浩白银辉洒落下来，斜斜的投落在那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上……。驼影，孤客，清铃，残月。那个驾驭着峰驼的独骑士，在冷淡的星光闪耀下，缓缓的向这边移动，沉重的足蹄，溅起的沙雾，朦胧的沙幕翻卷着象条长灯……

一个落寞的骑士恍如在单峰驼上睡着了，只见他帽沿压得低低的，遮去了脸上轮廓，仅从那露在外面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冷寒的笑意……，单峰驼缓缓驰至施韵珠的身前，戛然的刹住了身势，那孤独的骑士把大风帽向上一抬，露出一双冷峻的目光，在她身上轻轻一瞥，冷冷的道：“你知道我找你多久了么？”他虽然在极力缓和着自己的语声，仍掩遮不了那冷拚的语音，施韵珠只觉通体一颤，恍如有一道狂风在她心底拂过，她寒悚的向那青年人一望，不觉吓得她神色大变。

她身子摇摇颤颤，眸子里立时涌现出一股忿恨的神光，她和这个青年人似乎有着海洋般的大仇，在那双眉间刹时布上了一层杀气。

她冷叱道：“你找我做什么？”那青年毫不为她的神色所动，他冷漠至极的朝四周略略一扫，在那薄薄的嘴角上露出一丝冷酷的笑意，冷笑道：“我找你一定要有事么？”施韵珠一怔，竟愣愣的不知说什么？“嘿……”

千毒郎君身形如电般的跃了起来，他低嘿一声，向那青年人身前斜跨二步，目中碧光一闪，泛射出一股冷寒的绿光，他嘿嘿一笑道：“小子，你是什么东西。”那青年人双眉紧紧一蹙，在那冷漠的神情里显露出一种极不屑的神色，他朝千毒郎君斜睨了一眼，不屑的大笑道：“你是什么东西？”“嘿……”千毒郎君脸色一变，大喝道：“你找死！”

十二

他向来非常的自负，在当今武林中算是一个顶尖的人物，何曾被一个青年人这样的侮辱过，顿时一股怒气涌上心头，气得绿袍隆隆的鼓了起来。

他大喝一声，绿影闪动里，千毒郎君身形笔直的射了过来，只见他大手一扬，一股威裂金石的狂风急劈而下，那青年人身形一闪，冷笑道：“你这个老毒物，不给你一点厉害，你……”那旋劲的掌风已掩去了他的语声，这个手腕在那掌风扑面的一瞬间，突然朝外一翻，掌刃斜跃五寸，电快的劈了过来，“嘭……”

空中闪出一声沉重的大响，千毒郎君身形一浮动，连着倒退了几大步，他脸色一片铁青，在倒退中双足深陷沙泥之中，没及足踝。而那年青人仅是身形略略一晃，宛如峙立的山狱稳立当地，没有动得丝毫，他脸上笑意盎然，舒展的浓眉倏地一扬，嘿嘿一笑道：“嘿……”千毒郎君气得几乎要吐血来，目中绿光一寒，一股煞意浓浓的罩满了脸上，他怒吼一声，轮起手掌在空中划起一道掌弧，快捷的拍了出来，青年人冷冷的一笑，在闪动的掌影里，穿射跃过，单臂挥动斜斜推出一掌，把千毒郎君，又震退了数步。

石砥中对这遍野黄沙里，连着出现这么多的高手，不仅来人功力奇高，而且又是这样的年轻，心里顿时有着无限的感慨，他见这青年人出手，都是博大精深奥，逼得千毒郎君闪避急退，不禁暗中大吃一惊，在电光石火间忖道：“他的内力好强……”

这个意念在他脑海之中一闪而逝，他急忙收回目光向施韵珠斜睨了一眼，想问问这个功力奇高的少年是谁？当他目光才瞥及施韵珠的脸上，在她眸中及脸上所浮现出来的煞气，好象是一个凶残暴戾的魔头一样令人恐怖，这种从未有过的神情，剧烈的震荡着石砥中的心弦，使他诧异得不知是怎么回事。

他缓缓的移至施韵珠的身边，轻声道：“韵珠，你怎么啦？”施韵珠目光紧紧逼射在那个冷漠的青年人的身上，虽然她和石砥中尚隔了二步多远，石砥中已自感到她的身躯在剧烈的颤动，望着动手的两人，颤悚的自语道：“我要报仇，这个可恨的东西，我决不假手于人……”

石砥中见她那种忿怒凄凉的神情，心里突然荡起一阵寒索的意味，她好象完全陷于一种深深的痛苦里，根本没有听见石砥中的话声，他深知一个人在悲伤的境遇里那种凄凉感觉，不觉得不敢再出声惊动她。

清莹的泪水自她脸上滚落下来，被那冷寒的夜风拂过，有种冰凉的感觉，施韵珠突然仰天一声大喝，道：“我要杀死他，我要杀死他……”她好象神智已经被外来的影响所干扰，陷于非常痛苦的境界里，她狂乱一阵怒吼，身形突然的拔了起来，向那正在搏斗的两人扑出。

“韵珠，韵珠！”石砥中神情一变，急忙伸出一手在他的身形甫落的刹那那里抓住了她的手臂，他焦急的道：“你这是干什么？”

在这天人一线之间，施韵珠胸中被烈火样的仇恨之火燃烧着，那股怒恨经过这阵冲动之后，她的神智渐渐冷静下来，可是一阵冲动之后她的心里，只觉空空的整个恍如是空洞的没有一丝智慧。她凄凉的一叹，那一点灵智自空洞中转了回来，她满脸痛苦的倒在石砥中的怀里，颤声的道：“砥中，你知道我是多么的恨他……”一种从未有过的温声感觉从他的怀里传进了她的耳里，她在这双有力的手臂里初次体会出在爱人的怀里那种令她沉醉的快

感，她清晰的听见石砥中心脏跳动的声音，顿时，一股甜蜜而温声的感觉泛过她的心头……

石砥中骤然抱着一个丰满柔软躯体，心里突然漾起了一缕遐思，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一缕清幽的发香丝缕的飘进他的鼻息里，他凝望着怀里的少女，脑海里系着迴荡起数个不同的意念，那留存于心中的片片情丝忽然串成一个极大的情网，几乎吞噬了他。

她轻颤而浓密的睫毛，挺秀而喻动的鼻翅，及那二片薄薄的红唇，都是那么有力的吸引着他，他喘了一口气，那淹没的神智立时从飘渺中回到现实……他缓缓的移开了视线，“他是谁？”施韵珠此刻犹如擎着那幻灭的生命灯花，正抓住这一束快要闪过的微光，她自沉醉中醒了过来，幽伤的叹了口气，凄凉的道：“他是玉面圣……笛。”顿时，一股愤怒的烈焰自石砥中的心底荡漾而起，代替的是满腔的杀意塞满了他的心胸，那一缕情思立时被冲淡不少，飞快的消逝于无影无踪。“嘭……。”地一声巨响，沙尘弥漫，中空迴音不绝，那沉重的掌击之声，震得各人耳中嗡嗡直响。千毒郎君步履踉跄，连着倒退二大步，一缕血丝自嘴角汨汨流出，只气得他发丝根根竖立起来，在那双碧绿的目光中射出出来的凶光，似要生吞了对方似的。

他大吼一声，道：“小子，我们不死不休……。”说着，那蓄满功力的双掌斜斜的举立在胸前，绕着这个令他骇颤的年轻人不停的游走，这时双方纯以内力相拼，各自准备待机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

那青年人已收敛起刚才那极狂傲的态度，他神色凝重的注视着对方的行动，他冷冷的笑道：“老毒物，你刚才连施三种毒功都没有毒死我，看来你那千毒郎君之名该换换了……。”原来刚才千毒郎君和他动手之时，在受伤的情形势下，他已经施出二种极为厉害的毒技，但对方似乎也是个玩毒的行家，竟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这青年人冷酷的嘲笑激起千毒郎君无边的杀意，他虽然气得有些忍受不住，但这时是生命之搏，不可轻易，使沉凝的血浮动，他收敛起心神，压制住几乎要暴发出来的怒火，冷冷的望着对方，这青年人，嘿嘿一笑道：“你怎么不说话，敢情变成了哑巴……。”“嘿……。”千毒郎君闪身劈出一掌，只见轻风激荡，咻咻的掌风好象在撕裂静谧的夜空般的劈了过来。那青年人身形一侧，身躯迅速无比的移了过去。

石砥中这时被一股怒火冲激的他满脸杀意，他轻轻把怀里的施韵珠推开来，目光在玉面笛圣的脸上一瞧，冷哼一声，道：“阁下给我过来？”当石砥中想到一个美丽的少女毁在这个年轻人的手里时，心中的恨意陡地涌出来，他冷煞的注视着玉面笛圣，在那薄薄的嘴角上逐渐绽出一丝冷酷的笑意。

玉面笛圣神情一怔，疾快的舍去千毒郎君退了二步，他侧首看了看石砥中，冷冷的哼了一声。“你是对谁讲话，怎么这样没有礼貌。”石砥中身形一动，斜跃跨了过去，冷冷的道：“对于你这种人根本不需要客气。”玉面笛圣冷冷地笑道：“对于没有礼貌的人我可以不理睬……。”说着，他身子幻化的一闪，在电光石人间溜到施韵珠的身前，伸出一手，道：“拿出来！”

施韵珠突见这个心肠至毒的青年人向自己身前欺来，登时有一股杀气涌上心胸，她斜斜劈出一掌，叱道：“你找死！”玉面笛圣在对方抢挥出的刹那那里，冷笑一声，突然伸手向那劈来的手掌抓去，施韵珠只觉腕一麻，全身劲道顿失，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玉面笛圣冷笑道：“识相点，赶快拿出那本‘灭音神功’秘笈……。”施韵珠脸色骤变，颤道：“你原来是那个……。”玉面笛圣喋喋一笑道：“当然，

那秘芘关系我一生至巨，我自然要追回来，想不到老东西临死时还留了一手……哼……”

石砥中和千毒郎君骤见施韵珠落在他手里，两人同时一惊，双双晃身扑了过来，石砥中身形甫落，冷冷的道：“阁下最好放了她……”玉面笛圣斜睨了他一眼，怒叱道：“你滚，这里没有你的事……”语音未逝，他突然觉得有一股寒冷的光射进了自己的心里，这双无情的目光使他全身一颤，竟有一种骇颤的感觉，他诧异的望了石砥中一眼，脸上那丝狂态陡地敛收了不少。

石砥中冷哼一声道：“冲着你这句话，将注定你的命运，你得知道谁是命运的主宰者……”“哼……”

玉面笛圣甫出江湖还没有遇上过真正的对手，他见石砥中那种冷恍漠然的样子，登时有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只见他双眉紧紧一皱，寒着脸道：“这么说来，阁下是个有头脸的人物了，？”石砥中冷笑道：“可以这么说，迴天剑客石砥中便是在下……”。玉面笛圣闻言一惊，没料到眼前这个冷漠的青年人便是那震慑天下的一代高手迴天剑客，他神情略略一变，嘿嘿一笑道：“这太好了！”语声一顿，阴沉的又道：“我正想找你，想不到我甫进大漠，就遇上了，石砥中，你可是当真进了传闻中的大漠鹏城……”。迴天剑客石砥中的心中一震，冷冷的道：“这与阁下有什么关系？”玉面笛圣变色道：“当然有关系，你若是鹏城之主，必晓得那鹏城的通路告诉在下……”

“你在做梦——”千毒郎君在旁边听了，不屑的清叱了一声，玉面笛圣怨毒的望了他一眼，低嘿一声，怒声的喝道：“你滚开，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说着，斗然斜掌劈了过去！“呃——”这一掌出得太过快速，连石砥中都没有看清他是如何发出的，千毒郎君在猝不及防之下，低呃了一声，竟被那威烈的掌风劈得连着翻出数尺之外。哇地一声，一道血箭自千毒郎君嘴里洒出，他痛苦的在地上爬了起来，在那铁青的脸上，泛起阵阵的痛苦，怒吼一声向玉面笛圣身前扑了过来。

石砥中晃身向前一挡，道：“毒君，你等一下！”千毒郎君愣了愣，忿忿的退了下去，石砥中目中寒光一涌，将视线投落在玉面笛圣身上，在那冷漠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笑意，他深吸了口气，道：“你认为武力可解决一切的事情么？”玉面笛圣冷冷地道：“当然，最少在江湖上如此……”石砥中气得仰天一声大笑，怒喝道：“你真是不可宽恕的小子……”他身形如电射起，真气一促，右掌一拍而出，一蓬蓬的劲气，直往玉面笛圣的胸上击去，玉面笛圣见一蓬气劲向自己的前胸推来，他神色一变，身子急急一跃，但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又不愿意轻易放了施韵珠，暗自咬了一咬牙，提起全身真力，迎着那蓬蓬蒙蒙的气劲劈出，“嘭——”玉面笛圣的掌力与对方的掌劲一触之下，心头顿时一震，紧接着那层层气势汹汹而来，好似永不遏止似的。他狂叫一声，竟忙松了施韵珠，身躯捷乐的飘退五六步，这时他心摇胆落，不禁打了个寒噤，他神情惨然，冷哼一声道：“你果然不错！”就在他语音甫落的刹那，他突然吼一声，整个身子带着一股无匹的劲道汹的向迴天剑客石砥中压过来。石砥中虎唇紧抿，冷哼一声，左手飞快的往前一推，一股炙人的热浪，似是在空气中燃烧起来的烈火似的，轰轰地迎向玉面笛圣的无涛掌劲。

“嘭！”地一声震耳巨响，震荡了整个夜空，气旋劲激，翻起了地下的沙泥，瞬息溅满了整个空中，在沙幕弥漫之中，但见双方各自一退，又互扑而上。玉面笛圣大喝一声，向前连踏数步，右手一掌拍出，这一掌是集平生

之功力所聚，但见掌心一片乌光，泛射出来的乌气竟然生辉。哪知他刚掌力击出，使碰到石砥中击来的“断银手”神功，双方劲力一触，顿时犹如热汤泼雪，玉面笛圣的寒煞气劲，竟然消逝无存。

他这时欲退不能，只得集全身功力硬拼下去，两股掌力一撞，他的身子如受大力一击，好似脱了线的纸鸢似的，倒飞出去，玉面笛圣在空中连翻数个跟斗，方始脱开那汹涌的掌劲，落在地上。

他暗运功力，发觉自己内腑没有受伤，正在庆幸之际，一眼瞥见石砥中又伸出一掌，整个脸布满了无边的杀气，使得他寒悚的一颤。急忙间，他滑步撤招，“呛”地一响，在他手中多了一双墨绿色的玉笛，两眼紧紧盯着即将发掌劈出的石砥中身上。突然，施韵珠颤声的道：“砥中！你不要杀了他……”玉面笛圣怒吼道：“贱妇，你认为他能杀得了我么？”石砥中闻声缓缓的回过头来，斜睨了两眼睁得大大的，惊恐地望着自己的施韵珠，他吁了一口气，道：“为什么？”

说着，他右掌已缓缓的放了下来，而那高高鼓起的衣袍，此时也恢复了原状，好象没有发生这事一般，施韵珠怨恨的怒视了玉面笛圣一眼，道：“这个可恨的贼子，我得亲手杀了他……”

“嘿嘿！”玉面笛圣气得一阵嘿嘿冷笑，他见自己连斗迴天剑客石砥中并没有落败的迹象，不觉忿发狂傲起身，笑声倏敛，在那冷酷的嘴角上忽然现出一丝诡异之色，他双目寒光一涌，叱道：“贱妇，你说什么？”石砥中冷冷的道：“她说亲手杀了你，阁下如果害怕不妨马上自尽或者你能留个全尸……”“气死我了！”玉面笛圣想不到今夜在这里连遭如此的侮辱，他气得怪吼一声，把手中墨绿色的玉笛一扬，喝道：“石砥中，你可敢听我一曲‘天魔引’？”石砥中这时虽然恨膺填胸，极想杀了这个灭绝人性，逆师轻兆的少年，由于凝于施韵珠和他的恩仇，石砥中只得强自压制住那股忿恨的怒火，他望着那双玉笛，冷冷的道：“你认为这双破笛子，便能打遍天下……？”玉面笛圣冷冷一笑，没有说话，盘膝坐在沙地上，轻轻将那玉笛撮在嘴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施韵珠深知玉面笛圣的笛技冠绝天下，他领略过这要命笛子的厉害，骤见石砥中要以本身的修为和这倾绝天下的笛子相抗，不禁急得花容失色，全身连颤，她寒悚的抬起眼来，颤声的道：“石砥中，你不要上他的当……”石砥中朗朗的一声大笑道：“你快退出十里之外……”铿锵的语声缕缕的飘出数里之外，静静的晴空骤地罩上了无边的杀气，施韵珠幽怨的一叹，她摇摇头道：“不，我要陪你……”石砥中正色的说：“韵珠，你再不走我要生气了！”施韵珠骤见他那种令人畏惧的神色，不禁吓得一愣，她深知一个倔强的人的性格是不容许自己朋友去共赴一次死的约会，她眼中噙着眼泪，深情瞥了石砥中一眼，和千毒郎君踏着沉重的步子往外行去。一缕笛音破空而出，回荡在深黑的漠野中，丝丝缕缕的笛声，似要穿破人心似的，威烈金石的响着……施韵珠虽然已退出十里之外，依然清晰的听见那令人心悸骇颤的笛声，强烈的刺激着她的心神，刹时，使她又沉缅于那无涯的往事里，在她眼前幻化出来的景象，都是那么令她心碎……千毒郎君因为受不了这阵笛音的催激，急忙盘膝坐在地上，运起本门内功心法，和那铿锵撩人心志的笛声抗拒着，在他脸上滚出了颗颗豆大的汗珠，他悲痛的一声大吼，心里心血澎湃的往外翻涌着，哇地喷出一道血雨……施韵珠只觉心神一颤，立时被千毒郎君那声大吼震醒了过来，她神智一清，不觉颤道：“大爷，大爷……”

千毒郎君深长的叹了口气道：“好厉害的笛声，我们退出十里以外尚且抗拒不了这杀人无形的笛声，石砥中若非功力通神，此刻恐怕非死即伤……”施韵珠寒悚的朝远方一望，只见冷清的月光底下，有道激涌的沙幕向四处翻掩着，在这朦朦的尘沙里，她只觉得自己那颗跳跃的心神已经飞到了正在互相敌对的石砥中身旁，那细细如丝的笛音忽然消逝的没有一丝声音，颤声的道：“大爷，我们过去……”千毒郎君摇摇头道：“不行，玉面笛圣此时正在施展‘无相神音’我们纵是去了也干事无补，说不定你我都得死在当场……”施韵珠凄凉的道：“要死我也要和他死在当场……”虽然她的心已经片的碎了，可是那种藏于心底的爱却没有丝毫变迁，她悲怆的一声大笑，拼命的向前奔去，在奔驰的沙影中，她的心神完全陷入沉痛的回忆里……

只听她颤声的吼道：“吾爱，你不能死……”千毒郎君骤见施韵珠疯狂的奔去，心里顿时急得一阵难过，他自地上斜跃而起，大声的道：“韵珠，大爷的命也交给你了！”这个身负重伤的老人忘记了身口的伤势，他爱韵珠犹如自己的生命，为了她，他愿陪伴着她死……

一切都静止了，连翻卷的沙尘也恢复了静止，石砥中和玉面笛圣静静的坐在地上，两人互相对峙着，皆低垂着双目，不动的坐在那里，施韵珠跑上前去，颤抖着声音，道：“砥中，砥中……”

石砥中深深的吸了口气，在那冷漠的脸上有着湿濡泪痕，他无力的睁开了双目，低低的道：“我很好……”玉面笛圣自地上站了起来，他面如死灰，气道：“你果然接得我一曲‘天魔引’石砥中，我会把你撕成片片，总有那么一天……”说着便跃上了马驼背如飞驰去，石砥中苦涩的笑了笑望着他的背影道：“我会等着你……”语音未逝，那激荡的气血忽然一涌，他神色一变，哇地吐出一口鲜血，他苦痛的紧紧抚着胸前，道：“我竟抗拒不了那一曲‘天魔引’……”施韵珠道：“石砥中，你……”石砥中苦笑道：“我不要紧，你不要担心，走吧，我们还要去‘落魂宫’取丹呢……”夜轻轻溜走了，东方又露出了一片白色……

白云悠悠，苍空清朗，轻风拂过后，那遍野的覆沙卷起了一道淡淡的薄雾，恍如是晨间的云雾茫茫的一片……。在大漠的边缘上，那遍地金黄色的漠野，一望无垠，这时远处突然响起一片铜铃声，朝着这神秘之地飘来……。

唐山客抬头远眺，欢呼道：“看，那就是大漠……。”东方萍忧悒的嗯了一声，幽怨的望着那遍野黄沙的大地，她黛眉紧锁，有一片淡淡的愁云罩满了脸上，在那深邃的眼里隐隐有一野泪影泛出。

唐山客望着她那没有一丝笑意的脸靥上，心里突然泛起一阵妒恨，他痛苦的哼了一声，忖道：“唉！我虽然得了她的人，却始终得不到她的心，这次我领她进入大漠，她好象更加忧悒了，这是为什么？难道石砥中真值得萍萍这样死心塌地的去爱他……”

他忖念未逝，心里那烈火犹如一道激浪似的敲破了他的心底，他忿恨的扬起了拳头，在空中捣了一拳，方始发泄出心里那股炽郁的闷气，东方萍诧异的望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你干什么？”唐山客一惊，慌乱的道：“没什么……”不可否认，唐山客在深深的爱萍萍，他虽然有着无限的怒火，却不敢在东方萍面前表现出来，在她的面前，他显得是那么懦弱，那初来大漠时的勇气与雄心，在这一瞬间通通消逝无形。

东方萍轻轻的叹了口气，幽幽的道：“你来大漠真正的目的是干什么？”唐山客一呆，嚅嚅地道：“这！萍萍，大娘不是交待明白么，这次远进大漠，

主要的是要在这里寻找师叔……。”“哼——”东方萍没有表情的轻哼一声道：“你不要骗我，这次你坚持要来这里，还不是想向石砥中报仇，你以为当着我的面击败石砥中便能得到我的爱情么，告诉你，这一着你错了，东方萍的心只有一个，你永远也占据不了我心中的地位……”

这阵冷涩的语声犹如一柄锐利的长剑刺向唐山客的自尊心，他自信在任何方面都不比石砥中差，可是在她的妻子眼里，他处处不如石砥中，他曾试着让东方萍接受自己的爱情，但是他失败了，不管他如何的去讨好她，她始终冰冷冷的没有一丝情意，记得结婚那天开始，东方萍就失去了那往昔的笑容，她从不关心他的冷暖，也不关心他的爱……。唐山客痛苦的道：“萍萍，我知道你不爱我，不管你待我如何，我爱你的心永远不变，直到天荒地老……萍萍，我求你不要这样对我……”

东方萍惊愕斜睨了他一眼，他的心慌如受了针戮一样，那幻来的影子，清晰的显现在她的眼前，她眸子里闪动着湿濡的泪影，刹时沉缅于无边的回忆里……石砥中的影子在她的脑海中不停的幌动着，每当她在凄清的夜晚，她独坐在那摇曳的灯影下，便会让那缕幽思轻灵的溜进自己心底，让回忆淹灭了痛苦……。她轻轻叹了口气，道：“你要我怎样对你？”唐山客凄凄的道：“我不敢过份要求，只希望你能稍稍给我一点做妻子的温暖，让我享受一下家庭的乐趣，这就足够了……”

东方萍冷冷地道：“这个办不到，我爱的不是你，没有办法把我的爱给予一个自己所不爱的人，你得到的仅是一个躯体，我的灵魂永远都系在石砥中的身上……。”唐山客气得大吼一声道：“我非杀了石砥中不可……。”东方萍冷笑道：“你只会这样做，我早知你有这一着……”唐山客失望的叹了口气，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婚姻是这样的凄惨，那美丽的梦境犹如燃烧的灰烬散逝在茫茫的天空里，他手里所抓到的仅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

他悲痛的呃了一声，那生命的灯花仅仅在空中轻闪了一丝余光而已，他晓得自己将永远活在孤独的岁月里，虽然他妻子，但那不是属于他的，他仅获得一个躯体……。他悲怆的道：“萍萍，你给我的仅有这些？……”东方萍见他目光里那种绝望的神色，心里突然涌起一种难过，她没有说话，只是幽怨的哼了一声，她不致再勾起心中沉痛的回忆，策着健骑如飞的向前驰去！

她只想尽快的进入大漠，让自己死于这片大沙漠里，虽然唐山客在后面不停的呼唤着，她都装着没有听见一样，任那匹健骑驮着她奔驰……唐山客急得大叫道：“萍萍，你等一下，我们还要换骆驼……”东方萍深知马匹是不能在大漠里长途跋涉，她对自己的生命已没有多大的留恋，在她那枯萎的心湖里，空虚得没有一丝涟漪，剩余的是那些无涯的惆怅，她黯然神伤的凄凉一叹，脑海中在电光火石之间涌起一个意念，疾快的忖道：“但愿我能就此死去，了却一切的烦恼……”这个意念在她脑海之中一闪而逝，当她自幽思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在她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四个彪形大汉，一字排开，挡在她的身前，作势要扑上前来。

她神一变，喝道：“让开，你们是哪里来的……。”这四个身背长剑的汉子俱冷笑一声，各晃身形抓向正在奔驰的健骑身上，那威猛的黑马骤见数条人影斜扑而来，不禁低嘶一声，倏地刹住了身势。

“你们要干什么？”唐山客随后追了过来，身形在空中一拧，自那奔驰的马背上斜斜跃了过来，他双目凶光一涌，对着那四个各居一隅的汉子，怒

喝道：“哪个叫你们拦她的？……”凝立于左侧的那个浓眉环眼的汉子，目光在唐山客的脸上略略一扫，满脸都是不屑的样子，他嘿嘿一笑道：“朋友，你走吧，这个女子我要留下了！”唐山客怒喝一声道：“胡说，你知道她是谁？”那汉子冷哼一声道：“他是东方萍，我们打听的很清楚，阁下如果若再不知趣，只有自取其辱了……”唐山客和东方萍都是一愣，没有料到这些人竟然已知道她是东方萍了，这些人出现的太过于突然，为何要留下东方萍，这个问题同时回荡在两人的脑海里？东方萍飘身落在地上，双眉一皱道：“你怎么知道我是东方萍？”那汉子嘿嘿一笑道：“姑娘名满天下，谁不知道是迴天剑客石砥中的爱人，我等只是奉命行事，请东方姑娘移玉敝派……”这句话当着唐山客面前说出来，无疑刺伤了他的心，他气得大吼一声，对着那汉子劈出一掌，喝道：“胡说，你敢侮辱我的妻子……”

“砰——”地一声巨响，那汉子居然没有躲避，硬接了这沉重的一掌，他低呃了一声，在地上连着翻了几个跟斗，嘴里鲜血一涌，连着喷出数口，从地上慢慢的爬了起来，怨毒的望了唐山客一眼。

凝立于地上的三个大汉骤见自己人受了如此惨重的伤势，登时怒喝一声，纷纷拔出了兵刃向唐山客扑来。“住手——”这声大喝恍如平地激雷似的响了起来，喝声甫落，一个英俊的少年踏着细碎的脚步，向这里缓缓的走了过来，在那弯弯的嘴角上隐隐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东方萍骤见罗戟出现这里，心神突然一颤，她轻轻拂理着额前散乱的二绺发丝，问道：“罗副首领，有什么事？……”罗戟神情占异，苦笑道：“敝首领想和东方姑娘谈一谈，请随在下前去一会如何？……”唐山客没好气的道：“你们首领是什么东西，也配我们去见他……？”罗戟神色一变，冷漠的斜睨了一眼他，道：“这位是谁？这么没有礼貌。……他身为海神旅的副首领，从没有一个人敢如此当面的看不起他的首领，罗戟目中神光逼射，在那冷漠的脸上立时泛现出浓浓的杀意。

唐山客见这少年比自己还要狂傲几分，心里顿时有一股怒火急待倾泄出来，他此时正因得不到东方萍的爱而有满腹的委屈，骤见罗戟那种淡淡的的样子，不禁冷哼一声，怒喝道：“小子，你找死！”一道剑光自他手中震颤而起，这一剑快得令人看不出他是如何出手的，只觉剑光一闪，已劈向罗戟的身上。罗戟暗中一骇，吓得连着退了几步，唐山客一连几剑快攻，竟然使他没有回手的机会，他气得长笑一声，身形掠空飞起“呛”的一声，一道寒光脱鞘而出，刹时，两道冷寒的剑气布满了空中，交织在一起。

东方萍见两人在转瞬间动上手了，她凄凉的一叹，只觉心中空空荡荡的，连仅有的一点思念都不知溜向何处，虽然唐山客是她的丈夫，她却丝毫不关心他的生意，她宁愿活在美丽的回忆里，也不愿去再提那件令她伤心的事，尤其是她的婚姻……

一阵沉重又急促的步履声，传进她的耳中，使她诧异的抬起头来，只见一个面罩黑纱的女子有着一支冷寒的眸子，东方萍和对方的目光一接，心里忽然一颤，竟不知为何会有一股冷寒的凉意，自心底冒了上来……

她心神一颤，疾快的忖道：“这女子是谁？怎么会那么怨毒的看着自己？……”这面罩黑纱的女子领着二十几个身配兵刃的大汉，在东方萍的身前分散开来，重重的把她困在中间。海神旅首领何小缓骤见东方萍凄凉的望着自己，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悲伤，她清晰的记得自己在失去石砥中的时候，不也是这样悲伤的样子么？”

东方萍见她向自己走来，幽幽的道：“你是谁？”何小缓冷冷的道：“你不要问我是谁，石砥中呢？他怎么没有和你在一起……？”冷涩的语音里含有太多的伤感，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红粉佳人，当她提起自己的爱人时候不住眼中含泪，通体竟会泛起一阵轻微的颤抖。

东方萍暗然的低下头去，凄伤的说：“他永远不会和我在一起了……”何小缓心头一震，问道：“为什么？”东方萍悲伤的颤声道：“我已不属于他的了，那个正和罗副首领决斗的人便是我的丈夫……”

“哼——”何小缓冷哼一声，目光漫不经心的斜睨了唐山客一眼，她突然扬起一连串的大笑，在她心里有股积郁的酸意迸发出来，她笑声倏敛，在那清澈的眸子里象雾一样的闪过一丝杀意，她冰冷的哼道：“东方萍，不管你怎么说，我恨你的心永远不变，只要我一日不死，我就能毁灭在他心中的任何一个女孩子……。”

这个红粉佳人只因得不到迴天剑客石砥中的爱，而妒恨所有认识石砥中的女孩子，所以说爱能创造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何小缓因爱生恨，竟要不择手段的报复东方萍的夺情之恨，东方萍凄然的一笑道：“你也那么爱他……”何小缓心里一颤，悲伤的道：“他是一个值得人爱的男人，若不是因为你我相信会得到他……”当她苦涩的说到这里时，心里那股恨意越来越浓，竟使她抑制不了那股冲动，她几次几乎都要出手，但竟然不敢动手。

东方萍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忧悒的眸子更加忧悒了，她是个女人，自然了解一个女人在爱情方面的感受，女人凡事都能忍，就是不能忍容有人夺去她的爱，东方萍只觉心里一酸，两颗泪珠自腮上滚落下来，她颤声的道：“你要怎样？”何小缓冷漠的一笑道：“我要留下你，让石砥中向我乞求，得不到的就该毁了，最后我会杀了你……”

东方萍闻言一愣，料不到何小缓的心肠会这样的恶毒，竟会灭绝人性的如此对付自己，一般怒火自她心底燃烧开来，她忍声的叱道：“你认为这样便能得到石砥中的爱么，告诉你，女人最大的本钱是温柔，你领袖欲太强，不知自己是个女人，在爱情方面，你永远是失败者……”

“嘿——”一声冷嘿声传来，使她的话戛然而止，只见唐山客斜斜劈出一剑，逼得罗戟挥剑在空中颤出数个剑花，带快至极的击出幻化的一剑。

“钉——”两个剑中高手只觉对方这击来之剑，轻灵中透着诡异，快捷中又含着泼辣，两人手臂同时一震，各自飘退数尺，将手中兵刃扑立胸前，待机给予对方一击。

东方萍看得双眉一蹙，道：“山客，你过来！”唐山客在电光石火间，剑刃没挑五寸，一缕剑光破空而出，直往罗戟的胸前穿射而出！

他身形紧接着向前一跃，大喝道：“不行，我非杀了他不行……”罗戟目注那电快劈来的一道剑光，冷哼一声，手腕在这剑气罩体的一发之间，忽然奇快的往外一翻，自对方剑影之中脱空削去，他冷笑一声道：“你以为我会怕休……”双方身形都是快得令人捉摸不定，东方萍骤见唐山客不肯回来，不禁气得冷冷一笑，这一笑，使那对面的海神旅首领看得一呆，只觉她回眸一笑虽然太过凄凉，却发出含着一种妩媚高雅令人心醉的神采，何小缓看得妒恨之念丛生，不禁忖道：“怪不得她和石砥中会有那么伟大的坚贞爱情呢？原来她是那么美，美得连我都觉得心神摇曳，被她的姿色所动……”她冷酷地一笑道：“你的丈夫好象不听你的话……”

“哼——”女人都有一种善妒的天性，不管这个男人爱不爱她，东方萍

虽不觉得怎样，心里却是极为不舒服，她冷哼一声，冷冷的道：“那也未必见得……”语声一转对唐山客叫道：“山客！”

唐山客虽然极欲手死罗戟，这一次他却不敢再赌气下去，身形连闪之下，连着挥出七剑，把罗戟逼得手忙脚乱，几乎伤在他的剑下，唐山客嘿嘿一笑，忙斜点地面，跃回东方萍的身边，畏惧的望着她那生气的脸靥上。

东方萍斜睨着何小媛，冷笑道：“怎么样？”这一着深深地刺伤了何小媛，在她脸上一瞬间连变数种不同的颜色，一股浓浓的煞气盈聚于眉宇之间，只是东方萍无法看见而已。何小媛厉声一笑，大喝道：“我非杀了人不可……”

说着，轻轻的抬起掌来，在掌心之中连击三下，清脆的掌声细碎的传了开来，四周罗列的汉子身形一动，各自拔出了自己的兵刀，向唐山客和东方萍涌来。

罗戟神情一变，道：“首领，我们不能这样做……”何小媛眸中寒光大炽，冷漠的道：“我为什么要生存在这荒凉的大漠里，还不是为了要报复石砥中给予我的痛苦，今天无论如何要拿下那个贱人，我要叫石砥中在我面前低头，哭诉，让天下人都晓得海神旅的厉害，连迴天剑客都败在我的手里……”罗就怀疑的道：“你真能忘了石砥中，恐怕一见着石砥中，人的感情就要崩溃了，而溶化在他的爱情里……”何小媛颤悚的望着罗戟，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终于摆在她的面前，的确，当她真正遇着石砥中的时候，她能狠心的对待她，这恐怕办不到……”

她晓得自己感情实在是太脆弱了，虽然她现在拥有一支庞大的实力，但是她的心里却是空虚的，在大漠里她因是海神旅的领袖而名声日隆，美好盛誉暂时是满足了她的欲望，可是，她青春的美丽时光却无情的消逝……。她眸中突然浮现出一层晶莹的泪水，坚决的道：“我会的，罗戟，他再也没有办法使我动心了……”

罗戟知道一个女人的感情是痛苦的，仙默默的退向一边，手中的长剑忽然斜斜指向空中，目光却冷寒的望着唐山客的脸，唐山客骤见这么多人向这里围了过来，心里不由一急，他并非担心自己的生命，实在是怕东方萍受到微小损伤，他双目寒光一逼，紧紧的和东方萍靠在一起，他惶悚的道：“萍萍，你要小心……”

东方萍冷漠的道：“你尽管出手，手下不必留情……”唐山客欢愉的一笑，道：“萍萍，我们施出‘淬厉寒心’合璧剑法……”东方萍脸色一寒，叱道：“胡说，摩西派的神功岂能轻易施出来，这些东西微不足道，你去冲杀一阵……”唐山客虽然受气，却觉得非常舒服，他勇气倍增，清啸一声，身形如电的飞了起来，冲进人群里，连着伤了七八个汉子。罗戟一见大怒，喝道：“杀了他……”

唐山客身形如飞，连伤数人之后，又回到东方萍身边，两人都是当今顶尖的高手，海神放虽然人多，却奈何不了他俩。问小媛气得颤声道：“你们都走开……”她冷煞的喝退了众人，突然扬起一声银铃似的大笑，朝着东方萍身前走了过来，她笑声一敛，冷冷的道：“东方萍，你可敢和我一斗……”

东方萍凄凉的一笑道：“为了我的爱，我会和你一拼……”何小媛幽幽的道：“好，我们死不罢休……”说着，一掌斜斜的劈了过来。东方萍全身忽地一颤，身子往后一仰，竟然不避不闪的硬接了一掌，她呃了一声颤道：“你该满足了吧……”

何小媛一愣，没有想到东方萍会毫不抵抗的硬接了自己一下重击，唐山

客看得心里大寒，颤声道：“萍萍，你为什么不还手……”东方萍一擦嘴角上的血迹，凄然的道：“我爱石砥中，我要替他承受一切的罪过……”

袅袅的词声刹时传遍了漠野，传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正在大漠里长途跋涉的石砥中，忽然自汗血宝马上翻了下来，他紧抚胸前，痛苦的道：“我的心，你在哪里……”施韵珠惊颤的道：“砥中，你怎么啦……”砥中腾空自地上斜跃而起，道：“快去，萍萍在那里……”

灵犀一点通，东方萍受伤，石砥中心里突然一痛，这些事也许发生太过玄妙，石砥中拼命的奔驰，在那远远的大漠里，他看见东方萍倒在唐山客的怀里，而何小媛和罗戟却冷冷的站在地上，把他俩重重的困了起来。

十三

石砥中经过一阵狂乱的奔驰后，那激动的情绪竟然无法平静下来，在他背后不时传来施韵珠和千毒郎君的叫嚣与跟随的脚步声，但他却置之不顾，仍然向前奔驰……突然，他瞥见唐山客浮现在脸上那种痛苦的表情，使得石砥中神智渐渐清醒了过来，他茫然的刹住了步子，竟没有勇气再向前踏出一步。

在他的激动又痛苦的脸上，呈现出一片从未有过的端庄沉凝，他象在追忆着什么？也象在经历着什么？一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孤怆的望着倒在唐山客怀里的萍萍，在那双深陷而闪亮的眸子里充满了凄凉的痛苦，他嘴唇颤动，有力的声调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他痛苦的抖心自问道：“我能见她么？我能见她么？”那股先前渴望见她的勇气，这时竟象唇间的云雾似的，丝丝缕缕的消逝在心底，他象一叶在惊涛骇浪中载沉载浮的扁舟，痛苦和不安，无情的啃啮着他，永远没有平静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中有一层泪影自眼角渗出……

“让痛苦挤满我心底吧，我不能再涉身在萍萍和唐山客之间，那样会勾起萍萍痛苦的回忆，扰乱了她刚刚平静的心湖……爱！你离得我太远了！”他默默承受着心灵上的折磨与悲伤，在那薄薄弧形的嘴角上泛现出一丝凄凉的笑意袅袅低细的语声萦绕在他自己的耳际，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与悲伤纷至沓来的涌进了他的心湖。仙悲凉的叹了口气，低低的自语道：“走吧，我留在这里做什么？”当他正在踌躇离去之际，施韵珠已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后，她骤见石砥中那种痛苦的神情，不禁幽幽的叹息了一声，颤声的道：“你不要见她么？”石砥中自失神中清醒了过来，道：“这种地方是不适合见面的……”他落寞的一笑，斜睨了施韵珠一眼，她羞红了脸，嘴唇蠕动，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也不知该拿什么话去安慰这个青年人。

突然，罗戟向着石砥中这个方向一指，大声道：“石砥中！”这三十字犹如金石似的响澈了整个大漠，在一刹之间，那些与石砥中有关的人同时向着这一边望着，石砥中恍如一个玉砌的石像，茫然的凝立在那里，他好象是一个孤立的剑客，在那些熟悉的目光聚落在自己身上，在这些晃动的人群里，萍萍，那张清丽的艳俏的脸靥尤其使他动情。东方萍在唐山客的怀里轻轻颤动了一下，娇弱无力的睁开了那半圆的双眸，她痴痴的凝视着悄悄而来的石砥中，一缕幽思自心底泛起，不觉得二滴泪水从眼眶涌出，这个雄伟潇洒的青年给予她的魅力竟是那么大，连自己此刻是什么身份都几乎忘了。

她惊惶的避开石砥中那双犹如利刃的目光，脸色吓得苍白，一股心酸从心底泻涌而出，暗暗地啜泣起来，她想到昔日两人倩影双双，涉山玩水那种情景，不禁更加的悲伤，她羞得几乎想倾刻间死去，可是唐山客那双有力的手臂紧紧的搂住了她……

朦朦的沙影，朦朦的泪水，滚滚流动的热泪和嘴角溢出来血丝交织混合在一起，连她自己都不晓得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只觉浓浓的悲伤无情的罩满了心中，在她心底漾动的情感，使那薄弱的意志竟摇动起来……在那缭绕黯泪的云霞中，她又忆起那段下平凡的梦，那梦里没有清脆的笑声和喧丽的轻歌，只有泪珠的目光和感情的忆跋……唐山客目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他惶恐的道：“萍萍，萍萍……”东方萍只觉全身一颤，从悲伤中清醒过来，她挣脱了唐山客的拥抱，摇摇晃晃的向前走了几步，颤道：“砥中，你怎么

不愿意见我……”石砥中寒悚的避开她那种令人心碎的眸光、一股冲动使他失去了原有的平静，仙身向前一跃，痛苦的道：“萍萍！”简短的字音里透出无限的怆凉，等他身形甫落跃至东方萍的身前，唐山客横移数步，拦身挡住了石砥中的身子，冷煞的问道：“你干什么？她是我的妻子……”石砥中心里骤地一痛，退后了二步，道：“是的，她是你的妻子……”他能说什么？往昔的爱情已是昨日黄花，在他心田里留下仅是无限的惆怅与寂寞，命运注定他将孤老江湖，谁又能和命运的手掌相抗拒呢……

东方萍神色一变，气得铁青着脸，道：“唐山客”你这是干什么？”她骤觉胸前气血向前一涌，身子的掌伤顿时加深了几许，一缕殷红的血液从嘴角上汨汨的流出，俏艳的脸靥上这时呈现着一片苍白，恍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

唐山客回头斜脱了一眼萍萍，心神突然一颤，在那冷煞的双目中闪现出一片柔和之色，他急忙扶着萍萍的手臂，非常体贴的问道：“你千万不要动气，当心伤了身子……”东方萍轻轻地把他的手掌甩开，冷冷的道：“你滚，我不要你来关心……”

唐山客愣了半晌，没有料到自己的爱委会这样无情的叱喝自己，若这是别人，他可能早就发作起来了，可是在东方萍面前，他显得是那么脆弱，居然连稍抵抗的勇气都没有，他尴尬的僵立在地上，讪讪地一笑，道：

“你真要我走？”东方萍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冲动，她幽怨的望着唐山客，在那凄凉的脸上，掠过一层愤怒的颜色，她恍如要杀人似的一声大喝道：“你滚，我永远不要见你……”唐山客凄然得几乎要掉下泪来，他深吸口气，叹道：“表面上得到你了，其实我并没有真正得到你，每当石砥中出现的时候，你都会不顾我而去，也许我俩的结合，是错了，萍萍，你或许会晓得我的痛苦……”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出没有感情的结合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这层悔意象一道余光一闪样的溜过，瞬息被一股愤恨之意塞满了心中，他怨恨的望了石砥中一眼，在嘴角上逐渐浮现出一丝残酷的笑意。“哈哈……”这冷嘲讥讽的笑声犹如一锐利的长剑穿进唐山客的耳际，他冷哼一声，一股从未有过的羞辱在他心底化散开来，他怨毒的望着正在不停发着冷笑的海神旅首领一眼，向她身前大步的走了过去，怒声的道：

“你笑什么？”海神旅首领何小缓笑声一缓，不屑的道：“我笑你这个没骨头的人，自己老婆都看管不住，还枉为一个大男人……”

“你找死——”唐山客实在忍受不住对方这种无情的侮辱，他怒喝一声，蓦地拂起左掌，斜斜劈向何小缓的身上。何小缓轻轻一闪，避过来掌，叱道：“你要顶着绿帽子见人又怪得了谁，自己不敢找迴天剑客争斗，竟找我出气……呸！我看你绿帽子戴定了，天生没有骨气的贱骨头……”石砥中没有料到何小缓会这样阴损的故意拂起他和唐山客的仇恨，他气得神情略变，怒道：“你……”唐山客见何小缓愈说愈不象话，气得他狂吼数声，连着劈出数掌，这时他急怒攻心，那存于脑际的一点灵智已不知溜到何处，但是，何小缓身形一闪便脱出那劈卷而来的拳影之外，唐山客一时根本伤不了她。

何小缓瞥见石砥中那种生气的样子，故意转至他的身前，对追踪而落的唐山客一笑，含有火药味的道：“贱骨头，你别不自量力，人家还不屑理你呢……”

唐山客一声不吭的当头劈出一掌，何小缓又轻灵的闪了开去，但那股浑厚的掌劲却无情的悉数向迴天剑客石砥中的身上涌来，逼得石砥中不得不挥

掌抗拒，“砰——”空中响起一声沉重的巨响，激得地上陷出一个深深的大坑，流射的沙土很快的逸散于天际，并卷起一道薄薄的沙幕。

唐山客身躯一震，连退二步，他正愁没有理由和石砥中作殊死斗，以解决两人在感情上的错综复杂，他冷哼一声，怒吼道：“姓石的，我俩可以解决了……”石砥中深知自己坠入何小缓的圈套之中，他冷冷的看了她一眼，只见她这时也正迷惘的望着自己，在那双含着梦一样的眸子里，连着幻化出几种令人不解的表情，那双好象会说话的瞳眸里，恍如是在说：

“你这个薄情的男人，我恨死你了……”他急忙收回了视线，冷冷的看着唐山客道：“在这种情形下，我不愿和你动手……”唐山客闻言一怔，觉得那低沉的音调含有太多不屑与嘲笑，他象是被作弄了一样的难过，怒吼道：“你不敢……”“山客！”萍萍狂怒的叱喝，含着满眸的泪水向唐山客行来，只见她黛眉深锁，嘴唇苍白，凄凉中有一丝怒气涌出，冷冷的道：“你的气量那么小，人家几句话就值得你拼命么？你不要忘了，名份上我虽是你的妻子，那只限于家里，出来我是一派之主，你还得听我的……”唐山客黯然的低下头去，他不敢和对方那双幽怨凄楚的眸光相直接，在他心目中，她是一个圣洁无比的女神，他只是一个守护女神的使者，为了他心目中的她，他愿意为她死，流血，拚命……唯有这样才能显出他对她的爱慕，但是他却不容任何人夺去他的爱……他凄然的一声大笑，心中的感触几乎要泣然泪下嘴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悄悄地偷窥了她一眼，那股令人血脉愤张的勇气，几乎被对方冰冷的目光瞅得荡然无存，在他眼前只觉茫茫一片，过去与未来离他竟是那么遥远，恍如整个人都是活在不真实之中，因为他深爱的妻子永远没有一丝感情给他……他畏惧地退了几步，失望与悲伤齐齐涌现心头，当他瞥见罗戟以嘲笑的眼光在他脸上下停的转动时，心中怒火又复燃烧起来，对着石砥中发出重重地一声冷哼。

谁也没有料到石砥中这时竟会出奇的平静，他好象是一个雕刻的石像一般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的痴痴地凝视着东方萍，在那丰朗如玉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令人称奇的东方萍也是这样的望着他，仅仅在两人的目光里幻化着几种不同的表情，好象有许多话似的在这交视的目光中表达出来。过了半晌，石砥中长舒了一口气，道：“萍萍，我们的见面是错误的，我要走了……”东方萍轻拭着嘴角上的血渍，颤声的道：“错吧，让它永远错下去……”

石砥中怕触动双方的伤感，急忙移身过去，他身子才动忽然瞥见千毒郎君和施韵珠同时站立在何小媛的面前，只觉何小媛嘴唇轻轻蠕动不知说些什么。他愣了一愣，脑中飞快的涌起一个意念，电忖道：“这是怎么回事？千毒郎君名列三君之一，为何会和何小媛……”他身子才动，凝立于一旁的罗戟目中凶光毕露，沉声的喝道：“站住！”石砥中冷漠的望了他一眼，满面煞气的道：“你还要和我动手？”罗就自忖目前尚不是石砥中的对手，虽然他憎恨石砥中深入骨髓，但在这时他却不敢冒然的出手，他尽量压制住替罗盈报仇的那股冲动，冷叱道：

“你不要神气，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语声一转，回头向海神旅首领何小媛，问道：“首领，这些人该如何处理……？”何小媛故意低头沉思了一会，冷冷的道：“放了石砥中和东方萍，留下唐山客……”语声甫逝，随手轻轻一挥，千毒郎君和施韵珠向后面连退二步，她冷煞的在石砥中的脸上一扫，眸子里泛现出一种使人极难学会察觉的幽怨之色。石砥中一怔，道：“何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何小媛冷冷地道：“谁不知你和东方萍的伟

大情史，本首领愿权充红线女，让你俩私下约会一番，有什么不对么？”石砥中天生异禀，并非那些大愚大笨之人，他心念一转，顿时猜测出何小媛心怀诡计，欲使他和唐山客引起一场火拚，他深吸了口气，痛苦的道：“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你的心机白费了……”

当地想起这连日来的相思之情时，他真想和东方萍寻觅一处无人的地方，倾诉出双方离别后的相思之苦，但萍萍此时已属他人所有，他岂能做出大逆情伦的行径。虽然他深爱萍萍之心没有丝毫变移，可是他却不能因为已私之爱弄得人家夫妻反目。哪知东方萍身躯向前一移，落在石砥的身旁，脸上忽然涌出一片坚毅的神色，她颤声的道：“砥中，我们走——”

石砥中一呆，呐呐地道：“这……”东方萍心里一酸，轻泣道：“只要我们心比日月，何惧那些世俗的约缚，我俩相爱如何不能爱得更深一点，我纵是被人骂作荡妇淫妇也要跟着你，将来是是非非留待后人去评判吧……”

石砥中不敢接触对方那企求怨幽的眸子，他只觉得悲伤和痛苦俱时涌进心底，在那些幻化的往事里，留给他的永远是那么多的悲伤，他痛苦的呢了一声，竟没有勇气去拒绝东方萍的要求。他痛苦的叹了口气道：“不能，我不能再错下去，萍萍，请你原谅，我不能害了你，唐山客虽非你所爱的人，却是你的丈夫……”他肝肠寸断的说至此处时，禁不往内心的悲伤，急忙向左侧移开了数步，唯恐东方萍头上沁发出来的发香扰乱了他的心智，仙深深的吸了口气，对凝立在远远的施韵珠苦笑道：“韵珠，我们走吧……”施韵珠眸子里泛现出一种极为痛苦的颜色，她似是无法答复这个问题，为难的望了千毒神君一眼，哪知千毒神君双眉紧紧一皱，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何小媛目中寒光大炽，冷冷的道：“他们两个已是我海神旅的人，关于施韵珠‘落魂宫’求丹之事，自然由我海神旅出面……”“呃——”唐山客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精神的痛苦，他低呢了一声，脸上披挂满腮的泪水，全身气得泛起一阵颤抖，抽搐着双肩手持寒剑朝石砥中笔直扑来。他气得铁青了脸大吼道：“我实在不能再容忍了！”

他手肘一沉，剑刃斜划而出，一点剑光跳出，直奔石砥中胸前“玄机”大穴而去，这一剑快逾电光石火端是出人意料之外。石砥中闪身一让，冷哼道：“你疯了！”

唐山客运剑如风，一连数剑劈出，全指向石砥中身上要害之处，他这时只觉气膺填胸的悲愤异常，一股烈火逼使他非杀了对方不可。

他泪水滚滚流下，大笑道：“石砥中，我们今天是死约会，不死不休，你杀了我也好，我杀了你也好，反正萍萍只能属于一个人的……”石砥中嘴角一抵，神色逐渐重起来，他目中神光炯炯，目注对方那急劈而落的寒剑刃，自嘴角上隐隐泛出一丝笑意，他冷冷地道：“你是那么爱萍萍？”唐山客一怔，手下攻势略缓，颤声道：“当然，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大妻似海深，我爱之心天荒地老，永不变更……”石砥中神色一黯，飘身退出剑光之外道：“唐山客，萍萍是你的……”

他骤然觉得萍萍是幸福的女孩子，她虽然不能和自己的所爱的人相爱，但却有个人那么的爱她，石砥中一念至此，强自压住心中的激动，黯然的退了七八步，深信的望了萍萍一眼。

唐山客轮起手中的长剑追踪而来，大吼道：“不行，我不能让她心里有你，非杀了你不可，唯有杀死你，她才能完全属于我的，石砥中，你出手呀……”

一缕剑光颤射涌出，在那手肘一沉一浮之间，剑尖寒光大盛，冷寒的剑气响起锐利的啸声，向石砥中攻到。石砥中目中神光一冷，叱道：“你简直不识抬举……”他见唐山客苦苦纠缠，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怒火，望着斜劈而来的颤动剑刃，忽然伸出一指弹出一缕指风。

“当……”清脆的剑刃弹击声，荡扬的传了开来，袅袅的余声夹杂着一声惊吸，唐山客只觉手腕一震，身形连着倒退了几步，他满脸惊骇之色，畏惧的道：“这是什么功夫？”语音甫落，高高指着天空的长剑，这时忽然弯了下来，好象是受了高度的热力溶化之后一样，坚硬的剑刃弯得柔软垂落下来，唐山客骇得满脸诧异之色，他抖了抖，剑刃又突然一裂断为二截，没入泥沙之中。

他望着手上剩下的半截剑身，愣愣的发不出一言来，羞辱于骇惧同时塞满了胸间，他气得大吼一声，将手中半截短剑照着石砥中身上射了过来。石砥中袍袖一扬，忿忿的道：“你不要不识趣。”只见这袍袖微拂之间，一股大力随着涌了出来，那断剑犹如遇上一道铁墙似的忽然的掉落在地上。

他这时只觉愈快离开这里越好，神情冷漠的望了那凝立四处满面惊讶的各人一眼，激然的大步向前走去，他走得决绝异常，好象与这里的人没有一丝关系一样。

全场的人被这手罕有的袖功震慑住了！竟没有一个人上前拦阻他，连那受伤不残的东方萍都惊得忘了自己的伤势，怔怔的望着这个青年人离去的背影，心中竟不知是何种滋味。

唐山客等石砥中走出了七八步，方自失神的惊醒了过来，他目中凶光大燃，身形霍地跃向前去，照着石砥中背后劈出一掌，大吼道：“你不要走！”这一掌是他毕生功力所聚，享上含藏着的劲气坚厚得能够粉石枯木，只见掌风溺漫，劲气激旋迸溅，气势大得竟是惊人。

迸激的掌风泛体生寒，石砥中蓦一回身，右掌陡地一翻，一股无形的气劲汹涌而出，迎了上去，“嘭……”空中劲气相触，暴出一声沉重的大响，激得周围空气延荡成涡，唐山客痛得呃了一声，一双手腕已被震断，在他额上立时泛射出颗颗汗渍，滚滚流下。

石砥中冷漠的回头一笑道：“这是给你的一点教训……”说着飘身向前跃去，连头都不回一下，东方萍掩面轻泣，似不忍看唐山客那般受伤的惨景，随着石砥中身后奔了过去。唐山客双腕齐肘而断，痛得冷汗直流，这刻骤见自己双手断去，身体和悲伤同时袭向身上，不禁气得大吼一声，道：“我忘不了今日之仇……”

他狂怒的大吼一声，一道血雨自嘴角喷洒而下，身子一阵剧猛的摇动，登时晕死了过去。何媛目注这场悲剧的发生与收场，她心里感叹人生，在那冷澈的双眸里瞬息幻化出几种不同的表情，她缓缓走到唐山客面前，望着他那张平凡的面庞，突然发出一声幽幽的叹息。

她理了理散乱的发丝，叹道：“你虽然有着不平凡的武功，却没有他那种令人折服的气魄，难怪你得不到东方萍的心呢……”

罗戟望着石砥中远离的身影，上前道：“首领，我们要不要追……？”何小媛抬头望了望天色，道：“不要了，他那身罕见的武功没有一个人能制服得了，你快拿袋水来，我们先把他弄醒……”罗戟一愣，道：“救他，你……”何小媛凄凉的一笑，道：“我得不到便要设法毁了他，这唐山客正是一个极好的对手，石砥中夺他妻子，又伤人夫，这个罪已够他受了……”罗戟一惊，

道：“这么说今日之结果在首领预料之中……”

何小媛颌首道：“我正希望能如此，结果那石砥中忠义肝胆，没有办法能害得好他……”罗就心下骇然，料不到何小媛用心至毒，竟要逼石砥中走投无路，他虽恨石砥中惨害其妹，但也不愿以这种方法对付石砥中。他暗暗的叹了一口气，接过送来的水袋，向唐山客的头上洒去。

经过清冷的水一淋，唐山客顿时清醒了过来，他目光含着泪水向四处一望痛苦的颤动了一下，道：“那狂徒呢？我要和他再拚一场……”

何小媛冷冷地道：“他走了，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我杀了你，你永远不能报仇，一条是你加入海神旅，我负责把石砥中的人头拿下来，替你出口鸟气……”唐山客沉思了一会，道：“我选第二条。”何小媛冷冷的一笑道：“很好，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你要他的人头，我却要他的心，只要我们合作好，我相信心可如愿……”

一旁疑立的施韵珠听得心惊胆颤，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她以手臂作肘轻轻碰了千毒郎君一下，千毒郎君摇摇头，轻轻的道：“我们认命吧，谁叫我们师门的令牌握在她的手中呢。”

语音甫落，何小媛已扬起一阵得意的大笑，恍如一个大漠的主宰者，领着海神旅的人向漠野里进行……

苍茫的暮色缓缓的洒了下来，石砥中摇曳着身躯，沉默的移动着蹒跚的步骤。他恍如没有一丝灵智存在，连自己要走到哪里都不知道，汗血宝马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唯有过匹神驹才能了解他的痛苦，唯有它给了他无比的慰藉……

“我必须挣脱出感情的囚笼，永远的忘了她，否则我将没有什么作为，而辜负了我这身武功……”

一股豪情自心底抒发了出来，暂时掩去了他心中的悲伤，他好象忘却了身外的一切烦扰，在坚毅的嘴角上又复现出一丝浅浅的笑意。

“砥中，砥中，你等等我……”他的笑意犹如一片脱落的枯草似的随着这声传来的隐含情意的呼声而隐退了，这熟悉的声音好象一柄剑刃似的穿入了他的心里，使那陡长的雄心极快的又幻灭了，他凄凉的一声大笑，回身吼道：“你还跟着我做什么？你还缠着我做什么……”他以最沉痛的语声说出了心中的悲伤，希望能凭着这严厉的语声把一路跟踪而来的东方萍喝退，可是，当他瞥见东方萍惊惶的站在那里时，他的心不禁又软了。

东方萍凄楚的涌着泪珠颤声的道：“砥中，请你不要以这种态度对待我，请你不要用那种目光看我，我怕……”石砥中以坚强的毅力受着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在那平朗的脸上泛起一阵阵剧烈的抽搐，他以极低沉地声调，缓缓的道：“萍萍，我们的爱到此告一段落，我不能背负那不仁不义的恶名，你跟着我将来会痛苦一辈子……”

东方萍摇摇头，道：“我不要回去……”石砥中冷静的道：“你必须回去，否则我将被人误会拐带良家妇女，这个罪我受不起，对于你也没有好处，可能会有更难听的话传出来……”

东方萍眸含奇光，泣道：“你可以带着我走，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我们躲到没有人的地方，让我们追回那些失去的爱情……”石砥中不敢和她幽怨如梦的眸子相接，他唯恐自己那份尚水未愈合的情伤又被她的眸光溶化，他仰天长叹了一口气，在他脑海之中疾快的涌出一个意念，忖道：“萍萍，你知道我和你一样的痛苦，可是我不敢再使那快要熄灭的感情再泛滥呀，萍

萍，我爱你，你哪里晓得我是怎么活着的……快离开我吧，否则我会受不了……”他落寞的苦笑道：“那些不中听的话会伤了你况且天地虽大却没有不碰面的地方，我们自认为脱除了烦恼，却不知正陷入了罪恶……”东方萍含着晶莹的泪水，蓦地昂起头来，她此时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只希望能和石砥中长相厮守，世人对她的一切看法，她根本不放在心上。

她摇晃着身躯向前走了几步，颤道：“我不管，他们骂我贼妇，淫妇，荡妇，偷汉子，尽情私奔，烂名人好了，我不在乎，只要你和我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她一连串说出五六个难听的字眼，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石砥中一愣，倒没有想到婚后的东方萍会变的这个样子，连着说出这等不堪入耳的话来，他那知一个愿为爱情奋斗的女子心里是何等期望能和自己所属意的情人在一起，对于世间一切羞耻却可以置之不顾……

石砥中心神一颤，脑海中疾快的忖思道：“莹洁如冰的萍萍，你怎会变成这个样子，难道爱情能毁了一个人么？是的，我不是也变了么……”

他骤然觉得此刻变得非常可怜，自己实在欠这个女孩子太多的感情，并不是因为自己，她会变得如此，一时缘愧齐泛胸头，他只觉有一股沉闷之气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黯然的摇摇头，目中闪现出一大片湿濡的泪水，他痛苦的道：“萍萍，我害了你……”东方萍摇摇头颤声道：“是我害了你，我不该给你那么多的烦恼……”

她奔驰了许多的路，身上又受了一掌，来时凭一股精神力量支持，这时骤见石砥中溶化在自己的爱情里，精神的力量顿时一失，她身子一颤，轻轻呻吟数声，身子向前一倾，倒进石砥中的怀里。

一缕幽兰芳馥的发香飘入石砥中的鼻子里，他不禁深吸口气，只觉那静熄的爱情之火在这刹那又燃烧起来，脑海中一连涌出数个不同的意念。当他那飞快转动的意念尚未消逝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人影向这边移动，但这时已没有心思之注意身外的事情，因为东方萍的双臂紧紧的抱住了他，使他整个心神都溶化在双方的爱情里。

时光在默默之中进行着，两人只觉得时光短暂，在这仅有的温馨时光中，谁也不愿轻易破坏了这富于诗意的情调，连那驰来的数人到了身旁都不晓得。“嘿”石砥中正闭着双目沉思过去的种种事情，突然被这冷嘿之声惊醒了过来，他双目才睁，便见一道闪亮的剑光在自己的眼前跳动，泛射出一片刺目的寒光。

他大吃一惊，顺着那柄颤动的剑刃望去，只见一个身着大红袍的青年人，脸上浮现出一丝阴阴的笑意，正含着敌意的望着自己。

石砥中一惊，冷冷的道：“你是谁？”那身穿大红袍的青年人嘿嘿一笑，道：“乌睛火爪紫金龙，驾剑云出落碧洞空……我是‘神火怪剑’，阁下大概知道我是谁了？”石砥中暗暗一骇，满面惊异的望着对方，在三仙六隐中，他深知神火怪剑的剑法是当世最诡异难缠的一种最偏激的路子，顿时对这青年人多看了几眼。

他急忙推开了东方萍，道：“萍萍，有人找上门来啦……”东方萍恍如熟睡了似的，整个面颊在苍白中透出了红晕，她抓住了石砥中不放，叮咛一声，道：“不要理他们……”石砥中正要说话，耳际又响起一个声音道：“雁自南来，翅分东西头向北，石砥中，你当不会忘了我南雁这个老朋友吧……”

石砥中没料到一连来了这么多的高手，连南海孤雁也到了，他回头向后一瞧，只见南海孤雁和弱水一尤并排疑立在他的背后，他淡淡的一笑，道：

“原来还有二位……”弱水一龙嘿嘿一笑，道：“龙从海起，眼视日月口朝天……难得阁下还记得在下，我们可得好好叙叙别后相思……”

石砥中只感到脸上一热，他心里自觉非常的不好受，顿时有一个意念如电光石火样的涌进了脑海之中，疾快的忖思道：“这三个高手为何会这样巧妙的聚合在一起，而出现在这里，我对付他们其中一个当然不会怎样，若一个对三个那就准败无疑了，看样子这三个没有联手之意……”

石砥中今非昔比，经过的场面也大的多了，他此刻虽然还隐在一种温柔的感觉中，但他用最快速的方法想出对付这三个人的方法，不禁把利害得失都算计出来。

他缓缓的回过头来，神火怪剑手上那柄冷寒的剑刃仍然在他的眼前晃动，几乎在这一回头间到了鼻尖，他神色大变，狠狠的瞪了神火怪剑一眼，吼道：“拿开你的破剑，我石砥中是何等英雄，岂会受你这种侮辱，倘若你不识趣，我杀的第一个就是你……”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何以在这三个人出现的刹那，那平静的心绪会突然烦躁起来，他历经无数次的死劫，会过不计其数的英雄豪杰，却没有象今日这样恐慌与不安，恍如大难即将临头一样，竟觉得世间原来竟是这样的恐怖。

东方萍的身躯在他怀里突然一阵颤动，她星眸紧紧的闭住，洁白如玉的脸上显得更加苍白，只听她痛苦的呻吟了数声，忽然颤动着嘴唇，以一种非常虚弱的声音，颤声的道：“我快要死了，你不要离开我……”

石砥中仅能听清楚这几个字，后面的话含糊不清，他分不出来她说些什么？

他的心神骤地一颤，目中的泪水几乎要涌出来，那股不祥的预感愈来愈浓，他真怕东方萍真的死在这里，使他含恨终生……

神火怪剑被石砥中狂傲的语声激得大吼一声，向前大大踏出了一步，他面上的肌肉抽搐，气得怒喝道：“你有种和大爷拚拚看，是我杀了你还是你杀了我？”石砥中对神火怪剑的狂呼厉吼充耳不闻，他低头看了看喘息沉重的东方萍，心里突然难过起来，他搂得她紧紧地，只觉她生命在生死线上挣扎，他长叹一声，唯恐那一缕芳魂从他手中溜走。

他低头，沉重的自语道：“萍萍，你不能死啊，我将抱着你寻遍天下的名医，医好你身上的重伤，尚加你不能等待医治而死去，在黄泉路上，我俩依然是一对……”

南海孤雁和弱水一龙虽觉石砥中今日行径大为怪异，那阵肝肠寸断的低语，却深深的感动了他们，他们对迴天剑客和天龙大帝之女那段迴肠温气的情意早就有耳闻，这时陡见两人如此情深，不禁也有些黯然。

神火怪剑可不懂什么儿女之情，他只知道练盖世无敌之艺，以雄霸天下，这时见石砥中对自己不理不睬，尽和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紧抱在一起，眉头不禁一皱，有些不屑的忖道：“人人都说石砥中是何等的英雄盖世，那知也是这样的不要脸，抱着一个老太婆也当成宝贝，我真不知道他怎会看上一个老太婆……”由于东方萍面向石砥中的怀里，他无法看清她那美丽丰艳的脸，只望着那流泄在石砥中手臂上的满头银发，顿时以为是一个人十几岁的老太婆，故有这种想法。

神火怪剑斜斜剑尖轻轻触了石砥中的肩头一下，只见石砥中满脸怒气瞪着自己，他看得心里一颤，料不到对方目中射出来的目光那样冷寒，他冷哼一声，吼道：“你若没有女人我可以给你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抱着一个骨头

硬了的老太婆有啥意思……”

“你惹我迴天剑客，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石砥中气的一声大笑，身形在电光火石间疾射而起，他怀里抱着一个人，行动极是不方便，只见他脸上怒气已发，忙把东方萍挟在左臂里，右手缓缓的拔出了那柄金鹏墨剑。

神火怪剑神色凝重的倒退了一步，将手中长剑斜斜平胸指向长空，他深吸一口气，目光缓缓投落在对方那柄金鹏墨剑身上，他脑中一闪，陡地涌出一个意念忖道：“传闻金鹏墨剑是一柄天地间最凶煞的利刃，又有避邪震魔之能，倘若我神火怪剑夺得此剑，再配上我那身诡异莫测的怪招，天下将没有人是我的敌手……”他阴诡的笑了一笑，冷冷的道：“阁下注意了，我这一剑将点你府台穴……”说着，那大红袍斗然一闪，一道璀璨的剑光悠地化作一缕青芒，诡奇莫测的向石砥中肩上攻来。

哪知剑式遁进不及一半，剑光忽然一阵颤动，神火怪剑将手中长剑斜斜长抛，长剑已经换到左手之中，一个斗大的光弧，快捷无比的射向石砥中的“府台穴”上。石砥中没有料到对方可以将长剑随意变换左右手中，骤见对方一剑幻化诡谲的攻来，急忙挫腰一拧，移开数尺，剑芒闪动，斜斜劈出一剑。

神火怪剑没有料到石砥中反应会这样的快，自己剑势甫动，对方便劈了过来，吓得他连着退了几步，大声吼道：“好一招‘雷电金虹’”“嘿——”一声冷笑自空中响了起来，在浓浓的暮色下，西门熊长髯拂动，曳着袍角跃空而落，他那冷峻的目光在石砥中脸上轻轻一瞥，抿着嘴角，嘿嘿笑道：“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见面恐怕是最后一次了……”

石砥中骤见幽灵大帝西门熊突然在这里出现，心里顿时一惊，他浓眉紧紧一蹙，冷漠的道：“不错，因为你将立刻死在我的剑下……”西门熊斜睨了那环峙在石砥中四周的三个高手一眼，在他那阴沉的脸上，立时布满了一层浓浓的煞气，他嘿嘿地冷笑道：“没有这个可能，你将死在他们三个人的剑下……”语声一转对其他三人道：“动手吧，唯一能和你们争那天下第一高手之誉的便是石砥中，今天若不动手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南海孤雁斜跨一步，长剑已握在于中，他冷冷的道：“石砥中，我敬你是个英雄，希望你把把手上那个女子放下，免得说我们和你的决斗不公平……”石砥中豪迈的豪声一笑，在那丰朗的玉面上弥漫起一股许久未曾浮现过的雄心，他目光如电，注视着凝立于身前的三大高手，脑海中飞快的忖道：“我自从活着走出大漠鹏城之后，尚未真正遇着一个与自己匹敌的高手，在这夜之神将要来临之前，我若能力敌这三大高手，江湖上不知要如何传诵着这件事情，但是我虽然能击败这三个高手，最后还是免不了死于西门熊的手中，那时我精疲力竭，连一掌都承受不住……”

忖念未逝，一股豪勇的思绪盘旋在他的脑海，他深吸口气，嘴角弧线上显现出一种令人折服的笑意，他深知这一战将是武林中空前的盛举，轻轻的移动着身躯将萍萍放在地上，缓缓的走了过来。

他轻轻一弹那柄千古神剑的利刃，一缕清越的响声嗡嗡的响了起来，回荡在静谧的漠影，他淡淡地一笑，道：“这还算公平么？三对一怎说是公平……”

旁立的西门熊似乎不甘寂寞，他不屑的道：“对付你这种万恶不赦的凶徒，还谈什么公平不公平，只要将你杀死就是一件无上的功德……”“哼——”

石砥中冷哼一声，寒着脸道：“阁下何不也加入一个……”西门熊摇摇头道：“你们年青人的玩意，我加进去就太不象话了……”这个人当真是阴狠异常，他嘴上说得漂亮至极，心里却恨不得石砥中一刹那就死在自己眼前，要知幽灵大帝生平罕遇对手，唯有迴天剑客使他最为头痛，好几次他都栽在这个青年人的手里。“嘿——”弱水一尤乘着石砥中疏神之际，突然大喝一声，身子向前一跃，悄悄向石砥中劈出一剑，逼得石砥中急忙闪身迎上剑去。

这两人方一动手，南海孤雁和神火怪剑双双晃肩扑了过来，这三人都是剑道中的高手，联手起来当真是泣鬼神而惊天动地，剑气缭绕中，三剑同时指向三个不同的地方，每一处都足以致命。

上来几招石砥中还可应付，时间一久额角微现汗珠，最令他头痛的是神火怪剑的剑路，偏激得不按武林常规，往往这一招看似劈向肩头，实是横腰削至，使得他防不胜防，常常受制。西门熊浮现在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他见石砥中越来越不行了，不禁得意今日自己的安排，高声叫道：“手下再加点劲，他已经不行了……”

神火怪剑怒吼一声，道：“你放心，我不信他会飞的！”迴天剑客石砥中连着遭受着对方的冷嘲热激，一股浓聚的杀气自眉角隐隐透出，他低喝一声，一道剑光颤动而起，银虹斗然大炽，往前猛扑而来。一溜剑光运到半途倏又一跳，他的剑背刚好敲在弱水一龙的剑尖上，倾着一抖之势，顿时将弱水一龙的长剑挑飞，坠落尘埃。

“呃！”弱水一尤低呃一声，身形疾快的飘退了五六尺，他狠毒的哼了一声，自背后又拔出了一柄巨斧，又攻上去，几乎是在石砥中击退弱水一龙的同时，南海孤雁和神火怪剑双双斜创左右劈到，石砥中奋起全身的功力电快的劈出二剑，大喝道：“我们拚了！”“嗤……”他虽然将这两人的剑势暂时止遏住，身上仍然被神火怪剑那诡异的剑势刺伤，一股血水自左臂上汩汩流出，痛得他冷哼一声。

一个意念斗然跃进他的脑海之中，他身形陡然一退，脑海中疾快的忖思道：“今日之战，眼前我将不敌，为了我迴天剑客的名誉我只得发剑罢了，否则……”

时间已不容许他多去思想了，他嘴角一抿，双目寒光斗然大炽，长啸一声，银虹经天掠起，吞吐不定的光芒缠着一个身子，向南海孤雁利神火怪剑落去。

西门熊看得心里一寒，大呼道：“剑罡，你们要小心——”

“当”空中立时闪起一声清脆的音响，那冷气寒森的剑芒闪动，南海孤雁发出一声惊呼，吓得晃身疾退，而神火怪剑闷哼一声，手上的长剑已只剩下半截，愕愕的立在地上，胸前并被划破一条大口子，鲜血直涌流出……

神火怪剑脸上一阵抽动，颤道：“你好厉害……”石砥中骤见对方那种痛苦的样子，心中大为震动，斜睨了愕立在地上的南海孤雁一眼，那些历历如画的往事纷乱的泛上心头，一时之间，神思恍惚，再也不能以神驭剑，运动全力了。他茫然的静立着，眼睛里闪烁着泪水，脑海中翻翻滚滚的都是些伤心的往事。

弱水一尤轻轻移动着身躯，绕至他的身后他都没有察觉，只见弱水一龙嘴角泛出一丝阴毒的笑意，他斜举那柄开天巨斧，缓缓向石砥中的背后砍去。“砥中——”

这声惊呼发自刚刚启开星目的东方萍的嘴里，石砥中一颤，立时从思念

里清醒了过来，他猛的一个大旋身，神剑在间不容发之时挥出——

“呃——”弱水一龙斧刃甫落，骤觉剑光颤动而来，尚未看清对方激射而至的剑式，他已低呃了一声，一蓬血雨挟着扑鼻的腥风洒落，整条大臂被劈了下来。

他痛得脸上一阵抽搐，全身泛起剧烈的颤抖，身子摇摇幌幌，怨毒的望着斜举长剑于胸前的石砥中，颤声大吼道：“石砥中，我将报回这一剑之仇……”他似是在强忍着那痛如绞心的痛苦，将那被劈落在地上的断臂拾起，拿着血淋淋的手臂向外面行去。

石砥中暗暗一惊，冷冷的道：“我结仇遍天下，加上你一个算不了什么……”“嘿——”西门熊在旁边不住的冷嘿，忿怒的道：“石砥中，你可敢和老夫一搏……”

幽灵大帝西门熊自持身份已列武林至尊，不好意思在这时乘石砥中身子疲惫的时候动手，他斜睨了石砥中一眼，在那阴毒的目光里刹时泛现出一片杀机。

石砥中心中一凛，脑海中疾快的忖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竟要趁我真力消耗大半的时候向我动手，幽灵大帝此举显然有所安排，此刻萍萍身负决重的伤势待医救，我怎还能多拖时间……”他一想到萍萍，立时向萍萍倒地的地方望了一眼，哪知这一眼竟使他惊出一身冷汗，只见伊人芳踪已杳，哪有萍萍的影子。

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他极目远眺，只见在深浓的夜色了，弱水一龙已跨上一骑如飞驰去，隐隐约约中，他看清有一个女人俏丽的背影跃进他的眼帘，石砥中急得全身一颤，大喝道：“大红——”汗血宝马闻言长鸣一声，疾快的自空中跃了过来，落在他的主人身边，石砥中方要跋上马背，西门熊突然闪身向前扑来，斗然劈出一掌，喝道：“快拦住他……”激荡的掌气旋劲激的涌袭面来，石砥中冷哼一声，身形如电的避过一旁，神剑轻轻一颤，数一冷寒的剑花迎空施出，对着那疾扑而来的神火怪剑和南海孤雁劈去。石砥中怒喝道：“西门熊，你简直不是人……”

西门熊连着劈出二草，冷嘿道：“对敌人宽大就是对自己残忍，石砥中，你急也没用，东方萍命如游丝，你追上去也只能看到她的尸体……”这一着无异是个晴天霹雳似的击得石砥中全身一晃，那整个的心神都几乎没有了，在那充满无边恨意的心底里，这时正忿怒的低吼道：“萍萍，你不能死，假如你真的不顾我而撒手而去，我必拿西门熊的头颅替你报仇，而终日陪伴在你的墓前……”他目中隐隐透出一片泪水，大吼道：“萍萍，你等等我……”迴天剑客石砥中恍如是要发疯了一样，他不避不闪自三方攻来的掌劲和剑势，挥动着手中神剑，和这三个一流的顶尖高手作殊死搏斗。

“砰——”他在精神无法贯注之下，左肩结实的挨了西门熊一掌，这一掌打得他身形一晃，神智却不由一清，他怒吼数声，剑式突然平胸推出，还听他喃喃的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第二次发剑罢了……”他深吸了一口气，将身上的残余功力全部凝聚在剑尖之上，只见剑光一颤，空气中立时响起一片破空之声……。西门熊面色大变，急喝道：“我们快退——”

剑芒甫动，三条人影如电的飘退而去，石砥中扬剑一声长啸，身形笔直的落向汗血宝马的身上。他望着三十满面骇惧之色的三大高手，陡地有一种得意的快慰涌上心头，他朗朗的一阵大笑，道：“西门熊，我会踏平你的幽灵宫……”

朗朗的笑声越来越远，地上仅留下三个尚在回味着刚才对方发出剑罡的开幕，他们几乎不相信石砥中能连着发出第二次的剑罡功夫。

晴朗的穹空没有一丝云飘过，满天的星星象美人的眸子浮挂空中，弯弯的眉月斜斜横卧在兰色的海天里……

“萍萍，你在那里……”石砥中经过一阵狂乱的奔驰，整个心神都浸溶那一缕忆念里，刹时，萍萍俏丽的影子闪现在他的面前，他痛苦的呢了一声，嘴里轻轻的呼唤着她的名字……

十四

急骤的蹄声清澈的传遍了大漠，石砥中循着弱水一龙遁走的方向直追而下，一路上竟没有发现萍萍和弱水一龙的影子，茫茫夜色，茫乱的心绪，石砥中恍如是一叶载沉载浮的孤舟，竟不知该如何去追寻……

突然，一束微弱的灯光在遥远的地方摇曳而过，石砥中好象发现了异宝一样，急忙挥鞭奔驰而去，奔驰了约有盏茶时分，石砥中忽然觉得自己已驰离了遍野黄沙的大漠，而来到了大漠的尽处，那一束摇曳的灯火，便是从静伏在夜里的一栋茅屋里发射出来的，他身如电的跃了下来，在屋前迟疑了一会，就等敲门——“你是谁？”

屋里传来一声冷峻的女子声音，门扉轻轻的启开了，一个身着全身黑色罗衫的中年妇人，没有表情的挡在门口，她未等石砥中开口，清脆的道：“我是马寡妇，专做牛皮生意的，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么？”

石砥中歉然的一笑，道：“大娘请了，在下是个过路人，请问大娘是否看见一个断臂的人带着一个女子经过这里？……”马寡妇冷冷的道：“路过我这里的人每天有几十个，我哪能记得这么多……”

石砥中心念东方萍的安危，惶悚的急问道：“你再想一想，我那位故人……”马寡妇眸中闪过一丝诡异之色，想了一想，道：“我好象记得有这么一个人，他满身是血抱着一个满头银发的姑娘，朝这条路上奔去……”石砥中没有等她说完，身形有若旋风似的跨上汗血宝马如飞的向马寡妇指示的方向驰去，马寡妇冷哼一声，在那嘴角上隐隐现出一丝诡秘的笑意，她轻轻拂理着被风吹乱的发丝，回身向屋里行去。

房里的西门熊哈哈一声狂笑，道：“好，马寡妇，真有你的……”

马寡妇冷煞的轻叱道：“你先不要高兴，那小子好象不太简单……”西门熊摸髯一笑，道：“放心，放心，大理段皇爷是出了名的难缠人物，这一次他带着小孙子远来大漠，正好让石砥中去碰碰，我相信石砥中无法抵挡得住段皇爷的一记‘碎玉功’非当场溅血而死不可。”

说着嘿嘿一阵大笑，撑开斗大的手臂轻轻搂住了马寡妇的纤腰，而马寡妇立时媚态荡漾，眉角上含郁着一股浓浓的春意，对着西门熊嫣然的回眸一笑。

他吹袭了那盏跳跃的孤灯，茅屋里顿时一片黑暗，不时有偶偶低语和令人作呕的笑声传出，使这冷清的寒夜点缀着一片狂乱的惊颤……石砥中一路急驰，连自己都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他见夜色下的大草原展现在自己脚下，心神顿时一舒，那藏郁于胸中的那口沉闷的忿气深长的吐了出来。

他追踪了许久忽然瞥见一座残破的庙宇有着灯光透出，在那庙门之前，两个身穿锦缎长袍的汉子，守护在入门前，不时来回巡行着，行动甚是诡秘怪异，石砥中轻轻飘身而落，脑海之中犹如电光火石样的涌出一个意念，他斜睨了庙里一眼，疾快的忖道：“看这里戒备森严，庙里不知住的什么人，莫不是幽灵宫的人……若是西门熊在这里，我要抢救萍萍就困难十分了……”

他双目寒光一涌，自嘴角弧线上显现出一丝冷傲的笑意，拣起一颗石子抖手向右侧倒榻的石墙上射去。

“啪——”那两个锦袍汉子骤闻夜中传来一声轻响，手按剑柄身形快捷的向发声地扑去，石砥中趁着两人身形连动的刹那，轻灵的好象一道轻烟闪

进庙里。他隐伏于庙门后的黑暗一角，凝神默查一会，见没有人发现自己，方移动自己的身形向大殿里滑去……

在那残碎的神龛之前，一个身穿金黄缎子龙袍的老人斜依在软榻上，在他身旁坐着一个身着红袍的小孩子，那孩子低着头正在玩弄着一串琉璃珠子，清瘦的小脸上，仅有那双灵动的大眼睛给人印象好深刻。

此刻小孩子缓缓的抬起头来，望着那个老人道：“爷爷，你说要给红儿一座世界大的金城，为什么还不给我……”那老人慈爱的抚着这孩子的头顶，笑道：“当然要给，爷爷这次带你从大理远来大漠，正要寻找那座大漠金城，因为那是我们段家的……将来你是里面的王子……”那小孩子幼稚的脸上忽然现出一片笑意，可是这片笑意很快的消逝了，只见他乌溜溜的眸子里，有着泪影泛出，他翘起小嘴，非常伤心的道：“我妈妈说红儿聪明外露，是不长命的……”

“胡说！”那老人非常震怒道：“段氏一脉代代单传，你将来登基亲政，怎可说出这样丧心的话，爷爷真是白疼你了。”

这小孩子吓得脸色苍白，颤抖的道：“红儿下次再也不敢说了，爷爷你不要生气，生气红儿就不敢亲你了……”这孩子当真是聪明伶俐，急忙侧头去轻轻吻着那老人的面颊，惹得那老人哈哈大笑。

老人轻轻一挥手，道：“你去吧，爷爷要休息了！”这孩子答应一声，不解的望着他的爷爷转身离去，老人望着这孩子的背影轻叹一声，轻轻拍了一下掌。一个中年儒服的文士应声走了出来，他恭身跪了下去道：“皇爷，臣供差遣……”段皇爷嗯了一声，道：“你快去注意小皇爷，当心被他那狠心的娘害死……”那文士摇摇头，道：“臣迫随皇爷快十年了，始终不知太妃为何会这样憎恨段家的人，她难道会谋杀自己的儿子……”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段皇爷一直在摇头，中年文士不敢多问，急忙转身行去，段皇爷深深的叹了口气，茫然的望着屋段出神。石砥中隐于黑暗之中把一切都瞧在眼里，他没想到这个老人便是闻名武林的段皇爷，心里顿时一震，正待悄悄地退出的时候，背后忽然有一缕劲风袭来。石砥中身形疾闪，避过急劈而来的一掌，身形轻灵的一个大盘旋，只见刚才那个中年文士冷峭的站在他的身后。

中年文士满脸诧异的道：“你是昆仑门人？”石砥中刚才在闪避之间施出昆仑身法，想不到这个中年文士一眼便认出来了，他心里一惊，冷冷的道：“阁下果然好眼力，看来大漠段氏之名果非虚传……”

斜依在软榻上的段皇爷目中寒光毕露，沉声喝道：“你是谁？”石砥中深知段皇爷在武林中是顶尖的高手，功力不在二帝三君之下，浓眉一扬，淡淡的道：“在下迴天剑客石砥中……”段皇爷想了一想，道：“穆念祖，你查查中原武林可有这一口人物……。”

中年文士应了一声，自怀里拿出一本小册来，翻了二面，忽然念道：“石砥中，父亲寒心秀士，出身天山派，善阵法八挂之举，曾得常败将军全孙无忌手苕‘将军记事’连门天龙大帝硬闯幽灵宫，是年轻一辈第一流的高手……。”段皇爷，双眉深深一锁，冷哼一声，道：“怪不得他敢偷窥段家的事情呢，原来是被江湖上誉为迴天剑客的便是你，本皇爷今天可要领教了……”

石砥中没有料到对方调查的如此详细，竟连自己出身门派都了如指掌，他深觉段皇爷这种调查怪异非常，不禁对段皇爷留意起来，只见这个老人神

威异常，电目开合间，有一股神威发出，往往令人不敢逼视，他冷漠的一笑道：“你们调查的这么详细……”

穆念祖讶异的望了石砥中斜插于肩后的金鹏墨剑一眼，急忙走至段皇爷的身边，在他耳后低低的说了几句话，只见段皇爷满而惊疑之色，惊讶的道：“有这种事！”

石砥中不知穆念祖向段皇爷说了些什么，但确知穆念祖所说的必与自己有关，他正要说话，段皇爷身形如电般的扑了过来，段皇爷寒着脸，道：“我听说你就是大漠鹏城得主，是也不是？”

石砥中冷冷的道：“不错！”他晓得段皇爷突然和他谈起大漠鹏城的事，必然和段氏远来大漠有关，他见段皇爷目泛凶光，急忙把全身的功力蓄于双掌之上，顿时全身劲力布满了臂上。段皇爷冷峭的哼了一声，道：“在三百年前我老祖父请蒙古先知博洛塔里建造了这座大漠鹏城，博洛塔里将大理国库金银全部拿走之后，便独占这座宝城，而躲在这大漠里，段门知道受骗之后，才晓得博洛塔里把这座金城运用机械的技巧建筑在地底之下，但那时我老祖父由于不知如何进入鹏城而放弃寻找工作……”

石砥中摇摇头，道：“我不信……”段皇爷自泛杀机，冷冷地道：“我问你，博洛塔里一平凡之人从何拿来这么多金银珠宝，宝城当世之中除了我们大里段氏，我相信还没有人有这样多的财富，仅这一点你就该相信……”

石砥中见他说得合情合理，倒也想不到适当理由反驳，他虽然无法置信这件事情的真实，可是对于博洛塔里以个人财富建造那座金色鹏城的事也渐渐发生怀疑，顿时，种种令人不信的疑团盘旋在他的脑海里，使得这个鹏城得主却迷乱起来。段皇爷见石砥中沉思不语，在那段老的脸上立时布上一层寒霜，他激动的一声大笑，大声的道：“皇天有眼，大漠金城又将回到我段氏手中了……”语音甫逝，他的身形突然向石砥中的身前欺了过来，左手五指伸张，在空中颤泛出五缕指影，疾快的向迴天剑客石砥中的身上抓来！

石砥中料不到对方功力如此深厚，在一挥手间便有一股大力涌出，他晓得段皇爷有擒下自己的能力，逼出大漠鹏城的没入地底位置以及进入的方法，当下冷哼一声斜斜劈出一掌，将段皇爷身子逼得势子一缓——

段皇爷满脸诧异的神色，他冷笑道：“你的功夫不错嘛！”当下化指为掌步下轻轻一错，疾快的跃前一步，斗然一掌削出，掌缘如刃，一股劲意气澎湃击将出来，石砥中大喝一声，道：“我们无怨无仇，你竟要置我于死地……”他心中暴思，朗气吐声，将藏集于右掌上的劲力悉数的发全力击出，顿时掌劲涌出，迎上对方那股大力“砰——”气旋劲激的两股大力一接实，顿时发出一声，沉重巨响，两人身形各自一退，互相逼视着对方脸上，石砥中深吸口气，只觉胸前气血向上直涌，几乎要吐出血来，他心里一震，小由道：“段皇爷的功力好浑厚，随意挥出一掌，我便有些承受不住，看来我不使出‘断视忖手’是无法离开这里……”段皇爷冷冷一笑，道：“青年人，你虽然有一身足以傲世的武功，但却走不出这大庙一步，尚如你要苟全活命，希望你老实告诉本皇爷……”石砥中未等他说完，冷笑，道：“真的么？我倒要试试！”

他环眼朝四周轻轻一瞥，只见大殿四周，连站着七名持剑的锦袍汉子，他双眉一招，一个意念霍地跳进自己的脑海，不由疾快的忖思道：“一个段皇爷已够我应付了，再加上这么多的剑道高手，还有一个穆念祖也是一个不能轻视的劲敌，我要想冲出去机会实在太渺小了……”忖念未逝，那个身着

红袍的小皇爷突然从殿里跪了出来，他好奇的望了望石砥中，大声问道：“喂！你是那里来的？是我爹爹的朋友，还是我爷爷的朋友，我怎么从未见过你……”

这孩子虽然非常的瘦弱却有一种帝王独特的气质，一双大眼睛一眨一眨的，倒也蛮惹人喜欢，石砥中见他一连问了几个问题，不禁笑道：“我和谁都不是朋友，小朋友你几岁了？”那孩子摇头，道：“我不告诉你……”段皇爷听见红儿出来，心里顿时一惊，凝重的哼了一声，向前跨了二步，对着小皇爷喝道：“红儿，你快给我回去……”石砥中趁着他心神注意那孩子身上的时候，突然扬掌将大殿燃烧的灯火一掌劈熄，段皇爷怒吼一声，道：“快点灯，快点灯……”石砥中身形犹如一缕轻烟，在这四周如墨一样的大殿里，疾快的向大殿后面跃了过去，他身形甫动，背后风声飒飒，二个持剑高手挥剑朝他身上劈了过来！

石砥中晓得机会难有，回身劈出一掌，身子如电的拔了起来，只听闷哼二声，这二十汉子连着倒退而去，“爷爷，那人跑了……”

黑暗中传来小皇爷惊颤的声音。段皇爷这次估计错了，他以为石砥中猝起发难必欲生擒小皇爷，故急忙抱起他唯一的孙子闪在一边，而穆念祖也晃身挡在段皇爷的身前，唯恐小皇爷遇难。

段皇爷见四周没有一丝声音发出，鼻孔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冷哼，忙动起“天地视听”大法，默默查看石砥中隐身于大殿什么地方。石砥中虽然侥幸的避过那几个剑手的追击，而藏身于神龛的后面，却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他深知段皇爷功力深厚，时间一久必知自己藏身上面，急忙施出“龟息大法”连大气都不敢透出。

突然，一片碎瓦落地声，从左侧的墙角里传了出来，那几个剑手怒吼数声，身形在电光石火的刹那连袂扑了过去，由于这瓦碎之声非常的轻微，生象有人走在上面踩了一样，是故连段皇爷都蒙在鼓里。石砥中一愕，正在猜测之间，忽然有人轻轻拍了一下，他蓦一回头，只见一个俏丽的女子单指按唇，意思不要发出声音来，向他招手向前一指，身影疾快的一闪而逝。

石砥中不解的愣了愣，趁着大殿纷乱的一刹，身形化作一缕轻烟尾随在那不知来历的女子身后，那女子对这里熟悉异常，领着他连着绕了一匝，而走出这座破庙之外。

俩人首尾相接奔出数里之外，那女子突然停下身来，一张如水漾俏丽的脸靥跳进他的心里，他没有料到这个陌生的少女这样的美丽，登时愣了一愣。

那俏丽的女子冷冷的问道：“你真是那鹏城的主人么？”石砥中闻言一怔，道：“姑娘难道还不相信……”“唉——”这女子幽怨的叹了口气，道：“我不是不相信，这事关系大理段氏一族至犬，我不过是问问而已，你如果真是鹏城之主，我请求你不要说出它的位置，段皇爷有势，那些财帛难免不使你动，我虽是段皇爷的媳妇可是段家和我有一段深不可解的仇恨，有时候我连自己的骨肉都想杀死，使段氏绝后……”

石砥中没有想到这个比少女还要艳丽的妇人会是段皇爷的儿媳，在那充满仇恨烈火样的眸子里闪动着晶莹的泪影，他惑然的凝视着她脸上，轻叹一声，脑海中疾快的忖思道：“怪不得段皇爷说她会杀死小皇爷呢，原来她当真有这种可怕的念头，一个人连自己的骨肉都想杀死，若不是有大仇大恨的人，没有办法做得出来……”

他摇摇头道：“我不懂你的意思……”“你当然不会懂！”她凄凉的一

笑道：“当初段仁玉娶我之时，由于我已经和别人订了亲而回拒对方，段皇爷一怒之下而杀了我的未婚夫全家人，并胁迫我一家十五口的生命而将我硬嫁给他的宝贝儿子段仁玉，你想想，我那未婚夫身犯何罪遭此惨祸，我……”

“我”字说了半天，她忽然捶面轻位起来，只见她香肩震颤，清莹的泪珠颗颗自腮颊上流泻下来，那种凄楚幽怨的样子，忽然触动了石砥中的哀愁，黯然的摇了摇头，在他眼前又浮现出萍萍那种幽伤的样子……“嘿——”漫长的黑夜里传来段皇爷的怒吼声，接着便响起一连串的蹄声，只见一排飞骑风掣电闪的向这里驰来。

“我叫倩倩，你快走吧，日后我会和你再联络，但愿你拿出侠义之心帮助我报此大仇，你要多少酬劳我会如数付出……”。石砥中恍如受了极大的侮辱一般，冷哼一声，在那丰朗的面上涌出一片不悦之色，他冷冷的道：“你或许永远得不到帮助……”倩倩冷笑道：“往后是敌是友全在你一念之间，如果你对我有不利行动，首先遭到报复的是你，凡是知道我秘密的人都必须服从我，否则我一定毁灭……”

女人的心当真是瞬息一拭，一股浓浓的杀意自眉梢隐隐透出……石砥中冷漠的一笑，道：“我等待你的报复……”。他斜睨了急驰而来的数骑一眼，轻啸一声，汗血宝马如风奔来，身形急拔而起，落向宝马的身上！倩倩轻叱一声，道：“你太恶劣——”

石砥中挥掌一扫，大喝道：“我们后会有期……”“砰——”石砥中只觉全身一震，几乎自马上震落下来，他没有料到这个女人的功力比幽灵大帝还要高强数分，不禁暗自留意起来，诧异的大喝道：“想不到你是深藏不露——”“嘿——”一声冷笑自空中急响而起：“倩倩，你退下。”石砥中见这么多的顶尖高手如风驰至，心里顿时一暗，他回手一掌击出，立时将段皇爷的身子逼得自空中坠落下来，段皇爷吼道：“石砥中，你可敢接我一记‘碎玉功’？”石砥中冷笑，道：“改日自当奉陪，我相信我的‘断银手’不会比你差劲……”语声未落，汗血宝马身形疾射跃起，恍如一只大鸟一样，很快的消逝在黑夜里，段皇爷忿怒的击出一掌，气得仰天一阵高亢的大笑。

清晨潦绕的白云似带，围着挺拔的山峰，嶙峋的怪石在深幽的峡谷里静静的躺着，丛丛日荻幽涧里，随着一阵秋风吹过，摇曳着如霜的荻花，散了开去。一股山风迴荡在深长的峡谷里，带起白白的荻花，飘得满山遍野都是。懒散的阳光淡淡的洒下，投落在幽灵大帝西门熊的身上，他手抓长髯，踏着飘落的荻花，望着缓缓驰来的西门琦，轻笑道：“琦儿，一切都布置好了么？”

西门琦颌首道：“爹，孩儿都照您的话做了，凡是要进‘情人谷’的通路都有我们了望的人，只要这些枉自送死的人一来，准让他们有进无出……”西门熊庄重的嗯了一声，道：“孩子，你不要太大意，这次我们虽然设计的天衣无缝，难免还有疏漏之处，万一在最后的一刹那出了事情，我的心血算白费了……”

是——”西门琦唯唯诺诺的答应着，脸上一种非常奇特的表情，不知他心里正在想着什么？西门熊斜睨了爱子一眼，道：“现在有什么人进来这里了？”西门琦正色的道：“石砥中的踪迹还没有发现，海神旅正副首领已往‘日月风云雷洞’去了，其他的只不过是些二三流的角色……”西门熊恨得全身骨骼一阵密响，道：“这个可恶的女人，你想办法把她们引开，最好不要让她摸进‘日月风云雷洞’至于其他人倒不要管……”

“咻——”一道锐利的响声划静谧的峡谷，只见一只箭向着西门熊的身

前疾射而至，西门熊伸手一抓，在箭簇尾羽上拿出一个纸寄，他展开一看，冷哼一声，道：“大理段皇爷已经来了，你快把他引进洞里。”西门琦急得大声道：“可是石砥中还没有来……”

西门熊阴沉的一笑道：“你放心石砥中是唯一进入大漠金城的人，他只要一得到‘情人谷’发现通往鹏城的密道消息，还不快马驰来查看一下究竟，你要知道鹏城得主，决不希望有人发现鹏城的秘密，石砥中定会来阻止这些来探索的人，那时石砥中纵是不死在我们的手里，也会死在别人的手中……”

西门琦听得一乐，笑道：“爹，你想得真周到，那小子，我恨死他了……”一连串的蹄声自“情人谷”底清澈的传了过来，在那缭绕的薄雾中，一个孤独的骑士缓缓的驰来，他落漠的发出一声长叹，望着摇曳的荻花，目光缓缓流过斜倾于路旁那块石碑上面——“情人谷”三十大字。他苦涩的一笑，脑海中疾快的忖思道：“好响亮的名字，看来这深幽的长谷，应该是葬着一对历经磨难的恋人朽骨，否则这个深谷不配‘情人谷’三个字……那样简直是冒损了爱情的神圣……”

石砥中一个人孤独的忖思着，在那无情的忆思里，正象那褪逝的薄雾一样，在他心底里留下的是苦痛的回忆及不尽的惘惘与悲伤，往日的娇情和繁华的时光，随着时间而消逝，连一丝痕迹都没有……西门琦望着石砥中踏进了深谷，他紧张的凝视着对方那侧面的身影，一股浓重的傲气刹时弥漫在他的嘴角上，他恨得紧紧握住了拳手，喃喃地道：“石砥中，你上当了，我要杀死你……”西门熊阴沉的笑了一笑，目中轻轻掠过一丝凶光，他低嘿一声，在那苍老的脸上陡然布上一层寒霜，冷笑道：“孩子，你等的人已经来了，我们该去准备了……”这对谲诡奸诈的父子互相得意的施了个眼色，肩头晃动，双双消逝于这个深长的山谷里。石砥中在情人谷奔驰了一会，身形轻轻飘落在地上，他望了望对面长满了金钱青苔的大岩石，一条流泻的大瀑布喘急的自山顶上流了下来，那浑圆的水珠迎着金色的阳光泛射出晶莹的光束，一条溪流从他脚下缓缓流过，他只觉得脸下清凉，溅落的水珠颗颗洒在他身上。

石砥中深长的吸了一口气，那双踏着大岩石的靴子上沾满了水珠，望着这个幽静的地方，不禁把多日来的烦恼通通抛诸于脑后，任那扑面的水珠溅向自己的身上……流喘飞急的大瀑布好象是一条张牙舞爪的银龙流泻而下，石砥中在晨风的沐浴下，不觉的向流泻的瀑布跃去。突然，在那怪石嵯峨，斜岩陡壁间，闪过二条快捷的人影，石砥中心头一震，脑海之中疾快的忖思道：“是了，这些人必是赶来探索大漠鹏城的进口，我虽不相信神秘金城会在这里出现，但这件事绘声绘色的传遍了整个大漠，我只得亲自跑来一趟……”他身形晃动，仿佛一只大鸟一般扑向峰顶之上，身形甫落，陡然发现四个锦袍配剑的汉子伫立在一个大洞之前，神色凝重的面朝洞外，冷煞的望着身形甫落的石砥中。

“什么人？”自那黝黑的大洞里突然响起一声沉重的大喝，只见追随大理皇爷的那个中年文士穆念祖从洞里走了出来，他见石砥中傲然的立在洞口，不禁略略一怔，旋即一层怒色布满脸上，他冷哼一声，冷冷的道：“阁下消息真是灵通，居然让你找到这里……”

石砥中心神一颤道：“什么？这就是‘日月风雷洞’？”穆念祖不屑的道：“不错，我们大理已经先占其间，谁都不可踏进洞里一步，否则……”石砥中冷漠的道：“大理段皇爷只能在大理做土皇帝，要想在情人谷施其皇

威，恐怕没有人会听这一套……”

穆念祖向前一欺，冷冷的道：“这么说阁下是一定要硬闯了……”说着神色凝重的斜掌在胸，目光炯炯的注视着石砥中，他深知这个青年人艺业造诣不凡，双方真要动起手来，当真是个空前劲敌，但今夜穆念祖奉命死守洞外，由段皇爷只身涉险寻那鹏城的秘道，在段皇爷没有退出来的之前，任谁都不准踏进洞口一步。石砥中知道穆念祖定不会轻易放自己进入石洞里面，他深吸了一口气，全身功力陡然蓄集于双掌之间，深卷的斜眉深深一皱，颌首道：“是的，我要出手了，你准备吧……”

穆念祖身形疾快的往后一闪，道，“好！”“好”字方出口，那凝立于洞口的四个汉子身形陡然向前来，“呛”然声中，四柄寒光耀目的长剑如水洒出，立时布成一道剑幕，挡住了洞口。

石砥中料不到这四个持剑的汉子功力如此浑厚，在一刹那间便能巧妙的布成一道剑阵，他冷哼一声，一掌斜劈过来，击出一股掌风。“嘿——”那四个汉子同时一声大喝，剑势一变，四道剑气弥然布起，罩向石砥中身上各处要害。石砥中虽然功力已达天人合一的地步，但要在一瞬间破去这四个绝强高手的剑势山非易事，他身形如电插于剑光之中，剑势甫动的刹那，连着击出四掌。“砰！砰！砰！砰！”连着四响——

这四掌犹如翔羊角，飞爪留痕，那四个汉子竟捉摸不出这幻化无形的快掌是如何击将出来的，他们只觉身子一颤，竟被浑厚的掌劲推得倒退而出。穆念祖见多识广，一看石砥中攻出掌法，立时认出是一种颇为罕见的奇绝掌法，他全身突然一寒，身形疾惊而前，斜掌单立，冷冷地道：“阁下施出西域的独门掌法，起先我还不信你真进过大漠鹏城，这样看来，我不得不相信了……”

要知穆念祖这人性情冷怪，鲜有朋友，只有大理段皇爷能够降服于他，他骤见石砥中以弱冠之年，身怀武林绝技，这使穆念祖想起自己当年被中原武林逐出时的情景，也正是这一年龄，时光流转，世事变幻无常，谁又知道当年曾叱咤风云的一代少年英雄会在大理一耽就是数十年，如今虽然鬓发未斑，却也不复当年美少年，在那些幻化的岁月中，穆念祖因思忆及自己年轻时的那段岁月往事，不禁对石砥中略存好感。

一个生性怪癖，不喜和人交往的人，其内心蕴藏的感情也较常人丰富深重，穆念祖一生中并没有朋友，这时见石砥中豪气干云，颇象自己年少之时，倒也存了结纳之心。石砥中见对方一眼就辨出自己在大理鹏城所习的西域武功，心下也是暗自敬佩，忖道：“此人果然见多识广，武学深博，仅在一式中便认出西域掌法……”

但他生性高傲，当下一挺胸，笑道：“天下武功本属同源，无知世人故意把它分成派别门户，这无非别具用心，在下武功杂渊广，但并非是出自西域……”穆念祖闻言一怔，冷哼道：“好大的口气，姓穆的好意想问，你倒信口雌黄，今日如不让你受点教训，你还不知天下能人多如泥沙……”

陡然欺身直上，斜斜劈出一掌。石砥中突然感到一股怒火由胸中直冲上来，大喝一声，右手斜举，“天王托塔”，硬接了穆念祖一掌。两人正在这里作殊死斗，却不知海神旅何小媛正好从别处绕了过来，何小媛骤见石砥中硬接穆念祖劈下的掌势，神色突然一变，忖道：“好蛮的打法，以己之短，对人之长，看来石砥中今日定然凶多吉少，这一掌接下来不死也得重伤……”她在进入情人谷之前，已对各路参加探索大理鹏城的人物作了一番详细的调

查。深知穆念祖掌力雄厚称雄大理，连段皇爷都不敢硬接他的掌力，冲劫好强的石砥中因为对方守住洞口、竟逞一时意气，不让不避的硬接对方一掌。

穆念祖目睹石砥中狂妄之情，登时心头大怒，暗道：“此人这等狂妄，简直不把武林人放在眼里，如不让他尝尝苦头，受点教训，只怕他目空四海……”忖念一了，暗动真气，下击的掌势又加了几分劲力。

“砰——”双掌接实，轰然一声巨响，激荡的真力涡旋成风，连暗伏于大石之后的何小媛和罗戟都觉劲风袭人，威力直如碎玉裂石，但石砥中却屹立未动，冷漠的望着身形摇晃的穆念祖。

穆念祖脸色惨白，胸前气血往上一阵翻涌，他痛苦的发出一声低吼，目中突然闪过一丝怨毒的骇惧之色，登时衣袍高高隆起，凶恶的向石砥中走来。石砥中骤见穆念祖这种狞狰的样子，心里顿时暗暗一骇，不觉的倒吸了一口气，料不到一个被触怒的人会有这种令人骇颤的形象，不禁将左掌斜斜抬起。他冷冷地喝道：“你想做什么？”穆念祖对这沉重的大喝好象充耳不闻一样，他身形缓缓移动笔直的走了过来，石砥中正待一掌击出，穆念祖身形突然加速，向石砥中身后扑了过去。

石砥中愕了一愕，在忖思间，穆念祖已落至一块巨石之上，身形一蹲，左掌横削，有如裂皂一样的人喝道：“滚出来！”“你敢！”听一声清叱，人影晃动，何小媛和罗戟双双跃出来，穆念祖一掌落空，快捷的退回洞口，狠狠地望着何小媛，冷冷的道：“你想坐收渔翁之利，那可办不到……”何小媛冷笑道：“你果然不愧是‘神手天尊’。”穆念祖心神陡地一震、料不到这边陲之地会有人晓得他当年在中原道上的浑号，这“神手天尊”四字他已数十年没有听到了，骤然间有人道出他的名字，一股从未有过的豪情突然在他的脸上显现出来，他嘿嘿一笑，道：“老夫的底细你怎么知道的这样清楚？”

何小媛有意无意之中瞥了石砥中一眼，在那薄薄的嘴角漾起一丝冷傲的笑意，她不屑的大笑道：“我不但知道你是‘神手天尊’，还知道你如何被江湖英雄赶出在原，狼狈的逃命大理，如何向段皇爷屈服，姓穆的，这些事这你不忘了吧……”

穆念祖脸色变得铁青，适才脸上浮现出的豪迈神情顿时敛隐而去，气得他大吼一声，厉喝道：“胡说，胡说！”何小媛恍如抓得可藉以攻击对方的弱点，非但不怒反而笑的更厉害，她笑得全身直颤，喘呼道：“你神手天尊虽然英雄，却只会飞命逃跑，连踏进中原一步的本领都没有，还敢在这些人的面前耀武扬威……”

穆念祖象是骤然被人道破心中的隐痛一样，直气得发丝根根倒竖而起，全身骨骼一阵密音，在那眉宇间刹时布满了一层浓重的煞气，他狞笑道：“你再说我就杀了你……”

何小媛耸耸肩，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冷冷地道：“恐怕你还没有那种本领……”穆念祖虽然连连被海神旅何小媛激怒，但他一想到责任重大要坚决守住洞口，顿时将那快要暴发的怒火强自压了下去，他鼻子里重重透出一声冷哼，将头偏过一边，连看都不看何小媛一眼，可是在他脑海里却极快的忖思道：“只要他不进洞里，我何必连累这多强劲，这女子看来城府极深，比迴天剑客都要难缠，眼前大敌接踵而至，我得赶快设法将他们引开……”

他正在沉思着如何将迴天剑客石砥中和何小媛等引开这里的时候，忽然瞥见幽灵大帝西门熊领着六个幽灵骑士向这里如飞奔来。穆念祖暗中骇然，

没想到连幽灵骑士也要插上一脚，他晓得幽灵大帝功力通神，是出了名的难惹人物，神色一变之下，冷冷问道：“西门兄，你也想和老夫过不去么？”这心机才智当真高人一等，他不愿和幽灵大帝发生冲突，口气间并没有脸上表情那样冰冷，只是有些责备的意味。西门熊暗中冷哼一声，忖道：“你不要臭美，我若不是将你们这些东西一网打尽，才懒得和你鬼扯呢……”他面上毫不动声色，脸上现出淡淡的笑容，道：“哪里，哪里，段皇爷和老夫私谊颇笃，本大帝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和段皇爷争那个洞口，纵是里面珍珠财帛堆积成山，老夫也不会心动。”穆念祖急忙拱手谢道：“如此老夫先谢过了，只要西门兄不擅自越洞口，将来老夫必以万颗珍珠道谢……”西门熊阴沉的一笑道：“是的，是的，本大帝以仁义为怀，你放心……”说着一挥手那六个幽灵骑士身形同时向前一扑，各自拔出一柄锐利的巨斧，对着洞口左侧的一块泥壁劈去，只见沙泥斜削而落，多时劈出一个洞来。

西门熊捋髯一笑，对穆念祖道：“那个洞口是你占的，这个洞是我开的，你我两家河水不犯井水，你那万颗珍珠可得依时送来……”说着闪身跃进洞里，传来一阵朗朗的笑声，仅留下那六个幽灵骑士守住洞口，穆念祖何曾想到这里共有两个进口直通地底之下，西门熊棋高一着，将另一洞口封闭，看来幽灵大帝早就来过这里来。石砥中始终冷漠的看着这一切的变化，由于西门熊突然出现，他连续想着几个不同的问题，突然一个意念陡地跃进他的脑海，在电光火石之间，忖道：“幽灵大帝故意钎洞不和大理段家发生冲突，莫非是有何用意……”

正在忖念间，幽灵大帝忽然自洞里走了出来，双手捧着无数颗有龙眼大般的晶莹珍珠，得意的畅声大笑。西门熊对穆念祖道：“穆兄，你那万颗珍珠倒不必送来了，这里面多得你不敢想象，天下财富恐怕就数大理段家和老夫了……”穆念祖听得心动，目中忽然露出贪求之色，他急急的问道：“西门兄，段皇爷你可曾看见？”西门熊目光一转，笑道：“看见，看见，他等一下就请你进去帮忙。”目光缓缓流过石砥中和何小媛的脸上，只见石砥中这时正茫然的望着空中飘荡的白云，恍如在沉思着什么事，而何小媛和罗戟都神色大变，目光全落在他手中那些珍珠上。

西门熊嘿嘿一笑，道：“三位有意不妨随老夫进来……”说着身形一闪，又没人黝黑的石洞里面。罗戟就反手将手中长剑拔了出来，昂然朝那持着巨斧的三个幽灵骑士欺去，何小媛急切的向前一拦道：“去不得，我们走这一条……”罗戟一怔道：“为什么？”何小媛冷笑道：“西门熊是什么东西，他还会将那无尽的财富轻易舍手易人，我们只要一进去，准遭毒手，眼下之计只有向姓穆的进攻，也唯有这条路最安全……”说着一掌斜劈而出，一股冷寒的掌劲阴柔的袭向穆念祖的身上，穆念祖单掌拂出一道气劲，脸色惨变道：“这是幽灵功，你到底和幽灵大帝有何关系？”他猜测不出何小媛为何也会幽灵大的独门神功，不禁迷惑起来，他哪知何小媛化身西门熊的妻子以处女之身骗取幽灵大帝的神功，而跃身为武林顶尖的高手。（谁看碧眼金鹏便知）何小媛这里甫发动攻势，罗戟也晃身挟剑向那四个横剑而立的剑手攻至，他大喝一声，一缕剑光破空涌出，对着左侧那个汉子左臂削去。

这四个段皇爷的身边的一等待卫都是大理出了名的神勇武士，他们只知忠心于段皇爷，对于己身生命毫不珍惜，这时骤见罗戟晃身挥剑而来，冷喝数声，撩剑抢攻而出。剑芒颤动涌起，罗戟目光一凛，长啸一声，剑刃颤出一片冷芒，“当——”地一声，那斜劈而来的长剑立时被震了开去。“砰

——，”何小媛和穆念祖各换了一掌，双方身形疾退，俱身色凝重的望着对方，但都不肯再轻易的动手，这样僵持下去，谁都不愿放弃搏杀对方的机会，可是两人的防守都极为严密，几乎无隙可击。

突然，自那黝黑的石洞里传来一声大吼，这沉重的吼声发自穆念祖的身后，他一听就知道是段皇爷的声音，登时一股凉意泛向心头，不由暗中忖道：“听段皇爷那种急怒的吼声，莫非他遇上了危险……”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而逝，他身形陡的后退，额上顿时有股冷汗沁出，他强自镇定的深吸一口气，回头向大洞里喝问道：“皇爷，你好吗？”这声喝问过后，静悄悄的洞里立时回荡起他的声音，却没有段皇爷的声音传出，仅有那缭绕的余音尚在洞里嗡嗡作响。何小媛不屑的道：“那个老东西恐怕已经死了，你还守在这里做什么？”穆念祖脸色大变，一股浓重的煞气布满了他的脸上，他阴沉的笑了一笑，愤怒的咆哮道：“你这毒妇，我们再拼一场……”何小媛冷然的道：“我要杀死你……”这几个字犹如寒冰样的从她口中迸发出来，好象不是出自一个女人的嘴里，穆念祖闻言一骇，竟觉得这冷冰冰的声音有着无比的恐怖力量，恍如他真要死在她手中……”

“呃——”这恍如野兽发出的痛呃之声冲破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石砥中茫然的自沉思中清醒过来，只见罗戟面色苍白，一股鲜红的血液从左臂汨汨流下，他缓缓的从一个汉子胸中拔出了长剑，虽然杀死了一个神勇无比的大理武士，自己却也受了严重的臂伤。

何小媛动容的问道：“罗副首领，你伤的重不重？”罗戟脸色苍白，喘息的道：“没有什么，只是不能再妄动真力……”何小媛放心的一笑，道：“没有关系，我来替你把这些令人讨厌的东西通通杀死，然后再找段皇爷理论……”说着缓缓抬起了手掌，朝穆念祖身前逼去。

石砥中身子向前一跃，道：“何姑娘，你请退开……”

何小媛身子似是一震，斜睨了石砥中一眼，在那幽怨冷清的眼神里忽然闪过一丝泪影，她凄冷的一笑，道：“怎么，我们的大剑客愿意效身海神旅……”

“哼——”石砥中没有想到何媛在这个时候嘲弄着自己，他不悦的冷哼一声，冷漠的道：“你说得好轻松，我不是为了你……”他晓得何小媛必然是受不了这句话的刺激，说完急忙大步的向前踏去，目中神光如电射出，投落在穆念祖的脸上，冷冷的道：“你还坚守洞口么？”穆念祖深知这个年轻人是自己生平的大劲敌，他若要硬闯石洞是没有人能挡得住的，但穆念祖奉命死守洞口，自然不敢让石砥中闯进洞里。他神情肃然的默默道：“只要我有一口气，谁都不准越雷池一步……”“唉——”一声幽幽的叹息清晰的传了过来，石砥中正在猜疑之时，只见段皇爷媳妇倩倩冉冉落在他的身旁，一股清幽的异香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石砥中心晃神摇的忙退了一步，不敢多闻一下那种香味。倩倩轻轻撩了一下飘拂在肩上的发丝道：“穆念祖，放他进去……”“这……”穆念祖非常为难的道：“不行，皇爷交待的事情我不敢作主……”倩倩冷冷的笑道：“我敢做主，一切由我承担……”石砥中冷漠的看了倩倩一眼，昂然的向洞里行去，消逝于黑暗中，穆念祖虽然有些不愿，却禁不住倩倩那双严厉的眸光瞅视，他黯然的一叹道：“为什么要放他进去，皇爷会责怪的……”“哼——”

倩倩冷哼道：“你懂什么，西门熊居心诡测，皇爷恐怕正遭遇了最大的危难，若让迴天剑客进去，事情可能立时改观，也许还能得到大漠鹏城的希

望……”

何小媛拉着罗戟上前道：“我们也进去……”倩倩冷冷的道：“我并没有让你们进去，多进去一个多死一个，若要活命还是乖乖的退回来好……”何小媛恍如没有听见一样，她只想早些进入洞底找着那座神秘鹏城的入口，毫不停略的急行而去。

黝黑的石洞里伸手不见五指，石砥中顺着石阶步下，只觉一股潮湿的混浊空气涌进鼻子里，在那洞壁上沾满了水珠，不时滴落在地上，发出轻微的响声。石砥中沿着长长的石阶摸索着前进，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紧张，他目光缓缓流转，看见深长的洞穴里长满了钟乳石，恍如有着万千的影象浮在半空，垂落的钟乳石在这黑暗的大洞里犹如人影，显得神秘恐怖……

十五

“嘿——”石砥中正出神顾盼间，一声低冷的嘿声自空中传了过来，石砥中暗中一骇，闪身跃至洞中黑暗的一隅，他四下仔细一扫，竟没有发现一丝人迹，心中骇然，一个意念陡然跃进了他的脑海里，疾快的忖道：“这冷嘿之声明明是发自内心的口里，为何不见一丝踪迹，我若冒然走去，定会遭到这隐藏在黑暗中人的偷袭，在这种黑暗的地方将对我十分的不利……”他屏住呼吸运极目力也没有发现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沉默了良久，忽然有一阵鼻吸之声飘进耳际，他连忙运起“天地视听”功夫，默察这个人隐藏的地方，只见他神色微变，暗惊道：“怎么，这里竟隐藏了三四个人……”他冷哼一声，大声的道：“朋友是谁？该出来一会了……”“嘿——”暗中传来低嘿一声，道：“石砥中，我等你不少时候了。”语音一落，冷嘿之声不断传来，石砥中大喝一声，身形猝然暴射而起，身在空中，金鹏神剑骤地腾空飞出，喳地一声巨响，一条斜斜垂落的钟乳石断碎而落。

剑芒颤动，石洞突然大亮，那条条垂在空中的钟乳石在剑光闪耀下，泛现出瑰丽的景象，刹时五颜六色的种种罕见的奇异景象呈现在石砥中的眼里，地不禁感叹造物者的神奇，深深被这种瑰丽的景物吸引住了。

溅落的石屑飘射中，一条幽灵似的黑影轻灵的跃了过来，石砥中深吸了口气，将长剑缓缓的举了起来，在那弯弯的嘴角显现出丝不屑的冷笑，冷冷的道：“原来是你！”西门琦目中凶光毕露，冷笑道：“你如果知道是我，就不会来送死了……”

石砥中只觉一股怒火自胸间冲了上来，他几乎每次都落在幽灵宫人的算计之中，这时骤见西门琦隐藏在这个洞穴之中，顿知他们父子又有什么毒计要施出来，顿时有数种不同的念头在他脑海之中盘旋，他不禁想起西门琦害死罗盈及金老太的阴毒手段，两次的事情都移祸到他的头上，使得他含受不白之冤至今未能洗刷。他目泛杀机，冷冷的道：“阁下仅一个人恐怕没有这种本事，你们爷子形影不离，你的老子恐怕也在这里了？”西门琦冷笑数声，道：“对付你这种人，哪需我的父亲出手，石砥中，如果你晓得这洞里的一切，你将会知道我如何对付你……”

语音一落，他手势缓缓一摆，立时有六个幽灵骑士从黑暗之中走了出来，这些幽灵骑士俱是木然的僵立在那里，手中握着长剑，背上插着巨斧，石砥中心神一震，忙将全身功力运集于剑刃之上，立时剑光闪颤，一股青朦朦的剑气泛射出来，缭绕在剑刃之上，缓缓的散开……

他恍如一个巨神似的凝立在地上，不屑的道：“幽灵宫的精华大概都出来了！”西门琦扬眉冷哼道：“当然，对付你一个人出动这么多高手似乎太值不得了。”

石砥中这时只觉全身血液奔腾，那股深藏于心底的豪情随着血液而奔流，他深知在这洞穴里尚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隐藏其中，自己若不施出煞手是很难闯过这些没有一丝人性的幽灵骑士手中。

他凝重的长叹口气，那旋聚在剑刃上的真力更见旺盛，寒冷的剑光陡然一颤，一道剑圈在空中一闪而逝，西门琦只觉寒气袭体，骇得连退数步，石砥中哈哈一笑，道：“阁下注意了，我要出手了。”西门琦目中凶光大盛，大喝道：“阁下不要太狂了！”

他身子一动，长啸一声，那些幽灵骑士蓦地撩起手中长剑向石砥中劈了

过来，这些幽灵骑士的功力恍如又增强不少，身形甫动，剑啸之声嗡嗡直鸣。石砥中骤见这六个幽灵骑士以浑身的真力推动剑刃，颤泛出六道令人骇惧的剑光，攻向自己身上各处重要的地方，心里顿时一震，他豪迈的朗朗一笑，道：“西门琦，你有种也过来！”

剑势缓缓转动，一蓬剑气如洒出，恍如银链泻出一样，缭绕在空中的银虹。竟将幽灵骑士所发的剑势阻碍一缓，威势顿时大灭。西门琦神色阴沉的哼声道，“你如果闯过幽灵骑士这一关，本盟主自然陪你走上几招，只怕那时你力不从心，死在他们剑下……”

他见石砥中斗幽灵骑士毫无一丝败迹，心中不由一骇，虽然说今日是有计划将石砥中劈死于剑下，但对方神勇盖世，眼看幽灵骑士很难奏效，他目光缓缓流转，脑海中不禁疾快的忖思道：“石砥中全神全意的对付幽灵骑士一定不敢使精神轻松，我何不故意和他帮扯，分散他的注意力，等他精疲神驰的时候，再和他拼命一斗，那时他很难接下我要命三击……”这个意念在他脑海中如电光火石一闪而逝，他胸有成竹的扬声嘿嘿一阵大笑，笑声微敛，他得意的道：“石砥中，你晓得宇文慧珠现在怎样么？”石砥中连着劈出两不，淡淡的道：“她的事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两剑是他功力所骤，犹如江河迸发，浩瀚得深不见底，那六个丧失神智的幽灵骑士大吼数声，竟被逼得连退数步，咆哮几声，又扑了过来。

西门琦没有料到石砥中会这样的沉着，丝毫不受外力的干扰而分散心神，他阴沉的低嘿一声，疾快的忖道：“宇文慧珠居然无法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只有拿出下一个煞手来了，倘如他再下上当，那爹爹的判断将完全的推翻了……”他故意提高了嗓门大声的道：“石砥中，你知道东方萍现在怎么样了么？”

果然这一句话的分量极重，石砥中身形一阵摇晃，那即将递出的剑势骤然散失得发不出一丝威力来，石砥中定力虽然极为深厚，但萍萍的影子清晰的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心神一颤，回头问道：“她怎样了？”他贯注的精神突然不能宁静，只觉胸间有一股沉浊的闷气充塞得喘不过气来，他悲怆的叹了一口气，背后响起两缕破空的声音，快逾闪电的向身上袭到。石砥中急忙掠空拔起，勉强的避过那斜劈而来的二枝长剑，他的全副精神都在聆听西门琦的答话。西门琦见这一着已分散了石砥中的注意力，他却不立刻告诉他东方萍如何了，等石砥中和幽灵骑士又斗了几个回合，他方慢吞吞的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要急死了，东方萍现在生命已经快至油枯灯尽的时候，仅有微薄的呼吸尚维持着她那一缕芳魂……唉！可怜……”

他象是非常沉痛的样子一字一字的说出来，那语气中也满含悲哀之意，恍如他也非常的伤心，使人绝不会料到他此刻正以无比的心机和石砥中正在搏斗着。

“呃——”石砥中只觉得全身一颤，一股气血向胸前涌出，他痛苦的低呃了一声，在那脸上浮现出来的痛苦之色当真是令人同情怜悯，他几乎连抵抗幽灵骑士的力量都没有了，步履一阵凌乱，勉强的避过劈来的几剑。他目中含着凄凉的泪水，大吼道：“西门琦，你告诉我，她可怜什么？”西门琦知道石砥中愈来愈不济了，他内心虽在极端的得意，表面上却丝毫不敢表露出来，在那阴沉的脸上忽然作出一片茫然之色，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凄声的道：“可怜她一代美人在临死之前还不时呼唤着你的名字，那种念念不能忘情的凄凉景象当真是令人不忍目睹……唉！石兄，老实说，当时我在她榻前

真想将她给你的那份感情抢过来，可惜萍萍爱的不是我……唉！她多盼望你能看她一眼，或在她的身旁，唉……”

他连着几声叹息之下，真是表情逼真，决使人想不到他正以人类最大的弱点在愚弄着石砥中，使石砥中神智丧失连仅有的思考力都没有了。石砥中恍如五雷击顶一样的嗡嗡地一声，脑海之中立时紊乱得没有一点思绪，他痛苦的一阵大笑，沉声的喝道：“不要说了！”那六个幽灵骑士骤然被他这种犹如雷似的一声大喝，震得全身一颤，攻势立时一缓，他们那久已绝灭的人性恍如被这声巨喝唤醒了一样，那呆凝的目光竟会转动起来，好象有了一些记忆，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情，不多时又恢复了那种茫然的神情。人影晃动，幽灵骑士卫攻了过来。西门琦也被幽灵骑士这种奇怪的样子惊愕了，他神色微变，惊疑的忖思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爹爹训练的幽灵骑士难道还会恢复那灭绝的灵智，若真是如此幽灵骑士岂不是极为危险的东西，万一有一天……”他不敢再想下去。

西门琦道：“石砥中，你为什么不让我说下去，莫不是愧对萍萍，空负她的感情，这样说来，你也太没有良心……”石砥中此刻没有心情再和幽灵骑士动手，这时他神智已乱，根本不知如何对付眼前的大敌，六道朦朦的剑雨在他身上要害之处飞绕，他仅靠身体的一种潜意识反应来闪避这连手的攻势。突然，一缕剑光破空撩出，笔直的削向他的手臂，石砥中这时完全陷于一缕幽思中，居然不知自己危在旦夕，“哼——”石砥中只觉手臂上一痛，那混乱的神智不禁一清，他冷哼一声，只见手臂上殷红一片，鲜红的血液汨汨流出，他怒吼一声，大声的道：“西门琦，我要杀死你……”一股浓浓的煞气随着他的话声在脸上布起，他高亢的大笑一声，身形电快的拔起。剑光颤动，对着六个幽灵骑士射去。

“嘿！”西门琦骤见石砥中化除积于胸中的悲哀，自痛苦中清醒了过来，心中登时一骇，他见石砥中运剑搏杀幽灵骑士，不禁大声的道：“石砥中，你简直不是人！”石砥中被骂得一怔，一时竟未想出是什么意思，他悲怆的怒吼一声，在电光火石之间，斜剑痛刺扑来的一个幽灵骑士的胸前，“呃——”一蓬血雨自空中倒洒而落，那个幽灵骑士惨叫一声，那柄金鹏墨剑登时穿胸透过，石砥中电快的抽出神剑，突然化作一缕白光驭空而去了。

他身在空中，大喝道：“西门琦马上轮到你了！”剑光在那五个亡命扑来的幽灵骑士身上一绕，他们竟通通的钉立在地上，连吭都不吭一声，握着兵刃望着冷煞的石砥中。他缓缓的回过身来，对着西门琦冷冷的道：“现在换你了！”西门琦骤见幽灵骑士木然的僵立在地上，不禁愣一愣，他想不出幽灵骑士为什么会突然停手不攻击了，急忙拿起一根银笛吹奏起来，哪知这些没有人性的幽灵骑士动也不动，依然僵立在那里，银笛对他们根本不发生丝毫效力。石砥中冷漠的道：“你就是吹断了笛子，他们也不会听你的……”西门琦不信的走到幽灵骑士的身边，他目光才瞥见幽灵骑士的腰际，忽然发出一声惊呼道：“你——”

只见那些幽灵骑士腰际俱流出一股血来，西门琦愤怒的推出一掌，那些幽灵骑士砰然倒地，上半身和下半身竟被锐利的剑刃削为二截，那种令人惊悸变色的惨状顿时把西门琦惊呆了。

石砥中以剑道上无上的绝技连毙五个幽灵骑士，连他都不敢相信自己在剑道上会有如此高的造诣，他哪知自己功力天天在无形中进步，仅凭现在身手在江湖上已鲜有敌手，况且适才是在悲伤愤怒的时候化剑为气，将身体各

部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他冷冷的道：“我说过了，现在轮到你了！”

西门琦全身一颤，竟不知怎地会产生出一种骇惧的心情，他想到石砥中连劈六个幽灵骑士那种威势，通体居然会泛起一阵轻微的颤抖，目中凶光尽失，脑海中疾快的忖思道：“我得赶快设法和爹爹联络，否则我会死在石砥中的手中，反正这里一切我都熟悉，在必要的时候……”

他脑中尽是些如何远离这里的念头，脸上紧张之色顿时缓和了不少。他故意装得非常冷静的样子，道：“你不要神气，这点功夫还不在我的眼里。”石砥中见他面临死亡，还敢大言不惭的硬逞英雄，他冷笑一声，运剑指着西门琦的胸膛道：“在我杀你之前，我要你告诉我萍萍现在在哪里？”西门琦嘿嘿数声，道：“你认为我会告诉你么？”石砥中怒吼道，“不要噜嗦，快点说！”一道冷寒的剑气在西门琦的脸上轻轻一晃，他感觉有种遍体生寒的恐怖情绪涌进心里，登时在他脸上有着数种变化，不同的表情显现出来。西门琦心念电转，疾忖道：“爹爹此刻正全力对付段皇爷，我何下将他骗进那机关密市的坠道之中，让爹爹发动机关……”

他深沉的冷笑一声，道：“你若要知道萍萍在哪里，有种就跟我来吧。”说着身形疾动，向洞穴深处疾扑而去，他身形如电，去时如风，石砥中起步较迟，两人相距竟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石砥中冷笑一声，追踪而下，道：“你若想暗中捣鬼，当心我驭剑取你脑袋……”西门琦对这个石洞熟悉异常，他在这曲折迂回的大洞里连绕数匝，发觉石砥中紧迫不舍，不由冷笑一声，道：“阁下太狂妄了！”

他骤然一翻身，双掌在电光石火间陡地劈向尾随于身后的石砥中身上，这一着出于任何意料之外，气旋劲激的掌风迸发而出，浩瀚的罩向石砥中身上各处。“哼——”石砥中冷哼一声，大喝道：“你这卑鄙的东西……”

在这刻不容缓的一刹里，他急刹去势，左掌疾快的往外一圈，衣袖拂动，一股气劲颤拂而出，迎向袭来的掌劲。

“砰——”西门琦低呃一声，恍如受了严重的内伤，在漆黑的洞穴里传来凌乱的足步声，刹时便没入了一片黑暗里，不知他如何的遁离而去。

石砥中没有料到西门琦会突然隐藏起来，连他躲在什么地方都不易追查出来，他气得大吼一声，道，“你就是躲在天边，我也要把你抓出来！”朗朗的语声在洞穴里瞬息的传遍开来，他踏着泥泞的地面，向这个看不见尽头的洞穴走去，一股阴森森的冷风从前面拂来，吹得衣袖簌簌作响。

突然，一线光亮自洞壁上穿射下来，洞里景物顿见开朗，石砥中缓缓移动着身躯，顺着微弱的亮光行去，又在眼前忽然出现一个大石门。

他愣了一愣，竟没想到在这个洞穴里会有这样大的石门，他不知这门里是什么地方。正在沉思的时候，那石门忽然缓缓的启开，一副景象刹时跃进他的眼里。

只见这石门之后又是一个亘古未见的大石洞，在这潮湿阴暗的大洞中，一个老人正在费尽力气的半蹲着身子，双手高高托着一个浑圆的大岩石，那个大岩石犹如是由空中降落下来的一样，压得那老人喘声如牛，正在努力的挣扎着，但他却没有办法将那块大岩石抛掉或者放下，那老人好象在这里已经支持了不少的时候，足踝已深深的陷在泥中，没及双膝之处。石砥中骤见这个老人的背影不由一怔，暗忖道：“这不是大理段皇爷么？怎会无故的举着这个大岩石，看他那种痛苦尽力的样子，又不象是在练功……”

他在地怔立了一会，居然无法决定是否要走进这个石洞里，石砥中默

思了一会，径自大步往洞里行去，他身子方踏进门槛之中，那石门忽然又自动的关了起来。

石砥中还没来得及查看一下石门关起来的原因，段皇爷突然缓缓移动着身躯，回过身来，他脸上青筋根根跳起来，豆大的汗珠颗颗自额上滚落，他发出沉重的喘息之声，嘴唇紧抿，竟不敢开口说话。

那块浑圆的大岩石犹如比万斤还要沉重，凭段皇爷那样浑厚的功力都承受下了，石砥中心里虽然有些吃惊却不动丝毫声色，冷漠的望着段皇爷。一种求助的目光在段皇爷的眼里泛现出来，但是在他脸上却布满了一股傲气，好象是不屑向别人求助的样子，石砥中冷冷一笑，绕过段皇爷的身边走去。段皇爷见这个令人憎恨的年轻人没有帮助自己的意思，登时急得双眉紧锁，将那剩余的真力贯注在双臂上，浑圆的大岩石立时上升了数寸，只累得他紧咬牙关，勉力的支撑着，他喘息数声，大吼道：“喂，帮我一个忙，却再也不敢松懈下来。

石砥中冷冷的道：“你请人帮忙都是这种命令的语气么？”他对段皇爷本来就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口气里不免有种冷漠的意味，使得这个大理尊贵的皇爷不由得一怔，愣愣的默思了一会。大理段皇爷怔怔的出了会神，没有想到迴天剑客石砥中会比自己还要高傲倔强，他身为皇门一地之主，虽然涉身武林对江湖奇人怪客的行径，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但却从没有一个人如此的给他难看，他自觉颜上无光，有失皇爷的身份，不禁恨恨的盯了石砥中一眼。

这一眼，使他又一怔，段皇爷思绪疾快的流转，不禁疾快的忖思道：“迴天剑客看来仪表不凡，若非是在大漠相遇，我定会以为他是一个皇族后裔，因为在他脸上竟会有一代帝王的特有气质泛出，若非我是大理皇爷恐也难看出来……”他善看星相之学，虽无法捉摸出这个年轻人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物，但对石砥中那种一派宗师独有气质深深凛惧，暗暗叹息这个年青人的超人异禀。

在这一阵忖思之间，段皇爷只觉双臂上的压力越来越重，他耗数十年的修行也没有办法将大岩石放下来，因为那大石之上的力道绝非一个普通人所能承担得起的。

段皇爷急喘如牛，嘴唇颤动，急呼道：“好，石砥中，本皇爷请你帮助……”

这几个字方才吐出，身形连着几个摇晃，那陷落的足踝又陷下一分，石砥中看得心中一震，脑海中疾快的忖道：“段皇爷一代宗师怎会连万斤巨石都承担不起，看他那种涉临绝境的样子，当真是无法再支持下去……”

这个意念在他脑海中一闪而逝，他冷冷地道：“你不会将它掷落地上……”他终究是侠义之人，嘴里虽说得冷漠，还是伸出双掌将大岩石的一角托住，登时一股奇大的压力自大岩石上传来，这才使石砥中相信这大岩石的重量大得令人不敢相信。

石砥中这一援手，段皇爷立时觉得压力一松，他连吸数口气，痛苦之色登时大减，他喘了数声，道：“刚才我若能将它抛掉早就抛掉了，只怕我把它一掷，这个洞穴便坍塌下来，那时你我都休想活命……”语声一顿，又喘息的道：“你先接着，我换个手把它放下……”石砥中没有料到对方会突然施出诡计，正要说话的时候，蓦觉大岩石向前一倾，整个的压力都落向自己身上，他忙奋起天生神力，将这沉重如山的岩石托在半空。

段皇爷伸了伸僵直的双臂，缓缓拔出深深陷落在泥沙中的足踝，他拭了

拭额上滚落的汗珠，哈哈笑道：“怎么样，这石上的重力如何？”

石砥中的脸色逐渐凝重起来，他自从再出现江湖之后，还没有见过比自己神力更要浑厚的高手，但在此刻他却觉得这个大岩石比一座小山还要沉重，刹时额上汗珠泛现，身子也渐渐向下陷落，他大吃一惊，急喘道：“你快帮我放下它……”段皇爷冷哼一声，道：“我已举了一个多时辰，几乎要了本皇爷的命，我们一代传一代，你也等着下一个接替你的人吧……”

石砥中怒吼一声，道：“老奸贼，我上了你的当……”段皇爷回头冷冷地一笑，道：“你是唯一与我争夺大漠金城的劲敌，我不这样怎能整你一顿，迴天剑客，你还是乖乖的站在这里吧，倘如你想抛掉它的话，死的是你自己……”

石砥中气得全身一阵颤抖，望着段皇爷那逝去的身影脑海中疾快的忖道：“我知道无法支持太久的时间，如其在这里等着累死，倒不如拼着洞穴倒塌下来的危险一掷……”他奋起全身的劲力，大喝一声，将举在空中的大岩石猛地往外推去，大岩石如飞的朝洞壁上撞去。

“轰——”一阵天颤地摇，洞穴里响起一连串的巨响，在碎石溅射中，那碎裂的石块纷纷飘落，坚硬如铁的石壁上立时被大岩石撞了一个大洞。石砥中身形疾快的退向洞壁的一角，望着溅落的石屑，及壁上被击破的大洞，不禁喃喃的道：“我真是幸运，居然没有将这洞穴震垮……”他的目光突然被那撞破的大洞吸引住。

在那弥漫的泥雾之中，隐隐约约看见洞中现出一个墨玉砌成的大石像，这个大石象深深的嵌进白色的大理石壁里，黑白分明显得特别醒目，这壁上的石象竟是一个俏艳秀绝的美丽的少女，栩栩如玉的睁着明媚的眸子望着石砥中。

那蓬散的发髻，黑乌的眸子，薄纱似的罗衫，都是那样的维妙维肖，石砥中看得一愣，陡然暗思道：“世间竟有这么美丽的少女，若非我亲眼看见，我真不相信天地间会有这样高明的雕匠，竟将一个石像雕磨得如此逼真，连脸上那种天真的表情都表现出来……”

他乍见这个令人遇思的维妙少女，全副注意力被吸引住了，不知不觉中将刚才举大岩石的辛苦都抛在脑后，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叹息天地间竟有如此高明的雕匠，连那少女的一丝一发都未遗漏！

石砥中踏着残碎的石屑慢步走向这石像之前，他身子才踏进这个石室里，身后突然响起一连串的巨响，石砥中回顾一望，只见石屑飞扬，巨石滚落，方才立足的地方坍塌下来，滚落的石子刹时将道路塞了起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苦笑道：“我又逃过一次致命的厄运，若不是这个石像将我引来这里，此刻我恐怕变成了石下鬼了……”他想到厄运来临时，谁都不能幸免于厄运加诸在身上的悲伤时，心下便坦然了，他情不自禁的又瞥了那石壁上的少女一眼，爱恋的笑了笑，大步向里面走去。

穿过石室，眼前呈现出一片满植花卉的大花园，石砥中一愣，作梦也没有料到这里会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馥郁的幽香阵阵飘进鼻息之中，使得他心旷神怡，恍如置身在幻化的仙境之中。他缓缓的移动着身躯，正要向这个花园里走去，忽然瞥见有四个身着翠绿罗衫的少女向这里行来，他急忙隐起身子注视着这四个少女。

这四个少女长衫飘拂，犹如四个凌波仙女，她们在花园里采撷着那正在盛开的花朵，装在一个大花篮里，这四个少女虽俏艳美丽，在脸上却看不出

一丝快乐的笑意，只听其中一个幽幽的叹息道：“唉！没有自由的日子，何时才能过去……”没有一个少女回答这个少女的问话，她们只是惶恐不安的望着发话的少女，四个采满了一大篮各式各样的美艳的花朵，抬着花篮缓缓的走去。

石砥中目注这四个美丽少女的背影，陡地有一个思想掠过脑际，他疾快的忖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若要离开这里得赶快跟着她们，万一不幸遇上她们的主人，我一个大男人岂不被人误会……”

这一个意念在他脑海之中一闪而逝，他晃动着身子斜跃而去，紧紧随着这四个少女的背后，竟然没有被她们发现。这四个美艳的少女在花园里绕着碎石铺就的径道，缓缓一到一个荷花池畔，那拱起的竹桥直通池中央的小坪上，在那碧绿的小坪上，建筑了一座非常讲究的屋子。

这四个少女踏着拱桥走到屋子的前面，轻轻推开竹条编织的垂帘走了进去。石砥中见四下无人，轻轻跃过荷池隐在屋子竹帘的外面，偷偷的向里面望去，只见屋里罗幔轻衾，一个身着粉红色罗衫的少妇静静的躺在软榻上，那四个少女将采来的花朵散播在那榻上少妇的身上，然后替她梳着乌黑的发丝。石砥中看不清那少妇的脸靥不知她到底长得什么模样，看她屋里摆设阔气，这个屋里的主人必是达官巨贾的妻妾，否则普通人家哪有这样大的花园。

最令石砥中迷惑的是这榻上少妇始终没有转动一下身子，恍如睡着了一样，等到这四个少女替他梳洗完毕，那躺着的少妇还是没有丝毫动静。

“铃——”清脆的铃声在屋里非常悦耳的传了过来，那四个少女急忙伏在地下，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只听一声轻咳声后，西门熊和西门琦不知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石砥中心头一震，没有料到幽灵大帝会在这里出现，他神情紧张的望着这两个眼前大敌，不知他们和这个躺着的少妇有什么关系。西门熊无限爱怜的走至榻上少妇的身前，道：“琦儿的妈，你寂寞么？我和孩子又来看你了，希望你英灵有知，该晓得我和孩子是多么的想念着你，我知道你会为婕儿不在你的身边而伤心，美丽的妻，我定会把你最疼爱的女儿找回来……”凄凉的语声袅袅的消逝在空中，这个诡谲心毒的一代武学宗师在自己死去的妻子面前，流露出内心真挚的感情，他那低沉有力的声调，仿佛透过了心灵一样，连隐藏外边的迴天剑客都有些感动。

西门琦低低的喊了一声“妈——”轻颤的道：“妈，我已长大成人了，就快要和宇文慧珠成亲了，你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吧……”西门熊轻轻叹了一口气，抓着西门琦的手道：“慧琴，今天特地来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会反对琦儿娶一个不是汉族的少女吧，宇文姑娘很美，你会喜欢……”说着在他妻子的脸上深情的看了一会，才和西门琦离去，石砥中有些意外，没想到这榻上少妇是西门熊的爱妻，他见西门熊爷子在屋中一闪便失去了踪影，顿知这屋里必有通路。

他恍如一个幽灵似的疾快的闪进屋里，那四个少女惊呼一声，石砥中运指如风，电光火石间连点了四个少女身上的穴道，使得他们通通僵立在地上。石砥中斜脱了榻上少妇一眼，心神陡地一颤，疾忖道：“这不是那石壁上的少女么？原来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竟会是西门熊的妻子……一个俏丽如花的少女嫁给一个这样的丈夫，她的终生幸福是很难论定……”

正在忖思之间，突然外面有人大喝一声，道：“石砥中，你这次还能逃么……”迴天剑客石砥中只觉里面一阵摇晃，那房子里忽然冒起一阵黑烟，刹时自四周喷出炙热的火焰，浓密的烟雾使他喘不过气来，一股热浪直袭身

上，他神色连变数变，冷哼一声，道：“西门熊，我又中了你的诡计……”

一股浓烈的煞气自他脸上布起，他将全身的劲气逼至右掌上，对着石壁上击出一掌，砰地一声，石块扬处，石砥中身形已穿出房外。他身子甫出房外，心中登时一冷，只见在这荷池四周站满了各派各门的高手，俱冷冷的望着他，正等待着他向岩边跃来。石砥中恨恨的道：“西门熊，你果然有本事，居然连各派的人也请来了。”

西门熊在对面嘿嘿一阵冷笑道：“这些都是当今各派的高手，你和他们之间的恩怨早晚要解决，本大帝替你通通请来一并解决还不好……”

石砥中冷哼一声，缓缓从那拱形桥上走了下来，各派高手乍见这一支手掀起江湖大动荡的青年人是如此的镇定，俱是暗暗喝采一声，纷纷倒退了半步。石砥中目中寒光大炽，冷煞的在这些人脸上一扫。缓缓地又投落西门熊的身上，他满脸煞气的道：“我首先要杀的是你！”西门熊讪讪的一笑道：“恐怕办不到，他们都恨不得将你分尸，我俩要动手只有你和他们的事解决之后再舍令一搏如何？”

石砥中怒叱一声，道：“不要脸——”各派高手脸上神色俱是一变，想不到名倾江湖的迴天客石砥中说话是如此的粗鲁，他们自认为都是武学名家，虽然石砥中骂的不是他们，也觉面上非常难看。

一个彪形的大汉闪身而出，他哈哈狂笑，道：“阁下口齿好利，说话竟这样没有分寸……”石砥中斜睨了这汉子一眼，冷冷的道：“你是谁？”

那彪形汉子浓眉一扬，得意的道：“区区是谷云飞，崆峒派……”石砥中冷冷的一笑，道：“没有听过，阁下并不怎么样。”谷云飞在崆峒是第二代高手，在江湖上赢得一个极响亮的名誉，他见迴天剑客是如此的看不起自己，心里顿时有一股怒火燃烧起来气得仰天一阵大笑。

他略敛笑声，全身抖颤，大吼道：“小子，你太瞧不起人……”他向前连跨几步朝石砥中当胸一拳捣去，这一拳势快劲猛，一股呼的拳风如戟撞来。石砥中身形轻轻一晃，蓦地单掌奇快的向谷云飞的腕脉拍去，谷云飞只觉腕脉一阵疼痛，自对方涌来的掌力震得他身形踉跄，满脸骇惧的望着石砥中。

谷云飞颤声的道：“各位还在等什么？”西门熊在旁边推波逐浪的道：“是时候了，再等下去让那小子跑了可没老失的事。”那八九个各派高手受不了西门熊的挑拨，同时大吼一声，将身上的兵刃拿了出来缓缓的向石砥中逼去。石砥中不愿意和各派高手发生冲突，使恩怨越结越深，他凝重的深吸口气，忖思着如何应付这个场面，他对西门熊淡淡地一笑，道：“西门熊，你敢和我单独一斗？”

西门熊嘿嘿一笑，道：“阁下已中了幽灵宫的毒烟，马上就不行了……”石砥中心里一惊，想不到那房子燃烧的烟雾会郁有毒气，他默运真力绕行全身一周，只觉头晕目眩，全身劲力竟无法提得起来，他神色一变疾忖道：“怪不得那房子里会突然起火，原来西门熊早有安排故意布上疑阵，使我在不及防备之下吸进那些毒烟，目下强敌如此之多，我势必无法跳出厄运，趁我中毒未深的时候，何不赶快逃离此地，寻一没有人的地方疗毒伤，然后再找他们报仇……”

这个意念在他脑海之中一闪而逝，他突然大喝一声，身形骤然地凌空而起，对着那逼来的各派高手劈出一掌。

气旋劲激的掌劲如刀削出，各派高手神色俱变，纷纷暴起身子躲避着这威裂金石的一击，石砥中长啸一声，掠过这些人的头上，恍如一道轻风样的

直驰而去。

西门熊怒叱一声，道：“这小子要逃——”他见石砥中身形快逾闪电各派高手无法追上，不禁冷哼一声，肩头晃动，斜斜向前跃了过去。“嘿——”在那翠绿的花树之中突然传来低嘿一声，道，“西门熊，本皇让你整惨了，你这王八羔子，今天若不给我一个公道，我势不和你罢休。”语音未落，段皇爷曳着袍角斜扑而落，他大喝一声，翻起左掌，对着幽灵大帝西门熊的身上推出一股掌劲。

西门熊拧身一移，冷冷的道：“姓段的你还没死——”段皇爷这次进入“日月风雷洞”连番受着幽灵大帝西门熊的愚弄，几乎把命都要送掉，积藏在心里那股怒气差点使他吐血来，他忿恨的大吼一声，道：“西门熊，只要本皇爷能够活着离开这里，我定领着大理所有英雄把幽灵宫踏为平地。”说着又是一掌劈出。西门熊听得心头一震，目中凶光陡地一涌，抖然一个意念跃进脑中，不由骇惧的忖思道：“段皇爷以帝王之尊决不会轻易说这种话，日后他若真的统领着大理无数英雄向幽灵宫报复，幽灵宫岂不要遭到空前浩劫，我本来就有放他一命之心，为了幽灵宫我只好想办法毁掉他了。”这个意念在他脑海之中一掠而过，他冷哼一声，闪身避过袭来的掌劲，一股浩瀚的大力迸激涌出，只见他二支宽大的衣袖上下飞舞，那股劲力越来越大。

段皇爷也是一代宗师，哪会看不出这种功大的厉害，他深知幽灵大帝功夫深厚，若非千招以上很难分出胜负，他身形斜飘而退，大声的道：“喂，西门熊，你可敢接我一记‘碎玉功’？”

说着，他长吸一口气，那头上的发根根竖起，他卷起了双袖，露出二支洁白修长的手臂，右掌缓缓的抬起，掌心之中透出一股晶莹夺目的流艳光华。西门熊看得心头一颤，深知大理段家传男不传女的霸道功力的厉害，这种功夫发时无形，施功的人功力越高，掌心流滟的光华越盛，他凝重的退后了一步，急忙将幽灵功布满身上，注视着段皇爷的掌心，他冷冷的道：“段老头，我就以‘幽灵功’接你一记试试！”段皇爷颌首道：“‘碎玉功’和‘幽灵功’同为武林一绝，本皇爷要江湖上知道两家功夫，到底哪一个强！”他朝前跨出一步，右掌流滟光华陡地一涌，缓缓的向幽灵大帝西门熊身上罩去。

“好！”西门熊大喝一声，将垂落的双掌如电的推出，他脸上青筋暴起，恍如非常费力的样子，但是掌出无劲，好象没有一丝力道。

两人遥遥相对，掌俱是没有风声发出，可是两人那种凝重紧张的样子，却比正在作殊死斗的勇士还要显得紧张，要知这时两人都是以本身修炼的内功相对抗，这种功夫丝毫取巧不得，稍为不慎便会当场而死。

“呃——”两人同时发出一声低呃之声，各自晃了一下身形，西门熊脸色一片苍白，张口吐出一口鲜血，他连喘数声，颤抖着身躯，道：“好厉害的‘碎玉功’！”他急忙盘膝坐于地上，默默运功疗治身上的伤势，在那顶门上立时冒出一股袅袅的白气，绕绕在他的脸上。

“哇——”段皇爷非常痛苦的吐出一口鲜血，目中的神光忽然消逝淡去，他恍如非常伤心的样子，嘴唇轻轻颤动，喘息道：“你的功夫竟这样的厉害，我的‘碎玉功’居然破不了你的‘幽灵功’……这样看来，幽灵大帝的名字果然并非虚传……”

他身形歪歪斜斜的动了几步，气血突然从上一泻，心里一惊急忙拿出一颗药丸塞进口中，跌倒在地上，晕了过去，“嘿，那小子跑得好快……”

在石砥中的身后传来谷云飞叫嚣的声音，他经过这阵狂乱的奔跑之后，

那股无形的毒气在他体内发作起来，他痛苦的低呢了一声，急忙藏身在一块大石的后面。各派的高手追踪而至，竟没有发现他在这里，离他藏身不远处，那茂密的花树里突然伸出一只洁白的玉手掌向石砥中招了招。

石砥中愣了一愣，急忙闪身向花树里走去，他尚未看清对方是谁，一只柔软的手掌已伸到他的面前摇了摇，示意他不要发出声音来。

他目光骤地触及对方的脸靥，心神突然一颤，想不到这个少女竟会是西门婕，他茫然的望着她，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西门婕幽怨的望着他，在那深深如梦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泪影，她望着脸色隐隐透出一股青气的石砥中，那股快要熄灭的爱情火花斗然燃烧起来，一种少女的矜使她尽量克制住自己的冲动。

她满脸惊疑的轻声，道：“你中毒了？”石砥中这时心里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他骤觉全身的劲力消失无存，在那胸间隐隐有种麻痹的感觉，他苦涩的一笑，道：“这是你爹爹……”西门婕想起爹爹的无情，顿时有着无限的悲伤涌上心头，她凄凉的叹了口气，二颗晶莹的泪水流了下来，她急忙拿出一颗浑圆的大珠子塞进石砥中的嘴里，轻声的说：“这是‘避毒珠’能解百毒……”

石砥中急忙含在嘴里只觉一股清凉的快感喘顺喉而下，使那纷乱的脑中不由一清，脑海中不由疾忖道：“我认识的少女都是那么专情，西门婕温柔善良和她爹爹西门熊绝然不同，真难以令人相信，西门熊有这样的一个好女儿……”西门婕痴痴的凝视着这个令她碎心的青年人脸上，忽然发出一声幽幽的长叹，她轻拭着脸上的泪痕，凄凉的一笑，这一笑好凄凉，使正在疗毒的石砥中都不觉一怔，急忙低下头去，怕和她那含有薄雾似的眸子相接。

她轻轻的一笑，道：“石砥中，你能原谅我的爹爹么？”石砥中想到幽灵大帝的恶毒诡计，害得他几乎不能在武林立足的情形，顿时有一股怒火涌上心头，他急忙吐出那颗避毒珠，道：“你爹太可恨了，我永远不能饶了他！”

西门婕全身一颤，这青年人的声调这么有力的震撼着她的心神，她惶恐的颤声道：“怎么，你要杀死我爹爹？”

石砥中冷漠的道：“为了整个武林，我只怕要这样做……”呃……”

西门婕悲伤的呃了一声，在她泪影蒙蒙的眼里恍如看见西门熊溅血在滚滚的黄沙里，她深爱她的爹比深爱自己的生命都重要，颤声的道：“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爹爹，砥中，你假如真要这样做，我就帮你达成这个愿望，但是你会后悔……”石砥中一愣，想不到西门婕会大义凛然的帮助自己杀死他的爹爹，他有些不信的道：“你……”西门婕坚定的道：“在明日拂晓之前，我和爹爹在漠里等你……唉，爹也许作孽太多了，连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悲伤的语声袅袅的传了出来，她忽然有一股冲动扑进石砥中的怀里哭了起来，在那颤动的双肩里，石砥中轻轻抚弄着她的发丝，轻叹道：“你不要伤心，我不杀你爹……”西门婕缓缓仰起脸来，颤声的道：“我不希望你看在我的面子上而改变了自己的主意，砥中，明天我和爹爹必去和你解决这些恩怨……”石砥中轻叹了口气，道：“好吧，我和你爹公平的解决就是。”语音未落，他忽然瞥见幽灵大帝西门熊和西门琦双双向这里走来，石砥中急忙躲在花树中，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而西门婕也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臂。

西门琦随在西门熊的身后，问道：“爹，罗戟和何小媛该如何处理？”西门熊冷冷的道：“在这情人谷的人一个也不能留下，我当初若不施展出大漠鹏城的诱惑力，这些心腹之患还真不容易除去……”

西门琦嗯了一声，道：“石砥中跑到哪里去了？”西门熊冷哼一声，道：“他决跑不了，今日我若不亲手杀死他实难泄心头之恨！”西门熊嘿嘿一阵冷笑，扬掌连击三下，只觉掌声一落，自那花林中走出四个黑衣汉，这四个汉子押着何小媛和罗戟向幽灵大帝这里走来。何小媛发丝披散在肩后，她气得脸色紫青，见着西门熊，破口大骂叱道：“西门熊，你对姑奶奶要怎样？”西门熊冷冷的道：“你少吼几声留点力，本大帝还有事要问你。”

罗戟性里刚烈，虽穴道被制，他还是没有丝毫惧色，只听他鼻子透出一声重重的冷哼，厉喝道：“西门熊，你有种把大爷放了，我们好好斗上一场，我若死在你的手里，只怨自己学艺不精……”西门琦上前给了罗戟一掌，喝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这样无礼！”罗戟怒视着西门琦，大吼道：“这一掌我记下了，只要我罗戟有一口气，誓报今日之耻。”

何小媛见西门琦在罗戟脸上重重的击了一掌，脸色登时一变，她和罗戟同生共死不知多少次，还从未有过象今日这样狼狈，她怒叱一声，道：“西门熊，你儿子太欺人了！”西门熊嘿嘿冷笑，道：“何姑娘，本大帝敬你是一方之主，希望你赶快下令将海神旅解散，免得本大帝再多费口舌。”

“呸——”何小媛怒极扬声大笑，道：“你放屁，西门熊，我老实告诉你，我未来这里之时已将海神旅调往幽灵宫去了，只要我遇有不测，我的手下便会将幽灵宫踏平……”西门熊心中一震，问道：“真的？”何小媛冷冷的道：“当然，幽灵宫不是铜墙铁壁，我相信只要千毒郎君一个人，足将幽灵宫闹得天翻地覆，况且还有那么多的海神旅高手！”

西门琦终究是少年心性，骤然听到海神旅大犯幽灵宫的消息，心里不由一急，脸上立时显现出一片忧邑之色，他急得怒吼一声，道“爹！我们得赶快回幽灵宫……”西门熊冷冷的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琦儿，你快将他们俩关进火牢里，爹爹现在就去找石砥中，幽灵宫的事不用急，我自有安排……”西门琦恭敬的答应一声，和那四个汉子押着何小媛和罗戟离去。西门熊连笑数声，曳袍角斜跃而去。

西门熊绕过这一片花树向正前面行去，转眼便失去了影子，石砥中长吸一口气，脑海中忖道：“想不到西门熊故布疑阵骗所有武林同道赶来这里送死，哼！西门熊，明日我非杀你不可……”

西门婕站起身来，沉痛的道：“我还要去把那些被困的人救出来，你快跟我走出这里，否则你会落在我爹手里，因为这里机关密布，稍一下慎便会送命！”石砥中感激的望了她一眼，尾随着她离去，西门婕如何说服西门熊赶去赴生死约会，石砥中杀死西门熊后悔什么，统统在下一章披露。

十六

在破晓之间，大地茫茫一片，深秋的白雾蒙蒙的罩满了漠野，使得覆盖黄沙的土地白霜如雪……晨间尚未来临之前，静谧的漠野里突然荡起一阵清脆的铜铃声，有节奏的传了过来，那响澈穹空的铃声绕缭在密集在白雾里，恍如一个仙子摇着银铃踏着白云御行于空际的，但这不是仙子，只是一个骑士。

翻卷的白雾如浮云般的扩散着，在消失的云雾里，石砥中轻跨着汗血宝马向前如飞驰着，除了叮！铃！的铜铃声和着不规则的蹄声外，其他什么声音都没有。

一股冷寒的风吹拂在他的脸颊上，有种冰凉刺心的感觉，他抖了抖散落在身上的露珠，悲凉的叹了口气。天地间虽然是这样的冰寒可是他的血却在沸腾着，一股浓重的煞气浮现在他的脸上，双目犹如利刃似的凝视着茫茫的白雾里，恍如在寻找着什么，他冷冷的笑了笑，自言自语的道：“一个人最难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和人订下的约会，我真希望这个时光早些过去，让我和幽灵大帝见面……”

此刻他只觉得时间缓慢，象是经过一段甚长的日子一样他见漠野里没有一丝人迹出现，忖思道：“我怎会如此的呆痴，竟会相信一个女孩子的话，幽灵大帝就是敢来，他也不会单独的和我决斗……”

这个意念尚未消逝，另一个意念如电的掠过他的脑海，使他骇惧的颤抖了一下，疾快的忖思道：“这个狠毒的女人，莫非是要帮助她的父亲将我杀死，故意和我私订后会之期然后派出幽灵宫的高手，务必将我……”

忖念一逝，在他脑海里飞快的浮现出西门婕那双极为幽怨的眸子，在乌黑中带有凄凉的泪影，在那些过去的往事里，石砥中很快的又否定了他的想法。“不会呀！她不是那种人！”他暗恨自己有这种不正当的念头，不该去怀疑一个深爱着自己的少女会暗害自己，向死亡的路上走，他喃喃的道：“我不该去怀疑一个纯洁无瑕的少女，她是那么善良，那么温柔，令人不敢相信，西门熊会有这样一个女儿，迴天剑客石砥中想到这里，豪气干云的一声大笑，响澈了整个冷清的漠野，他的笑声一敛，突然凝神听了一会，只听一连串的蹄声遥遥传来……”

“来了，西门熊终于来了！”当他想到自己即将和这个阴险诡谲的老江湖单独相会之时，他不禁显得紧张起来，在这一刻他不希望西门婕也赶来，他相信自己如果在西门婕的面前寻死幽灵大帝西门熊，非但西门婕会痛苦，连他都会对那女孩子有份歉疚，因为她毕竟是西门熊的女儿，她毕竟是爱她的父亲的……”

石砥中吸了口气，让那些纷乱的思绪急快的冷静下来，他晃身轻轻飘落地上，抖了抖身上的寒霜，他高声的大吼道：“西门熊，我在这里……”嘹亮的吼声震得地上的沙石溅射了起来，连十里之外都能清晰的听见这金石一般的大吼，但空旷的漠野依旧，没有得到丝毫回音。

石砥中没有想到幽灵大帝西门熊会不回答自己，他恨得挥掌在地上击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怒笑道：“只要他来了，我就不怕他跑了……”

他正要再吼的时候，那浓密的白雾一分，一个人影陡地跃进石砥中的眼里，果然是西门熊。幽灵大帝西门熊披着长长的斗篷，头上围着一条长长的毛巾，仅有二只眼睛和薄薄的嘴角露出外面，他冷冷的望着迴天剑客石砥中，

高高的举着右掌，向石砥中逼来。

石砥中目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他大吼一声，冲了过去，狂笑一声，道：“这是公平的决斗”。在白茫茫的云雾里，他无法看清西门熊穿着什么衣服，双方在距离不及五尺之处，西门熊撩掌击了过来，迴天剑客石砥中陡然闪身一移，沉声道：“西门熊，我们不死不休！”

西门熊始终是不发一语，见石砥中避过自己的一掌，只是冷冷的一哼，闪电的又劈出一掌，这一掌象是毕集全身劲力所发，一股狂风挟着异啸翻卷而来。迴天剑客石砥中大吼一声，迎着那股击来的掌劲，陡地一掌挥出，二股大力如雷似的撞在一起。

“嘭——”地一声巨响传了开来。幽灵大帝西门熊全身好象一颤，连着被震退了五六步，方始稳住了几乎仆倒的身，他余悸的望着石砥中，嘴唇颤动，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石砥中冷漠的一笑道：“西门熊，你活的日子不长了……”他几乎不相信幽灵大帝的功力会骤然减退了不少，迴天剑客石砥中想起西门熊机诈百出，可能隐而不发欲使自己上当，那股浓浓的杀气顿时弥漫布起，充塞于心田之间，反而使石砥中格外的小心。他冷哼一声，将全身劲道运集于右掌之上，一道流滟的光华自掌心吐出，在电光石光间斜劈而出。

澎湃的掌劲激荡而来，西门熊目光闪过一丝恐怖之色，他虽然斜斜的举着手掌，竟然没有出手抵抗——“呃——”那流滟的白华一敛，幽灵大帝西门熊发出一声惨呃之声，身子颤抖的晃了几下，一缕血水自嘴上流出，染了覆在脸上的大毛巾殷红的一片，石砥中亲手打了幽灵大帝一掌，只觉心中有一股从未有过的畅快涌上心头，不禁仰首穹空哈哈大笑。他双目如火，恨恨的道：“西门熊，你终于死在我的‘断银手’之下……”幽灵大帝西门熊深深的望了石砥中一眼，在那双深邃的眸瞳里有一层泪水漾出，苦的呃了一声，一个身子砰地倒仆在地上，连一句话也没说。石砥中眼见这个雄霸一方的一代武林宗主死在自己掌下，心里那股快意掩去了他的神智，他根本没有发现西门熊眼中那种奇异的神色。

他哈哈大笑道：“西门熊一死，江湖上再没有纷争了……”当他想到这个令人唾弃的老人就此便宜死去之时，心中那股怒火不禁又燃烧了起来，他将西门熊翻过身来，大喝道：“西门熊，你死得太便宜了……”

语音甫落，他的目光忽然凝结住了，只见覆在西门熊脸上的大毛巾一落，露出一个女人的长头发……石砥中惶惶的颤了一下，大吼道：“你不是西门熊……”陡然，那个身负重伤的女子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声，缓缓的翻身来，她泪珠自眸子里颗颗滚落，痛苦的道：“石砥中，你该满足了……”迴天剑客石砥中作梦也没料到西门婕会冒充幽灵大帝西门熊来代替她父亲和自己了结一切的恩怨，他痛苦的搂着即将死去的西门婕，狂吼道：“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石砥中只觉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难过。在那冷煞的目光里，竟也现出湿濡的泪影，清莹的泪珠自腮流过嘴角而下。他后悔自己没有看清对方便下此狠手，痛苦的望着那双布满血腥的手掌，在那泪水蒙蒙的目光里，恍如看见自己的双手正滴着鲜血，骤然变得鲜红……

西门婕身躯上泛起阵阵颤抖，她强自忍耐着穿心痛苦，只觉自己在临死之前能倒在所爱的人怀里，纵然是顷刻间死去，对这尘世间也再没有更值得

怀念之事……她脸色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急促的喘息使得高耸的胸前起伏不定，她想拭去含蕴在眼里的泪水，可是她连抬手的力量都没有了，她痛苦的叹了口气，嘴唇颤动，喘息道：“砥中，砥中，你不要难过，这不能怪你……”

“不——”石砥中发出一声大吼，道：“是我害死了你，是我害死了你……”他痛苦的紧紧搂着西门婕的身躯，唯恐那一缕芳魂骤然之间离去，一股悔恨的痛苦在他心底激荡，他悲伤的伸出了左掌在地上抓了一把黄沙，那松驰的颗颗沙砾从他指间流出，他晓得西门婕象那散沙一样，再也留不住了。

西门婕连着又喷出了三口鲜血，苦涩的一笑，颤声道：“砥中，你知道天地间什么事最可怕？”石砥中一怔，没料到她在这死亡的一刻会突然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这时脑海混乱异常，不觉冲口道：“死最可怕！”果然，西门婕脸上立时掠过一层阴霾，她恐惧的抽搐着，一双手紧紧抓住石砥中的手臂，颤声的泣：“请你不要离开我，等我安静的死去，你再……”一股汹涌的气血自胸间冲了上来，她的话声一噎，双目缓缓的低垂下去，沿着嘴角流下的血液越来越多，染遍了胸前的衣，她恍如变成了一个血人……

石砥中摇着她的身躯，大吼道：“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沉重的吼声袅袅的消逝在空旷的漠野，凄凉的夜，凄凉的事，天地间似乎只有这两个人存在，而其中一个立时就要死去，连那无情的荒地都为这对男女悲哀……

西门婕无力的又睁开眼睛，泪影模糊中的石砥中的脸在她眼里仅是模糊一片，她凄凉的喘息道：“让我看你一眼再死去……”石砥中已经无法听清楚她的语声，他摇颤着她的身子，大声的叫道：“婕妹妹，你说什么？我害了你……”他的心犹如受着一柄无形的巨锤重重的击着，那整个的心神已被击碎开来，片片的……他痛苦的呃了一声，伏在西门婕的身上哭了起来。在他耳际恍如听见西门婕在迢迢的黄泉路上向他发出哀求的语声，字字句句都钻进了他的心里。

请你将我葬在这片黄沙之下吧，我唯一敬爱的石砥中，请你不要怀念我，你的过去……”这仿佛来自遥遥云空的话声，清晰的在石砥中的耳际飘荡着，他惊悸的望着西门婕，只见她头缓缓的垂下去，如云的发丝在夜风之中飘拂，象情人的……“呃——”

他悲痛的低呃了一声，恍如置身于冰天雪地之中，那梦幻的一刹，一个少女在他手里失去了性命，这种种的罪过使石砥中几乎没有脸活下去，他抱着西门婕沙哑的大吼道：“西门婕，西门婕……”

他的吼声虽然震得漠野里响起了回荡的声音，可是再也唤不醒一个少女的灵魂，她象一片枯叶，从这个世界走进另一个世界，很快的消失了，唯有那茫茫的云永远伴随着她的那缕幽魂，虚无飘渺的在世间游荡……石砥中望着即将破晓的穹空，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东方露出一线鱼白色的曙光，他轻拭着脸上的泪痕，道：“我要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埋葬她。”他紧紧的抱着西门婕向茫茫的云雾走去，在缭绕的白雾里，他显得那么孤独，那悲伤……他的身形尚未消逝，一个幽灵似的人影如电的射了过来，他目光四下一扫，瞥见地上那一滩血渍，这个人心神一颤，望着鲜红的血水，颤道：“我来晚了，这是石砥中的血，还是我女儿的血？”

幽灵大帝西门熊一念至此，急出了一身冷汗，他寒栗的打了一个冷颤，向白茫茫的漠野里一瞥，陡然被石砥中那逐渐消逝的身影震慑住了。他一曳袍角斜跃而去，大喝道：“石砥中！”

石砥中的神志完全陷于一片痛苦的深渊里，这声沉重的大喝，并没有唤

回他丧失的灵智，他颤动着嘴唇，不知说些什么，仍然向前走着……西门熊愤怒的吼了一声，追了过来，他一扬掌道：“石砥中，我的女儿在哪里？”

石砥中茫然的转过身子，脸上冷漠的没有一丝表情，仅是冷冷地望着西门熊，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道：“你来得太晚了……”

幽灵大帝西门熊骤见西门婕静静的躺在石砥中的怀里，陡地发起狂来，他痛苦的大吼一声，道：“婕儿，婕儿……”他闯到迴天剑客石砥中的身前，忙将西门婕抢了过来，只觉两手冰凉，见那心爱的女儿已经气绝多时，他凄然的流下了二颗晶莹的泪水，痛苦的把西门婕放在地上。

他自怀中拿出一条丝帕拭着西门婕脸上的血渍，他象是一个慈爱的母亲一样，轻声的说道：“孩子，你睡吧！爹爹就在你的身边……”他喃喃的低语了一会，忽然仰头望着石砥中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来得太突然，使石砥中的神智不由一清。

西门熊指着石砥中大笑，道：“我要把我女儿许配给你……哈……”笑声一敛，他忽又满脸煞气的大喝道，“还我女儿命来，是你杀了婕儿……”他目眦欲裂，头上发丝根根倒竖，扬起巨大的手掌在空中兜一大弧，斜斜的劈了过去，石砥中心神一颤，足下轻移，脑海中疾快的忖思道：“看西门熊这么伤心的样子，莫不是已经疯了，我虽有心要杀了西门熊，可是看在西门婕的面上只好再饶他一次……唉，一个多情的女孩子象一颗摇曳于空中的星星一样，再也不会发出闪耀的光芒了……”

他痛苦的避开西门熊的一掌，沉声道：“你害死了你的女儿，如果西门婕不是为了你，她不会死在我的掌下，西门熊，你冷静的想一想……”幽灵大帝西门熊固为骤见自己痛受的女儿死去，心灵上所受的创伤使他失去了一切的理智，那纷乱的情绪刺激得他象发了疯一样，石砥中的话声沉重有力的敲进他的心中，他痛苦的大吼一声，从在西门婕的身上哭了起来。他高高举着双手，大声吼道：“天哪，请你还给我的孩子……”他说着便抱起西门婕踉跄的向前走着，嘴里不停的大叫着，道：“婕儿，婕儿，我的孩子……”石砥中直望着他的背影消逝于翻卷的白雾里，方自从痛苦中清醒了过来，他脸上挂满了悲伤的泪水，凄凉的望着西门婕留在地上的那滩血渍。他半跪着身子抓起那血染红的黄沙，痛苦的道：“婕妹，我不该夺去你宝贵的生命，你是一个勇者，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直等到我死去的那一天……”

他神情恍惚不知不觉的在地上歪歪斜斜的写着西门婕的名字，恍如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他心灵上的痛苦。

“让这件沉痛的往事永远埋进我的心底吧，在有限的生命里，我要做些有意的事情，才能对得起死在我手里的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在他心底里发出悲伤的吼声，他独自半跪在这冷寒的晨雾里，象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待罪者，凄凄的叹息着自己的罪孽，又象是一个迷失了路途的孩子，站在茫茫的天地间，正仰首望着穹空，希望得到神灵的指示……时间也不知过了多久，石砥中在朦胧中被一阵悲惨的呼唤声惊醒，他抹了抹脸上的泪痕，凝神聆听着。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西门熊抱着西门婕又奔了回来，他象在躲避什么人的追踪一样，石砥中愣了一愣，凝目一望，只见西门琦喘着气领着四个汉子如飞驰来，西门琦急声的唤道，“爹！”西门熊身形一退，怒喝道：“谁是你爹，我不认识你！”西门琦全身陡然一颤，道：“爹，你真的疯了？”

西门熊茫然的望着西门琦，当真是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目中闪出

一丝凶光，他这时神智大乱，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与未来，骤见西门琦向前来，惊悸的又退了一步，那颤抖的身子摇摇晃晃，好象连自己的身躯都支持不住。石砥中深知一个年纪太大的人是无法接受那残酷的刺激，西门婕之死不但伤了他的心，连西门熊那样阴沉有着无比城府的人都受不了，可见这个打击是如何的沉重，石砥中暗暗的叹了口气道：“你爹爹受的刺激太深，不要再去烦他……”西门琦且中含着滚动的泪水，他恨恨的斜睨了石砥中一眼，一股仇恨的烈火自心底漾起。他寒着脸冷冷的道：“我妹妹是不是你杀的？”石砥中的脸上痛苦的抽搐了一下，颤声的道：“关于这件事我不知该怎么说……”

西门琦掣出悬挂于腰上的长剑，恨恨地道：“你杀死我妹妹，又逼疯了我爹爹，石砥中，我们两家的恩怨永远也甭想解开了，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石砥中这时心灵的痛苦比遭受剑刃腕割还要难过，他悲凉的一声大笑，轻呃了一声，如冰的脸上绽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之色。他深深的叹了口气，道：“西门琦，请你不要说了，我心里，自责已经够受了，关于令妹之死，我愿意负完全责任！”西门琦一颤长剑道：“说的倒轻松，我不领这个情……”陡然，他一挫身形，长剑如雨洒出，在半空中颤起一道冷寒的光弧，耀眼的剑光飞逝而去！石砥中此刻没有心情和西门琦动手，他迫不得已击出一股掌风，将那劈来的长剑震开，大喝道：“西门琦，你先住手！”西门琦双目赤红，满脸都是冷煞的怒气，他目光轻轻一瞥，只见石砥中脸上流露出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他冷哼一声，身形倏地迟后几步，冷冷地道：“你有何话好说？”石砥中长叹一声道：“令妹在死前要我将她葬在这片黄沙之下，我为了达成令妹的遗言，请你帮助我完成这件后事，再谈我们的事！”

西门琦怒叱一声，大吼一声，道：“什么？我妹妹堂堂幽灵宫主之女，岂能单独葬在这种地方，石砥中，我看你太自私了……”石砥中冷冷的道：“不管你怎么说，我必须完成这件事，如你出手阻止的话，别怪我迴天剑客太过于无情……”

他斜伸右掌，高高的抬了起来，突然遥空一击，轰然声中，一道蒙蒙尘雾虚空布起，流射的沙石缓缓落下，地上现出一个深深的大坑。

这声大响震得西门琦和四个随来的高手同时一骇，满面惊诧的望着石砥中，象是被这个青年人的功力震慑住了。石砥中冷冷的道：“我这样做完全是令妹的意思……”他昂然的走向西门熊的身前，伸手把西门婕接了过来，西门熊似乎已经冷静了不少，他茫然的望着石砥中，嘴唇轻轻颤动，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突然，西门熊撩掌劈出，大吼道：“还给我女儿……”石砥中陡地一个大旋身，并指如乾，疾快的点了西门熊三个穴道，西门熊虽然功力深厚，无奈神智丧失，手脚迟钝的连闪避的意志都没有，顿时僵立在地上。西门琦神色大变，怒吼道：“你对我爹也下如此毒手？”石砥中冷漠地道：“我这样做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他根本不理睬西门琦生气的样子，非常肃穆的将西门婕放进那个大坑里，二行滚热的泪水自他眼里夺眶而出，他痛苦的抓住自己的头发，良久说不出话来。一阵旋转的强风呼啸而来，挟着滚滚的黄沙溺空而起，颗颗的沙砾掩在西门婕身上，在这激荡的风沙里，一个美丽纯情的少女永远埋进了黄沙之下，呜咽的风沙无情的响了起来，追悼这个美丽的少女……一代美

人终于含笑于九泉之下，在迢迢的黄泉路上，她没有一丝遗憾的移动着步子走了，若天地有灵，但愿她能听见石砥中悲伤的语声……

“请你安息在天国，我会天天祝福你……”石砥中痴痴的望着那隆起的黄土，嘴里迸出伤心欲绝的语声，在他脑海里这时正盘旋着西门婕那俏丽的倩影……西门琦凝立在石孤中的背后，望着他的背影，脸上忽然涌起一层煞意，他冷冷地哼了一声，叱道：“石砥中，我跟你拼了！”在电光火石间，他骤地挥起手掌劈了出去！“嘭——”石砥中在猝不及防之下，那宽阔的背上结实的挨了一掌，他呃了一声，身于摇晃了一下，张口吐出一口鲜血。他疾快的一个大转身，道：“这一掌我不和你计较……”西门琦一愣，没有想到迴天剑客石砥中会变得如此仁慈起为，他嘿嘿的一声大笑，上前连跨几步道：“好不要脸的东西，你以为我就这样放过你了么！”剑势颤动，一剑破空撩出，石砥中冷哼一声，道：“你这是自己找死！”他见西门琦如此不知进退，顿时有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在那弯弯有如菱角的嘴角弧线上显现出一丝冷傲的笑意。身形一弓，疾跃而起，穿过那疾射而来的剑光，石砥中以幻化无叱的身法，电快的抓住西门琦握剑的手腕。“叮——”西门琦户觉手臂一麻，手上的长剑摔落出数尺有余，他冷哼一声，狠狠的道：“姓石的，算你狠！”石砥中正要教训一下这个凶狠的西门琦，骤见那四个始终未发一言的汉子向身前扑来，他冷哼一声，道：“谁敢来我就先杀了他……”那四个汉子心中一骇，急忙停下身子，不敢上前。

石砥中暗暗叹了一口气，疾快的忖道：“我杀死了西门婕，幽灵大帝虽然罪有应得，我总不能断其后代……”他寒着脸将西门琦一放，冷冷的道：“看在你妹妹的份上，我再饶你一次！”

说着身形如电，向汗血宝马射去。蹄声又响了，激荡在静谧的漠野里，一缕金色的阳光透过云层透射在地上，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雁门关外牧人家，朝穿皮袄午穿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曾以无恨的悔意，忏悔无意中的失手，而错害了一个少女的生命，那种心灵上的凄怆是悲惨的。石砥中茫然的望着呈现在眼前的大草原，落寞的叹了口气，那个惨痛的回忆，犹如毒蛇似的啃啮着他的情绪，使他终日沉沦于痛苦的自责里，而忧忧寡欢……他凄凉的一笑，道：“砒我必须躲得远远的，最好找一个没有人晓得我的地方，去追悼西门婕的死，我愿承受一切寂寞与孤独……”在他的眼前如梦似的幻出自己掌劈西门婕的影象，象一枝剑刃一样的刺着他那颗冻结的心神，片片的裂开……

茫茫的大草原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片白色，那成群的绵羊在大草原里安静的走着，几个牧人轻吹着笛子，哼着流传于草原上的情歌恬静的享受着牧人的快乐……石砥中斜睨牧人一眼，轻轻叹了口气，自语道：“我愿做个无忧无虑的牧童，脱出江湖上的恩怨与仇恨，终日和大自然为伍，享受真正的人生……”轻脆的蹄声细碎的响着，石砥中忽然觉得一缕惆怅泛上心头，孤寂的望着出现在他眼前的一个蒙古包，他暗暗的叹了一口气，忖道：“我在这三天的奔波里，连自己都不知要流落至何处，想不到晃眼之间，便到了雁门关外大草原上的牧人区。”他缓缓的奔驰着，不知不觉到了那蒙古包的前面，突然，在他耳际响起一阵犬吠声，只见三只黑獒犬自蒙古包里闯了出来，向着汗血宝马冲去。

石砥中着实吃了一惊，他从未见过如此凶恶的黑獒犬，正待喝叱，跨下坐骑已惊嘶一声暴身退去。那三只黑獒犬似是经过严格的训练，这一扑击没

有伤到汗血宝马，立时分散开来各踞一角，露出那闪闪的凶光，不歇的发出人令人心悸的犬吠声，向着石砥中咆哮着……

石砥中看得摇摇头，叹息一声，自语道：“虎落平原被犬欺，这句话真是应验在我的身上……”他正要在这三只黑獒犬赶走的时候，那拱形的蒙古包里突然响起一声清叱，低垂的幕帘掀起，一个身着蒙古装束的少女缓缓地走了出来，石砥中看得一愣，没有料到在边陲塞外之地会有这样一位美丽俏艳的少女。那少女一身蒙古装束，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配上挺直的鼻梁，弯弯的嘴角，红红的香唇，尚未说话已透出了一丝笑意。

她手里擎着一支长鞭，脚履薄底长靴，那三只威猛的黑獒犬骤见她走了出来，轻吠一声，摇着尾巴转头走开，仍然含有敌意的回头望着石砥中，这少女轻叱一声，道：“畜牲，当真要挨打了！”细长的鞭子在空中一扬，黑獒犬吓得奔跑而去。她轻轻一笑，斜睨着石砥中，道：“对不起，你受惊了！”石砥中没有料到一个蒙古少女会说如此流利的汉语，愣了一愣，自沉思中清醒了过来，忙道：“哪里！哪里！”

那少女大眼睛在石砥中的身上一溜；道：“你大概是刚来这里，走！我领你见爹爹！”她也不管石砥中同意不同意，轻啸一声，一只全身漆黑的没有络头的马如飞而至，她身手矫健，晃身而起，长鞭扬头，黑马疾射而去，石砥中茫然的跟着这个陌生的少女的身后，连自己都不知她领到哪里去。一路上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有牛羊的地方就有蒙古包，远看象座坟墓，加之草原枯黄，特别予人一种悲凉的感觉。

白绵羊成群地集在一块吃草，象一团团白云白雪，没有络头的马不时适颈长嘶或一窝蜂地扬起尾巴奔跑起来，个个骠勇肉肥。烟尘滚滚，风沙在石砥中耳边呼啸而过，黑马是一匹快马，又高又大，汗血宝马亦不弱，它紧追不舍，鼻子里喷出两道白气，倾刻时间，便到了一堆蒙古包前。那少女身形一晃飘落在地上，回头向石砥中嫣然一笑，向一座大而漂亮的蒙古包前走去。

石砥中朝这座特别庞大的蒙古包一望，只见两个鞑子迎向少女的跟前，他俩俱长得古铜色的脸，宽阔的肩，皮靴在黄沙路上一步一个脚印，那少女向这两个粗旷雄健的鞑子，低低说了几句蒙古话，他们便又回到蒙古包两旁。石砥中身子自汗血宝马身上轻灵而落，那两个粗旷的鞑子满脸都是异色，少女随子一招，石砥中忙走上前去。

幕帘轻掀，石砥中只觉眼前一亮，只见这蒙古包里非常宽敞，上方摆设了一尊瓷观音，一对瓷花瓶，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壁上挂了不少上好的羊皮。“呵——”一个粗犷的大笑道：“扎尔乌兰，这位是……？”那少女恭身道：“一个过路的人……”石砥中目光才瞥及凝坐在蒙古包里的三个人，心神陡的一震，脑海中犹如电光石火样的忖思道：“真是冤家路窄，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东方刚和赵大娘，他俩连袂出现在这里，不知又有何种大事发生……”

天龙大帝东方刚和赵大娘皆低垂双目，盘膝坐在红毛毯上，在他俩面前皆放了一个光溜溜的黄杨木碗。

两人似是不知迴天剑客进来，连眼皮都未抬一下，只是一个留有山羊胡子的蒙古老人独自饮着浓烈酒，他手里拿着一柄解手刀，正割着烤熟的羊肉吃，扎尔乌兰明媚的向石砥中一笑，道：“这是爹爹，扎尔乌达王爷……”石砥中报了姓名，扎尔乌达王爷呵呵一笑，道：“石蛮子，你尽管在这里吃喝，但别的事可不要管……”

石砥中正要说话，扎尔乌兰向他施了个眼色，如飞的走出蒙古包。这个蒙古包里这时虽有四个人，却没有一个人说话，好象没有人一样。

忽然，从蓬幕之外传来叮——当——叮当的铜铃声，扎尔乌达王爷神情肃默的聆听了一会，紧张的望着蓬幕之外，但这阵铜铃声过后，再也没有其他声音了。过了一会，蓬幕外面响起一阵皮靴的沙沙声音，只听一个阴冷的笑声过后，空中响起一阵霹雳般的大吼道：“扎尔乌达，你还不给我滚出来！”扎尔乌达王爷象是非常惧怕幕外的人，他全身一陈颤抖，轻声的道：“你不要出去，等他们进来——”他突然瞥见迴天剑客石砥中也坐在里面，似乎是一怔，仅仅的望了一眼，便没有说话，双眉却不由紧紧皱起。

扎尔乌达王爷心神定了一下，大声的道：“库军，你进来吧！”幕外响起一连串嘿嘿冷笑之声，藏土第一高手库军大师领着三个有着病容的老人走了进来，他面泛惊异的望了石砥中一眼，如冰的脸上忽然显现出一层诡异的笑容。这三个满脸病容的老人骤然出现，东方刚和赵大娘的脸色同时变了一下，他俩神色凝重的望着这三个恍如有着重病的人一眼，道：“今天来的高手好象不少？”

东方刚目光如刀，冷叱道：“库军，这是什么地方，还有你说话的余地么？”库军大师被那如刀的目光一扫，来时的凶焰不禁一敛，他深知这蓬幕里的人没有一个弱者，愤怒的哼了一声，默默地退了几步。

那三个削瘦的老人同时冷冷的一笑，向赵大娘的身前走了过去，同时三个人全身一阵密响，通体的衣袍隆隆的鼓了起来，俱满脸煞气的盯着赵大娘。赵大娘冷叱一声，道：“洪大哥，你和朱二哥，尹三哥要干什么？”这三个老人骤闻这些话音全身泛起了一阵颤抖，不自觉的一闪身形，那当中的洪大哥冷冷的道：“赵韵琴，你还记得我们这些死里逃生的兄弟么？我们云岭七雄如今只剩下这几个人，这笔血仇我们时时都未忘记，若你还念兄弟之情，就把摩西湖主藏匿的地方说出来，否则……”

赵大娘摇摇道：“这些往事都已烟消云散，摩西湖主的一代仙人早已登道西去，如果三位哥哥还要报仇，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三个仅余的云岭七雄洪大哥，朱二哥，尹三哥一齐变脸色，在那枯黄的脸上泛起一层令人心悸的恐怖之色，恍如非常的失望一样。

尹三哥在云岭七雄中脾气最烈，怒喝一声，道：“摩西湖主虽然已死了，但是你姓赵的还没死，我们兄弟隐藏冈底斯山二十多年，所等的就是这一天，等我们手了你之后，再杀死所有与摩西湖有关系的人……”他说着陡然的一扬掌，一股无形的大力弥漫而起，澎湃的向赵大娘的身上罩下，威猛凌厉，轻啸而至。

赵大娘疾抬右掌，轻轻一甩道：“尹冷雪，当年若不是你怂恿我们云岭七雄夺摩西湖主的七颗神珠，也不会弄得今天这种凄惨的局面……”“砰——”地一声巨响，两人各是一晃，强劲的两股压力向外一荡，激得蓬幕发出一阵摇晃几乎要塌了下来。尹冷雪嘿嘿一阵狞笑道：“你这个贱妇还有脸提那件当年丑，如果不是你出卖了我们也没有今天这种场面，贱妇，你认为这样便能得到摩西湖主的欢心而传你天下第一的武功么？”

赵大娘冷笑一声，道：“摩西湖主是何等样人，岂是你能忖度……”尹冷雪大吼一声，撩起干枯的手掌连着拍出三掌，这个一脸病容的老人功力似是极高，这三掌连环劈出，竟打得赵大娘身形一闪，自蓬幕里平空射了出去。

那个非常讲究的蒙古包骤受这威烈金石的掌风一扫，突然爆裂开来，只

听一声大响蒙古包立时倒落而下。洪大哥一声断喝道：“不要让那贱人跑了！”他们身形如风，电快的追了出去，天龙大帝东方刚双袖一拂，陡然发出一股大力，沉声的喝道：“洪三益，你不要欺人太甚！”

那洪三益是之云岭七雄的老大，他冷哼一声，反手拍出一掌，回头怒冲冲的瞪了东方刚一眼，道：“东方刚，我们之间的事你最好少管！”东方则冷冷的道：“我女儿是当今摩西湖主，这件事怎能不管！”洪三益嘿嘿一阵冷笑道：“好，我们这个仇算结上了！”他轻啸一声，身形凭空拔起，在空中兜上一个大弧，快捷的向赵大娘落身之处扑去，赵大娘这边身形甫落，便见洪三益象个大鸟一样的扑来，她深知洪大哥的功力比自己高明多了，不禁吓得暴身退出五六步，凝神的注视着这三位空前的大敌。

东方刚追踪而至，道：“三位真不给老夫一点面子么？”朱二哥冷冷的道：“你天龙大帝虽是一方之宗，但在我云岭七雄眼里还算不了什么，如果你要插手这事，我朱白水先斗斗你……”天龙大帝东方刚气得全身一颤，道：“朱白水，你太狂了！”

他晓得这二个空前的大敌功力不在自己之下，虽然愤怒到了极点，却在极力的压制着自己，哪知朱白水轻笑一声，陡然欺身过来，遥空点出一指。东方刚闪身一移，双掌扬起，便和朱白水动起手来，两人都是当今武林中一代宗师，这一动手当真是鬼哭神泣，那变化之多，使人目不转暇，连出手的招式都无法看出来。

正当这时，红影一闪，轻叱一声，石砥中定睛一瞧，只见扎尔乌兰换了一身红衫，大半截白着皮袄，上了红段子，长裤脚塞进半截软皮靴里，两支大而黑的眼睛在石砥中脸上一扫，转头向朱白水扑去，她轻轻的道：“东方伯伯，这姓朱的交给我啦……”

赵大娘脸色一变，身形电快的一旋，道：“扎尔乌兰，法差太远，快到你爹爹哪里……”这焦急的呼声，使正在扑去的扎尔乌兰一愣，急忙刹住了身形，她象是不信这些，有这样高的功力，还未曾过瘾来，那凝立于一旁的库军大师已向 he 走了过来。库军大师阴冷的一笑，道：“你这女娃儿，敢情不要命了！”石砥中见库军大师满脸煞气，立时晓得这个藏土第一高手要向扎尔乌兰下毒手，冷漠的一笑，道：“库军，你给我滚出这里！”

库军大师在藏土受万人敬佩，达赖喇嘛都对他客气十分，这时骤见石砥中这样冷漠的对待自己，顿时一股怒火涌上心关。他对着石砥中嘿嘿一笑，道：“石砥中，你掌毙白塔大师之事还没有了结，现在又管起云岭七雄之事，看来真不要命了……”石砥中只觉心中热血沸腾，脑海中立时浮现出上官婉儿惨死在藏土的情景，目中寒光如电，望着正在冷笑的库军大师，大喝道：“库军，我今天要你死在我的手下——”他上前一声大喝，右掌斜斜的抬了起来，一股浑厚无比的掌风自掌心透出，狂卷袭向库军大师身上，库军大师没有想到迴天剑客石砥中如今功力比昔日进入藏土还要高强十分，他扬掌一接之下，脸上立时泛现出一丝恐怖之色，额上汗珠簌簌滚落。

“砰——”库军大师奋起全力硬接一掌，身形一阵踉跄，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哼，歪歪斜斜的退了几步，一步一个长长的足印大坑。他骇然的颤道，“你好厉害的手段——”

尹冷雪身形如电地飘来，沉声喝道：“库军，那小子是谁？”库军痛苦的一阵抽搐，颤声道：“迴天剑客石砥中——”这个响亮的名字一出，顿时使场中的人惊异万分，扎尔乌兰投过深情的一瞥，急忙跑到她父亲扎尔乌达

的身边，用蒙古语向她爹爹低说了几句。

尹冷雪冷冷的望着石砥中，嘿嘿冷笑，道：“你打伤库军便是我们云岭七雄的仇人，在当今武林之中还没有人敢和云岭七雄作对……”石砥中不屑的道：“阁下不要吹牛了，如果你们云岭七雄真是英雄人物，也不会被摩西湖主搞得无立锥之地，而亡命冈底斯山了……”

尹冷雪听得心里一阵难过，那亡命天涯的种种事迹，有如影象似的一幕幕闪现出来，他最怕人家揭他们云岭七雄的隐私，石砥中不屑的嘲笑，使得尹冷雪全身直颤，他满头发丝根根竖起，一股浓重的煞气陡然布满脸上，他冷哼一声，向前连跨数步，沉声喝道：“好狂的小子，你真不要命了！”他自认功力盖世，石砥中万非自己敌手，斜斜舒出一指，那枯黄的指尖忽地有一道黑气泛出，流滟的指劲如一蓬黑雾，电快的向石砥中身上弹来。

石砥中脸色一变，不禁惊声道：“你竟会‘黑罡夺命指’？”由于这种威烈霸道的指劲出现，使石砥中脑海之中立时想起自己进入大漠金城时所看到的一段文字，他疾快的忖思道：“这种指力恶毒霸道，点中身上，全身经脉抽搐而死，传言这种指力练时不易，若非天性凶残暴戾之徒皆不屑于练此功夫，我既然遇上这种功夫，只好施出‘断银手’来，将其指头劈下，免得遗害人间！”

他晓得这种厉害的指功，练习要用活人做靶，若要将这功夫练成，非得害死百人以上方会有所成就，尹冷雪指上黑气上升，已不知害过多少生命了。

石砥中目注那疾弹而来的强劲指风，冷哼一声，陡然之间将全身轻力凝聚于右掌之上，疾快的撩掌劈出。他沉声喝道：“这个指头我要了！”尹冷寻没有料到自己舒出的一指，甫弹出一股劲风，便有一道掌影挟着耀眼的光华，自侧旁斜削而来，他自信“黑罡夺命指”天下无双，迎着疾来的掌影运劲点去。”砰——”他只觉一股炙热的气流一闪而过，那舒出的指头发出一股烧焦的恶味后，只有半个指头留在手上。

他痛苦的哼了一声，身形疾退，骇然的道：“‘断银手’‘断银手’……”石砥中望着自己的掌刃削落的那截断碎的手指，长长的吁了口气，他神色凝重的道：“我断你一指还算客气，如不是你年纪太大，我今天非扭断你整个手臂不可，你还不给我滚……”

尹冷雪骤然断去一指，无形中破了他苦练不易的“黑罡夺命指”，他目光欲裂，全身衣袍降降鼓起，杀气腾腾的向石砥中走了过来。他狰狞的一笑，道：“姓石的我们拚了！”他正待要施出杀手的时候，洪三益已高声喝道：“二弟，三弟，快来！”洪三益虽为云岭七雄之首，无奈赵大娘追随摩西湖主多年，功力无形中增长不少，洪三益和她连换数招，竟无法将这个背叛云岭七雄的义妹击毙。

原来赵大娘在未追随摩西湖主之前，是云岭七雄的七妹，云岭七雄在关西一带颇有名头，有一年，云岭七雄因感功力太浅，竟妄想夺取摩西湖主身边的七颗增元保命神珠，摩西湖主功力盖世，连败云岭七雄误会赵大娘向摩西湖主勾通，坚持要杀死赵大娘，摩西湖主愤彼等行为，连着击毙云岭七雄中的老四，老五及老六，并打伤了洪三益、尹冷雪及朱白水，逼得三个高手逃命冈底斯山。

尹冷雪愤怒的大吼一声，输给了石砥中，跃向洪三益的身边，他身形甫落，朱白水和天龙大帝东方刚也身形一分，退了过来。洪三益凶狠的望了赵大娘一眼，大声道：“二弟，三弟，准备吧，为了这个贱人，我们只有施出

最后的煞手了，反正今日不死不休……”

说着便自背上解下了一张无弦的古琴，轻轻放在手上。朱白水缓缓的拿出一个黑皮铜鼓，神色凝重的把那面小鼓托在左手上。赵大娘神色惨然一变，颤声的道：“你们果然找到这三件武器……”

洪三益狞恶的道：“你以为我们会放过你，赵韵琴，我告诉你，自从我们惨败在摩西湖老鬼手上后，我们无时无刻不想报仇，想不到我们在冈底欺山找着这天书，神鼓和无弦琴后，他竟死了，嘿，天可怜我们，还有你这个贱人没有死……”东方刚冷冷的道：“你们认为找着这三件兵器就可目空四海么？”朱白水冷笑道：“你不服气尽可上来……”东方刚想不到江湖多变，连着出现这么多的高手，以他一代宗师的身份，和朱白水无法分出强弱，他傲然的向前一跃，准备和赵大娘联手斗斗这三个老人。

石砥中反手抽出金鹏墨剑，一道耀眼的光华如水洒出，他只觉胸中有一股豪情澎湃，上前大笑道：“武林三件宝‘天书’‘神鼓’‘无弦琴’我迴天剑客有机会见识见识这三宗流传千古的宝物，死也无憾……”尹冷雪目中凶光一闪，嘿嘿笑道：“小子，你也算上一份吧！”石砥中傲然一笑，扬剑斜斜指着穹空没有说话。这三个武林顶尖的高手骤然连成了一线，无形中声势壮大无比。洪三益心中大吃一惊，向二位义弟一施眼色，道：“发动吧，这是最后的考验机会……”“砰！砰！砰！”一连三响，朱白水神情肃然的撩起铜锤在那面小鼓上敲了三下，那响澈穹空的数声，有如天地奔发，震得沙石飞扬，一道灰蒙蒙的沙雾弥空而起。石砥中只觉心神一颤，一道无形的压力紧紧扣进他的心弦，他神色一凛，脑海中疾快的忖思道：“好厉害的神鼓，连我都差点把持不定。”

鼓声甫失，洪三益的无弦琴自颤，自那琴上传出一连串的响声，这种琴音一响，洪三益扬琴一甩，硬有一股强烈的力量甩了出来，直往赵大娘的身上。东方刚疾快劈出一掌，替赵大娘挡了一下，饶是如此，赵大娘也不由得身形连晃了几晃，脸色立时变得苍白。

尹冷雪陡地一声大喝，道：“你们看我的天书——”他突然把那本黑皮书在空中一扬，一道强光自分开的书中射出，强光照在东方刚和赵大娘的身上，两人只觉全身的功力一汇，连仅有的一丝力量都消失于无形。

东方刚神色骤变，喘息道：“石砥中，快发剑罡——”迴天剑客石砥中没有料到这本天书有这样大的神奇魔力，竟连东方刚那样功力的人都无法抗拒这突然射出的强光，他大吼一声，剑芒颤动，自剑刃上泛射出一股青气，剑光闪处，在空中幻出无数的剑芒对着那天书射去。“嗤——”白蒙蒙的剑芒破空撩出，尹冷雪只觉心头一震，那本黑色的天书在剑刃颤动下，化成片片碎屑飞散于空中。

“砰——”石砥中起神剑劈烂天书，尚未收回剑势，一声沉重的鼓声自耳际传来，他真气一窒自空中坠落下来，急促的深吸一口气，脱手将手中的神剑掷出——

“砰——”朱白水没有料到石砥中有此一着，只见寒光一闪，那柄无敌的神剑穿入神鼓射入他的胸膛，一股血水从他身上流出，倒地死去。

尹冷雪大吼一声奔到朱白水的身边，拔出金鹏墨剑，恶毒的瞪着石砥中，大声道：“你毁了我的天书，毙了我二哥，我也不活了！”这人性子当真暴烈异常，一扬手中长剑向着自己头上抹去，只见血雨溅射，一颗头颅滚至地上。洪三益骤见这幕凄惨的扬面，目光欲聚，悲痛的大叫一声，掷了手中无

弦琴扑在两个死去的义弟身上，放声痛泣起来。

赵大娘和东方刚俱身负重伤，低垂着双目坐在地上运功疗伤，根本不知这幕悲惨的事实，石砥中愕了一愕，茫然的收回神剑，长长的叹了口气。

洪三益抱起二个义弟的尸体恨恨的道：“姓石的，我非向你索还这笔血债不可……”石砥中暗然的摇着头走了。

十七

时光流逝，弹指之间，已是隆冬时分，在这冷寒的天地之间，一连几天的大雪，使得雁门关外覆上一层白色的银衣，白皑皑的一片……在这满地是雪的隆冬里，几枝秃落的枯树在风雪里摇曳，那白絮样的雪花轻飘坠在枝叶上，又飘落下来……隆冬的严寒使这覆盖着白雪的大路没有一丝人迹，可是却有一阵铜铃声传来，细碎的铃声渐渐近了，只见在这风雪漫天之中，一个头戴大风帽，身披长斗篷的骑士在这白皑皑的雪地里孤独的行着……

“我要报仇！我要替死去的西门熊报仇，石砥中，石砥中，我纵是走遍天下路，也要把你找出来……”

东方玉的脸上现出一片淡淡的倦容，在痛苦的风雪中轻驰，嘴里不歇的自语着，在那浮蠕的泪影之中，隐隐有一片凶光射出，茫然的望着前面。他深长的叹了口气，喃喃地道：“雪越下越大，我必须找一个地方避避……”举目远望，只见那远远的雪地之中，有一道淡淡的轻烟袅袅的升入空中，他摇摇头道：“真不容易，走了这么久才遇到一户人家……”他双腿一挟马腹，那匹白马长嘶一声，撒开四蹄，风擎电闪一样的疾驰而去，转瞬之间，便驰到了一间茅舍之前，东方玉抖了抖身上的雪花，搓了搓双手，轻轻飘落下来，在这紧闭的门口犹豫了一会，拍门道：“请开门……”“谁？”门里传来一声苍老的声音，那门便轻轻启开一线，自里面露出一个眇目的老人，穿着貂皮重裘，连声道：“好冷，好冷，你快快进来……”东方玉称谢一声，一股暖意自屋里涌来，只见这个简陋的茅舍之中，摆了几把桌椅，一个十余岁的商子正在烤着火，露出一一种诧异的神色望着他。那个眇去一目的老人目光才触及东方玉的脸上，神色突然一变，他干笑二声，掩饰过去自己的不安，他嘿嘿一阵轻笑，道：“这位客人在冰天雪地中赶路不知有何急事……”说着便递了一杯热茶给东方玉，东方玉轻啜了一口浓茶，茫然的道：“找人？”那老人哈哈一笑道：“这位小哥脸有重忧，腰悬长剑定是武林中人？”东方玉苦涩的一笑，道：“江湖事非多，象我们这一辈子也不能安宁……”那老人摇摇头叹了口气，道：“小哥说的不错，老夫也有同感……”东方玉诧异的望了这老人一眼，忖道：“这位老丈言词闪烁，莫非也是武林中人……”他含笑问道：“老丈想必是隐士，不知尊姓……”那老人面色陡地一沉，冷冷道：“殷武雄，这个名字对天龙谷不会太陌生吧？”东方玉骤然闻这个名字几乎要吓得跳了起来，做梦也没有想到天龙谷的大仇人会是这一个老头子，他疾忙自椅子上站起来，哪知四肢发软，全身突然一点功力也没有。他骇颤的问道：“你在茶里下了毒了！”殷武雄冷冷的道：“在这里动手我嫌太小了，若要出去又太冷了，只好暗中做了一点小手脚，否则你哪这么容易被我擒……”东方玉气得全身直颤，叱道：“老杀才，你太混帐……”殷武雄慢条斯理的毫不生气，嘿嘿两声道：“你骂吧！等会就没有机会了……”东方玉急忙运起神功欲将潜伏在身体里的剧毒逼出体外，哪知这种毒除了全身没有一丝劲力外，连一点迹象都没有，而脑中极清醒。

他怒吼一声，道：“老杀才，我和你到底有何仇……？”殷武雄仅剩的那只独目闪过一丝凶光，嘿嘿笑道：“你们天龙谷恶名在外，尤其是你那老子，假藉仁义做尽天下恶事，我这双眼睛便是东方刚那个老混蛋下的毒手，若不是我自知不是东方刚之敌，早就找向天龙谷了。”

东方玉怒叱道：“你不要胡说！”殷武雄一生稽武如命，在二十年前只

因仰慕天龙大帝东方刚之名，而闯进天龙谷，妄想得天龙大帝东方刚之身传以绝艺，哪知东方刚在天龙谷里将他挖去一目，使殷武雄含恨之下隐遁在这里。

这些过去的情事在殷武雄眼前历历如绘的闪现出来，他只觉一股烈火直冲心头，恨恨地道：“我要将你头割下挂在大门外，等你那老子来认死，然后再施出‘无相减功散’，使他有力发不出来……”东方玉心头一凛，想不到这个老人如此阴狠，他一时苦想不出如何脱离此地，竟急得冷汗直流，一颗心慌如要跳出口腔之外。正在这时，屋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蹄声，也是向这茅舍驰来，陡然之间，一个意念跃进脑海之中，不由疾快的忖思道：“我何不设法将这个奔驰的骑士引进来，或许是我的友人也不一定，只要那人会武，脱身绝无问题……”

蹄声渐近，东方玉突然对着门外沉声吼道：“朋友，天寒地冻，何不进来喝杯水酒……”“这位兄台真好心，我这里先谢过了……”屋外很快的便传来一个铿锵有力的话声，东方玉闻言一怔，只觉这话十分熟悉，殷武雄没有想到东方玉会施出这一招，他气得怒叱一声，闯上前去，给了东方玉两掌。

“啪，啪”两声清脆的掌声刹时传了开来，飘进正待推门而进的那个骑士的耳中，他以为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脚将屋门踢开……

“砰……”地一声大响，东方玉和那眇目的殷武雄同时回头一望，只见一个冷漠的青年人悄然的走了进来。东方玉脸上泛起一股痛苦的抽搐，那股深藏于心底的怒火，恍如石河决堤一般的汹涌而来，他沙哑的道：“石砥中，是你……”

殷武雄也是一愕，骤见这两个长得同样潇洒的青年人点头招呼，误以为是同路，他目中寒光一涌，身形倏地掠了过来。

他举掌斜劈而出怒喝道：“他妈的，你们原来是同党……”激荡劲旋的掌劲，犹如利刃似的削切而至，石砥中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对方已一掌疾避而来，他冷哼一声，撩掌拍了出去。

他急忙喝问道：“这位老丈为何这样不讲理……”双方掌劲一接，心中同时一震，俱被对方浩瀚的强猛掌劲所震慑，殷武雄的身子一晃，骇得疾退而去。

他恨恨的道：“君子不挡财设，想不到你这小子……”

石砥中摇摇头道：“你误会啦！我只是过路人……”

殷武雄这时哪容他多说下去，他狰狞的一声大笑，回头向那个始终不发一语的十余岁的孩子道：“小三子，给爷爷把刀拿来！”

那孩子摇摇头道：“不！爷爷说再也不用那把大刀杀人了！”殷武雄象是非常生气的样子，怒叱一声，道：“这是什么时候，你也和我开玩笑！”他身子在空中一个大盘旋，投身往那孩子身后的壁上扑去，掣在壁上的大弯刀，一道闪光如电撩起，大弯刀在空中幻化成三个光弧，陡地挟着破空声往石砥中身上砍去。

石砥中见这个眇目老人心里如此恶毒，无怨无仇便骤下如此毒手，他冷漠的笑了一笑，道：“你太不讲理了！”他曲肘一撞，右手五指其张，径自抓向殷武雄右手的脉门之处。

他这一招乃是进入大漠金城皆得的怪招，有点类似“大擒手法”但是却连环出招，虚实循环并用，奇幻无比。殷武雄长刀一击，刀刃平翻，一溜刀光已经点中对方“章门穴”上，他心中一喜，手上力量一加，拼命往前一送。

岂知他力道刚发，陡觉有一股无形的劲道自对方身上传了过来，逼得那削出的大弯刀一晃。

他神色一凛，脑海中疾快的忖思道：“这是什么功夫，竟不畏兵刃？”他忙不失的身子一转，欲要收回大弯刀，那知对方五指箕张，已往他手上扣来，他再也不能想及对方为何不畏兵刃了，此时脑海中尽是避开对方快捷的一招。他嘿嘿地一声，沉身坐马，左手握拳直捣，右臂绝伦的一旅，顿时大弯刀长长的一斜，便又跳将起来。石砥中冷哼一声，道：“我若让你在我手中走出五招，便不是迴天剑客……”

语声甫逝，他喝一声，脚下连着走了五步，换了三个方位，掌臂斜斜一劈，右手伸进对方刀幕之中，撩指弹向对方“肘体”“曲池”之穴。殷武雄此时头上汗水直流，口里惊悸欲死，他那复仇的雄心，此时俱已消失殆尽，发丝沾在额上被汗水沾得紧紧的，他急促的喘了口气，提刀斜挑，突然划出一道刀幕，罩向石砥中身上。“哼！”石砥中冷哼一声道，“念你和我无仇无恨，你滚吧……”一股浑厚刚猛的力度撞在对方的大弯刀上，只听数声轻响，殷武雄手上那柄大弯刀断裂数段洒落在地上。

殷武雄羞红着脸，呆呆的望着石砥中，好一会儿他才悲伤的叹了一口气，黯然的退了一步。他怒笑一声，道：“不管什么时候，我殷武雄必会找你报仇……”说着他缓缓走到东方玉身旁，目中凶光大闪，但却有一种畏惧，手掌颤动不敢轻易拍出。

东方玉冷冷地道：“你若敢动歪念头，立时便会死于石砥中的掌下……”殷武雄气得铁青着脸，抱起那个孩子，恨声的道：“这里让给你们了，总有一天我会找上天龙谷去！”他愤怒的一声大笑，拔起身形快捷的掠出门外，在这大雪漫天的荒地里，只见一道黑影消失而去。东方玉经过这阵调息之后，那散与无形的毒药渐渐自汗毛孔中逼了出来，他暗暗一提劲力，只觉功力已恢复了十之八九，顿时有一股令人骇惧的恐怖神色布满脸上，杀气燃于眉睫，向石砥中走了过来。

石砥中深吸口气，道：“东方兄，想不到在这里又会见你……”东方玉嘿嘿一笑，道：“我也想不到在这里能找到你。”石砥中一愕道：“你找我有何事？”东方玉想起西门婕惨死在石砥中的手上，心中一股激荡的怒火恍如一道燃烧的烈火样烧着他的心胸，他目中一涌，竟滚落下二颗清宝的泪水。他一拭水痕，道：“石砥中，你害死多少女子？”

石砥中痛苦的一颤，茫然的道：“我害死多少……”

上官婉儿、罗盈、西门婕这三个女孩子死时的凄惨情景，犹如梦幻一样的浮现在他的眼前，这些女孩子虽非死在他的手里，但却间接都与他有关系，那血淋淋的往事，隔的时间不短，却仍然活在他那颗冻结的心里。

东方玉满脸悲愤之色，恨恨的道：“西门婕善良，死心塌地的爱着你，她到底欠你什么孽债，而活活的劈死她……”这冰冷的名字象一个锤一样字字敲进迴天剑客的心中，他痛苦的呃了一声，在那深邃的目光中陡地浮现出一层朦朦的泪影。

他凄凉的叹了一口气，道：“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语声沙哑的一顿道：“东方兄，请你不要说了……”东方玉爱幽灵大帝之女西门婕之深，比浩瀚的海洋还要加倍，当他知道西门婕死于石砥中之手时，他曾痛苦悲泣了三天三夜，直到他千里迢迢寻仇为止，那心灵的疮疤仍然未能揭去，天天如毒蛇似的啃啮着他……

他发誓要报仇，替他爱人……。他无情的冷笑一声，道：“天下哪有杀了人不要人家说的事情，石砥中，你若是个人性的人，就不该剥夺一个无辜的女孩子的生命！”语声颤抖，痛苦的又怒吼道：“我恨你，我恨你杀死一个可怜的少女。”“呃！”石砥中悲伤的呃了一声。颤声的道：“东方兄，你请留点余地！”“呸！”东方玉目中寒光陡涌，不屑的轻啐了一口，他满脸恐怖狰狞之色，斜斜跨出一步。

他冷冷怒吼一声，道：“你怕我说么？哼！石砥中，我虽然打不过你，但我的嘴却不饶你，任何时间，地方我都要说！”石砥中拂袖转身就走，道：“再见，我不和你计较。”他迈开步子，只思早些离开这里，东方玉斗然自腰中掣出长剑，一斜剑晃身挡住了门。

他愤怒的道：“你想一走了之，没有这么简单！”话声甫落，剑势一扬，剑光腾飞里，自偏锋斜斜刺出一剑，奔向石砥中“章门怕”。石砥中电快的一转身，沉声道：“东方兄，我心里那痛苦并不比你少，你何必要苦苦逼我呢，凡事都在忍字！”

他那落寞悲伤的眸子里若在平时东方玉的确不忍过份逼他，但这时他愤膺填胸，误会石砥中故意作假，他未等石砥中说完已仰天哈哈大笑，笑声一减，变色叱道：“反穿皮袄装老羊，我不信你这一套”石砥中一怔，一股怒火顿时自胸中烧起，他哼了一声，缓缓向前走了几步，二道炯炯的神光投落在东方玉脸上，在那如玉的脸上陡浮起一层冷煞的寒意。

东方玉只觉心神一颤，被那如刃的目光逼得连头都几乎不敢抬起来，他急忙移开自己的视线，长长的吸了口气。石砥中冷冷的道：“有几次我都原谅你，那是因为我们之间尚有一份感情，今天你拿‘反穿皮袄装老羊’来讽刺我，显见你和我之间已不能两立了……”东方玉嘿嘿地一笑，道：“当然，只恨不得生吃你的肉……”“啪！”石砥中幻化无比的打了东方玉一掌，东方玉料不到对方出手如此之快，身形一晃，半颊上五条长长的红痕。

石砥中冷漠的道：“这一掌是告诉你不要太绝，你心性本极善良，无奈交西门琦那个老恶友，也变得暴戾无比。”

东方玉大喝一声，道：“石砥中，我和你拼了！”

他骤然受了嘴掌之辱，心里那股难过简直不是字墨所能形容，他大喝一声，剑势电快的一转，寒芒颤起无数的剑花，向着石砥中的身上斜斜削去。

石砥中今日存心要教训教训狂傲的东方玉，全身劲力在瞬间提于右掌之上，沉声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存心要给东方玉一个难看，手下再也不留情，那无情的剑势如电袭来，他冷冷地一笑，左掌斜斜转一个弧，右手疾快的击向颤动而来的剑刃之上。

东方玉只觉对方掌影如山，自己拼尽全身劲力，也无法捉摸出对方变幻的身影，他心中大骇，脑海中疾快的转思道：“没有想到石砥中功力一天比一天精进，我东方玉只顾沉浸在对那些往事的回忆里，而功力越来越差……”这个意念在脑海之中一闪而逝，奋起全身功力，斗然的击出一剑，那剑芒甫颤，一股无形的大力自对方掌影里传来，击在右腕上。

“呛！”那柄寒光耀目的长剑陡地化作一缕寒光，呛然声中掠射而去，插进屋顶之上，没入齐柄，东方玉默然的一愣，望着石砥中，痛苦的道：“你杀了我吧，我的生命已没有意义了。”

石砥中缓缓的走了过来，轻拍他的肩头，长长的叹了口气，在那冷漠的脸上闪现出一片真挚的笑意。

他摇摇头，道：“东方兄，我这样做并不是有心要折磨你，实在是激发你的意志，重新振作起来，在江湖上做一番事业……”

东方玉自从失去了西门婕之后，意志颓唐薄弱，石砥中善言的开导，使他灵光一现，陡觉空虚的生命又充实起来，他愣愣地望着石砥中，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良久他长叹了口气，道：“你真是一个神，我……”两人的手掌紧紧的握了起来，在这刹那，彼此间的前怨尽释，以往的种种恩怨都已经云消雨散，东方玉感动得热泪直流，通体一阵激动的颤抖。石砥中深吸口气，脑海之中疾快的忖思道：“江湖上本来就是一个大旋涡，今日是敌谁又想明日会是朋友呢，我在这奔波的江湖里，没有做过一件真正值得骄傲的事情，只有今日我才了解人活在世上的意义，那是互助、友爱、劝导，并非是终日追逐在恩仇里！”话音甫逝，陡然瞥见这冷寒至骨的雪地里有一道人影踏着雪向这里奔驰而来，在这个黑影身后有三个持剑的高手，尾追不舍。那黑影越来越近，石砥中已看清这个年轻的道人，在这一个道人的身后尾随不舍的却是三个年纪极大的和尚。他神色一怔，诧异的道：“这些和尚为何紧追这个道人，难道江湖上又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

东方玉脸色微变，道：“那是少林寺的三罗汉，我们快去！”两人肩头一晃，忙飘出屋外。那个拼命狂奔的道人身上，已受严重的剑伤，他急促的喘息着，双手挥剑和那三个和尚斗了几招，反身又跑。这三个和尚清叱数声，只听一个和尚吼道：“昆仑的余孽，你还不给仇僧站住……”

石砥中一听这道人是昆仑门下，心里顿时一惊，他身形犹如一双大鸟样的拔起，斜斜落在那青年人的身前。那道人时因流血过多，再也支持不住，他张口吐出一口鲜血，身躯一颤，扑倒在雪地上，那三个僧人如飞驰来，扬起长剑向这道人身上劈落。

石砥中斗然劈出一掌，沉声道：“住手，有我迴天剑客在此，不准你们这样赶尽杀绝——”那受伤的青年道人一听，这个满面煞气的年轻人是迴天剑客石砥中，脸上痛苦的抽搐了一下，颤声的道：“师叔，我们昆仑……”

字音含糊不清，那小道人全身剧烈的一阵颤抖，一缕血丝自嘴角溢出，倒地死去。石砥中全身一震急抖，问道：“我们昆仑怎样了？”

冷飏的寒风呼啸的划过空中，白絮样的雪花象鹅毛似的飘落着，那个倒地死去的小道人僵卧在雪地里，使那白皑皑的雪染红一片，鲜红的血液立时凝结成块……

少林寺三罗汉身形一刹，六道如电的目光全部聚落在迴天剑客石砥中身上，令人怀疑这些个出家苦修的僧人脸上竟会露出一凶恶之色，是那么狰狞，石砥中望着死去的昆仑弟子，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悲愤，他缓缓的收回了目光，冷煞的逼视在少林寺三罗汉的身上，三罗汉通体冷冷的一颤，各自退了一步。

迴天剑客石砥中冷漠的道：“三位高僧和昆仑有何深怨大仇，而做出这样赶尽杀绝的事情？”那三个少林高僧人脸上同时泛起一阵抽搐，恍如非常的痛苦一样，只觉当中那个浓眉环目，身披灰色僧袍的老和尚低喧一声佛号，向前跨进了一步，他低声有力的道：“贫僧木珠来自少林，奉掌门之命务必擒下这个从昆仑逃出的小道……”

石砥中心神剧烈的一颤，顿时间，那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讶异的“哦”了一声，脑海中疾快的忖道：“昆仑、少林这两大门派难道发生了事故？”

他未等忖念得失，冷冷地道：“贵掌门也太刚复用事了，昆仑门弟子做了什么样的大事值的少林三大罗汉亲自远涉关外，万里追踪而非致对方死命不可，贵掌门是否也来了？”木珠大师双手合什，低低喧了声佛号道：“昆仑和少林两派之事恕贫僧无法奉告，敝掌门已远在昆仑，此刻还没有来关外的打算。”东方玉这时一脸忿色，他冷哼一声，大笑，道：“杀人偿命，血债血还，你们杀死昆仑弟子自然也得拿命相抵，尤其象这种赶尽杀绝的事情，根本不该发生在名门大派……”木珠大师和其他二个僧人，让东方玉犀利的话声责备的神色同时大变，俱怒视了东方玉一眼。

木珠大师冷冷地一笑，道：“昆仑门弟子夜郎自大，妄想以单薄之力和少林过不去，象此种蛮横之徒，贫僧纵然不追杀，他也会……”

“哼！”石砥中冷哼一声，道：“你说什么？一个出家人竟然说出如此恶劣的话，少林寺虽然盛名在外，但如果贵寺通通象你一样不讲理，天下岂有公理？”少林三大罗汉被迴天剑客奚落了一顿，脸上露出了愤愤之色，凶恶无比的瞪着石砥中。

石砥中从没有料到一个出家人会有如此的凶狠好斗，不禁对身入佛门出家苦修的僧人大为反感，一种不屑的笑意自嘴角上漾起，冷冷的笑了一笑。凝立在木珠大师左侧的那个少林僧人见迴天剑客石砥中竟敢轻视名倾四海，盛誉远扬的天下大佛寺之一——少林寺，登时怒气冲冲的走了出来。他长剑斜斜一倾，沉声的喝道：“施主不把少林寺放在眼中，显然是存心与我少林寺为敌，贫僧身力少林弟子，本着卫道之心，向施主讨教几招……”

他这时虽然已愤怒到了极点，由于多年年的苦修始终没有做出过份的举动来，话音一落，剑尖已斜伸而出，在那锋利的刀刃上泛射出一股冷寒的光芒。

石砥中微微一笑，脸上浓浓的布上一层寒霜，他身形一移，向前连着走出三四步，深吸口气，道：“如果你认为一件事情唯有以武力可以解决的话，在下只好陪你走几招……”他自己却没有想到为何今日的脾气会这样的好，加之昆仑派弟子被杀都未引起他的杀机，这原因很简单，第一、石砥中误杀西门婕之事犹未谈忘，不敢再轻率做出鲁莽的事来。第二、石砥中对名重武林的少林寺有敬仰之意，深信少林寺此举必有其追杀的原因。

东方玉身形一晃，大声道：“石兄，这个秃头交给我了。”天龙谷世代相传，威望之盛不下于当今武林任何一派，无形中养成东方玉高傲的性情，实在看不惯少林寺三大罗汉盛气凌人之势，所以昂然的走了出来。

木慧正在凝神运剑，陡见东方玉闪身而出，骤然看见这少年身法灵巧，仅是肩头微微一晃，便已到了自己身前，不觉心头一震，对这丰朗如玉的少年打量不已。木珠大师神色一变，诧异的道：“这位少侠……？”

东方玉冷哼一声，道：“我是东方玉。”木珠大师啊了一声，惊道：“原来是天龙谷少谷主，天龙大帝东方老英雄一代宗师，敝派对令尊仰慕已久，望少侠……”这一个佛门僧人虽觉东方玉易辞之间甚是高傲，由于天龙大帝东方刚威名远扬，连海外三仙六隐人物都敬畏几分，不愿结此强敌，给少林招来无谓的麻烦，因此对东方玉的态度和缓不少，脸上的怒气也淡淡隐去。

东方玉斜睨了木珠一眼，冷冷的道：“这位大师是不是想拉关系？”木珠大师脸色一红，呐呐的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虽气得遍身颤动，浓眉深销，却强自忍耐住了。木慧长剑一挥，大声的问道：“师兄，我们少林寺何曾惧过谁来！”木珠尚未说话，身旁的师弟木圆已忍耐不住，他气冲冲的一摆长

剑，斜斜的指向东方玉身上，对木慧道：“少林寺天之一方何曾畏惧过谁？”语音稍稍一敛，冷冷的望着东方玉，又道：“天龙大帝虽然是个顶尖的人物，可是单凭施主这一句话还吓不死少林寺，施主年纪轻轻便不把少林人物放在眼里，贫僧还是头一次遇上这样人物！”

东方玉心愤少林三大罗汉杀死一个岁数极小的道人，存心要给三大罗汉一点颜色瞧瞧，神情冷漠的一笑，对着木圆道：“你如果不服气尽可上来，多费口舌也没意思……”木圆深吸口气，身子方动，木慧已大叫道：“贫僧一个人已经够了，何需我师弟出手……”

他一抖长剑，空中连着幻出几个冷寒的剑浪，寒飒的剑气层叠弹出，撩空一剑向东方玉的左肩上刺来。这一剑快速迅捷，部位之准，拿捏的正是时候，剑芒颤动，宛如羚羊挂角，轻气留痕，端是气势不同。东方玉心头一凛，步下斜移，脑海之中疾快的忖道：“少林寺能名扬天下，历数百年而不衰，端是不少的能人，单单这林慧一剑就可以显示出少林的功夫不容忽视……”

他深得天龙大帝东方刚武功真传，见木慧挥出这一剑迅捷有余，刚劲不足，便知这个僧人在剑术上功夫不深，他哈哈大笑，右拳笔直的捣了出来。这一拳可说是尽天下拳法之大成，那伸直的拳头在空中一晃，穿过闪颤的剑幕直抓而去，非但避过木慧的那一剑之危，还可乘势攻敌。木慧在少林木字辈中也算是杰出人物之一，所见过的奇人异士可说是不少数，但是从没有遇过一个能够以拳当剑在一招不及之下，反而抢去了主动的地位。

他骇异的愕了一愕，在那双炯炯的目光里闪烁出一片诧异的神色，他急忙收身向左侧一跃，剑刃陡地一跳，向上跃起三寸，在空中转一大弧电闪射出。东方玉冷漠的一笑，道：“好一招‘金弓射月’！”这“金弓射月”本是少林七十二路达摩剑法中的一招绝学，寻常人在这强大的剑招下，虽然能躲过剑尖穿胸的厄运，但绝不能避过剑刃削肩的一转，木慧深感对方太强，逼不得已施出少林不轻易施出的七十三路达摩剑法。东方玉只觉剑气袭体，压力奇大，他左拳虚晃一拳，突地化拳为掌封着疾劈而来的剑刃拍去。

“啪”地一声轻响，剑身陡地一震。木慧也觉手心一热，一股深厚的力道自对方掌心之中发出，他轻轻哼了一声，冷寒的长剑坠落在地上。

木珠和木圆两个僧人自见木慧施出七十二路达摩剑法中的“金弓射月”之后，脸上就同时变了颜色，木珠惶恐万分飘身跃来道：“师弟，你……”木慧面上一片惨然，冷汗涔涔落在身上，道：“师兄，我不是有意施出达摩祖师遗留下来的剑法，刚才……”他连说了几个“刚才”始终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双方在动手之前，木慧只觉胸前气血沸腾，恍如有一道无形的压力在暗中压迫着他，在那神智一失的刹那！竟把师门不准轻易施出的剑法施了出来。木珠顿足长叹道：“浩劫，浩劫，师门浩劫就在你这一剑上应验了……”

要知少林门规谨严，历代弟子对师门留下来的教条遗训都不敢轻易违背，达摩祖师一苇渡江东来之后，传下了历代绝传的七十二种武艺，尤以达摩剑法为剑道之最，是在他证道涅槃之时领悟出写于一块竹筒上，告诫世人这种剑法绝不可轻使，否则必招以奇祸，少林寺两年前无意中在藏经楼中发现达摩剑法，便告诫弟子，不准传播出去，暗中授于担负少林寺守卫的一百零八罗汉堂弟子一招，便是这招“金弓射月”。

木慧只学了这招未久，又因天生迟钝不能将这招神学粘髓领悟，仅知道一个架势，故会失手给一代高手东方王，饶是如此电把东方玉的衣衫削下一

片，连他也暗中惊出一身冷汗，如果木慧再施一招，东方王纵是武功通神也得受伤或者死亡，可惜木慧仅会一招。

木慧脸上掠过一片暗然之色，踉踉跄跄的走了几步，哇地一声，吐出一口鲜血，他因想到师门浩劫可能因已而生，暗中忧虑过甚，急得心血一涌，吐出一口血来，石砥中骤见木慧施出那样一招幻化无比的奇绝剑招来，心头狂跳一阵，几乎不敢相信达摩剑法会陡现江湖。他凝重的望着木慧，喃喃的道：“达摩剑法，达摩剑法……”

他脑中陷于一片沉思，在似断未断的一缕思绪里竟电思索不出达摩剑法何会陡现江湖，而思想不出自己曾经在哪里见过有关达摩剑法的一段恩怨事情。石砥中目光一射，望着木慧，问道：“你刚才施出的‘金弓射月’是达摩剑法的第几招？”木慧痛苦的呃了一声，大吼道：“这不干你的事……”吼声如雷，很快传遍了冷寒的雪地里，在那白皑皑的雪地里突然现出四点淡淡的骑影，向这里移动，东方玉冷笑，道：“石兄，这秃头不走，我有办法……”

他的话声消失了很久，没有见迴天剑客石砥中回答，不禁一怔，斜看了石砥中一眼，顿觉心头一震，只见石砥中脸色非常凝重的望着那四个淡淡的暗影。蹄声在冷飒的寒风里清澈的响起，渐渐现出三个身着袈裟的僧人，俱端坐于马上，在这三个僧人之后，紧随着一匹雪白如银的膘悍的大马，在那马背上驮着一个道人，匍伏着身子，使人看不清他的脸上。木圆欢呼一声，道：“是师兄来……”东方玉神情奇异，轻声的对石砥中道：“怎么？少林寺竟动员了这么多高手……”

石砥中冷漠的笑了笑，目光已瞥向那个被缚马上的道人，他见那道人面目较为生疏，不禁怔了一怔，脑海之中极快的付思道：“这个人莫非是昆仑派弟子？”这个意念在他脑海之中一闪而失，急忙高声道：“道长，你可是来自昆仑？”那个道人手脚被缚的根本动弹不得，闻声之后，二道目光落在石砥中的身上，嘴里哑唔咿哟竟然说不出话来。东方玉盯了那三个僧人一眼，道：“他穴道被点啦！”“你问也没用……”那三个僧人同时自马上飘落下来，微露讶色的望了石砥中与东方玉一眼，暗中俱猜测不出这二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其中一个身材削瘦的僧人问道：“三位帅兄，你们的任务如何了？”当他的目光瞥及地上那个死去的小道人身上时，顿时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回身就走，道：“好啦，两个逃跑之人一死一擒，我等也好回去了！”

“哼！”石砥中骤见堂堂少林寺高手竟如此恶劣的对待昆仑门下，一股怒火从胸间直冲上来：他冷哼一声，沉声道：“给我把那个道长放下来。”

那三个僧人同时一怔，没有料到一个青年人敢如此的支使他们，俱露出愤愤不平之色，那个刚刚回身欲走的僧人一怒，右手已按上了剑柄。木珠向他一挥手，低念一声佛号道：“施主不知根由，便如此对待少林弟子，贫僧这次来雁门关外，因有不得已的苦衷，希望你……”“什么？”石砥中怒叱道：“你竟想阻拦我迴天剑客石砥中的事情？”

那三个僧人骤闻他就是力斗天龙大帝东方刚，血拼幽灵大帝西门熊的江湖后起之秀迴天剑客，同时心神剧烈的一颤，就是木珠、本圆和木慧都不自觉的退了几步，唯恐这个青年人骤起发难。

那个四肢被缚的道人一见这个青年人便是他远涉关外，走遍大漠的以欲追寻的迴天剑客石砥中，脸上立时泛现出一丝笑意，他嗯嗯了二声，急将头连摇，石砥中对那三个僧人沉声道：“放下他来！”

这震彻穹空的一声大喝，震得那些僧人耳中嗡嗡直鸣，犹如金石样重重的敲进他们的心底里，那围绕在道人身旁的僧人神色大变，各自戒备起来。木圆冷冷的一笑，道：“办不到，除非你有本事将我们六大罗汉击败……”石砥中深吸了一口气，身形如电的拔了起来，道：“我倒要看看谁敢阻拦我的事情……”他身形快速朝那个被缚在马上道人飞了过来，木珠长剑一颤，身形如射而至，一剑斜斜劈出，他怒笑一声，道：“拦着他，拦着他……”

那三个僧人首当其冲，木珠话声甫失，他们已各自身形一分，纷纷击出随身携带长剑，三道耀眼的光芒颤动而去。东方玉轻叱一声，道：“不要脸的秃头，只会以多欺少……”

他见迴天剑客石砥中穿插在这冷寒的剑幕里，登时一动身形，向木圆和木慧攻去，掌劲发出，木圆和木慧各自逼退了二步。木珠晓得迴天剑客石砥中功力非凡，在当今江湖高手中是顶尖一流的人物，他剑化削劈，大喝道：“施主无理取闹，贫僧得罪了！”

这个佛云僧人功力深厚，他全身的长袍隆隆的鼓起，通体骨骼传来一连串的密响，手腕颤动，剑芒如雨倒洒而出。石砥中被四个少林高僧连环攻击，心里总觉有一股怒气涌出，他暗中将功力运转体内一匝，那样浑的劲力陆地进射出！“叭！”一声沉重的响声传了过来，只见最左侧的那个僧人惨叫一声，身躯立时被平空击了出去。

他身子在空中连翻几个筋斗，才未坠落地上，嘴里鲜血直射，等他掉在地上，已经气绝而死，石砥中斜掌劈死一个少林高僧，其余各个罗汉气得全身直颤，同时大吼一声，剑掌交加击来。

木珠大师剑刃一跳，目光欲裂的吼道：“石砥中，老衲和你拼了！”一曳袍角，剑刃忽然自偏锋里划出！一缕寒啸的剑风尖锐的响起，圈圈剑光之中，如电劈出。”

石砥中见这些少林高僧如此的蛮不讲理，登时有一股怒火在脸上显现出来，他冷喝一声，步下一移，右掌一扬，右掌兜一大弧，对着自左右袭到的剑刃劈去。木珠脸色一变，大喝道：“快退！”

迴天剑客石砥中乘着这几个功力绝高的少林高僧人一退之际，疾快的闯上前去，伸手扯断被缚道人身上的绳索，那道人因为被缚时间太久，坐在地上活动筋骨。木珠领着其他两个僧人随后追来，石砥中冷冷一笑，右掌缓缓的抬了起来，一股晶莹夺目的光华煜煜射出，惊得那些僧人惊呼一声，骇然的又退了回去。

木珠神色大变，颤声的道：“断银手，断银手！”石砥中只觉豪气具增，那股几乎又要熄灭的雄心又自心底漾起，他冷冷地望着那三个畏惧骇颤的少林寺高手，脑海中疾快的忖思道：“江湖上的纷争，解决的唯一途径便是武力，在真理讲不通的时候，只有以硬对硬才能消弥掉杀劫……”他冷漠的一笑，道：“你能认出我的‘断银手’可见你还有几分眼力！”

木珠这时已将全身劲力逼运于体外，全身衣袍恍如被风鼓起一样，一道无形的气功弥漫布起，双目寒光毕露，不瞬的凝视着石砥中。他低喧一声佛号道：“施主得天独厚，得此天下神功，本着发扬武德之心，应替天下苍生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如今拿出这种霸道无伦的功夫对付我佛门弟子，实是……”

他深知这种功夫天下无伦，神功一出天下几乎无人能挡得一击，嘴里虽然说得义正辞严，心里却骇怕得连话音都透出轻微的颤抖，木珠大师畏惧的

将手中长剑一掷，双掌疾快的伸了出来，等待着致命的一击。

石砥中哈哈一阵朗笑道：“原来少林高僧也会懂得发扬武德，如果你真是一个懂得武德的人，也不会这么多人去追杀一个身负重伤的人了……”“狂徒，你敢轻视少林寺？”随着这声暴喝，那两个和大珠大师并肩而立的少林僧人已大吼一声，双双晃肩向石砥中，抢攻过来，石砥中冷笑道：“你们要送死，我只好给你们个痛快……”掌劲往外一吐，一道炎熟的气劲混合着流艳的光华疾劈而出，听那两个少林高手惨呃一声，倒地而死。

一蓬鲜红的血雨洒落，溅得白皑皑雪地染上一片殷红，木珠大师脸上抽搐，望着死去的两个同门弟子黯然的掉下了泪来。他痛苦的大吼一声，道：“石砥中，你果然如江湖传的那样，是一个沾满血腥的凶徒，今天，我是亲眼所见了……”石砥中冷冷地道：“在下只要问心无愧，何惧那些中伤流言……”

“嘭！”地一声巨响传来，石砥中和木珠同时转头瞧去，只见木智双手抚胸缓缓的倒在地上，东方玉手抢长剑将木圆追得在冷寒的雪地里奔跑闪躲。木珠没有料到少林寺六大罗汉塞外之行几乎要全军覆没，他脸上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之色，他抖声的道：“师弟，你过来！”木圆喘息的摇身形，凄凉的道：“师兄，我们要死也要死在一起……”东方玉晃身追踪而至，大声道：“你要死我成全你……他正待一剑刺出的时候，忽然瞥见迴天剑客石砥中向他摇了摇头，他急忙收回几欲劈出的长剑，和石砥中并立在一起。那个被缚甚久的道人经过这阵舒活筋骨之后，已经可以站起来，他满脸悲愤，怒冲冲的瞪了木珠一眼，道：“师叔，不要放了他们，昆仑不知死伤多少人在他们少林寺手里……”石砥中心神一颤，大声问道：“什么？昆仑派遭到少林寺的血洗？”他诧异的望了木珠大师一眼，目中恍如要喷出火来一样，道：“你告诉我，昆仑和你们到底有何仇恨，使你们发动那么多人去杀害昆仑弟子……”

木珠冷喝一声，道：“昆仑派是什么东西？”“你找死！”他怒喝一声：“我们不给你们少林一点颜色看看，你们少林寺还真以为天下是你们少林的呢，木珠，你是要我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

木珠冷冷地道：“老衲还不是怕死之辈，你的话留着以后说吧！”“哼！”石砥中这时已动杀气乘势一抬，天下第一神功“断银手”已经发出，木珠双掌疾扬迎上去。“嘭！”木珠只觉胸前一紧，狂吐数口鲜血，他身形一阵摇晃，连着退了五六步，每退一步都陷入地下数寸之深。他痛苦的一笑，颤声的对木圆说：“木圆，你快回去告诉掌门人，就说迴天剑客石砥中已和本门作对，请他下令火焚昆仑……”他抖颤的说了几句之后，狠狠盯了石砥中一眼，胸前气血一涌，身子缓缓的倒了下去。木圆热泪直流，大吼道：“师兄，师兄……”一阵冷削的寒扬带起鹅毛似的雪片洒落在地上那些僧人的身上，木圆在木珠的身上哭了良久，茫然的自地上站起来，摇摇晃晃的向雪地里行去！

东方玉神色一动，道：“放他！”石砥中黯然的一声长叹道：“让他回去报信吧。昆仑和少林的事可能闹大了！”那个道人急忙跑来跪在地上，惶惊的道：“师叔，掌门人请你回山，弟子松玄找您老人家已数日，连日来遭受少林寺的追杀，侥幸找到您……”

“你该回去了……”石砥中喃喃的低语一阵，一挥手松玄爬了起来，他黯然的一声长叹，一颗心已经飞到昆仑山上……

静谧的昆仑山在一片白雪下沉寂了，高耸的玉柱峰斜斜的插入云端，坠落的雪花掩去了山上的绿色……雪白的山崖后，玉虚宫冷清的覆盖上了白皑皑的雪花，几枝寒梅吐着新蕊，开放的花瓣，散放出一片清香，迴天剑客石抵中骤然回到这个地方，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激动，这里曾在他心底里留下深刻的印象，那过去的一切，恍如又在他眼前浮现出来。他曾在这里力斗七绝神君，血拼天龙大帝东方刚，也曾痛创幽灵骑士而解救昆仑灭族之祸，如今那些辉煌的事迹已被无情的雪花掩去，在他心里所留下无穷的回忆及那份挥不去的惆怅，丝丝缕缕的扣住了他的心弦。

十八

峰顶上刮着冷寒的大风，一个高耸的大石碑独立的竖在峰顶，拱起的坟墓平添无数凄凉，玄松目中含泪，悲凉的一指石碑，道：“师叔，那就是卫护昆仑血抵少林的七十五名死难的弟子……”石砥中沉默的走了过去，仿佛浮现出少林血洗昆仑玉虚宫的一片惨景，那英勇的昆仑弟子个个抛弃已身的生命，用本身的鲜血保护自己的师门……他黯然的掉下了二滴泪水，喃喃的道：“这到底是为什么要化这样大的代价发动二派的凶杀？”当他目光抬起之时，忽然瞥见在石碑的左侧有一个大理石雕成的石像。神威凛凛的凝立于雪地中，他心中一愕，只见一个栩栩如生的青年雕像手里捧着一柄长剑，斜斜指向穹空，目光凝视着遥遥的远处……

他怔了一怔，道：“这像谁？”“那是师叔。”玄松肃然起敬的道：“掌门人为了激励本门弟子努力上道，将师叔的雕像放在这里，让门中弟子知道一个永垂不朽的万世英雄是如何的奋斗，及如何的开创自己的生命……”

石砥中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道：“我是英雄么？”掌门人也太敬重我了！我那里能成为同门的偶像，唉！蜉蝣的人生，朝露似的一刹……”自古英雄皆寂寞，石砥中何尝能逃过寂寞的烦恼呢，虽然他有无数次的英雄事迹，可是他所到谨是无涯回忆，痛苦的心声，在这忙忙碌碌的人生旅途上，他饱尝了人生的苦涩，永远没有一丝甜蜜的忆念……玄松态度恭敬的道：“你是神，是我们心里的神……”迴天剑客石砥中唯恐再增加无限的伤感，始终沉默不发一语的东方玉望了他一眼，缓缓的道：“怎么？我们来了这么久还没有看到一个人……”玄松黯然的道：“我也不知道，我下山时正好是少林派犯山，逃出以后，便处处躲避着少林派的追击……”正在这时，一声沉重的钟声自玉虚宫里荡了出来，那低沉的钟声依旧，石砥中只觉心中一酸，没有想到昆仑会突然遭此大变，袅袅的钟声轻轻蹶过山顶，回荡在山谷里，使惨然的昆仑又抬头了。

突然一声大笑传来，石砥中脸色一变，陡地拔起身来，喝道：“来者何人？”

“阿弥陀佛！”一声低沉的佛号响起，只见一条灰蒙蒙的人影疾落而下，玄松惊呼一声，连着后退了二步，颤声道：“他是少林金鼎大师！”那个大和尚浓眉舒掩，目中神光暴射，手中提着一根黑溜溜的大禅杖，他单手打了个问号，道：“施主可是昆仑弟子？”

石砥中冷冷的一笑，道：“是又怎么样？”金鼎大师在少林寺辈份极高，故从没有一个人敢如此的对待他，他神情略略一变，道：“施主是谁？怎么这样无礼？”石砥中冷漠的道：“你身为佛门中人，当知因果相报之说，昆仑何辜竟遭贵派杀死如此之多，我迴天剑客如果不替昆仑出口气，少林寺恐怕不知要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石砥中！”金鼎大师对迴天剑客石砥中的大名仰慕已久，他骤见这个青年便是名震遐尔的迴天剑客，心里着实吃了一惊，双目一凛，紧紧投落在他身上。他口喧佛号道：“施主妄动无名，对我们二派发生重大之事没有了解，使横论敝派之不当，老衲对施主颇感失望……”

石砥中一怔，道：“这么说是昆仑不对了！”金鼎大师深长的叹了口气，道：“这事只有敝派掌门到了才知道始末。”石砥中一愕，没有料到这事连

少林派金鼎大师都不知道二派大动于戈的原因，他哪知这事因为牵得太广，除了二派掌门人外，鲜有人知道其中真正内幕。他深吸一口气，冷冷地道：“大师持着铁杖上我昆仑不知是何居心？”金鼎大师在迴天剑客之前，始终保持着冷静和缓的态度，他低低的喧了一声佛号，将大禅杖轻轻一点地面，道：“施主问得好，老衲太失礼了！”

语音一落，地上突然响起一阵削屑溅落之声，那沉重的大禅杖恍如一枝矢一样的穿射入地，谨留大禅杖的上半截在地上，一代佛门高僧微微一笑，单掌倏地立起，对着那根大禅杖头上击去，“嘭”地一声，整个禅杖没入地中，这一着内家功力披露，使石砥中和东方玉同时一惊，尤其是玄松更是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石砥中冷笑一声，道：“大师好功夫，可惜昆仑不希罕这根东西……”

他伸出二指，挟着那个仅露在地上二寸余的禅杖上，缓缓的拔了出来，等那禅杖拔出一截时，金鼎大师大叫一声，满脸骇异的往山下扑去。迴天剑客石砥中望着金鼎大师逃去的影子，面上泛起一丝不屑的笑意，正在这时，自玉虚宫里并排走出二十余个手持长剑的道人，在玉虚宫之前，排开一个剑阵，俱沉默的凝立在地上，恍如在等待着什么人一样，玄松大惊道：“不好，掌门人施出‘金轮剑阵’今日少林必要大举进犯了。”语音甫落，昙月大师和本无禅师神色凝重的自玉虚宫里走了过来，两大道门高手黯然的望着门下二十四名弟子，凄凉的脸上浮现出一片悲意。

墨羽年少英武，将那剑阵排开后，走至本无禅师的面前，恭声道：“掌门人，弟子墨羽愿以死御敌……”本无禅师黯然的道：“全靠你了，玄松和玄影远在大漠寻你师叔石砥中还没有回来，看是没有希望了，今天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本掌门人唯有把希望放在你身上……”墨羽眼中一亮，射出一股异采，道：“玄松和玄影如果找着师叔必会赶回来，只要师叔一到，少林寺准大败而回！唉，但愿师叔回来……”本无禅师和昙月大师见墨羽提起迴天剑客石砥中，同时精神一振，在那绝望的意志中好象忽然抓住了一线生机，昙月大师露出一丝苦笑，道：“幽灵大帝西门熊血屠昆仑的时候，石砥中象个幽灵样的出现，解救了本门一次大难，唉！这次恐怕没有那样的奇迹出现……”

突然，远处传来玄松的一声大叫，道：“掌门人，师叔在这里！”本无禅师和昙月大师心神一震，忙远远的望去，只见迴天剑客和东方玉并肩驰来，玄松恍如飞一样的跑了过来，向本无禅师连着叩了三个响头，墨羽迎上前去，紧紧抓住了石砥中的手道：“师叔，你回来得正好。”石砥中见这个一心尚武的少年那种激动的样子非常感动，他凄苦的一笑，轻轻拍着墨羽的肩头，道：“墨羽，在路上我已听过玄松说起你的近况，难得你有这样的毅力，将来成就不在我之下……”本无禅师望着风尘满面的石砥中，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辛酸的激动，他恍如又看见石砥中在玉柱峰顶力斗幽灵大帝的神勇，那种豪情奔放，神勇无敌的威武，虽然事隔数年，至今犹在他脑海之中，他身上泛起一阵轻颤，道：“砥中……”他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仅仅喊了一声，便噎住声音，在那激动的声调里，可知他的感情是那样的丰豫。石砥中连忙一揖，道：“掌门人，昆仑遭此大变，到底和少林发生什么样解决不了的事情，而弄得双方非用武力解决？”“唉！”本无禅师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在那茫然无神的眼光里闪现出一层泪影，一缕思绪在脑中盘旋，他黯然的道：“昆仑和少林本未甚是友善，虽无深交也无大恶，在三个月以前，本门弟子

灵木在长白山巅发现四十三卷旧书，其中有达摩祖师手茆‘练武真解’一套，灵木得此古茆连夜赶回师门，哪知在第二天，少林掌门慧情便领着经楼三老远上昆仑……”他语声一顿，沉思了一会，又道：“慧情一代宗师，本掌门忙迎下山去，哪知慧情不分青红皂白便要本掌门交出灵木，由他发落……”石砥中一愣，不知少林掌门慧情到底因何事要本无大师交出灵木，而由少林寺发落，他不解的问道：“灵木到底做出什么事情，值得慧情亲自远上昆仑而来？……”

本无禅师长叹一声，道：“坏就坏在那本‘练武真解’上面，少林掌门硬说那本‘练武真解’是灵木偷盗。”“今日是三大期限的最后一天，日落之前慧情便会来本门拿书和要人，本掌门宁为玉碎也不愿交出灵木，那样昆仑派将永远不能在江湖上立足……”墨羽满脸悲愤的道：“师叔，我们要拼到底。”石砥中深吸口气，冷笑，道：“慧情如果真敢上门欺人，我会不顾一切的杀死了，不过，这里面确实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墨羽年少气盛，不服的道：“我们已死伤那么多的弟子，这都是慧情老秃驴一人之过，为了本派的盛名，我们必须给少林一点颜色……”

“我不是这个意思！”石砥中冷静的道：“第一，灵木得书之后连夜赶回，少林寺何以会知道那么快，在第二天就追踪而来？第二，灵木在长白山怎会发现少林寺失盗之物，象这等秘茆神书如何会跑到长白山去？这里面显然是有人暗中施出诡计，故意引动二派火拼，而收渔翁之利……”云月大师目光一射，道：“分析得对，这里面确实有许多漏洞……”“当——”清脆低迥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袅袅的钟音曳着极长的尾声缓缓消逝，玉虚宫前的二十四名道人脸色同时一变，俱神色紧张的望着山脚下。在山脚下，出现七条灵捷的人影，这七个武林一流的高手行动如风，不多时便奔上山来，空中连着响起数声嘿嘿冷笑，那冷漠的笑声便是发自少林寺掌门人身旁的一个面目陌生的中年文士身上。石砥中见金鼎大师去而复回，鼻子里透出一声重重的冷哼，金鼎大师和其余六人神色俱是一变，诧异的望着迥天剑客石砥中。墨羽缓缓走回剑阵里面，长剑一伸，高声喝道：“日轮金轮，卫我昆仑！”

那二十四名道人唰地一声，身形陡地一散，剑光斜指，将那六僧一俗挡在前面，只听他们同声大喝道：“晨光灰光，傲然自狂”。

喝声一落，剑阵中的墨羽缓缓的将长剑一颤，刹时一道青蒙蒙的剑幕涌起，二十多枝长剑全指向那七个一字排开的高手身上。虚无禅师自从迥大剑容石砥中出现之后，心里的惊恐已减不少，他大袖一拂，对墨羽道：“先不要发动，这里有我和你师叔作主。”

慧情骤见昆仑摆出这个阵势，心里也是暗吃一惊，诧异的扫了那剑阵一眼，低喧佛号，道：“本无禅师，请你把灵木和那四十三卷古茆交出来吧，如果真要再这样演变下去，我们可能两败俱伤……”

本无禅师冷冷地道：“掌门人讲话好没道理，灵木是本门弟子，怎会交给少林寺，他不管在外面做出何事，唯有本掌门才能发落！”慧情大师脸色微变道：“这么说昆仑是决心要和少林一拼了……”“嘿——”站在慧情身旁的那个蓝衫中年文士突地嘿地冷笑一声，目中寒光一涌，满脸不屑的笑道：“真想不到一个小小的昆仑也这样耀武扬威……”

石砥中满面杀机的大喝一声，“住嘴——”向前连着跨出三步，怒冲冲的瞪着那个目中无人的中年文士，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乱发狂言？”“嘿嘿——”那中年文士嘿嘿一笑，道：“你又是什么东西？”

金鼎大师忙道：“他是迴天剑客石砥中。”

迴天剑客石砥中几个字一出，使少林掌门人慧情大师和那中年文士同时一震，不觉得对这个双手掀起江湖轩然大波的青年人注意起来。中年文士凝重的收起不屑的笑意，冷漠的道：“怪不得昆仑敢这样目中无人呢，原来请来这么一个好帮手，嘿……我能会见江湖第一高手不算白来这里……”石砥中见这个不知来历的中年文士如此狂妄，登时有一股怒火自胸间冲了上来，暗中将全身的功力运转一匝，在那冷煞的目子里，突然有一股凛然的神光射出，他冷冷地道：“以阁下这种狂妄的态度若不给你一点教训，你将不会知道今天下能人异士多得不可胜数……”“嘿——”那中年文士冷笑道：“你好象比我还狂么，嘿……”

慧情大师到底是一方之主，他见双方正题还没有解决便生出无谓的纠纷，连忙走了出来，对那文士，道：“鲍得明，你先退下！”

他目光朝石砥中身上一瞥，冷冷的道：“施主是否昆仑门下？”石砥中朗朗一笑道：“那位仁兄是否少林门下？”他学的口吻极象，慧情大师不禁一怔，旋即气得脸色铁青，怒哼一声。

慧情大师低哼一声，喧佛号道：“施主不知道二派之间的事，就横加插手，将来是非施主得负全部的责任，那时休怪老衲……”石砥中冷漠的道：“你这个糊涂的掌门，本派未盗贵派秘笈古书，贵派可有证据？”“这……”慧情大师愕了一愕，道：“盗书人功力极高，自然抓不到证据……”石砥中斜睨了本无禅师和云月大师一眼，道：“既然没有证据，掌门人为何会疑心到本派灵木身上？”那个中年文士冷笑一声，道：“东西已在昆仑，那就是证据。”石砥中双目寒光一逼，冷冷的道：“我不是问你，阁下最好滚开！”“嘿——”那中年文士一听大怒，喝道：“我西域飞龙手真还没有遇见象你这样不进理的人物，来来来，我们俩口头上多说没有用，还是手下见功夫。”

他身子一弓，通体响起一连串的密响，巨灵似的出掌在空中一扬，呃地有一股强大的劲风涌出——气旋劲的掌风澎湃一涌，空中响起一声疾啸，石砥中长啸一声，道：“是你自找苦吃！”他深知西域飞龙手的功力极高，身形一移，那蓄满掌心的浑厚劲力向外一吐，撞向击来的那股掌风……“嘭——”双方刚猛的一接，发出一声震天的大响，各人各自一晃身形，俱退了三步，脸上同时流露出骇异之色。西域飞龙凝重的道：“石砥中，你知道我是谁？”石砥中一怔，道：“我不需要知道，阁下还是出手吧。”西域飞龙手脸上忽然现出一阵痛苦之色，他长吸一口气，右掌斜斜伸出，向前大跨三步，道：“我妹妹碧眼魔女，初来中原之前是你把她逼回西域，而使她忧郁而死，我是来报仇的……”迴天剑客石砥中心头一震，想不到百毒门百毒尊者之徒碧眼魔女气量是如此的小，只因一招挫败而负气病死，他想着想着心里就有一股难过，脑海之中疾忖道：“真想不到一个少女又因我而死，我这一辈子情孽甚多，几乎每一个和我一起的女孩子都没有一个好下场……”意念示逝，西域飞龙手撩起手掌拍来，这一掌没有丝毫风声，恍如是虚晃一掌似的。石砥中看得大骇，暗道：“这是化功血掌，我如果不施出‘断银手’势必全身化血而死，但如果施出霸道的‘断银手’他必伤无疑……”时间不容多想下去，在这个刻不容缓之际，一股炙热的狂风流滂而起，加火一样的闪过。

“呃……”西域飞龙手虽然在西域是顶尖高手，练就一身诡异莫测的功夫，但“断银手”是集各派内功之精华，他那化血掌一遇上这种神功顿时发不出威力来，他痛苦的呃了一声，自嘴里突然洒出一蓬血雨，点点飘落。慧

慧情大师一惊，上前道：“你……伤的如何？”西域飞龙手急促的喘了两声，道：“没有关系……”他连着咳了两声，一股血水自嘴里涌出来，他拭了拭嘴角上的鲜血，恨恨的道：“石砥中，我会再找你比试一场……”石砥中一掌击伤了西域飞龙手，心里暗暗的叹了口气，他冷漠的道：“我等着你，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奉陪……”

慧情大师一探西域飞龙手的腕脉，突然一抖衣袍，自空中跃了进来，他将手中的大石杖在地上一顿道：“青年人竟这样嗜杀成性，本掌门倒要领教……”石砥中是有意给少林寺一个警示，脑海之中一转，突地有一个意念出现，锐利的神剑费费出现在空中一抖，闪现出一片冷寒的光芒。在脑海中忖道：“我必须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此念一出，随口道：“我如果在这一招之内击败你们，便把他们带走……”

本无禅师和云月大师一惊，同声叫道：“砥中！”石砥中有意激怒慧情大师，朗朗一笑，道：“掌门人放心，象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

